

縮
小
了
的
鉅
著

世
界
名
著
廿
八
種

MG
11
1



3 1770 6845 3

上編

風行一時的文學傑作

| | |
|---|-----|
| 瞬息京華 Moment in Peking..... | 一 |
| 一夜天才 Genius for a Night..... | 四九 |
| 拿破崙重返巴黎 The Hundred Days..... | 五三 |
| 進攻 Invasion..... | 五九 |
| 狼號艦 The Cruise of the Raider "Wolf"..... | 七五 |
| 四萬萬主顧 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 | 八九 |
| 奇風異俗 From the South Seas..... | 一〇四 |
| 趣味深厚的哲學鉅著 | |
| 我的人生觀 林語堂著..... | 一〇九 |
| 七次經歷 Smart Chases 著..... | 一二五 |

283339

不出版的自傳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著 一四三
思想的堡壘 How To Think Straight..... 一五七

最新科學佳書

月球的真面目 Through space and Time..... 一六〇
萬能的分光器 Atoms in Action..... 一六五
未生嬰兒的生命史 Biography of the Unborn..... 一七一

下編

傳記精華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卡普勒·茲拉托戈洛合著..... 一
甘地評傳 Thon Gevniher 著..... 一三三

尼黑魯評傳 Thon Gunther著 四一

山額夫人自傳 Margaret Sanger 五五

蕭伯納傳 "George Bernard Shaw" 八三

馬相伯先生的生平與思想 張若谷原著 一〇五

轟動世界的修養名著

人是受環境支配的麼 The Rediscovery of Man 一一七

何必疲勞 Why Be Tired? 一二一

我曾經是個瘋子 Monia 一三三

處世藝術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一四七

意志力 Self-Analysis Made Simple 一六三

音樂與人生 The Doctor Prescribes Music 一六六

怎樣出人頭地 If You Want to Get Ahead 一七四

祖母的精神生活 Grandma Called it Carnival 一九〇

瞬息京華

原著者 林語堂
節述者 越齋

書名：Moment in Peking

出版：紐約 John Day Co.



本書係好幾篇小說聯成的長小說，英文字數約廿五萬字，譯成中文，約五十萬字。其中有佳話，有哲學，有歷史演義，有風俗變遷，有深談，有閒話，確是現代中國的一本偉大小說。

一九三八年春天，林氏突然想把紅樓夢譯成英文，後感此非其時，且紅樓夢與現代的新中國離得太遠，所以決定寫一本小說，勵手時，先把腦中想好的畫成表格，把每個人的年齡都寫了出來，幾樣重要的事件也記下來。費時共一年，始完成這部鉅著。據快訊社二月廿二日紐約電，此書已售出二十五萬部，約有二百五十萬人已閱讀該書。其受人歡迎，可見一斑。

這是前清光緒廿七年七月二十日，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一家住宅的門首，排列着五輛空的騾車，旁人一看，便知這是將要出門遠行的徵象。過不多時候，一羣家人僕婦丫頭搬着行李，走出門來，後面跟着許多女眷。最先是一個衣服樸素的年青美貌婦人，兩手各攜着一個女孩子。這婦人是這家主婦的寡居乾女兒，名叫珊瑚，因是無依無靠，所以自丈夫亡故，就寄居在乾娘

家裏，管乾娘管理家務。總所攪着的兩個女孩子，是這家主人的兩個女兒。大的名叫木蘭，小的叫英。她們的後面，主婦跟着出來，由一個名叫銀簾的丫頭攙扶着，主婦年約三十歲，身材長大，最後走的是主人媳斯應，他的兒子體仁，和主人的舅兄馮治。應各人出來之後，紛紛上車，體仁和娘舅坐一車，姚太太和一個丫頭抱着她最小之兒子阿非坐一車，木蘭兩姊妹和乾姊姊珊珊坐一車，銀簾和另外兩個丫頭坐一車，主人獨坐一車。姚斯應上車之後，即叫過看門的老董，吩咐他好好的看守房屋。姚太太向站着觀看的鄰居們點頭招呼，告訴他們說是到西山去看望親戚，三五天就要回來的。但是鄰居們在這謠傳各國聯軍已將開到北京來對付拳匪的時候，明知姚家是逃難去的。姚斯應世代經商，在京津蘇杭等地都開着店舖，家裏很有錢，他篤信道教，對於莊老之學很有心得。自從拳匪作亂之後，他始終極爲鎮靜，直到這時看看形勢更加劣惡，方決計到杭州去避難，他最愛他的女兒木蘭，常對她說：一個人只要居心正，就能免去一切災難，木蘭很信仰她的父親，自聽到這句教訓之後終身沒有忘記，使她以後得益不少。

天津一帶從五月之後，即已密佈戰雲。各國聯軍早已佔領沿海地方，不過京津鐵路已被拳匪拆毀，西太后對於和戰猶豫遲疑不決。朝廷大臣也意見紛紛，而對於拳匪的態度更爲矛盾，一

忽兒下令拘拿拳匪首領，一忽兒又任命迷信拳匪的端王爲外交部尚書。宮內的太監們大都德惠太后重用拳匪，於是使太后決定了採用拳匪的扶清滅洋政策，重用端王，革除光緒帝的一切權柄，並且有廢立的意思。因此拳匪的勢力日漸增長，公然高叫要捉拿一龍二虎，斬首祭天，以正他們的叛國大罪。所謂一龍就是光緒帝，二虎是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他們都是主張維新的，所以爲拳匪所反對。這時端王又假造了一封各國駐華公使的聯名照會，要求太后將政權歸還給光緒帝，使太后更加憤恨，更有倚賴拳匪去剿滅洋人的決心。朝廷上也有明白事理的大臣去諫阻她，但是都被斬首。因此拳匪的猖勢愈張，公然整隊開進北京，亂殺洋人和教民，放火焚燒洋人住宅和教堂。拳匪所要除滅的人有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的分別。大毛子是洋人，二毛子和三毛子，就是教民，受僱於洋人的中國人，和能說洋話的中國人。他們捉到了犯着二毛子嫌疑的人時，就叫他們逐一跪在祖師爺牌位的面前，焚化一張天表，紙灰向上飛的無罪釋放，否則一律斬首。他們看見洋貨，不論大小，一概焚燬，到了北京之後，命令百姓家家點起香燭，供奉祖師爺。這祖師爺說也可笑，就是西遊記裏邊的孫行者。

姚斯應學問既深，心地也很開通，雖也恨洋人的壓迫，但並不贊成拳匪的行爲。他以爲拳匪的荒謬舉動，非但不能成事，而

且有害於國家。這時候德國公使在東城街上被甘軍所殺死，東交民巷被圍攻。幸而奉着太后諭旨去攻打公使館的統兵大臣榮祿，人尚明白，心知道是不合理的，在暗地裏極力保護。但是對於拳匪實在沒有辦法，祇好聽任他們到處焚殺。赫斯施應眼看着這種景像，明知北京已非樂土，但因向來抱着人的命運天爲之主的宗旨，所以起初並沒有遷地爲良的意。且因四郊多兵，道途也不平靖，更不願意去冒險。直到他的太太衛之再三，並說：『你雖不顧一身，但是難道你也不顧這許多孩子們的性命嗎？』赫斯施聽了這話，方始答允動身。最初的主意是取道德州南下，因爲這時候山東的巡撫是袁世凱，他並不相信拳匪的胡說。有一天他喚十個拳匪到他的衙門裏去，試驗他們的刀、鎗子彈不入的本領，叫拳匪一排立着，由一隊兵士開鎗打去。碎磁鐵響之後，拳匪竟是毫髮不傷。拳匪自然滿臉得意，但是袁世凱笑了笑，掏出自己的手鎗，連連開去，幾個拳匪便應聲倒地。原來兵士是受了賄賂開的空鎗。因此一事，山東的拳匪便不能立足，多偷偷地逃到直隸去了，所以山東倒很安靜。

魏家逃難赴杭最便利的途徑，當然是由天津南下。但是京津之間已發生戰事，道途不通，運河裏邊也因船隻擁擠，水道阻塞，不能行走。所以只好走旱路。用永定門到涿州，再取道南行，到德州在運河乘船到杭州。這時東南各省督撫已和洋人訂了互

保條約，各不相犯，所以這條路上是狠爲平靜的。這年木蘭剛十歲，生得秀麗聰明，已很懂人事。她和八歲的妹妹英，跟着乾姊姊珊，同坐一車。因爲向是初次出遠門，所以看見了鄉間的景物，覺得很是有趣。沿路並看見許多風師壇，面前都有人跪在那裏，大概是在試驗二毛子。趕車的又指示許多穿着紅褲的女子給她們看，說都是女拳匪，名稱叫做紅燈罩。

他們在路上，最初的三天平安無事。經過涿州後，就向保定前進，情形便漸漸地不大佳妙。謠傳聯軍已進佔北京，甘軍敗兵都向南退走，一路上和拳匪自相殘殺，於是奸淫擄掠也隨之發生。各處都看見扶老攜幼逃難的人民。魏家因爲走得早兩天，所以正走在兵隊的前面，所到的地方，比較平靜。不過謠言一天多一天。女眷們漸漸感到恐慌。赫斯施因此吩咐車夫加緊趕路，希望在敗兵未到之前，趕到德州。第四天的晚上，他們到了任邱，就在客店歇宿，便聽見從保定來的人說，那邊情形不大好。魏家這時已進退兩難，但除冒險前進之外，別無他法。所以第五天的早晨，全家依舊登車上路，希望當天晚上可以到河間。但是正走在半途的時候，木蘭所坐的一輛車子，那駕車的騾子忽因失足踏空，跌傷了一條腿，頓時不能行走。幸虧離中騾已經不遠，她強由駕車的駕着，趕到那裏，卸了受傷的騾子，另向騾裏借了一

匹馬駕着木蘭姊妹等所坐的車子，繼續登程。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離開河間已不過十餘里了，大家以爲至多一小時必可安然到達。不意正在這時候，有許多服裝不全的兵士，夾着許多逃難的人民，從這條路上經過。路上頓時擁擠起來，而且又起了鎗聲，所有的車子都停住了，不能行走。魏太太連忙叫珊瑚將兩個孩子抱到他的車上去。珊瑚是纏過足的，兩隻小腳，行走狠不便利。驢車又甚高，費了許多的力氣，方能下車，站到平地上。伸手去抱了，突然下來，先滾到魏太太的車上，再回來抱木蘭。但是還沒有抱到太太車子的旁邊，鎗聲忽然又起，有幾個騎馬的兵士，縱馬狂奔過來。木蘭車上駕車的馬，就是向新中驛所借的那馬，吃了一驚，便跟着向前狂奔。霎時塵土障天，人聲鼎沸。等到魏太太和珊瑚再來尋時，木蘭的車子已不知去向。大家自然十分恐慌。魏斯庵和馮舅老爺都親自下車，分頭找尋。亂了半天，始終沒有影蹤。不得已，祇好到了河間再說。那晚上在河間的客店中集議了半夜，最後決定由魏斯庵帶了那失去車子的駕車人同回原路去尋找。因爲駕車人親眼看見那車子的馬先向旁邊跑入高粱田裏，又轉身向後跑去的。

次日早晨九點鐘，魏斯庵已到了新中驛，發現車子和馬已回到驛裏，但是木蘭已不知去向。斯庵無法，祇好垂頭喪氣地回到河間。魏太太原已哭了一夜，這時見斯庵空手回來，自然哭得

更爲利害。斯庵思忖了一回，便寫了許多張招帖，懸了二百兩銀子的賞，命人到各處去張貼。又命駕車的人到四面鄉間去找尋，但終無下落。後來又因聽見說拐小孩的拐子大都從滄州而來，所以又由馮舅老爺到那裏尋，但也沒有尋着。這天的夜裏，魏太太做了一個夢，看見木蘭和另外一個女孩子，在一條河的對岸田裏游玩。第二天早晨，她將這夢告訴了斯庵，使夫婦兩人略爲生了一些希望。過了幾天，仍不知其下落，他們祇得依舊登程去了。

木蘭自從那駕車的馬受傷溜了之後，心裏很恐慌，但並不哭泣。心思必須下車才好，所以就在那馬被別車所阻而略爲停頓的時候，跳了下來。跑了一段路，看見一小隊兵士正向她迎面而來。她看見當中有一個笑嘻嘻的面貌，生得很爲和善，就要求他，請他送她到父母那裏去。兵士問她父母在那裏，她又不得河間這個地名，所以回說在德州。這時候有一個腰系紅帶的婦人走了過來，聽見木蘭說父母在德州，就接着說她的家也在德州，可以順便帶了去。於是木蘭就跟着這婦人和那些兵士一同向前走去。那婦人大約就是這一隊兵士的隊長，她見木蘭走不動，便叫那個面貌和善的兵士攆了她走。那天晚上在一個小鎮上過夜，那婦人告訴木蘭說，洋兵已進北京，太后和光緒帝已經逃難，義和團已被殺敗，所以大家不得已向南逃去。木蘭就問她

裏很窮苦。曼娘長得也很美，而且性情極和順，在舊式家庭中，可算是四德俱全的女子，所以曾太太早已有意要她做女婿媳婦。她常到曾家盤桓，名義上雖尚未定親，但實在也和養媳婦差不多。木蘭和曼娘相見了之後，因為年紀相仿，所以極要好。兩個人同睡同吃，十分親密，後來竟似親姊妹一般了。

曾文樸回家之後，恐兒女們的功課荒疏，特請了一位先生教他們讀書。曼娘和木蘭也在一起讀。放學之後，大家常到後面花園裏去玩，但是不大出門，只有重九那一天，全家特上泰山去登高，遊玩了一天。遊山的時節，因為女眷都是小脚，所以上下很不便，只有木蘭因她的父親讀過幾部超所著的不纏足論，極為感動，所以沒有叫她纏過足，在山上跑來跑去，好不自由。平時節節別人對於她的不纏足都有些詫異，但這時又不覺羨慕她了。

婉斯庵自從接到曾家的電報，知道木蘭已經尋到，全家方始放心。斯庵便於十月中親到泰安來接木蘭。到了曾家，先謝過曾太太、曾文樸和曾太太，又命木蘭拜文樸夫婦為乾爹媽。住了一兩天，即帶了木蘭先回北京。

這時聯軍雖尚駐在北京，但城中已經平靜，一切亂像都已成了過去。在恢復秩序的時節，名妓賽金花很有功勞。她起初在蘇州被一洪某要去做姨太太，洪某後來被任爲出使俄德奧荷等

國大臣，帶了賽金花出洋，所以她能講那幾國的言語。後來洪某死了，她就在北京掛牌做生意。以狀元夫人重入平康，所以紅極一時。聯軍的總司令華德西是德國人，遇到這個會講德國話的名妓，自然很是歡喜，極爲寵愛，而她也乘此機會向華德西勸說，叫他處處寬大爲懷，不要過於殘酷。華德西很聽信她，因此許多人都能免於一死。北京人因她這場功勞，極看重她，此後平常人都稱她爲漢二爺，甚至有要想討好外國總司令的人，竟稱她爲憲太太的。那時的勢力之大，也可見一斑了。

婉斯庵帶了木蘭回到北京，故居微幸得很，一些沒有損壞。臨走時埋藏在院子裏石板底下的許多值錢古玩，也絲毫無損，所以心裏很欣幸。婉太太和英慈等直到次年三月方始回京，看見木蘭，心肝肉啊的又哭又笑。這是母女重逢的一樁喜事，各人心裏的快活，自不必說了。過了一個月，曾家也回北京。曾婉兩家從此通家往來，甚爲要好。有一天曾家請木蘭和英慈兩姊妹去吃中飯，婉太太即叫僕婦趙媽送了去。到家後，木蘭因爲兩家離得接近，所以叫趙媽先回去，說停刻自己回家，不必來接。兩姊妹吃過飯後，辭了曾家出來。那時大人家的女孩兒是不大放在街上行走的，她倆難得有此機會在街上自由走走，所以這樣那樣都要去看看。看見打拳的，賣糖的，西洋鏡之類，都覺得是目所未見，很爲新奇。看見一個賣糖山楂的，便每人買了一串，一路上

險吃隨走。正在高興的時候，木蘭忽然覺得有一隻手從她身後伸過來拉住了她。回頭一看，乃是她的哥哥登仁，滿臉怒容，罵她們太沒規矩，不應該在街上吃東西，並且在木蘭的頭上打了一下。木蘭不服，吵了起來，鬧了半天，方始回家。

登仁因為母親的溺愛，養成狂妄的脾氣，凡事任性胡為，他只怕一個父親，但是並不聽他的話，所以斯庵很不歡喜他。木蘭姊妹也因為他常要打罵，和他不睦，他的少爺脾氣很大，無論大小事情，從不肯自己動手。對於丫頭僕婦，稍有一些不遂心，便要打罵。因此一家之中，除了太太之外，差不多都同他不對。當中惟有那太太身邊的丫頭銀簾，和他很要好，兩人常常在暗地裏談情說愛，甚至有永不分離的密誓。

泰安會家自從文樸夫婦回京，只剩下一位老太太很是寂寞，湊着曼娘的父親剛故世，所以就請曼娘母女搬來，同居作伴。從此曼娘便長住會家。不久之後，便由老太太做主，替她的大孫兒平亞和曼娘定親。平亞因為此事，特地和母親回到泰安。平亞原在北京學校裏讀書，剛巧這時對於學業上發生了問題，因為自從奎匪平定之後，朝廷銳意維新，任用新派大臣，准許滿漢和婚，禁止纏足，廢除八股取士制度，將書院改為學校，畢業生分別給以貢生舉人進士等第。所有學堂都是新創的，對於教材尙未有統一的辦法，以致茫無頭緒，各自為政。會文樸看

見這種景像，也覺無所適從，所以平亞也暫時曠學。文樸便乘此機會，叫太太帶了他回泰安去訂婚大禮，直到次年的正月始回北京。不意到了二月裏邊，平亞忽然生起病來，而且病得很利害。平亞的身體本來不很強壯，又因用功過度，更加衰弱。這次的病是受寒而起，文樸夫婦初時還當他是傷風之類，不甚在意。那知日重一日，竟至不能起床。請太醫院的大夫來診治，說是傷寒重症，文樸夫婦方着慌起來。又過了幾天，病勢好像更是凶險。太太便想到充喜的方法，於是趕緊派人回泰安去將曼娘母女接到北京，由太太向曼娘和她的母親沈太太徵得了同意，立刻舉行婚禮。結婚的那天，因為新郎病在床上不能拜堂，所以就由新娘拜過天地，行過廟見禮就算完事。除了至親以外，也沒有發帖請客。那天來賀喜的客人除了魏家之外，還有會文樸的同僚牛志道夫婦兩人。木蘭因為和曼娘很親密，早幾天便已到會家去，住在那邊幫着曼娘料理一切。她和興亞年紀相仿，每日見面，便發生了一種感情，就是會太太也已看中了木蘭，想要她做第三個媳婦，不過暫時沒有說破罷了。牛志道是當時的度支部大臣，權力極大，一時有牛財神之稱，可惜貪財好貨，不惜辟名，所以人民多很恨他。他有二子一女，大兒子名叫諫，王次子名叫誦。王女兒名叫素雲，和會家的二少爺年紀不相上下。牛志道那天在喜酒席上看見二少爺誦，覺得素雲很相配，便有了將

樂業許給他的意思。過了幾時，捉人做媒，一說竟成功了。

平亞自從充喜之後，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每天侍候着他，病就一天好一天。曼娘自然格外欣慰，以為事前所想像的種種恐怖，不致於實現了。

她斯庵在會家喜事那天，帶了太太和兒女去吃喜酒，只留下珊瑚和銀簾看家。吃酒的中間，體仁不待終席，就已偷偷地溜走。斯庵轉眼不見了兒子，明知他是回家和銀簾鬼混去了，心裏很不樂，所以在夜裏回家後，就將體仁打了一頓。

喜事後，曾太太也到了北京來看看孫子和新孫媳。一到之後，便叫人去接木蘭來盤桓幾天。別了許多日子，相見時自是格外親熱。曾太太帶來的食物當中，有泰安的粽子，是關家都喜吃的。曾太太特地叫丫頭送一個到新房裏去給新娘吃，並叮囑說：『二少爺病尚未好，萬不可多吃。』那知平亞最愛吃這粽子，看見曼娘拿在手中，便搶過來吃了大半個。不料到半夜裏，肚痛起來，病勢頓時轉變，捱到次日的午時便死了。曼娘哭得死去活來，堅要殉節，幸而有木蘭在旁力勸，始能阻住。這天晚上，木蘭便也回家去了。曾太太看見兒子已死，覺得心上很過意不去，所以看待曼娘十分優厚，並為安慰她的寂寞起見，特從泰安買了一個嬰兒給與曼娘為子，取名阿蘇。這個孩兒，生得極可愛，曼娘專心於看顧小孩，因而也漸漸地減少了她的哀痛。

自此之後，木蘭常到會家去，不時住在那邊，陪着曼娘，時常講些北京的故事給她聽。她有兩個最喜愛的故事：一個是關於禁城北面鐘樓的大鐘故事。說鑄鐘的匠人，鑄了幾次，終久鑄不成功。這是奉旨鑄造的東西，如若鑄不成，便有大罪，所以匠人恐懼的不得了。他的女兒爲了救她的父親起見，脫了衣服跳入鑄鐵的鍋中，因此鐘即鑄成，而他的女兒也被人崇拜爲神，稱爲鑄靈聖母。第二個故事：所述是高梁橋的來由。故事說明朝永樂年間，北京大旱，甚至河井都乾枯缺水。有一天夜裏皇帝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白鬚老者和一個白髮老婆婆，在西便門外共推着一輛車子，車上裝着一個油籃。皇帝問他們：『車子裏邊裝的什麼東西？』老者回說：『是供給北京城的水。』第二天皇帝和大臣們商量之後，即命太監高梁駱了馬出西便門去祭訪。吩咐他如果看見這樣的車子，可將油籃戳一下子，立刻掉轉馬頭回來，不可回頭。高梁駱到了那裏，果然看見這對老夫妻推着車子在路走上。他便跑過去將油籃戳了一下，回馬便跑，但聽見背後頓時起了巨潮澎湃的聲音。他跑到西便門，再也忍不住，回頭一望，便被潮水所擁上來而淹死。皇帝因他這場功勞，特在那地方建造了一座橋，名高梁橋，以紀念他。

又過了兩年，木蘭已十六歲。這年是她一生中一個大轉變。她的父親因聽了一位傅先生的議論，決計命她改進學校去。

讀書。這位傅先生是四川人，民國時代曾任教育部總長，後來小學校裏所教的注音字母，也就是他所發明的。他身材很矮小，有雅片烟癮，但是學問很深，見識也很遠大，是當時新派裏邊傑出的人物。他很熱心提倡女學，設立了第一所官立女學校。媿斯庵由曾文樸的介紹，與他成了朋友，因為情意相投，不久便成莫逆。有一天，傅先生請媿家一家人到他西山別墅裏去遊玩。木蘭邀了曼娘同去。到了那裏，傅先生殷勤招待，並替他們介紹先到的一位孔太太和她的兒子立夫、女兒瓊兒，孔家也是四川人，孔立夫父親早故，並無家產，現住在四川會館裏邊，是不出房錢的一家三口，貧苦度日，倒也很快樂。況且立夫極孝順母親，所以傅先生很契重他，將自己的藏書借給他閱看。木蘭和他相見之後，便覺得他英氣勃勃，語言爽直，與曾家幾個兒子的執務樣子迥然不同。又在出遊碧雲寺、玉泉山等處名勝的時節，看見他處處攙扶着他的母親，十分小心，所以心裏很敬重他。不知不覺之間，竟發生了一絲的愛情，因此引起了以後的許多經過。媿太太也極喜愛立夫的品行，為很希望他和體仁成爲朋友，使體仁可以受他的陶冶。所以兩家回到城裏之後，媿太太就請他們母子三人到家裏吃飯，並請傅先生夫婦作陪。閒談的時節，傅先生勸媿送體仁到英國去留學，他說，在此時代，非如此不足以廣學識而求出路。斯庵很贊成。媿太太心裏有些捨不得。體仁聽了倒很

高興，以為藉此可以不看見父親的醜陋面目。體仁的脾氣很不可解，他視兩個妹妹如同仇敵，但對於別個女孩子却很溫和，尤其和銀簾要好。銀簾因聽到體仁有到英國留學的說話，便向他撒娇撒痴，鬧得體仁坐立不寧，想了半天，覺得銀簾比英國好，所以第二天早晨就向母親妹子說，英國不去了。但是對着父親則沒有敢聲言。過了幾天，傅先生叫他拿辮子剪去，又叫他去穿西裝，以便逐漸地預備起來。體仁自從換了西裝，覺得神氣大好，好似換了一個樣子。有一天立夫來探望他們兄妹，莫愁看見他的皮鞋實在譚的利害，也不問他願意不願意，就叫銀簾拿了一盒皮鞋油來，替他擦亮了，方始滿意。過了幾天，體仁的行程已定，曾家特地設宴替他餞行。傅先生答應在六月中陪他到天津去乘海船。所有的人當中，惟有銀簾暗地發愁，但表面上並不作聲。媿太太因兒子遠涉重洋，須數年的別離，所以很傷心，時常哭泣。但因藉此可以斷絕他和銀簾的關係，便硬了心腸，不加反對。在體仁動身之前某一天的晚上，媿太太問他要剪下的辮子做假髮。體仁回說已經送給銀簾，並乘機要求母親留住銀簾。媿太太心裏自然很氣，但面子上依舊隨口答允，想等他動身之後再打發她走。體仁以爲母親真個答應，就跑去告訴銀簾，叫她耐心守着，並叫她看管他所養的一條狗。銀簾很感激，說除了死，決不出媿家的門。這時斯庵對待體仁也和善了好許多，吩咐了他許多話。

並說：「此去即使花上一萬八千也是願意，不過總要立志向上，痛改前非，萬不可以再入墮落之途。」姚太太又叮囑他千萬不可娶外國老婆，木蘭姊妹則叫他時常寫信回來。那一天的晚上，一家之中充滿了和融的氣氛。

第二天早晨，斯庵和木蘭等都同到火車站送體仁上車。惟有姚太太因哭得太利害沒有去。丈夫也在那裏送行。在回家的途中，丈夫很有些感觸，自恨沒有到外國去留學的能力。斯庵則在馬車上和木蘭說：「不知體仁這一下能不能將性情改變過來。」木蘭回說：「別的不談，但願家庭中的一件糾紛可以從此解決也就罷了。」

七月的中間，馮老爺帶了太太和七歲的女兒紅玉回到北京。姚太太在他回來之後和他計議了好多次。有一天便喚過銀簾，和她說她現在年紀已大，應該擇配出嫁。銀簾聽了此話，裏挑一個好好的丈夫，並給她一副豐厚的嫁裝。銀簾聽了此話，發了一跳，立刻懇求太太可否讓她再待幾年。太太說這並不是她自己的意思，而是銀簾的婆婆託馮老爺來懇請如此辦理的。銀簾想了半天，無可對付，便說那末至少須有她婆婆的來信爲憑，方肯出嫁。太太回說這也可以的。叫馮老爺寫信去叫她。的婆婆寫封信來便了。銀簾回到自己房裏，哭個不止，極恨太太的辣手，但也沒有辦法，她祇好靜待發展，再定方對。

這年夏秋之交，北京雨水甚多，接連下了十幾天還不停止，所以木蘭等也都不大出門。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體仁從香港寄來的信說，沒有赶上外洋船，所以暫住香港旅館等語。其實是體仁在天津上船之後，遇到一個新回國的英國留學生，說起留學時的苦況，不免過甚其辭，以致駭得體仁到了香港之後不敢再向前行。好在身畔帶着一千多塊現錢，正可乘此在香港大大的玩一下，因即寫了一封信回家，推說沒有赶上洋船。過了幾天，又寫了第二封信說，他已改變宗旨，要在香港進學校讀書。並寄來兩副象牙紐扣給木蘭姊妹，和一個銀貯盒給銀簾。此外還有些圖畫明信片，請託她們轉送會家弟兄和孔立夫的。姚太太得了此信氣得手足冰冷。銀簾則暗暗得意，這一天竟冒著大雨出門一次。大家都猜她是去託人寫信給體仁。

第二天孔立夫來到姚家，道謝體仁送給他的物品，並探探斯庵夫婦，說起四川會館因雨坍了屋頂，以致暫時只得在廊下安身。斯庵聽了很爲關心，立刻請他們搬過來暫住。立夫起初尚要客氣，經不起斯庵夫婦和木蘭姊妹的勸說，方答應次日搬來。自此孔氏母子三人便暫時寄居姚家。有一天吃飯的時節，斯庵談起會家的第二個兒子培熙已和牛家的素雲定親。立夫便問：是不是牛尚書的小姐？並說牛家的第二個兒子通玉原和他同學，不久之前，因功課不好，屢次留級，反而恨教習不留情面，竟拿

了手槍去恐嚇，致被學校開除。他懷恨在心，又派人往黑夜裏將校長打個半死。聽得木蘭姊妹們都搖頭吐舌說，天下哪有這種野蠻的人。又說起體仁的事情，立夫說他有這樣的好機會，可去而仍不去，豈不可惜。斯應面孔頓時改變說：「這個孽障，還有什麼可說，你們不妨寫信勸勸他。」又說，已經寫信給香港的朋友，調查他的實在情形。立夫一家住在姚家，雖然沒有幾天，但在感情上已增進了不少。木蘭姊妹甚是看重立夫，不論什麼地方都很體貼他。莫愁甚至親手替他燙衣服。所以孔太太也很有心想娶莫愁。媳婦但因貧富懸殊，不敢開口。立夫常到斯應的書室裏去看書談天，斯應極愛他的真率，也有了將莫愁許給他的念頭。

會家的曼娘聽見說姚家住着客人，就疑心是孔家母子，特地去看。到了姚家，一見果是立夫母子，又見木蘭姊妹待立夫的樣子，心裏恐怕斯應夫婦將木蘭許給他，所以回家之後，就從頭翁姑起緊去說親。

過了幾天，四川會館的房屋已經修好，立夫母子辭了姚家搬回去住。接着就是會太太帶了曼娘親自向姚太太求親，這原是兩方意中的事，所以一說便成功。不過木蘭略有些不過意，以為自己已經許給會家，那末莫愁自是許給孔家。比較起來還是莫愁的命運好，不免不了羨慕的念頭。有一天傅先生來探望斯

應，談話之間，斯應說起立夫的長處，傅先生說，他可惜沒有女兒，可以相配。斯應便說願意將莫愁許給他，即請傅先生爲媒。傅先生欣然答應，於是這樁親事也成功了。

這時傅先生已在天津設了一所女學校。斯應已和傅先生說定，將兩個女兒都送到那裏去讀書。在將要離家赴校之前，銀簾忽然失蹤了。前一天的早晨，姚太太拿一封信給銀簾看，說是她的姊妹寄來的，叫她在北京擇配。但是銀簾細算日子，這回信不應該的這樣快，而且姊妹是不識字的，更難辨別真偽，所以決定這信是姚太太和馮舅老爺假造的，便在那天的晚上，將隨身衣服包了一包，又帶了體仁送她的兩個翡翠戒子和體仁所養的那條狗，從後門逃了出去，僱了一輛洋車，到順治門內的熱鬧區中，在一家小旅館裏寄宿了一夜。次日早晨，買些牛肉將狗關在房裏，獨自到大街上一家珠寶館中，將一隻翡翠戒子賣了二百塊錢，在一條僻靜的小胡同內租了一間房子搬去住着。決計耐心等體仁回來。同住的房東是一位華婆子，媽慈很大，丈夫早出晚歸，但不知幹的什麼事情。丈夫出去之後，常有陌生的人來到她的房裏，趁抽火櫃。有時丈夫回來之時，看見房裏尚有客人，便依舊出去。銀簾細看了幾天，便知她是婁公娟的，所謂丈夫也不過是一個研師。她和銀簾談談說說，很見投機，銀簾於是將一切經過都告訴了她。她聽了之後，就教導了銀簾許多的對付方

法。

姚家自從銀簾逃走之後，也曾派人四面去找，並且希望從那條狗的身上得到線索。但是找了幾天，並沒有影蹤。又夾着木蘭和曾家的三少爺與亞定親過禮的大事，愈沒有功夫顧到這件事情，心裏都以爲走了也就算了。所以銀簾倒能安穩地住在華嫂子家中，沒人去驚動他。

體仁在香港已接到銀簾的信，心裏憤恨母親的破壞諾言，就寄了一百塊錢給銀簾，叫她安心等待。同時斯庵也已接到朋友的回信，知道了體仁的一切行爲。體仁在香港沒有了管束，便花天酒地的胡亂用錢，不到二三個月，身邊所帶的一千幾百塊錢已所餘不多，便寫信向父親索取。斯庵回信很明白地告訴他，錢是一個也不寄，叫他立刻回家，所以過不多幾天，體仁已回到家中，精神頹唐，瘦而且黑，嘴巴上已留了兩撇小鬍子，帶了一副盡品眼睛，身邊所餘的只有十三個銅元。斯庵看見了他，氣得話也說不出，立命人將他關在書房裏，餓他一天。後此仍由馮房老爺出來討情說，不妨帶到舖子裏去學生意，可以監視着他，不許胡行，自安方應允將他放出來。次日果然由馮房老爺帶着同到舖中吃過午飯，體仁推說去探望朋友，便離了舖子，依着銀簾所開給他的地址去找尋。他到之後，兩人自有一番久別重逢的情話，和銀簾訴說她怎樣的苦楚。華嫂子也幫着說話，自後體仁

差不多每天到銀簾那裏去一次，並且常在舖子裏拿錢給她。這時華嫂子已因銀簾恐怕體仁看破不便，所以勸她停止了招接外客，連那妍頭也割斷了，一切開銷統由體仁承認。三個人很清靜地過日子。至於華嫂子是否和體仁也有些不清不楚，那是祇有她們自己知道，但從此體仁即被她們二人所盤住，解不脫這束縛了。這時體仁每晚回家，所以家裏邊暫時也沒被發覺。不過倒有些奇怪何以體仁竟不提起銀簾罷了。

這年寒假的時節，木蘭姊妹從天津學校裏回家，帶了一個同學來游玩。同學姓錢名素丹，是一個醉心自由的女子，眼鏡革履，一派新氣，不過脾氣尙好，所以和木蘭姊妹倒很投機。木蘭等回家之後，常請立夫吃飯，有時也到曾家去玩，不過因爲已經許親不大好意思，所以走得沒有像以前這樣勤。有時曾家弟兄來探望姚太太時，木蘭也常避面不見。這時阿非和紅玉都已漸漸長成，兩人非常要好，不過紅玉身體很衰弱，氣量也比較狹仄，因此免不了常有些小小的爭吵。木蘭姊妹在寒暑假滿後，依舊回了素丹回到天津學校裏去讀書。

體仁起初每天傍晚回家，有時推說朋友請吃飯在晚飯後回家。後來愈弄愈遲，到家時總在半夜三更。但是姚太太不論遲早，總要等他到家後方肯去睡。體仁有時也天良發現，勸母親不必等待，但是姚太太說他不回家，即使去睡，也是睡不着的，所以

照常等候。體仁在舖中所支的錢也愈支愈多，起初不過每次幾十元，漸漸改爲每次幾百元，後來竟一千二千的索取。馮舅老爺因他是小老闆，而且舖子資本錢大，也不在乎這些，所以初時任他要多少就多少。後來因爲數目大了，恐怕被斯屈知曉，受他埋怨，也替他掙節一些，並問他這許多錢作何用途。體仁回說盡是賭債，如果不還，不但顏面有關，並且恐怕要討上門來。馮舅老爺無奈，只好照數給他，不過暗地裏盡情告知了姚太太，有一天的晚上，體仁從銀簾那裏坐了洋車回家，走了一段路之後，忽見自己那條狗跟在後面，體仁連忙下車將牠牽了回去。但上車之後，那狗依舊跟了來，這次是走了許多路之後方始發覺，這時夜已甚深，體仁不願再跋涉往來，所以就下了車，走進一家旅館，從後門出來，向家裏走去，回頭看看並不見那條狗，方始安心前行。不料第二天那條狗竟在宅門口發現，後來並且走進宅裏，蹲在體仁的臥室裏邊。看門的自然去稟告老爺太太。大家就疑心到銀簾必然仍在北京，但不知是否已和體仁會面，且等走回來，看他的態度怎樣。那晚體仁回家尙早，看見這狗，故意裝出詫異的神情，向姚太太說：「這件事證明銀簾尙在北京，爲什麼不派人去找尋？如若餓死，豈不罪過？」姚太太回說：「這是她自作自受，那個去管她？」體仁聽了，便也不再說什麼。過了幾天，那狗生了一窩小狗，體仁還挑了一隻推說送朋友，拿去給銀簾，她一見了

很覺討厭，說爲什麼拿這惹禍的種子來給她。又過了些時候，有一天的夜裏，體仁喝得大醉，踉蹌回家，一交跌在幾只小狗身上，體仁跌在地上，立不起來，手裏抓住了一只小狗，一面打一面罵地罵牠是惹禍的種子。母狗看見，狂吠起來，亂咬體仁。斯屈夫婦和看門的聽見鬧得利害，急忙走過來看視。百忙中檯上的洋燈又打翻熄滅，滿房烏黑，而那母狗還是亂咬亂吠個不停，但聽得又有一個人倒地呻吟的聲音，好像是姚太太的聲氣。等到別的丫頭拿手盞來照看時，方知倒地的正是姚太太，磕背了額角，扭傷了手腕，呼痛不止。體仁倒並沒有什麼，只不過手上被狗抓傷了一處，有些流血。第二天體仁去母親房裏探視時，被斯屈大罵一頓，說他在母親床前跪了兩小時，並說，照他這種不肖，一家已無後望，待木蘭兩姊妹出嫁之後，祇有散去家財，出家修行之一法，到那時看他怎生過日子。

次年的夏天，英愁病了，木蘭又快要出嫁，所以那一學期兩姊妹都沒有到天津去讀書。曾家的次子靖亞已和牛素雲小姐做過親，據說嫁奩共有四十八扛，上自珠寶，下至銅錫，各項器具，應有盡有，看的人都稱讚羨慕。牛小姐自然也得意非凡，驕傲得了不得。有一天曼娘來探望木蘭，告訴她說，牛小姐到了曾家之後，態度異常傲慢，對待公婆十分無禮，公婆略爲說了幾句，她便一躲嘴轉身就走，餘外的人更是不在她的眼裏。並說木蘭也是

有錢的，而且本領也比素雲好，將來嫁到曾家後，看素雲怎樣對付木蘭說，可惜他的哥哥不爭氣，恐怕要被素雲譏笑。曼娘回說，素雲的兩個哥哥狂嫖濫賭，無惡不作，也不見得好在那裏，天如有眼，應當給些報應纔好。木蘭說：『等着看罷，總有那一天的，不過遲早之間罷了。』

這些時斯庵常說要到南洋去游歷，但是要等木蘭出嫁已定日期，英慈行過定親禮纔好，而對於英慈更覺要早些定妥了方能安心，所以乘着某次傅先生到北京來的機會，就挽他爲媒，和孔家行定親。湊巧正在西太后和光緒帝駕崩的國喪期中，所以一切沒有鋪張，只由孔家送過來幾色定禮，姚家回了一套抱褂，便算了事。

西太后是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她在患病沉重自知無望的時候，先命人拿毒藥將光緒帝毒死，所以光緒帝是突然駕崩，而西太后卻後死，相差不過兩天。光緒帝在臨終時節，依舊忘不了袁世凱的好，特將手指咬破，寫了一道血詔，將袁世凱革職永不敘用。這時人民因清庭的腐敗，各處已醞釀着革命，湊着小皇帝宣統繼位之後，那攝政王又是個無用之徒，於是革命的暗流益加激盪，眼光遠大的人士都已知道革命萬不能免。斯庵就是這羣人中的一個，所以他打定主意帶了阿非到南洋去一次，想替革命運動出些力，但這是有反叛無嫌的，所以一些也不敢告

訴旁人。臨走的時候，向家中支去一萬五千塊錢，並向馮舅老爺說，將來或許還要支些。姚太太問他帶這許多錢去作什麼用，他也祇笑笑，不說所以。木蘭姊妹疑心父親是在實行對體仁所說散財那句話，但是姚家的財產共有一百多萬，一時也未必能散盡的。斯庵答應在次年木蘭出嫁之前，必定回家。

體仁看見父親拿了那麼許多錢和阿非到南洋去，心裏很氣不過，也向馮舅老爺要支一萬五千元，說去還賭債。馮舅老爺因爲數目太大，不敢做主，便去和姚太太商量。經不起體仁的百般懇求，依舊給了他。體仁自從父親出門，沒了管束，漸漸統夜不回。母親問他，他反說年紀大了，行動自然可以自由。有一次竟然一連五夜歇宿在外，第六天回家時，姚太太逼着問他住在那裏，他回說不必多問，反正他是在做一樁理所應做的事情。英慈氣不過，直問他是不是在銀家那邊？體仁略遲疑了一下，竟自承認。姚太太那一氣，真氣得幾乎死去，將銀家千嬌子，萬賤貨的痛罵。體仁阻止着說，連孫子也生下了，何必再罵。並說尙是上一個月生產的。姚太太和馮舅老爺計議要將孩子領回來，先由珊瑚領了木蘭姊妹到銀家那邊去軟說，被銀家堅決拒絕。姚太太不得已便派老輩帶領了僕役去強搶，居然抱了回來。體仁氣得在自己房裏悶住了幾天。銀家自失去兒子，終日關閉在房中，獨自哭泣。華親子去推門，也不讓她進去，直到第三天體仁去望她，

敲門不應，硬打開門進去一看，不料銀簾竟已懸樑自盡。體仁一面哭，一面跑去告訴母親，銀簾是母親逼死的，小心她來討命。姚太太聽了，又氣又怕，從此日夜不安，坐臥不寧，生怕銀簾真來作祟，以致於面貌也頓時老了许多。到次年斯廬回來時，家中正鬧得宅亂家翻，聽到了這件事情之後，隨埋怨姚太太爲什麼不讓銀簾回來，以爲既已生了兒子，生米已成熟飯，前情自可不必再提。又知道體仁向店中支取一萬五千塊錢，也不過說了很好兩字，別無他語，不過後來向木蘭姊妹說，禍福循環，原是天道，自她兩人出嫁後，便要實踐以前出家的說話。木蘭姊妹雖然苦勸，不要如此，也無效力，因此木蘭姊妹對於體仁更憤恨說，他拆散人家。

木蘭在宣統二年她十九歲的那年出嫁。嫁粧共有七十二扛，比牛家還要奢華講究。二少奶奶素雲見了很不自然，用諷諷的口氣說，這一次不但娶了姚小姐，而且也掙了姚家半家家當過來，會太太聽了很生氣，回說會家所要的是木蘭這個人，何必提到嫁粧好壞，多一些難道反而不好嗎？喜事那天極盡繁華，富麗不必多說。鬧新房的時節，興亞有一個同學很會說話，由他領着他去鬧。他說了半天的笑話，引得聽者個個大笑。他所說第一個笑話是：「有一個人沒有錢過年，妻子問他怎樣辦法？他回說別忙，說時一個剃頭的挑了擔子挑過，便喊了進來，命他剃

頭，並叫他連眉毛一齊剃去。等到左邊的眉毛剛剛剃下，他立刻跳起來說，爲什麼將他眉毛剃去？說他新年裏怎樣見人，要跟剃頭的要去打官司。剃頭的沒法，賠了他三百個大錢，方肯罷休。妻子問他，一條眉毛算個什麼樣子？他笑着說，年關雖已過去，但還要留着右邊的眉毛，備元背節的用場呢。」這個笑話說完之後，衆人還要他說下去，所以他又說一個。他說：「有一個善忘的人帶了一把扇子到大樹底下去出恭，隨手將扇子擱在樹枝上，然後蹲下去，出完恭立起來，看見那把扇子，很快祈說，運氣真好，出恭還拾到扇子。走的時節，一腳踏著地上的屎，便罵道，那個撒的狗屎，害我踏了一鞋子。」鬧新房的目的是在使新娘受窘以爲笑樂，可是遇到木蘭，竟使鬧的人無所施其技。因爲木蘭很大方，酒脫，別人笑，她也跟着笑，說笑話的人說完之後，她並且道個萬福向他謝謝。這一下子，竟使鬧房的人再也鬧不下去，祇可搭訕着，一一散去。這一件事使會家的人佩服木蘭的能幹，隱然顯出，不論人品才能，三少奶奶都比二少奶奶高。也使會太太更爲歡喜看重，以後凡有家務總和她商量，因此木蘭雖然進門在後，但是身份權力反在素雲之上，而興亞的滿意是更不用說了。第四天新夫人回門，姚家設宴接待，並由阿非點放許多南洋帶來的炮火，給他們看。炮火當中有火中蓮、八仙上壽、七聖除妖、連陞三級等花樣，放的時候火花四射，如萬道金蛇，看的人都拍手叫

好。惟有紅玉膽子很小，看着很怕，由阿非極力解說並不能傷人的，方好了些。興亞看了很詫異，問木蘭說，她這表妹何以這樣的，多愁慮？木蘭嫁後第二年，就生了一個女孩子，題名阿美，因為是女，所以並沒有請客開賀。

宣統四年革命爆發，清廷退位。革命軍於八月十九日在武昌起義，不多幾天各處紛紛響應。各省的巡撫凡是滿洲人被殺的被殺，逃走的逃走。清廷一看情形不對，趕緊下罪己詔，赦免黨人，立刻施行憲政。但是大勢已去，不能挽回，祇好和革命黨言和，宣統帝下詔退位。十一月初六日國父孫中山從美洲回到中國，四天之後便當選為第一任大總統，改用新歷。這次革命的當中，滿洲人喪命的並不多，但受到的痛苦很深切。因為八旗人民向來依靠他人為生，他們終日無所事事，只知吃喝玩要，到了日期便向宗人府伸手拿錢，從來不曉得什麼叫做辛苦掙錢。現在一旦失其所恃，自然苦不堪言。年輕力壯的還可以拉洋車度日，其餘簡直只可束手待斃。可是他們雖已到了這個地步，但依然要說大話，死要面子。以下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一個旗人上茶鋪子喝茶，買了一個燒餅，吃完之後，看見有幾粒芝麻落在掉子籠裏邊，有些捨不得，用力將掉子拍了一下，使芝麻跳出來，用手指頭蘸着往口裏送。一面還自言自語地裝出憤恨的樣子，以掩飾他拍掉子的舉動。正在這個時候，他的女孩兒走過來高聲說，母

親要出門，沒有褲子穿，叫他趕緊回去。他還要搗弄架子說，怎麼沒有褲子，為什麼不向捐金箱子裏去拿？姑娘回說，捐金箱子不是端午節已經送進當鋪子嗎？那個人已有些窘，但仍舊支持着說，那末為什麼不向做螺絲的櫃子裏去拿一條？姑娘說，爹爹忘了嗎？螺絲櫃子去年年下早已當掉了。這是很殺風景的事，那旗人只好漲紅了臉走出茶館。『那官場的窘楚，也不亞於旗人。滿清時代的官場，大都依靠私情提拔，現在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樹倒猢猻散，只好各自別尋生路。官廳富裕的尙可在租界上買所房子，住着做遺老，並且因為有的是錢，還能漸漸證管仍進政界，再去做他的官。貧苦的小官兒便不同了，一旦失去了飯碗，只好流落在北京，度那借討為生的日子。』

木蘭的家中，一則好在是經商的，二期所開都是些日用物品的鋪子，所以並沒有受到革命的影響。不過會家情形則略有些兩樣。曾文樸是老官僚，而且素來篤信孔孟，對於革命黨的一切標新立異，自然看不入眼，所以決計退隱。雖然袁世凱不久重行登台，特來邀他出去，他依舊抱定宗旨，拒絕不應。木蘭在會家，極爲翁姑所寵愛，一切家事都叫她幫着料理。她從來沒有羨翁姑生過氣，不過有一次是在清帝退位之後的某一天，她竟拿把剪刀將興亞的髮辮剪去，曾文樸因為沒有先向他請示，心裏有些不高興，但因已成事實，所以也沒有多說什麼，過了些時，也就

忘了曾文樸自己的辮子則是在孫中山辭職，袁世凱繼任總統之後，看見袁世凱也剪去辮子，方始跟着剪去的。

興亞在娶親六個月之後，已和哥哥在新政府的內政部裏得到一個小位置。在這次革命裏邊，北京的秩序並沒有受到影響，一切都是和平解決的。清庭雖然退位，依然容他們住在禁城裏邊，維持着舊日的一切制度，讓他們關了大門做皇帝。新政府的政權是握在袁世凱和那班武人的手裏，種下了以下十數年中軍閥互相殘殺，爭奪地盤的種子。不過社會方面確有了極大的變動，如改用新曆，改穿西裝，改用西國政體，都是和舊制截然不同，使人民好似踏進了一個陌生的境界，一切都覺不慣，甚至手足無措。

牛家在革命時期中也沒有什麼損失。因為在一年之前，牛通玉中了人家的圈套，被人家加上了一個擾亂清靜佛地強搶民女的罪名，以致於連他父親的官職都因此丟掉。那件事情經過是這樣的：牛家的人向來都是整頓無理，牛太太的汽車在街上橫街直撞，撞壞了別人的東西，從來不曉得賠償，警察也從來不敢干涉。兩個兒子在戲園子裏看戲，見人家的姨太太長得好，就叫馬弁硬送了去，陪他們過夜。諸如此類，無法無天的舉動，不一而足。牛通玉雖已娶親，但夫人柔弱無用，管不了他。牛通玉還沒有娶親，更是沒有繩繩的野馬。有一天牛通玉看了一個商人的

女孩子，千方百計的哄騙，居然弄到了手。但過不了多少天，便生厭心，將她拋棄在一旁，另外又去追求一個鄉下女子。商人的女兒自縊命苦，一剪刀削去頭髮，走進庵堂去當姑子。她的父親憤無可洩，便起了惡念，花了錢託人叫到一個相貌極好的妓女，教導了她好多天，然後替她另外租了一所房子去住，又給她穿着講究的衣服，命她天天上茶館酒樓去引誘通玉。不久之後，通玉果然上釣，常和通玉在她所租的一所房子裏私會。有一天，女子故意失約不去，而叫一個僕婦去告訴他說，家裏邊父母要替她許配人家，所以不能來，並且叫通玉不可負心，定要設法救她。過了三天，又有人來通知說，她因事情無可挽回，已經削髮爲尼，現在某處鄉間庵堂裏邊。通玉聽了，急忙領了人到庵堂裏去探望她。見面之後，她先說明怎樣的因受迫而作此下策，又說一條心始終在通玉身上，要通玉務必來救她出去，這是等於暗示通玉叫他來搶她。待通玉走後，她又故意裝出替慌的神色，奔去告知庵主說，方才來的是牛大臣的二少爺牛通玉，將要帶領了人來搶她出去，懇求庵主設法救她。這件事沒有多少時候已傳遍了全村，引起村人的公憤，決計集眾抵抗。第三天的傍晚，通玉果然帶了兩個馬弁到庵裏找尋過女子，經庵主幾聲救命的呼聲，村人立刻拿了鋤頭棍子當兵器，飛奔前來。通玉一看形勢不對，飛逃回家。次日仍不肯罷休，差一個人去向庵主討這女子，並說，如

若不放，定將那庵堂封起來。過了一天，庵堂果然被封，並且將出頭的幾個村人拿了去。村人知道了，便聚集了幾百個人，一齊捧了香，同到天安門前跪在地上告御狀。宮裏的人出來問了細情，答應他們將庵堂啓封，村人釋放，通玉的案子由主管衙門秉公審理。村人聽了，方始散去。後來這件事被一個姓魏的御史知道了。他原和牛志道不對，特地親自私行祭訪，探得牛家許多不法事件，上了一本參奏他。結果是牛通玉處斬，牛懷玉監禁三個月，牛志道革職。這還是因了王軍機代他求情，從寬辦理的。所以在革命事起的時節，牛家本已喪失了一切地位和勢力，這時便無所謂損失，而袁世凱的重新登台，反使牛志道生了一種新的希望。可是他的聲名實在太壞，以致袁世凱也不肯提攜他。後來還是仗了姨夫靖亞的荐引，懷玉方能在某機關裏邊得到一個低級的位置。

牛家的鬧事當然使素雲十分喪氣，面上無光，而且這時時疑心別人在背後譏笑她。文樸和太太也恐怕她難堪，所以命家人一概不許提起此事。木蘭這時爲表示親熱，特叫興亞到監中去探望懷玉，自己親自到牛家去慰問牛太太。不料木蘭這般的舉動，反而引起了素雲的誤會，而更爲恨她。實情是因爲木蘭到了幾次牛家，又被她知道了幾椿醜事，以致素雲疑心她故意存壞心。木蘭所知道的事情，第一件是去的時候看見牛太太正在

叱罵她的大媳婦，說她的父親太沒良心，不應該趁着牛家遭難的當口，向牛家所開的錢莊提取存款。因爲沒有讓她們提去，發生了口角，所以牛太太拿了媳婦出氣。媳婦說，這是她父親所幹的事情，她並不知道。但是牛太太依然罵個不休。第二件是看見一個木匠作頭向牛太太討錢。據說三年之前，他替牛府在方家胡同蓋造一所房屋，合同訂明造價三萬五千元，完工付價的時節，硬扣去他八千塊錢，答應衙門裏邊如有工程，定讓他去做，作爲補償。他因怕懼牛府的勢力，所以當時沒有敢多說。後來衙門裏邊確有幾起工程，但是牛志道都給了別人，他絲毫沒份，因爲受不起這大的損失，所以要牛府償還。牛太太推說沒錢，不肯付給他，於是乎鬧起來。第三件是更爲素雲所不願意讓木蘭知道的，就是她的父親在外邊所生的一個私孩子，名叫黛雲，這年八歲。牛太太極利害，決不肯讓孩子的母親進宅，她拿了三千塊錢給她，逼她離開北京，而將那個女孩子領了回來。初不料這女孩兒將來竟是一個舊制度的叛徒，於是又因而引起許多事故。牛太太見袁世凱重新秉政，以爲機會來了，就叫志道去鑽營。但袁世凱很識人，知道牛志道這人是不好用的，所以始終閉口敷衍，並不給他位置。志道漸知無望，方死了心，將全家搬往天津，一心去經營他的商業。素雲因在曾家失了面子，並且因有曾太太在上面，不能手掌大權，心裏很不樂意，所以也就推說探望父親，時常

到天津去住。

興亞因過不慣小官低生活，這時已辭職居家。曾文樸原看不上那些新的制度，所以並不說什麼。興亞在家無事，常和木蘭出去游玩，常在小館子裏吃飯。文樸知道了，很不以為然，初時還忍着不說。有一次興亞夫婦竟又邀了曼娘一同出門，並且去看影戲，回家之後，方始說明。文樸便不能再忍，就當着興亞說，年輕婦女焉可時常在外面亂跑，尤不應該看那種淫穢的影戲。曼娘是繡娘，更不應該同着去。其實文樸自己也看過影戲，看見影片裏面男女二人抱着親嘴，很有趣，不過覺得年輕婦女不該看，這也無非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一種官場心理。那天聽見他們去看影戲，以為所看也是這種愛情片子，所以忍不住發話。木蘭連忙在旁解釋說，所看的是一張滑稽片，文樸方始放心，祇叫曼娘以後不可再去。木蘭和興亞也常到姚家，時常遇到立夫，因此立夫和興亞也漸漸親近。不過木蘭還忘不了舊情，每次看見立夫，心裏終免不了略有妒忌她的姊妹。莫愁。

華嫂子在木蘭出嫁那天，獨自到姚家門首探窺，看見姚家的勢派，方信姚家真正富有。回去之後，極意德格體仁，並勸他對於父母千萬妥和順一些，以免喪失將來的希望。體仁自從銀簾死後，因為華嫂子的待他十分溫存體貼，所以照常前去，差不多拿華嫂子的替身。這時聽了她的勸告，覺得話很有理，居

然極力改造。以前已吸上鴉片烟，現在竟然戒除。每天很早就回家，用錢也知掙節。斯庵先前頗為託異，不知他何以改變這樣快，後來也漸漸知道是華嫂子的功勞，所以對華嫂子的暗地裏很為感激。華嫂子的這時就拿銀簾所留下的錢，和體仁所給她的錢，開了一家古玩舖子，自己從此也循規蹈矩，一心做買賣。又買了一個男孩做兒子，倒也立起了一個中等階級的家庭，很快樂地過她的安穩日子。自己又覺得有這一天都是體仁所賜，良心上自覺說不過去，所以更加熱心勸勉體仁極力向上。斯庵看見體仁頗知悔改，也不再苛責他，而在對待上面也比從前慈愛了許多。

又過了一年，曾家全家回到泰安，去替老太太做壽墳，正值木蘭懷孕足月，竟生了一個兒子。文樸自二媳婦進門，始終不育，心裏本已很為氣悶。又見木蘭自生了阿美之後，也數年沒有生育，就疑心木蘭不要是聽信了新派的學說，在那裏實行生育節制，暗裏因此甚是不安，不過嘴裏不便說出來。現在看見她已經生子，方始釋然。因為這是第一個孫子，所以異常高興，二朝滿月，大發帖請客，甚為熱鬧。木蘭替這孩子題了一個名字，叫阿東，並因乏人服侍，特託媒婆去找了一個丫頭，過了幾天，媒婆領了一個女孩兒來，相貌雖不十分美，但尚算清秀。曾太太看了頗為滿意，便留了下來。

瞬息京華

原著者 林語堂
節述者 越齋

書名：Moment in Peking

出版：紐約John Day Co.

本書係好幾篇小說聯成的長小說，英文字數約廿五萬字，譯成中文，約五十萬字。其中有佳話，有哲學，有歷史演義，有風俗變遷，有深談，有閒話，確是現代中國的一本偉大小說。

一九三八年春天，林氏突然想把紅樓夢譯成英文，後感此非其時，且紅樓夢與現代的新中國離得太遠，所以決定寫一本小說，動手時，先把腦中想好的畫成表格，把每個人的年齡都寫了出來，幾樣重要的事件也記下來。費時共一年，始完成這部鉅著。據快訊社二月廿二日紐約電此書已售出二十五萬部，約有二百五十萬人已閱讀該書。其受人歡迎，可見一斑。

木蘭聽了那女孩子，名叫暗香，覺得很然，細想了一會，方記起當年被拐的時節，一同關在小房間裏那個女孩兒也叫暗香，頓仔細詢問，那如果果然是她，不覺唉呀道怪。告訴家人之後，大家

都稱奇不已，都說姻緣偶合，皆有前定。這個女孩子大約是天生給木蘭做了頭的，否則那有這樣奇巧的事呢？

這年夏天，木蘭等回到北京，她們去後，家裏是由靖亞夫妻

管理的，木蘭回來之後，就有丫頭等來告訴她二少奶奶怎樣的刻薄。說她高興的時候就叫丫頭僕婦陪她打牌，但是陪她的人只許輸不許贏，如若別人贏了，她便要發脾氣，而且每次要人陪到深夜，從不關惜別人須清早起身。月底算工錢時，雖然是二三百個錢的賭賬也要如數扣去。有一天到瑞姨辭去剪了一件衣料回來，看看不甚中意，就叫一個男僕拿去退還。男僕去了一陣回來，說：「這件衣料因是現剪下來的不肯退，她說沒有這話，她在娘家時剪來的衣料時常拿去掉換，反說男僕不中用，叫他再拿去，非退不可。」男僕明知理上說不過去，但少奶奶的話不敢駁回，只好貼了車錢再去和繭子裏商量。說之再三，那繭子裏方始看在老主顧的面上，勉強收回。成衣替她做衣服，做來之後，看見一隻衣角上有一點指大的漿糊漬，她就說成衣不留心，弄穢了她的新衣服，硬要他賠料價二十元。成衣求了半天，認賠了十五塊錢，方纔了事。成衣走的時候，苦笑着說：「少奶奶下次做衣服，請照顧別人罷。」像諸如此類的事情講了一大篇，木蘭聽了笑笑而已。第二天莫愁帶了阿非來看望姊姊和她新生的孩子。木蘭問起立丈夫的近況怎樣，莫愁回說：「他時常來探望我們，和爹爹二人很親密。她又問起哥哥怎樣，莫愁說：「他近來已大有進步，立夫來時和爹爹哥哥三人常在一起談天。據哥哥自己說，完全是靠嫂子的所感化。母親已看出了天津朱家的小姐，想替他定親，但是他決

計不要聽說他正在追求一個某處廳堂裏出來的師姑呢。她又問起舊同學素丹，莫愁說：「她本來很想嫁給體仁，但因父母親和我都不贊成，她就一怒而去。不久便嫁了，一個很有錢的南洋華僑子弟。有一天在東交民巷看見她夫婦二人，在街上走，我去招呼，那男的連睬也不睬，逕自向前走去。」素丹剛說了一句話，看見如此，也就丟了我走上去。可見那人也不過當她是個玩物，並無真的愛情，結果恐怕不能十分美滿的。」木蘭聽了也很以為然。後來果然應了莫愁的話，因為兩人在不久之後便已離婚了。又過了一天，木蘭正預備回娘家去探望父親的時候，姚家忽然差一個僕人來報信說：體仁騎馬不慎，跌了下來，身子被路旁大樹撞傷，醫生驗得腦已震傷，右臂右腿都已跌斷，內部也受重傷，現已不省人事。木蘭聞信，連忙叫丫頭照顧着小孩，自己跑去看護。只見體仁躺在床上，剛剛有些甦醒，呻吟呼痛。父親立在旁邊，皺了眉頭一語不發。母親坐在床邊哭泣。體仁掙扎着說：「要見一見華嫂。」斯庵這時不忍拂他的意思，就命人去喚了來。華嫂子到後，體仁很難地向他父母說：「孩兒不肖，都請爹媽饒恕。我那孩子伯雅，務請好好撻養。又望着華嫂子說，請爹媽不要看輕她，她是我唯一的朋友。」說完之後，氣息漸漸微弱，兩三分鐘之後，便斷氣了。體仁一死，前情自然一了百了，沒人再提。斯庵對他的憎厭心也完全消滅，反而很可憐他。所以將體仁和銀鏡的

棺木合葬在一起。他那時去家財的心思也同時取消，不過對於出家雲游的念頭，依然沒有放棄。中秋節之前，華嫂帶了些月餅來探望體仁的孩子，向斯庵說起某王府的花園現要廉價出賣，三十萬元的產業只賣十萬元，實在便宜。勸斯庵買下來。斯庵起初沒有意思，說他這種人家何必住大花園。華嫂說，有錢的人不一定能享清閒之福。有錢而太忙，雖有花園也不能享受，除非像斯庵的處境，方配得上買的。斯庵聽了這話，略有些動心，便說且去看了再說。看過之後，很為滿意，就託馮老爺去寫契成交。馮老爺去了回來，說華嫂子真能幹，這一件交易上，她至少賺了五千元的回扣。並說已在華嫂子的古玩舖中附了股本，和她合夥做買賣。姚太太和英愁等聽說已買下來，大家都很興奮快活。

素雲對於翁姑的寵愛木蘭，心裏很氣不過。又見生亞在家坐食，更不樂意，所以時常撻撻搗搗向父母要求分家。靖亞面子上不敢反對，但心裏也知道這事暫時是辦不到的。所以勸弟弟出外就事，賺幾個錢回來，以免素雲的藉口。並告訴弟弟說，他的表兄懷玉現在也在部裏當差。生亞回說早已知道此事，並且知道懷玉已娶了一個天津的紅妓女鶯鶯做姨太太。懷玉本不是安份的人，現在又加上鶯鶯在一旁，火上加油，將來恐怕要鬧出事來，勸他哥哥還是和他疏遠些為妙。以上的話都是生亞所說，

其實是木蘭的意見。靖頭聽了起初不很相信，不過他素來是一個安份守命的人，所以說過了之後，也沒有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鶯鶯向來在天津為妓，由於市長的弟弟和一位舊日官僚的力量，紅極一時。有兩個遺老都想討她做姨太太，但是鶯鶯不願意。後來因市長弟弟的介紹，認識了懷玉，看他年紀還不大，人也漂亮能幹，所以懷玉一提要討她的話，她就答應了。素雲和她會面之後，兩人很是投機，因此素雲很為歡喜，以為從此有了一個同志，可以商量一切。

姚家遷入王府花園之後，有一天特備了筵席請傅家、孔家和懷玉夫婦同鶯鶯來游園。將近中午的時候，客人陸續到來，先吃些點心，然後去游玩。懷玉來時是和鶯鶯挽着手回來，而叫太太領了孩子走在後面。會姚兩家的人看了，都有些不平。許多客人由阿非、紅玉、英愁等領着，分頭游覽。花園在正屋的後面，一旁有一個大荷池，佈置得很是雅緻。正屋尤其高大堂皇，雖然古舊一些，但所用的木料都是上等材料，極其堅固。眾人無不嘖嘖稱讚。游玩的時節，斯庵出了一句上聯，叫木蘭等一輩人對，結果紅玉的下聯對得最工穩。文伯和太太問知尚只有十五歲，都讚她聰明，不過說她何以這樣瘦弱。斯庵說大概是由於用心過度緣故。鶯鶯也對了一句，但是出語粗俗，除了素雲之外，大家都看不起她。游過了花園，回到廳上吃飯，幾位老輩坐了一桌，其餘

的人分坐了三桌。慎玉和立夫同曾氏弟兄同席，他的話最多，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所提到的人，不是總長便是督辦，好似當時的名人沒有一個不是他的朋友，極力主張大家應該聯合起來贊助袁世凱。立夫不以為然，和他辯論，都鬧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幸虧飯已吃畢，大家散席方罷。英慈埋怨立夫不應該和慎玉爭論，說即使不贊同，藏在肚裏便了，何必在面子上結這無謂的仇恨。立夫說袁世凱這幾時原已想做皇帝，加上這班想做開國元勳的無恥之徒在旁慫恿，中華民國恐怕就要多事，那裏忍得住不說他幾句。席散之後，慎玉因另外有事，帶了他的妻妾先走。這一天英慈因看見衆人多冷冷的不大理睬她，且有賤視她的樣子，心裏很不樂，便從此結下一層冤仇。過後，年紀老的坐着談天，年紀輕的依舊到園裏去玩耍。阿非更爲起勁，一時和曾家弟兄在荷池裏搖小船，一時和愛蓮等放風箏。紅玉起初還跟着他們，後來因爲身子實在受不住，並且覺得有些頭痛腦脹，不得已獨自回到房裏，躺在床上休息。她本是多感善病的人，看見阿非和愛蓮等的奔走快樂，而自己起不上，不覺心上不自在起來，自恨爲什麼這樣的不濟，深恐阿非不要因此被別人奪了去。想到悲傷之處，便哭泣起來。這時阿非得知了她不大舒服，趕緊跑來看望，她還不肯理他。阿非就妹妹長妹妹短的說了許多好話，心裏的氣方平了下來，依然和好如初。那時客人都都告辭回家了。

慎玉自到北京之後，住宅租在東交民巷相近的蘇州胡同裏邊，和妻妾同居。他的太太名叫雅卿，已有兩個孩子。他便借著雅卿須照顧小孩爲由，規定初一十五宿在雅卿房中，其餘的日子住在英慈的房裏。前面已經說過雅卿懦弱無能，看見丈夫如此分法，以爲終算有了面子，所以一些也不計較。但是英慈爲了事實上還是太太當家，終不滿意，依舊千方百計的算計雅卿。上人如此，下人自然也分了兩派，各爲其主。英慈最信任看門的阿梁，而雅卿則有一個丁媽做她的臂助。有一天英慈因爲下人每多偷懶，客人來了沒有人好好的侍候，以爲不成瀾人家庭的體統，特叫阿梁到裏邊當面吩咐他，以後客人來往所有手巾茶水須由他負責任，對阿梁回說，太太大的吩咐當然不敢違抗，但是丁媽不肯向太太大處支錢給他，讓他赤手空拳，也是沒有方法。英慈聽了，當時並不說什麼，到晚上慎玉回家之後，便訴說家中用人怎樣的偷懶，沒人管束，主張升阿梁做總管，命他管理男女僕人。慎玉自然百依百順，一切聽從。英慈就教導阿梁許多說話，阿梁心領意會，點頭而去。自後阿梁就處處向丁媽尋事，看見她替太太出門買東西，便說她是偷出去玩兒。丁媽來要火爐水，也故意不給她。丁媽和他辯幾句，他動手便打。丁媽憤無可洩，去告訴太太，向英慈理論，反被英慈說出一大堆道理，責了丁媽不應該仗仗着太太的靠山不聽總管的吩咐。丁媽氣極，告辭回

去。於是羅卿更爲孤單，處處受蕊的欺侮。丈夫既不歡喜她，而自己又無才對付，只好暗暗哭泣，自歎命苦。只有懷玉帶了蕊到天津去游玩的日子，她才能够略爲安靜幾天。但這尙是蕊的第一步進攻，她的整個計劃還在後邊。她久居妓院，深曉男子的心理，任你一等英雄她也能玩弄於掌股之間，剛柔相濟，哭笑俱全。對於服裝脂粉也別具會心，會一忽兒花信少婦，一忽兒嬌小女郎，都看着對方所好爲轉移。所以凡是她的客人，沒有一個不拜倒石榴裙下，甘心做她的粧台奴隸。懷玉本來不是利害脚色，自然更易被她控制。有一天晚上，她故意穿了浴衣，睡在床上，懷玉進來也不起身迎接。懷玉問她爲什麼生氣，她回說並不生氣，不過略有所思。問她想的什麼，她道：「你沒有做過姨太太，自然不知道姨太太的處境。就像那天她家請客，她們做太太太的自然互相迴護，而拿我差不多好似一個外人，豈不叫人難受。」懷玉說：「你不是不是要我和她離婚，她已有兩個孩子，這事恐怕很難辦到。」蕊說：「那個要你離婚，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不知你肯不肯應允？」懷玉說：「隨便什麼都可答應。」她便提出三個條件：第一，在交際場中須拿她當大太太，而懷玉從此不許再有別個女人；第二，家中的錢財和男女用人都由她管理，每月家用由她交給羅卿去開銷；第三，汽車馬車她乘坐，和她在外面完全自由。懷玉對於第二個條件略有些懷疑，恐怕錢財歸她管理

之後，他自己用錢不便。蕊一看他的神色，已知他心裏的念頭，便同他解釋說，完全是爲了他的前途起見，所以要這樣辦。她將要利用這錢財的自由去和潤人交際，替他開闢前程，並說既爲夫妻，榮辱共之，懷玉的幸福，就是她的幸福。懷玉如肯聽了她的去，將來的富貴很有把握。懷玉本來知曉她的能幹，聽她如此一說，便毫不遲疑，完全應允。過了幾天，蕊來看望她，說起葛娘和木蘭的如何可惡，蕊問她爲什麼不分家別居？她回說靖亞父母在堂，這事做不到，而且靖亞有時反要聽信木蘭的說話，和她反對，焉肯提出這件事情。蕊又勸她常常出來玩玩散散心。她說：「每次出門必須稟過姑姑，甚是不便。」蕊便教她以後儘管自由出門，別人如有說話，儘可和他們吵鬧，吵到他們頭痛，以後自然沒人干涉。蕊得了心傳，回家之後如法泡製，居然有效。從此自由進出，再沒人說她。這時懷玉藉着蕊結交袁世凱第六個姨太太的力量，在山西油礦籌備處得了一個差使。他又牽引了靖亞同去，每月有五百元的薪水和六百元的交際費。曾文看見薪金倒豐，於家中不無補益，就讓他前去。蕊在瑞珪赴山西之後，推說回娘家，常和蕊住在天津的旅館裏邊，任情揮霍。中國人的住旅館也是一種時形的現象。他們並不是因爲沒有住處而去住旅館，往往因家裏邊一切因陋就簡，而情願花了許多錢終年包着一個旅館裏邊的房間，借著招待客人或辦公事。

這原因是爲了旅館裏邊設備齊全，一切自由，樣樣都比在家裏好，所以人人愛去。又因住旅館這句話說起來太俗氣，特美其名曰開房間，所以讀者應記着，所謂開房間者，就是去借一個地方賭錢抽大煙玩女人的別名。葉雲聽了，當窩時常借寓旅館，眼看着裏邊的繁華景象，親管着男女自由交際的趣味，自然樂不可支，覺得做了一個人，必須如此享受，方不虛此一生，而心裏因此更爲感激驚訝，以爲是引她進了快樂的國地了。

莫愁和立夫結婚了。禮堂借在北京飯店，一切都從新法。新娘穿的是白色新裝，頭上蒙着白紗。男慣相是阿非和葉丹的弟弟葉通，女慣相是紅玉和愛蓮。依立夫的計劃，原想在結婚之後和莫愁同到英國去留學，但是因爲姚太太正臥病在床，一聽說女兒莫愁要遠涉重洋，便要哭泣。莫愁心裏不忍，於是和立夫商量改赴日本。說到姚太太的病，一半也是自作的。因爲有一天姚太太喚了一個開亡的來替她的兒子體仁開亡，不料來的亡人却是銀簾口呼太太，要太太好好地照顧她的孩子伯雅。並說姚家不久又有一個人要去世，這人死了之後，便要輪到太太。駭得太太魂飛魄散，幾乎暈了過去，因此染病臥床，半個多月，方漸漸好起來，但是身子便一天不如一天了。莫愁於結婚之後，和丈夫全家同住在大馬路胡同的舊宅子裏，快快樂活地渡她們的蜜月。立夫原有幾書生氣，向來不拘小節，不事修飾，自從娶了莫愁，

居然使他長了許多學問，例如男子的衣着，完全須由太太管理。太太的衣服，須一件一件用綢布包起來，不准別人碰一碰。每摺好一件衣服，必須放些樟腦在裏邊。男子的氣概一半在皮筒上。咬指甲是於禮貌上不合的。上車在女人之前算是不拘禮節。以上種種，其動機是尊重女子，而在男子方面實是一種累贅。立夫起初對於這些雖覺得不大方便，但是仔細想想，莫愁究竟是可愛的，所以也就聽其自然，默認爲應當的了。加以莫愁也知曉怎樣對付她的丈夫，你進我退，你退則我進，堅持的地方堅持，退讓的地方退讓，不論甚麼事，終久使立夫自認錯誤，情願順頭依從了。她的話雖混，因之使立夫的情和脾氣都改了好些。蜜月之後，個人便到日本去讀書，不料到了日本，還沒有幾個月，便接到姚家的來信說，姚太太病勢沉重，已經失去了聲音，不能講話。莫愁無奈，別了立夫，叮囑了許多叫他一切自己當心的話，先自回國。到自已家裏一問，始知姚太太在睡夢中時常夢見銀簾向她騷擾，應了體仁生前所說向她討命那句話，以致姚太太懼極失音，臥病不起。於是莫愁就住在娘家服侍母親。這年夏初她生了一個兒子，還未滿月，立夫放暑假回來，看了很是歡喜，就題了一個名字叫肖夫。莫愁又告訴立夫說，因爲男人太少，已另僱了一個錢媽，並說起這個錢媽的身世，甚是可憐，據說她是鄉下人，她有一個兒子，名叫錢山。在革命那年被軍隊拉夫拉了去，始終沒

有回來，害得她日夜夢想，如同痴了一樣。自從到媽家幫傭之後，依然日夜想念，以為必有回來的日子，所以夜裏在燈下仍替她的兒子做衣服，每個月當中必要告假一天，去到各處街上細細找尋，立夫便問既是鄉下人，何以猜想她的兒子可以在北京找到。突愁說她別的地方不能去，自然祇可在北京找尋，這原是痴想啊！夫聽了，也很為感歎。木蘭常同生、亞和曼娘來看望媽太太，閒着沒事，便和珊瑚、阿非等在花園裏邊玩，所以這時花園裏倒不甚寂寞。暑假過後，立夫仍到日本去讀書，莫愁因要侍奉母病，所以沒有同去，而孔家也在這時搬至媽家同住。

素雲自從靖亞到山西任事之後，一個月三十天中倒有大半個月住在天津，和爸爸在一起。胡鬧、文樸夫婦知道了，自然很不以為然，不免要說她幾句。但她已受了爸爸的指導，逢到姑姑略略說她，便盡情地說，弄得文樸夫婦氣過了份，不願再去管她。不知正中了她的狡計，更使她膽大妄為，毫無顧忌。她和爸爸結識了一個商界滑頭名叫老陳，由老陳拉攏她們做投機買賣。第一次下手時，爸爸賺了一萬多塊，素雲也賺了一千五百多塊，從此更加興高采烈，很命做個不停，結果蝕了不少，素雲派出一萬元。素雲不得已向自己的母親借了一筆錢償還這筆損失。她們自結識老陳之後，常常由老陳帶着她們在舞場酒館進出，胡亂交際，因此又交上了許多濶朋友，中間有現任和退職的陸軍省

長，在朝在野的政客，醜態四佈，無人不曉。素雲在初做投機買賣的時候，曾寫信告訴靖亞，使靖亞非常擔心。樹玉還說他不必着急，說老陳是他的好朋友，決不致使她們上當。靖亞回說：「我們知道有發財的命運，試看生、亞兩夫婦何等安逸，照這樣下去，恐怕大禍就在目前。果然過不了多天，真的應了他的話。」素雲寫信來告知蝕去一萬塊錢的事，他恨極了，回信說，蝕去的錢他不能管，即日就要回家和她算賬。湊巧他的祖母不久故世，他便告了一個月假，回到北京。他見了素雲，起初也一鼓作氣的說了她幾句，但經過素雲的硬說軟哄，他便又軟了下來，答應素雲向父親要一萬塊錢替她還本。這時文樸因母親之喪，悲哀過度，身子很不大好，正睡在床上，見靖亞向他，要那麼許多錢，便向他說，他向來為官清正，做了那麼許多年的官，也不過掙了十萬塊錢的家當，而且並不是完全現款，靖亞如要討這許多，怎麼對得住兒子和弟弟？靖亞聽了再也說不下去，虧得曼娘和生、亞夫婦都是不計較家私的，反幫她懇求，文樸方始應允。不過乘此機會，狠狠地責素雲在外面的行為，說她不應敗壞家聲，使老頭兒也沒有面目見人。素雲當眾被罵，羞得置身無地，就哭着回房去了。靖亞也不去理她，自管和弟弟談談別後的經過。木蘭也告訴他，素雲怎樣的難說話，和外間所傳的一切事情。正在談論的時候，素雲的丫頭慌慌張張地跑來報告說，奶奶已經自盡了。他們

聽了連忙奔去看視，看見素雲躺在床邊地板上，一根白綾腰帶拖在頭頂上邊。據說她是在床頂欄上上吊，幸而帶子斷了，所以跌在地上，沒有吊死。他們安慰了她一番。走出來時，木蘭的丫頭偷偷告訴木蘭說，帶子並沒有斷，但所扣的結已經鬆散，顯見是假的。木蘭明知所以，不過叮囑丫頭千萬不要告訴旁人。文樸因此一事，便替他們三房分了家，命他們雖然暫時不許分居，但各房的開支從此由各人自付，以免日後的爭論。這辦法很合木蘭的意思，所以暗地裏反而感激素雲的作成。靖亞的假期原只有一個月，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多天，曠裏有信來催他回去，無奈只好動身。臨走的時候，和弟弟婦說起他給素雲每月三百元做零用，尙還不夠，照此下去，怎生了得。並說他始終不喜歡素雲，經此一番更爲憎恨，情願永遠不見她的面纔好。木蘭和他取笑說，是否要和素雲離婚。靖亞便說何必一定要離，難道不能另外娶一個。又吐出口氣說，如若再娶，第一，必須貧苦出身。第二，最好須是一個被太太所趕出來的姨太太。第三，他尙沒有說完。木蘭便開玩笑地接下去說，第三，最好是一個出家在五台山的尼姑，遇到一個跟着美國工程師辦事的青年，便一見留情，情願還俗嫁給他。靖亞笑笑說道：對了，對了，也許這個人已經在五台山等候我！一面說着一面出去。木蘭回頭望望，自己的丫頭暗香正站在旁邊，心想她也能抵這五台山尼姑的缺嗎？

木蘭自分到家產之後，因為數目並不多，而日常開支很大，深慮坐吃山空，不是辦法，所以便勸亞出去個找位置。但亞是舒服慣的人，極不願意出去做事商量了好多次，最後決定去開舖子。木蘭說她父親開的舖子很多，問他盤一家想來無有不肯的。於是去和斯應商量，斯應說，華嫂子的古玩獲利極厚，何不加些股子進去，和她合夥。木蘭便依了這話，附了些股本在華嫂子的古玩舖子裏邊，於是與亞從此便成爲一個商人了。

曹文樸自從老太太故世，他的悲痛異乎尋常。其中也有幾種原因使他如此。第一，當然是爲了母親的永別。第二，是爲了素雲的敗壞家聲。第三，是因爲國事的蠅蟻外侮的日益堅迫。因此他便得了糖尿病，這種病是中國醫家所不識，所以雖然請了許多大夫，吃了許多劑藥，依然沒有一些效驗。素丹的弟弟素通，是留學英國的醫科博士，對於這種病症很有經驗，由於木蘭的介紹曾經診治過一次，但是文伯素來反對洋貨，決計不肯服西藥，聽見說要打針，尤其反對，所以始終不肯服用。後來看看中國大夫實在無法醫治，始勉強聽了木蘭的勸告，由素通用注射劑替他治療。打了幾針之後，他的病居然漸漸全愈，不由文樸不十分佩服，而且非常感激。當對素通說，願把一個女兒配給他。素通雖不知道他意在那一個兒女，但計算年齡，只有愛蓮和他配得上。

於是也就以為當然，常常請愛蓮出去看戲吃餚子。文樸居然並不反對，聽他們自由往來，不久也就訂了婚。

中國這時候雖然受到外來的壓迫，袁世凱要做皇帝，特地指使他的爪牙設立了一個籌安會，用了種種巧妙的議論，想改變政府，將共和制度改為帝制。他得到日本的助力，於是秘密承認了日本所提出的廿一條條件。這條件如果實行的話，不但中國的鐵道和礦權將完全由日本人掌握，而政治方面也將完全聽候日本人的指揮。大小軍政機關都須聘任日本人做顧問，簡直就是讓日本來統治，而自以為日本的保護國。中日經濟提携這句話，那時也已有日本人提起。他們的目的無非要使中國人在商業上也做日本人的奴隸，聽日本人的宰割。曾文樸的目光雖然也能夠見到這個地步，但也知道民主思想已經深入人心，袁世凱的舉動很不正當，而且有害於國家，所以袁氏雖曾邀他出山扶助，他始終堅決拒絕。等到糖尿病治好，即以棺回泰安葬，葬事完畢，方始回到北京。袁世凱因為廿一條的原故，大失信仰於他。蔡鐸用了金蟬脫壳之計回到雲南，揭竿起義，各省紛紛響應，袁世凱就此憂急而死。

葵通和愛蓮的婚事，因為葵通的母親住在姚家，新病初起，不便遠行，所以定在上海舉行。曾文樸的病不好，不宜跋涉，所以不能去。曾太太因此也不離開，就由錢太太同了媳婦女兒和

木蘭夫婦去就親。阿非聽見了一定要去賀喜吃喜酒。紅玉也要去。斯應夫婦對於阿非和紅玉的事情原已靜默，不過因為紅玉善感多病，身體衰弱，有些委決不下，所以沒有公開宣佈。這時聽說他們要同去，也不阻止。於是一行人乘了火車同到上海。吃過喜酒之後，又到杭州去玩。紅玉同木蘭此時很多賀喜的機會，就將自己的私願盡情告訴了木蘭。木蘭也答應她回北京後向父母進言，早日定親。紅玉聽了很為欣慰。他們在杭州遊遍三竺六橋，經過月下老人祠，錢太太代替廬裡求了一支籤，籤語四句詩末兩句是：

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
興亞走過來讀了一通說，這完全是僧道騙錢的方法，那可相信。但紅玉爲了好奇，也求了一支末後兩句說：

假作真時真作假，香風一陣盡成空。

紅玉看過，滿腔不快，綉綉眉拿來撕了。阿非笑他何必花錢尋煩惱。木蘭看見籤詩內「香風一陣盡成空」這句話，又想到了暗香。以爲不要是與她有些關係，這晚上紅玉終是悶悶不樂，衆人雖然勸解，也不能解她的苦悶。他們在杭州時接到立夫一個電報說，已經放假，預備回國，將在上海等候他們。所以第二天上便回上海去會立夫。會面之後，立夫告訴他們許多北京的新聞，是從日本報紙上得到的，說辦子大師張勳要復辟，奉宣統爲帝，選

頭到尾共有十天，便被人趕走。現在段將軍和親日派的安福系已經掌握政柄，總督將軍的軍隊已進駐天壇等等。好在他們對於政治都不甚關心，所以講過也就丟開了。他們趕了火車回北京，順便游玩泰山，去看日出。那天一共僱了七乘轎子，另外兩個脚夫替他們拿被窩，以便在山頂借宿之用。他們看過日出，下山的時節，隨路游覽，木蘭和立夫談談說說，很是愉快。更覺得有立夫在旁邊，便能令她分外快樂和高興。

立夫回到北京，莫愁抱了兩歲的孩兒給他看，白白胖胖已十分可愛。他又進去探望姚太太，看見她坐在床中吃水煙，而且很憔悴，神氣也很呆木。據莫愁說，她母親的喉音始終沒有恢復，病雖已好，但是神色始終不清，吃喝穿衣都要有人喚醒，已變得和孩子一般。立夫在莫愁的房中看見桌上放着幾本新青年雜誌，誌好幾本北京大學所出的刊物，和幾本英文書。新青年雜誌的內容很精良，所主張的文學革命和他的意見相合。莫愁告訴他北京大學校裏邊的情形，說陳獨秀正在領導着推行白話文運動。贊助他的有錢疑古，胡適諸人。和他們對抗者是舊學者，以林琴南，辜鴻明等爲中堅。兩方爭論辯駁，鬧得很是利害。林琴南斥白話文爲拉洋車人的語言。文學革新運動等於縱野獸入於人羣。革新派的人也反唇相譏，罵他們老朽昏庸，不知世務，並發表許多非常激烈的言論。總之使學界的文壇都起了絕大的波

動。校長蔡先生是一位好好先生，他對兩方均不偏袒，一任他們自由爭辯。於是這革新運動便盛極一時，由白話和文言的爭戰，逐漸轉延到禮教和習俗的問題上去。新派中人主張推翻一切舊式的詩詞，打破貞節觀念，鼓吹離婚再嫁，消滅宗嗣制度，打倒孔教，推行新體詩，勸人導行山額夫人所主持的生育節制宣傳，易卜生，王爾德，杜威等所主張的自由戀愛，男女同學，自由離婚，禁止纏足，廢除納妾制度，和打倒孔教。立夫和莫愁對於這事，意見稍有些不同。莫愁是在舊禮教下生長的女子，而且一生舒服安樂，所以很反對破壞舊制。他本來極佩服林琴南的文才，因之和他表同情。立夫則出身貧苦，醜陋於舊制度不甚滿意，所以偏向革新。不過他另抱一種個人主義，見解和這時的革新派也有些不同。他對兩方的評論是舊派缺乏證據，而新派的證據也不見高明。文樸和斯應也立於相反的地位。文樸總端崇拜孔孟，斥新派爲野蠻，罵他們忘八，罵他們根本沒有了解孔孟的道理。他尤其憎惡他們在說話的時節夾雜外國字眼。他們爲表示同情起見，特請林琴南到家裏來吃飯。木蘭倒很合意，因爲她也是佩服林先生的。斯應則贊成改用白話文，不過反對廢除宗嗣制度，也贊成離婚再嫁。珊瑚在旁開玩笑說：假如有人要我的話，我也可以再去嫁人去。而其質所謂革新，也不過是歷史上的演進。今日之所謂新，即是將來之所謂舊。激烈和新奇，不過是當

時人目光中的見解，在後來的人看起來，就平淡無奇，覺得古老。試看光緒末年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當時那個不說他們激烈狂，但是到了後來，大家還嫌他們是帝制派，太沒有民主思想。民國初年的林琴南和嚴復，當時那個不稱讚他們的貫輸西學，見解新穎，但這時便已斥他們爲老朽腐敗，再拿陳獨秀來講吧，當時他那些向共產的言論，使當時的人聽了無不咋舌搖頭，但現在看起來，又何嘗新奇，何嘗怪異啊。這時候的官場甚是混雜，政府裏面完全由一班一竅不通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上來的武人和一輩自命精通政治學的日本留學生掌握大權，在北京和天津之間跑來跑去，專幹一些攪權納賄，賭博嫖妓的勾當。這班日本留學生都是穿了西裝，留着兩撇仁丹鬍子，總是神氣活現，可是除了拚命的要想發財，沒有別的本領。那輩武人尤爲可笑，爲了學時髦，也穿上一身西裝，不過又覺得很不便當，又要罵西裝討厭。他們也不顧人前人後，覺得頸子很不舒服，就把硬領的鈕子解開，讓他兩邊敞開着。拿了手杖，不知用處，就和拿了一串魚肉一般的掛在手指上。他們一大半信孔教，而實在並不了解孔子的道理，有這般的信從，也算孔老先生的晦氣。他們十有九個抽大煙，其中狗肉將軍張宗昌更是當時的怪物，他能抱着一個俄國女子，口裏含着雪茄烟，接見外國領事。他滿身的口袋裏邊，沒有一隻不塞滿鈔票，他能同時任命兩個人去做同一個

地方的縣知事，等到雙方都接了到任，回來向他請示時，他還說：『這種小小的事情，你們自己講講開豈不了結嗎？』他能強要人家的女人，而拿一個官職給她的丈夫做酬勞。此外還有一位楊將軍也很出奇。有一天深夜進城，看城門的兵士問他口令，他只說了一聲他媽的，自願往裏直衝。從此之後他媽的這三個字便成了軍事長官所專用的口令了。北京如此，各省也自然好不了多少。加以各省督軍沒有一個不注重於奪取地盤，你爭我奪，刀兵四起，弄到中國全國幾乎沒有一片乾淨的地方。但這種種的腐敗現象，自然使民心大不滿意，偏向改革之途。軍閥中的北洋系這時也爲權利問題分裂爲兩個，一是安福系，由段總理爲首領，一是代理總統馮國璋所領導的直隸系。張勳的復辟運動失敗，使北京城內多了許多外來的軍隊。姚家的陳媽聽見新到了許多兵士，便向主人辭職說，要去尋的她兒子。立夫勸她一面做事，一面找尋她，她一定不肯，定要出空了身子去尋找她。錢，她也不要，就飄然而去。英愁很可憐她的境遇，除了替她貼了許多招貼之外，並且懇懇立夫將這件事做成一篇記事登在新聞紙上，希望或者能被他的兒子所閱到而回到北京來和母親會面。

此時立夫在北京師範大學當了教授之職，因此結識了許多新時代的作家，於是他也常有論文在報紙上發表，辭氣之間

很是激烈，使莫愁提心吊膽地時常睡不着覺。姚家花園裏邊，因此忽然變爲熱鬧年，青一輩的人和著名一時的作家常在園裏集會。但有時也夾着幾個老輩如林季南、傅先生等輩。斯庵看了很是快樂，也常滲雜在裏邊說笑談天。他這時所幸得的惟有阿非娶親一件事。阿非和紅玉雖未定親，但是已經爲大家所默認，不過斯庵總耽心紅玉的身體太弱，深怕她的壽命不長，所以既不宜訂婚，也不明白反對，一切聽其自然發展。華嫂子替姚家介紹了一個丫頭，是一個旗人，名叫寶芬。姚家正因錢媽走了，少人做事，就拿她抵了錢媽的缺，叫她專門侍候姚太太。寶芬長得極其美艷，比紅玉還要勝幾分。斯庵和莫愁等會問過她的家世和爲了什麼要出來當丫頭？她對自己的家世講得很含糊，深怕不要被阿非看上了，以致奪去她的愛人。後來想到自己是她主人家的內姪小姐，而她終是一個傭人，或者不致有什麼意外，方覺釋然，不再放在心上。木蘭回娘家看見了她，也很覺詫異，仔細和她談談，始知她還通文墨，因之非常喜愛她，硬把她帶回會家，叫她陪伴幾時。但過不了幾天，寶芬使極力懇求木蘭放她回娘家去。此事不免使木蘭起了疑心，因爲木蘭已知道自寶芬到了姚家之後，阿非便時常借問候母親爲由，到姚太太房裏去和寶芬搭訕，寶芬到了會家，阿非便也幾乎天天來探問木蘭，而

寶芬又急要回娘家。幾方面參合起來，形跡便有可疑之處了。木蘭帶了寶芬回姚家，就將心裏所懷的疑惑告訴了莫愁，並將紅玉在西湖月下老人祠所求到的籤語講給莫愁聽，並說，此事不要就應在寶芬身上。莫愁說，她也會仔細觀察寶芬的行動，覺得她很是大方規矩，對於阿非並不怎樣招攬，或者不致到這地步。木蘭又問起紅玉。莫愁說她一個月倒有半個月生病，又時常無事哭泣，吃藥也不見好，勸勸她不要思慮過多，也沒有效驗。說着便拉了木蘭同去看望紅玉，看見她正睡在床上，臉上瘦了許多，手腕上骨頭也露了出來。木蘭和莫愁很懇切地勸了她一番，勸她少無事傷心，勸她少看詩詞，並和她說一定要求父親早些宣布阿非和她的訂婚。紅玉聽了很爲感激。木蘭姊妹離了紅玉，即去和父親商量此事。斯庵滿着眉頭回說：『你們怎麼還沒有脫去衝喜的念頭，豈不看見曼娘已受累不淺嗎？且等她好些再說罷。』寶芬相貌長得既好，心性又極伶俐，姚太太雖不能講話而那時時能揣摩到姚太太的心思，要茶要水，要什麼，都不必姚太太指示，她總能先意承旨地奉給姚太太，所以姚太太極寵愛她。斯庵也因此極看重她。她除了告假回去探望父母之外，從不出去玩，花園裏也不常常去，無事時總坐在姚太太房裏做活計。阿非去看母親時，總和她談笑。姚太太雖不能用言語表示，但對於他個的親近好似很樂意。有時阿非已經立起來要走了，反由太太

招呼着多坐一下子。有一次竟被紅玉的丫頭看見，阿非替寶芬擦茶杯，又有一次看見兩人笑着搶一杯茶喝，但丫頭也不敢告訴紅玉。有一天的下午，紅玉覺得身子好了些，想去望望姑丈姑母，並看看阿非在那裏做什麼。她先到畫室裏邊和斯施談了幾句話，再出來到花園裏去找阿非，找了半天，並沒有找到，已經覺得很吃力，便走了回來。走到正屋旁邊時，看見阿非正轉過牆角走向前來，東張西望，好似在找尋什麼，片刻之間，卻又轉身而去。紅玉起了疑心，跟上去隱身在一叢小樹的背後觀望，只見阿非和寶芬對面立着，寶芬向阿非很急忙地說着話，可惜離得太遠，聽不出說些什麼。又見寶芬轉身想走，阿非攔住了不放的樣子。看得紅玉驚心動魄，一陣傷心，禁不住淚如雨下，跌跌衝衝的退回自己的院子，睡在床上，獨自哭泣。到了夜間，竟吐起血來。第二天早晨，她的丫頭奔去告訴斯施和莫愁，還隱隱說出小姐的傷心，是因了阿非和寶芬的緣故。斯施和莫愁都去看她，安慰了一番。數天之後，方漸漸好些。立夫的朋友青年著作家巴固有一天借姚家的花園邀請美國人唐納虛女士，並請唐女士所開名飲佩的尊鴻，明老先生作陪，以便兩人藉此會晤。唐女士是因遊歷而來中國，極愛北京的風物，就住了下來。她住着很大的中國式房屋，僱着中國廚師，並請了一位教中國話的先生，所以也能說幾句中國話。在家的時候並且時常穿中國衣服。她人很文雅，

因此著作家和藝術家都愛和她往來。她曾在華觀子的古玩鋪內遇到過木蘭和生亞，因而認識起來。她很愛木蘭的天真。她到北京已有一年，但始終沒有和辜老先生過會，所以巴固這次特地借這機會讓兩人見面。辜老先生也是北京的一位怪名士，他的裝飾很古舊，依然寬袍大袖，一派的前清式樣，不知道的人決看不出他精通英文，熟悉洋情。有一次他在影戲院裏看電影，看見影片裏邊一個穿着晚禮服赤着背脊的婦人，他立了起來，大聲向着客說道：「你們看這外國婦人好不奇怪，她的上身，小衣外不穿大衣服，她的下身，大衣服之內不穿小衣，她是上身沒有大褂，下身沒有褲子的。」看客聽了，哄然大笑。座中有幾個外國人，斥他不應擾亂秩序，叫他不要高聲。他笑嘻嘻地用極純粹的英語，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害得外國人也跟着笑起來。他素來看不起那時候的青年，說他們太缺乏舊日的禮貌，不過有人請教於他，他倒也肯詳詳教導。他這次經巴固的邀請，肯來會見唐女士也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很愛看美麗的女子，早聽見人說過姚家姊妹和馮家小姐曼曼等都是北京有名的美人。第二，巴固告訴她說，諸姊妹不但長得好，而且精於舊學，紅玉並且能够製作詩詞傳奇，所以他聽了很高興，極願意去見見。紅玉得了邀請非常興奮，決計參加，特地在隔日休養一天，以便次日可以打足精神和客人周旋。當日又特地遲些起身，臨時整理髮辮，

她意修飾，她的丫頭看了非常快慰，因為她近來從沒有看見過她的小姐如此高興。木蘭、曼娘和生頭到了姚家，看見了也覺奇怪。午後巴固、素丹同了辜先生先到，大家出去迎接，一一見過。辜先生看見曼娘說她至多只有二十歲，曼娘笑着回說已有三十二歲了。辜先生便說，這就是舊式女子的好處，因為她們是小脚，終日伏處深閨，不受風日的侵蝕，所以能長保容顏不易見老。如若也像現在的女子天天跑出去拍網球，那是不消三十歲，便已變成老太婆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辜先生在高興的時候極喜歡說話，天南地北，無所不說。那天他又談到纏足的問題，說一個女子的娉婷婀娜完全在於身體的姿勢。外國女子的所以腰東腰，就在於要使她的臀部凸出，以顯露她的曲線美。不過東腰是有礙於腹內五臟的，而纏足則於體健毫無關係。兩種方法都使一個女子的身體挺直，顯出全身的輪廓，但東腰是將腰部硬行小起來，不如纏足使臀部自然挺出更來得美妙。何況女子的腹部是傳種接代的大本營，安得妨礙她的舒適。所以結論是：女子應該纏足，而不應該東腰。這番議論，曼娘聽了羞得抬不起頭來。紅玉倒不覺怎樣，反而以為很有趣。唐女士來了，由巴固替衆人一一介紹。輪到紅玉，便告訴她，這位就是能做詩的馮小姐。唐女士拉着她的手，說着很勉強的中國話，極表她的欽佩。辜先生用英語告訴她說，方才正在討論纏足的好處，但給她纏了，恐怕

要不很贊成。唐女士回說不必一定贊同，但辜先生的議論她認是極感興趣的。介紹完畢之後，巴固宣佈他和素丹已經訂婚，大家又道賀一番。衆人先在花園裏邊游玩，東一堆西一簇的各自陪伴談天散步。玩了一會，紅玉覺得有些吃力，想去休息一下。阿非陪着她走到一條小河旁邊，看見四面沒有人，就問她說，為什麼前一天晚上他去探訪時，不讓他進去？紅玉回言這樣故他自已應該知道，何必要人說。阿非便說，他實在沒有曉得爲了什麼，至今猶是夢然。說了之後，心裏邊頗疑惑不要是那天和寶芬在花園裏的一節事已被紅玉所看見或知道，所以如此恨他，便想將這節事的經過告訴紅玉。可是紅玉不要聽他，叫他快回去陪客人，阿非無奈，轉身而去。不過走路時候，仍可囑她到吃飯的時候早些出來。晚飯將近的時節，她就向飯廳走去，將到廳門，望見衆人都已在裏邊，阿非正和唐女士在那裏講話，談論巴固和素丹訂婚的事情，而語音頗低，她便站住了脚，將耳朵靠近窗戶，想聽聽阿非究竟講些什麼。只聽見阿非說：「男子本來都是如此。愛上了一個女子，爲了她，便什麼都願意。」又聽見立夫的妹妹環兒接口說：「聽說她早已患了癆病啊。」唐女士不懂什麼是癆病，由阿非解釋就是肺病，她方明瞭。唐女士便說：「明知她已有病，仍舊肯娶她嗎？」阿非回道：「自然，爲了可憐她起見，當然娶她，她雖是失利一些，但人很可愛。」紅玉聽到此處，說會了

所說的是她自己，以致又羞又憤，轉身便走。在隔壁竟變化在一張石凳上，許久立不起來。心想照阿非的話，她倆的嫁娶已是不生問題，不過看他爲了可憐她，而不是真誠愛她，難道阿非竟已移愛於寶芬嗎？這叫她怎生辦法呢？思索了一會，並無主意。看看時候已遲，不得已硬撐起來，走進飯廬去入席。吃酒的時候，辜先生又談到自由結婚問題，他說做了一個女子，實在不應該由她自己去挑選追求未來的丈夫，因爲這個辦法使比較好的男子都被臉皮厚的女子搶去，而使生性羞怯的女子落在後面。阿貞嫻靜的女子是寧死也不肯自己去追求男子的。紅玉聽了，以爲又在說她，更覺羞急傷心，不覺失了常態，竟舉起杯子來，大聲向阿非說：「要和他對一杯，並且自己先喝，喝不到半杯，咳嗽不止，連血都咳了出來。」木蘭等看了，既駭且怪，連忙扶着她回房。到了之後，她請木蘭等依舊回席陪客，祇留下阿非，說要和他講一句話。她向阿非說：「請你拿心裏的話告訴我。」阿非說：「我祇要你難道還不知我早已拿我的心給了你嗎？」紅玉說：「我祇要你這句話。」阿非安慰她道：「我們訂婚也快了，還有什麼不放心呢？」說時攙着她到床上去睡，又去喚了她的丫頭來陪她，方回身出去。她見阿非去後，從新立起身來，在鏡子面前照了一會，叫丫頭仍去侍候客人。丫頭看她神氣很安靜，並無異態，也就去了。一小時之後，客人將散，丫頭又回到紅玉房裏，看見房裏已沒有

人。畫眉的筆梳丟在梳掉上，以爲她整理好了，又出去玩兒，所以也不在心。那知等了半天，也沒有回來，而阿非和木蘭等人又來探望，問丫頭紅玉這時怎樣。丫頭回說，還是一小時以前出去的，難道不是和他們在一起嗎？木蘭聽了心裏一跳，一種恐怖忽然襲擊上來，連忙叫阿非和衆人拿了燈籠四處找尋。誰知尋遍園子，竟無踪跡。於是又回到她的房裏，搜尋線索，在抽屜裏竟找到一封信，信封上面滿沾着斑斑的血淚痕跡。馮舅老爺搶過來拆開一看，裏邊信紙上寫着：

孩兒不肯受養育之恩，而無以爲報。近來噩夢頻仍，自知不永，人誰不死，遲早間耳。何必留着不去，妨礙別人姻緣，不如早脫離此世，以清白之身還之父母，孩兒去矣。幸勿哀。姑丈姑父姑母，待如骨肉，再世不忘，惟有圖報於來生而已。薄命女紅玉謹叩。

馮舅老爺一面看信，一面流淚。看完了，仍叫家人設法尋覓，連門角落裏都找到，依舊沒有影踪，就有人想到不要已經投入池中，於是又到池邊去找。但時在黑夜，池面又濶，那裏去找，祇可等到天明再說。這一晚大家自然都睡不着。到了天剛明亮，馮舅老爺和斯庵已經起來，再去尋覓，方走到池邊，已看見遠遠地有一個人浮着。連忙叫起男僕，撈將上來，竟然是她。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這時已面目浮腫，肚皮鼓起，令人可怕。馮舅老爺也不管乾淨，

抱住了哭個不住。阿非望了一望，連忙走開，不敢再看。木蘭自然也非常傷心，覺得已應了杭州月下老人的那句籤語，但不曉得識詩內所謂一陣香風，究竟指着誰，香還是指着寶芬，細細一對，暗香比阿非還大幾歲，或不很配得上，而寶芬則比阿非小一歲，正好相配，看上去紅玉的缺必由寶芬抵補無疑了。太太雖然睡在床上口不能言，但耳朵很是清楚，聽見了這件事也非常哀痛。她身體本很衰弱，經此一番變故，更加不能支持，夜裏的惡夢更多，差不多每夜夢見銀簾，以致她非常恐怖，連伯雅都不願意看見。有一天伯雅來請安，剛走進房門，她就驚駭起來，不知不覺之間竟叫道：『你難道也幫着你的媽來向我討命了嗎？』一面叫着，一面趕伯雅出去，莫愁剛在旁邊，起初愕然一驚，後來倒歡喜起來說，母親的喉音不是恢復了嗎？不料太太的病從此便一天重一天，後來她自知去死已近，就將兒女一起叫到床前，向他們說，銀簾已在夢中告訴過她，家裏邊另有一個人死了之後，便要輪到她自己。現在紅玉既死，自然她也不久於人世。她此刻掛心的只有阿非的婚事。寶芬雖是丫頭，然而相貌既好，性情又嫻靜，和阿非很可相配，並且知道阿非也很愛她，所以定要斯施作成他們，成爲夫婦，以了心願。說過這番話之後，過了兩天，她便死了。斯施不忍拂她的遺命，便去請華嫂子來請她向寶芬的父母求親，並說明要待她太太終七之前完結，以免等待三年的

孝服。寶芬自從確實知道了她已將要做姨家的媳婦，方將自己的實在家世，和到姨家幫傭的目的，盡情告訴了阿非。原來寶芬的父母本是旗下的大官，自革命事起，他們也當然受了影響，變爲貧窮。她的父親有一天買到一部姨家花園舊主家裏的一部書，書中夾着一張紙條，中間詳述咸豐年間英法聯軍燒掠北京，和闖明園的事實，說他家因爲要離京避難，所以將一切金銀珠寶埋藏在園裏邊花房前面的石板底下。寶芬的父親看見這紀事，心裏起了一條奢望，所以特地運動了華嫂子，拿自己的女兒送到姨家做了頭，命她留意找尋這埋藏寶物的地點，以便設法去掘取。寶芬到了姨家之後，也會去踏看過幾次，但覺得花園現已屬於他人，即使知道了所在，也無法去取，所以也就不甚起勁，並且姨家待她甚好，而阿非又和她親熱，年紀相仿的青年男女常在一起，那得不發生感情。因之對於掘藏這件事更爲冷淡。那一天被紅玉看見她和阿非在園裏講話，實在就是她正在那裏踏看寶藏的地位，在那幾方石板上來回細察，恰被阿非看見，走過去問她爲什麼在那裏出神，她支吾了幾句，便想回房，阿非不讓，她走那樣一回事。後來她回家的時節，便向她父親說明這事沒有把握，但她父親仍不死心，依舊叫她留心等機會，她也無非含糊答應。等到華嫂子前去求親，她父親想掘藏原是沒有把握的事，而女兒能嫁給一位富家子弟是現成的福氣，所以一口

應允。隨即過禮下定。賈芬於定親之後，便將這節事和警告訴了阿非。阿非倒很信爲眞實，叫了幾個家人，拿那地方的幾方石板一捆了起來，居然在當中的一塊的下面發現了兩個鐵子，可惜都已空了，顯見已被先下手的將寶物取去。不過還算運氣，在鐵子的旁邊拾到五粒大珠，大概是上回掘藏的人匆匆中所掉下的。阿非和賈芬以爲一番手脚總算沒有白費，也就很爲滿意，走去告訴斯施，斯施也無非笑笑，說他們沒有這大的福氣去享受這寶藏。斯施從太太死後，立定了主意，命阿非和賈芬在結婚之後就到英國去留學。對於自己的行止，也另有一番打算，所以在他倆草草結婚之後，便擇了一天叫齊了兒女親人，向他們說，太太已死，兒女婚嫁都已完畢，向平之願已了，所以他在阿非夫婦勸身之後，也就要出家雲遊。衆人聽了，自然苦苦勸他不要去，但他絲毫不爲所動，反說他早已存下這心，不過一向因各事纏繞，不便撤下了就走，現在諸事既了，不待何待。況且將來依舊打算回來的，不過像出一大遠門一般，大家何必過於着急。就將家事先行安排一番，將現錢留出三萬元，分給珊瑚、木蘭和英瑟每人一萬。其餘的財產都歸阿非和伯雅承受。阿非在英國的時候，一切事務由木蘭姊妹出面代表。伯雅在未成年以前，由珊瑚監護。木蘭不要現錢而要一所杭州餽子，以便將來如到杭州，也可以過日子。斯施也依了她，收回現款，拿杭州一所茶葉餽子贈給了

她。英瑟嫁的時候原先由斯施給她一所蘇州的餽子做陪嫁，因此姊妹二人在蘇杭各有一所餽子。斯施在阿非夫婦勸身之後竟改換了道家裝束飄然而去，不知所往。

智勇雙全

大家在討論狗。有一個人說，司密士曾有過一隻異常智警的獵狗。某夜，司密士的家裏着了火，情勢非常危急。司密士和他的妻子趕忙去救孩子，把孩子束住了就跑。可是天啊！還有一個孩子未曾帶出來。此時，那條狗跳了起來，衝進屋裏，不久，帶了那孩子出來了。每個人都已安全無恙。忽然羅佛又衝進了火焰。牠還要些什麼呢？沒有人知道。傾刻間出來了，皮毛已被火焰灼焦，帶着——你們猜是什麼？是一塊溼毛巾，裏面裹着保險公司的保險單。

關於『瞬息京華』

周黎庵

林語堂致本文作者函

兄讀貳回文及

兄長函快甚故聊書數行以通闊懷年前有一函致

不見復弟亦忙遂不

再通音問住址恐難不住故請兄將此函轉寄弟

著小說女主人翁姚木蘭半似陳芸半似史湘雲頗可謂

理想中女子內又有姚莫愁頗似寶釵其他尚有一批闊閣佳人若董寶芬、舒暗香、謝珊瑚、馮紅玉、錢桂姐、

孫曼娘、牛素雲、牛黛雲、華大嫂、丫頭亦有一打人物八九十名起庚子止大戰有儒有道有軍閥汚史「白

麵女王」漢奸走狗革命青年色色俱全願告

傅增湘及夫人皆已插入而辜鴻銘、林琴南、齊白石亦

出入其中五卅一段頗與現代評論派過不去大戰現已入對方推答第三者時期日可東觀弟明春擬拿

眷回國入內地或去四川大杰、伯行近况如何請代問候讀宇宙風頗伎舊癢復發甚望回國再度編輯生

活專此卽頌著祺

年 月 日

弟
語堂

一 故事略述

「瞬息京華」分三大部：(一)道家的女兒，(二)園中的悲劇，(三)秋日之歌。

故事開始於一九〇〇年(庚子)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有斯施者，原籍杭州，寄寓燕都，其先人以運茶販藥致富，少年偶儻名場，數經挫折，中年乃遁於道，酷好南華之言。娶馮氏，生子女各兩，長子曰禮仁(Tijen)，次女曰木蘭(Mulan)，次女曰莫愁(Mochow)，再次子曰阿非(Afei)，又以友人之女謝珊瑚(Coral)爲養女。斯施既入於道，不治生產，以其業授內弟馮治施，治施有女曰紅玉(Redjade)，與姚氏同居。

拳亂既作，京師囂然，斯施遂攜眷南行，中途失其女木蘭，遍索不得，悄然歸南。木蘭被掠於拳匪，將受販賣之厄，幸有泰安會文樸者，素與斯施相交，且曾見木蘭，既於通衢見斯施尋女之告白，飭人求得之，木蘭乃隨之至泰安。

文樸服官多年，頗見重於襄項城，其家上有老母，妻劉氏，生三子，長平亞(Pinya)，次靖亞(Chinya)，幼與亞(Sunya)，妾錢桂姐(Cassia)，誕兩女，愛蓮與麗蓮(Alien, Lilien) 會母氏孫，有姪孫女曰曼娘(Mannia)，家貧而慧，幼論婚於平亞，時來會府，甚與木蘭善，結爲異姓姊妹。木蘭幼受父教，異於常兒，雖工女紅烹飪，而未嘗纏足，其妹莫愁亦然。蓋斯施酷嗜莊子，信任自然，行事常與儒宗左而適與當時流入中土之西洋文明合也。

斯施既復得木蘭，驚喜異常，兩姓往來，幾如通家。會氏既以之爲養女，復思以爲媳，姚氏亦思非以女嬪會氏，殆無足爲報矣。

平亞忽病，思曼娘甚，家人習於「冲喜」之說，遂電召孫氏母女由泰來京，就病榻成禮，不料竟以之死，平亞而曼娘猶處子也。乃毀容守節，育族兒阿蘇(Asuan)爲養子，誓不貳志。

在婚禮中，木蘭得識牛氏一家。牛氏者，本山東巨商。

夫名斯道，以娶妻得爲大學士黃中堂連，由捐班仕至戶部（度支部）尙書，妻馬氏，號馬大娘（Grand-mother Horse），假夫之勢經營商業，遂有財神之號，有兩子一女，女名素雲，牛氏以曾氏門第清華，思以素雲嫁瑞亞，遂訂盟焉。

帶

體仁者，生長膏綺，綽有其父少時風，舉家憎之，其母溺愛不明，斯庵莫能規也。與其婢銀簾（Silver Screen）嫻，其母恐敗壞門風，思有以間之。

會有蜀人傅憎湘者，字源叔，以新學爲當時俊彥，與斯庵善，因源叔而得識孔氏母子。孔亦蜀人，名立夫，父官京師，死無餘貲，母子與妹相依爲命，就居四川會館，勤讀苦給，源叔敬而善視之。斯庵亦深欽其人，視如子姪行。木蘭更與之一見如故，雖所談無非學問，而一縷芳心，已深印立夫其人矣。

傅氏夫婦方以倡導西學爲己任，乃力勸體仁負笈英倫，其母雖依依，然以能聞銀簾故，亦允其行，體仁不能逆衆意，亦慷慨請行，惟以須留銀簾勿遣爲要挾，母允之。

而始行。然至香港，忽易初衷，竟逗留南國，不復西行；而母者，則日思去子之所愛，追銀簾他適。

銀簾者，甬人也，有海東人之慳悍風，堅與之抗，不稍屈；終乃攬體仁之犬潛逃，居於一華大嫂家，以待其所愛之歸。華大嫂者，本女伶，奇女子也，能出奇計，爲銀簾策劃至妥；而體仁果歸來，盡棄其所學而就商，潛與銀簾同居於華寓，人不知。未幾銀簾誕一兒，名寶亞（Boy），其事始洩。體仁母猶怒銀簾，強奪之歸，銀簾自經死。不久體仁亦以戀一名妓墜馬死，而華大嫂以體仁所與設一古董肆，稱素封焉。寶亞遂歸謝珊瑚，撫爲己子，蓋珊瑚曾嫁而寡，且無子女者也。

木蘭雖心戀立夫，而成約在先，不得不嫁與亞，莫愁則配立夫。曾氏，大家庭也，文樸爲一純粹儒教傳統之人，官至八座，鼎革後即不復出仕，家園之樂，融融洩洩，其不滿者，爲其次媳素雲，素雲出自貧累之家，行事驕縱，既失歡於翁姑，亦不得於丈夫如璧。其時牛既失勢，馬亦伏櫪，而其兄瓊玉（Huayun）者，奔走政客軍人之門，卑污

靡所不用其極。素雲與其妾鶯鶯 (Inging) 交，亦同污合流，爲曾氏門楣污，文樸、靖亞皆怒，遂告脫輻。時有女子舒暗香 (Dimirarance) 曾與木蘭同囚於拳匪之亂，至是爲木蘭婢，靖亞愛之，遂以之爲妻。

鼎革以還，滿洲王公咸趨窮途，斯庵既以其贊助革命之成，復出餘財購得某貝子花園，以爲晚年憩息之所，此園極天花木，饒有紅樓大觀之致，親戚友好，時來遊息，其內弟馮氏，亦家於此。

紅玉者，稟質孱弱，酷喜詩詞小說，對花生愁，對月感懷，一標準病美人也，其年與斯庵次子阿非相若，愛戀已久，即兩人家長，亦以爲佳耦天生，不須媒妁。且斯庵篤信自由戀愛之說，故不爲之訂婚，而紅玉心疑不已，以爲不能與阿非結合也，因屢病，病而屢誤訂婚之期。時有滿洲女子董寶芬 (Drafter)，其父本爲華胄，知貝子花園有藏書，使人偵之，故使寶芬入爲阿非之母婢。寶芬風姿綽約，阿非一見鍾情。紅玉多疑善猜，時恐奪愛，弓杯蛇影，竟至絕粒。既閉戶以拒愛，復焚稿以示絕，一夕投園中湖水

而死。此所謂 Tragedy in the Garden (園中之悲劇) 也。

然阿非與寶芬却依紅玉遺命結爲夫妻，婚後同赴英倫，其時阿非之母已死，蓋彼自死銀簾后，自疚於心，當覺銀簾來索命，遂病瘖不言，至紅玉投湖後，亦受驚而亡。斯庵既喪偶，復見兒婚女嫁，世事已大了，乃擺脫諸務，與兒女別，雲遊天下，云十年後再歸來，其時蓋已一九二七大革命之前夕矣。

時安福系政客秉政，政治暗無天日，立夫自婚後即負笈東渡，以求深造，歸國任大學教授，雖所習爲生物學，而於文學哲學金石學均有深造。文學革命之時，錢玄同陳獨秀胡適之諸氏高揭叛旗，立夫爲一個人主義者，雖不參身其間，竊同情於彼等，乃以其備婦陳媪及其子陳三之事爲背景，試撰一小說描寫內戰之慘，母子離別之苦，竟大獲成功，立夫遂以撰述小說爲副業，時與「現代評論」派諸「君子」筆戰，復爲文諷刺環玉兄妹奔走政客軍人之醜態，轟動一時，此靖亞與素雲脫輻之所由

來也。後奉軍入關，環玉亦與狗肉將軍俱來。遂挾嫌指立夫爲共黨而入獄，幸傅源叔救之得不死。木蘭聞之，肝腸俱摧，脫耳簪濟之不足，復輕身赴京畿警備司令部面謁直系司令，（時奉直共治北京）爲立夫請命，立夫竟得釋，而與亞以此疑木蘭矣。

木蘭自婚與亞，育二女一子，長女死於三一八天安門之難，立夫救之不得反跛其足。或曰木蘭之救立夫，報亞女之惠也，乃不知木蘭愛立夫之深之言耳。

木蘭自何明之痛，深厭北京之煩囂，亟思南遷杭州，得爲農婦相夫育兒以沒世，以姑老未能適願。立夫既出獄，知北京不可居，乃挈莫愁南遷蘇州，姑死，木蘭亦閣家迂杭州，於城隍山擇一茅舍居焉。時斯庵已倦游歸來，年七十餘，強健逾昔，言十年之中，遍歷宇內名山大川，深遂其出世探求自然之願。木蘭乃要其父共居於西子湖畔，已則辦除鉛華，作農婦裝，一過其理想之生活。但與亞性喜繁華，不樂隱居生涯，私與一美術學校學生曹麗華（Lihua）戀，木蘭思得之爲夫子妾，而麗華不願，遂由斯

庵父女施巧計，使與亞憬然知悟，斬斷情絲，而木蘭亦稍修飾，不敢放恣已意矣。

阿非與寶芬留英回來，任事於禁煙總局。立夫則得與援，出任爲監察委員，遇事敢言，綽有樹繼盛風，蓋其母爲樹山先生後人也。時東北既陷，華北亦非樂土，走私販土，猖獗一時，阿非既任事於北平，立夫亦以調查走私赴平，更有立夫之妹環兒（Huar-eh）之夫陳三（即陳媽之子）亦任事於禁煙總局，曼娘之子阿蘇則任職於海關，亦致力於肅清走私事務。

其時製造白麵大本營設於天津租界，主其事者即牛素雲，有「白麵女王」之號，實則暗底牽線大有人在，素雲乃其傀儡耳。某次，素雲在北平被阿非所捕，依法當須執行槍決。時斯庵尙未死，在彌留狀態中，爲素雲進一言，遂使其頓悟前非，阿非乃釋之。

七七事變爆發，素雲反爲我所用，洩露情報甚多，遂有天津保安隊激戰之事，然素雲竟因事洩死之，其異母妹黛雲（Taiyun），迥異其姊前之所爲，亦參與反間諜

之工作，復與陳三謀死其兄璣，王於北平，然中副中，僅死其妻鶯鶯，黛與陳三遂參加遊擊戰於華北。

阿蘇娶其母曼娘，其妻子逃北平，近郊均慘遭姦掠，曼娘不堪污辱，自經死，阿蘇家破人亡，亦與陳三等同行。立夫與莫愁隨政府西遷，坤亞、暗香、阿非、寶芬等則留於上海，立夫之子小虎（Hiaodun），木蘭之子阿通（Atung）則於八一三時投軍於上海，惟木蘭與興亞及一女阿美（Amei）於杭州陷時尚未他遷，備受污辱，乃知杭州不可居，闔家西遷。在途中木蘭收養不少幼孩，復遇大羣難民於天台山畔，齊聲高唱收復失地之歌，共向廣大之內地前進，本書之故事，於是而告結束。

一 書之評論

「瞬息京華」都五十餘萬言，在量言，已無疑為一部巨著，茲先所欲探討者，乃作者的思想及其著書的淵源。

大抵寫中國的長篇小說，不外以三部著作為標準。

描寫都市資產階級的劇烈變動為背景者，可以茅盾的「子夜」為代表，描寫農民生活者，究尚以賽珍珠所著之「大地」（Good Earth）為第一，而描寫大家庭生活及青年男女戀愛之故事者，在今日，尚無人能超越曹雪芹之範圍。例如中國最成功的長篇小說家巴金的作品「春」和「家」等，我們所見的大家庭場面，還是「紅樓夢」所有的。但巴金之所以異於一般庸劣的作家者，便是能把新穎的思想，純熟的技巧，輸入「紅樓夢」中，使其成為嶄新的時代作品。故我們批評巴金的小說，可以用下列的公式：

巴金體小說（春或家）＝紅樓夢＋革命

林語堂呢，他著述長篇小說是處女作品，當然我們不能有過高的期望。正和我們不能認巴金為中國小說別創一格的宗師一樣，林語堂的作品也不能在中國小說史上開一紀元，顯然地，他既不能在中國小說中別創一種格調，也不能從西洋小說中取來開闢中國新的園地。他和巴金一樣，同是屬於曹雪芹筆下的，但自然也有

異於一般庸劣的作家，他也必定有新鮮的事物，輸入「紅樓夢」中，我們可以下列公式來表示：

英譯譯湘談之夢(彌雲其舞) || 西譯譯十部山十片言

這裏的「其他」，包括林語堂受影響甚深的幾部中國書籍，且待以後引證，先說「紅樓夢」。

據林如斯的書評，說作者本有翻譯「紅樓夢」的念頭，後以「非其時也」，乃退而著成此書。於此可見作者對於「紅樓夢」的熱衷。翻譯「紅樓夢」是極艱難的工作，困難十倍於著成一部「瞬息京華」，而且不會討好。作者放棄翻譯而致力於著作，這是聰敏的，於此可見作者雖不翻譯「紅樓夢」，却有現代事實寫成一部新的「紅樓夢」的企圖，則「紅樓夢」和「瞬息京華」的關係，便可很了然了。

「瞬息京華」中，除却結尾外，所描寫的差不多都是紅樓的事，但却很明白的表示出是近四十年來的事，而於人物的性格，也都用了紅樓的人物，所缺少的是寶玉不曾出現。本書的主角姚木蘭，據作者自言，半似陳芸，

半似史湘雲，莫愁則似寶釵。多愁善感的馮紅玉，幾乎全是林黛玉的化身，孫曼娘則酷似迎春，錢桂姐的聲音笑貌，直如王熙鳳（但作者描寫桂姐是大大失敗的，僅寫了鳳姐的聲音笑談，畢竟桂姐不是鳳姐的性格。）

作者搬演了「金陵十二釵」還不够，竟使姚斯庵購進了貝子花園，以便金釵們住在「大觀園」中，這一來更合成了「紅樓夢」的場面。其他「紅樓夢」作者所慣用的擊鼓傳花酒令，亭榭台閣的對聯詩句，王鳳姐趕着賈母叫「老祖宗」，林黛玉焚稿，紫鵑的怨恨寶玉，幾乎都被作者偷了去，放在「瞬息京華」之中。至於作者為什麼如此，只因此書是給西洋人看的；西洋人未必看過 Red Chamber's Dream，和給中國人看的有些不同，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諒解。

正和巴金長篇小說中有革命一樣，林語堂的「瞬息京華」中便有了莊子，以莊子入小說，這才是林語堂的獨創，以前人絕不會有過。「瞬息京華」的成功或失敗，全不干「紅樓夢」的事情，而繫於莊子身上。「紅樓

「夢」是軀幹，是外套，而莊子才是全書的血肉和全書精神之所寄。林語堂很巧妙的在每一部書上引上一段莊子，藉以告訴每一部書所寫的大旨，我可以把牠們還原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柱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大宗師：道家的女兒。）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齊物論：園中的悲劇。）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知北遊：秋日之歌。）

恕我不能詳解，明眼人和善讀莊子者當能嚼作者的意。書中唯一的道家主角，便是姚斯庵，他善讀莊子，一生都受南華的影響，因此便使我們書中的主角姚木蘭成了奇女子。我們當然知道，所謂道家者，並不是張道陵傳統的道士法官一脈，而是直接淵源於莊列的，作者

把道家 and 時代聯繫起來最好的一個解釋便是道家能接受西洋文明，因爲道家主張自然，不似儒家的頑固和祖先崇拜。故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儒家正在掙扎於西洋文化侵入的時候，道家的姚斯庵便很自然的接受了他們。他教授女兒書畫，唱戲，不纏足，准其入學校，許她們自由戀愛，造成木蘭這種奇女子；到中年，他會援助革命，到老年他肯放棄百萬家財和惹大花園，隻身出外雲遊他的行爲和言論，簡直是個半仙。在一九〇〇至今日，我們有過這樣的人物嗎？我不敢一定說沒有，不過這是作者理想的人物，和實際人物相去甚遠。若說老維新黨中或許有姚斯庵的一鱗一爪，但決不能如此完全，據我們所知的，例如書中的寫實人物傅源叔（近方在北平爲吳佩孚點主），那是有的，但作者却把那般老維新黨渲染得更出奇入化了。

「瞬息京華」除時代背境外，人物事蹟，全根據作者的理想（但其中有真名可稽者，如傅源叔，辜鴻銘，齊白石，林琴南以及五四諸君子，自當例外。）作者本不會

掘出什麼寫實主義的大蠱，我們定要用某一種文學批評的尺度來衡量他，那是錯在我們的。

父既是個道家，木蘭亦深受莊列思想的渲染，書中男主角孔立夫，因幼受斯庵教誨，也和他們合流，他們三人行事和談吐，極力發揮道家的思想。道家是個人主義的，於是立夫和木蘭均成爲個人主義者；直到了全民族抗戰的發動，兩人才投入羣衆的抱懷。這是時代鞭策着作者如此寫，週非作者自己筆鋒之所及，明眼人必可看到這一點。

「瞬息京華」以「紅樓」爲骨幹，以莊子爲血肉之不足，又輔以許多其他中國人的思想，這便是作者自謂木蘭乃由史湘雲及陳芸拼合而成。作者數年前曾翻譯過「浮生六記」，書中女主角芸娘便是他理想中的女子。木蘭這個人，當然也不是寫實的，而是由曹雪芹、沈三白以及許多明人筆下的人物，經過林語堂的思濾，再滲入他自己對於理想女子的想像，然後拼成了一個木蘭。例如她健談，這是史湘雲；能勸生亞納美，便是芸娘。

者曾在其他文章中說過他理想中的女子，乃是她丈夫的朋友在其家客廳中睡熟而她能以輕毯加之者，木蘭對立夫便是這樣的風致。

其他書籍如明人屠隆（赤水）的冥寥子遊，迦斯庵的雲遊，便是屠緯真的化身。如此的很多，恕我不能一一贅引。

把林語堂在國外所發表的三本著作作一總檢討，可以說是三位一體，三本書的思想都是一致的。我們可以說「瞬息京華」並不是一本小說，而是把「我國與我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和「生活的藝術」（Importance of Living）兩書的散文，改用人物的口中說出而已。於此可見「瞬息京華」中主角們驚人的吐談，實是沈三白、屠赤水、袁中郎、鄭板橋、袁子材、李笠翁等的意見之揉合，而林語堂自己的言行也佔了一份子。

就我私衷說，這本書並不能算一部偉大的作品，因爲這是林語堂個人主義的產物。而林語堂也不能稱爲

偉大的人物，正和中國文學史上，沈三白、屠赤水之流，不能稱爲偉大一樣；但不失爲一部佳構。八百餘面的巨製，能使讀者破費了三四夜的工夫，把它一口氣讀完，不肯中途而廢，這是林語堂的魔力，這種魔力，在中國近代小說家中便是少有。

就書的年代言，四十年的期間，似乎予作者許多吃力的地方，因爲近四十年來，實是一個多變的時代，要把主要的潮流和變遷都吸進小說中而反映出來，實是一件艱難的工作，但作者却很愉快的勝任了。除却「道家的女兒」一節太忽略時代背景（幾乎有二百面不會提起清末的情形，康梁的維新運動也不會着筆）外，其餘都能使讀者漸漸的感覺到接近現代，這是寫這樣的長篇難能可貴的事。

其他如作者寫遊記，亦極成功，原因是作者並不臨空揣摩，而都是身臨其境過的，如杭州、蘇州、天台、廬山、泰山等。作者在北平居住良久，對於北平的風物，也不會只從書本抄來，這也是作者謹慎而成功的地方。

三 書之價值

這裏所說書之價值者，乃這本書對於國家的價值。作者於扉頁上，寫着把此書紀念爲國族犧牲，爲子孫爭自由的將士，書的結尾便描寫這次神聖的戰爭。他告訴世界的讀者，中國民族雖然衰老，却於此有更生的機會。孫曼娘是書中個性最懦弱的人，頗似「紅樓夢」中的迎春，然而她也要高呼抗戰，木蘭雖是極端個人主義者，瀛戰發生後她極力勸阻兒子去從軍，但終於自己也投入羣衆的懷抱，向共同的目標進發。最後一幕，木蘭收養了四個難民的兒女，即是表示中華民族的更生，泰山頂上秦始皇的沒字碑雖然千年長存，而人却子子孫孫代序，和名碑同其壽命，此即莊子「化臭腐爲神奇，化神奇爲臭腐」的意思，所以象徵中華民族的復興。此書描寫戰爭一段，在藝術評價上雖是全書最拙劣的一部，但在宣傳價值上却比一般宣傳品高出萬倍。抗戰以來，國人皆病中國沒有好的國際宣傳，其原因即在於宣傳作品

太似傳單式，一味說中國好，人家怎樣不好，事實雖然靠得住，但其如人家不信任何？此書便沒有這種膚淺的毛病，他也寫自己國內軍閥反奸政客的無恥，也寫對方的兇暴殘忍，並不單說自己好，只給讀者一個比較的觀察，自然容易深入人心。讀了此書，我知道誰都會同情於中國的。假如此書銷行三十萬的話，每本有三個讀者，則林語堂已替中國拉攏一百萬國際友人了，其功勳不可謂不大。

四 書之錯謬

就我忽忽看過記憶所得，此書略有幾處小的錯誤，現在原文翻不着，便把他寫在下面，以求正於作者和讀者。「詩經」在「道家的女兒」中用了兩種不同的譯法，不知是什麼緣故。銀籬為寧波人，作者描寫其罵人，亦用寧波土語，中有「殺千刀」一語，乃蘇州人口吻，非寧波女人所有，作者為語言學者，不圖在此搆一小小的錯誤，還有是關於清末官制的，作者謂六部官吏中最大的

是「郎中」，次「待郎」云云，「郎中」當是「尙書」之誤，作者曾譯「郎中」（相當於今日之司長）為 Quartermaster，這是很有趣味的。其他如作者寫牛志道的履歷，謂他由捐班出身，官至戶部（度支部）尙書，殊不知清季捐粟捐官之風雖盛，捐班出身之官却從未有至尙書者，清季捐班出身之大吏，如張蔭桓，僅至侍郎，徐用儀雖至尙書，他却是捐班之後又應試中鄉試者，可說由捐班至尙書一個也不曾有過。作者描寫牛志道，是影射現代某一種官吏，不得不這樣寫法，我之所以吹毛求疵者，全由於我自己的歷史癖。這些小節和全書毫無什麼關係，趁談起便把它寫上了。

五 書的翻譯

「瞬息京華」自出版後，即暢銷一時，譯成各國文字者，已不在少數。據我所知，日譯本亦於一月份出版，分上下兩冊，先出上冊，售日圓四元。日文雜誌的廣告，蔡林語堂及其小說，為未來東亞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候補者，

也可見聲譽之隆重，至於中國文譯本，作者爲中國人，自不能馬虎從事，故出版之後，即商請現居南洋之郁達夫擔任譯事。林語堂並刊載廣告，勸告國內作家，勿輕予翻譯。我讀完全書，才知其故，這本書並不是隨便可以翻的，因爲此書用英文寫成，本是給外國人士看的，有許多中國話，用的是拼音，作者再用英語加以解釋，以加強中國情調，例如：

『了不得』傅先生說，『了不得』即了不得的意思。

這樣的文字直譯出來，豈不是對中國小學生班門弄斧嗎？所以這本書最好是由作者自己來用中文改寫，否則亦應請一位小說前輩如郁達夫者來從事，方不至於畫虎類犬哩。

世界最偉大的革命歌馬賽曲却是偶然間產生的

一夜天才

馬剛

篇名·Genius for a Night

著者·Stefan Zweig

原書·Great Short Stories From Austria

出版·倫敦 Pallas Publishing

一七九二年法國國會爲和戰問題紛擾至三月之久。法國對於那皇帝國王們的聯合戰線，是應該進攻呢？還是應該退守？路易十六也不能決定。他知道革命運動勝利後的危險；但也知道革命運動失敗後的危險。各政黨之間也不能和衷共濟地來應付當前的時局。有的主戰，以爲藉此可以保持他們的權勢；有的主和，以爲藉此可以達到他們攫取統治權的目的。

局勢一天一天地緊張了，報紙的論調日見激烈。由於幻覺所生出各種激動民心的謠言，也日見增多。在這種局勢下，任何決定都足以安定人心的。四月二十日這

一天，法王終於對奧大利皇帝和普魯士王宣戰了。於是全國才感到普遍的滿足。

幾星期以來，巴黎人民的情緒緊張萬分；大家都感到壓迫和痛苦。靠近邊境的區域，情形更爲惡劣。尤其是阿爾撒斯；因爲大家都知道法德間如果發生戰事，第一次衝突必於此地發生，而敵軍現在已經集中於萊茵河對岸了。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宣戰的消息由巴黎傳到司特拉司堡，全市人民的命運就此決定了。

司特拉司堡的市長德特利是一位貴族。他也是當時法國貴族中的前進份子一樣，熱烈地擁護這次爭取

新自由的戰爭，他使宣戰的那一天在本市成爲一個盛大的歡宴日。他奔走於各會場之間，發表激勵人民熱情的演說；以酒食慰勞那些開往前線的兵士。當時並且在他寬敞的私邸設餞行宴，招待社會名流和重要的軍官們。這宴會上情緒的熱烈，竟好像是在慶祝勝利。報紙上，告白上，富有刺激性的詞句，又可在這裏聽到：『同胞們！武裝起來！勇往直前，去拯救我們的國家，那班頭戴王冕的暴君馬上就要發抖了。當勝利的旗幟展開的時候，就是我們三色旗飄揚全世界的日子。每個人都應當爲國家，爲國旗，爲自由而生存；也應當爲國家，爲國旗，爲自由而死。』

正在賓主酬答，履身交錯之中，德特利市長忽然憶及座中那位年青的工程隊長羅格在六個月以前，正是憲法頒佈的時候，曾寫過一首名「自由之歌」的短詩。會由團部軍樂隊長配上樂譜在廣場上奏演，並由合唱隊唱演過。於是他好像是對一位朋友有所要求的，非常地客氣問羅格，能不能藉這個機會給開往前線的軍

隊作一個進行曲，爲萊茵區的軍隊作一個戰歌。

對於如此高貴的一位長官的要求，羅格當然十分樂意地接受了，說要盡他所能的去試試看。這時又是一位貴賓立起來演說了。大家舉杯互祝，開懷暢飲。席間的談話好像是有着一股熱情的巨浪激盪其間。這宴會越到後來越感興奮。等到酒闌人散時，早已過了午夜了。

宴會散後，羅格回到他那樸素的小房間裏。精神非常興奮，心裏念着剛才曾答應市長，儘速爲萊茵區軍隊作一支進行曲，在房間裏不住的踱來踱去，思量如何下筆。這時他耳邊仍舊響着那些激昂的演詞，熱烈的祝語。他半意識地把這些呼叫照寫下來，作了開始的兩行。

現在再要找的是一個適合這些句子情緒的曲調。他取下提琴來試奏一下；不料剛一開始，就得到了一個十分適合的調子。於是他立刻繼續寫下去，煥發的精神更使他才思發越。

或許這時作出的並非他那「醒覺的自我」，而是那晚突然附到他身上的某種靈感。他寫詞畫譜的速度

更加快起來，好像旁邊有人在口述一樣。熱情與興奮使這位業餘作曲家的才能提高到他原來才能的千百倍以上。就在這一夜的工夫，把他造成了一個不朽的人物。街頭上偶然聽來的一言半語，報紙上偶然見到的片言隻字，都成了他的歌詞，作了他創作的題材；而使他的歌曲與所表現的情緒同垂不朽。天亮以前，這首永不被人忘却的歌曲已經完成；他也倦極，投身臥榻之上去尋好夢去了。

次日早上，教堂裏的晨鐘驚破了他的好夢。還在意識朦朧的時候，他就覺得似乎已經遭遇到一件可喜的事。起先他記不起是回什麼事，直到瞥見那攤在桌子上的歌譜，才記起昨夜的那樁工作。允許了別人的事竟能這麼快就辦妥了，他心裏也覺十分愉快。於是立刻帶了這首歌曲去見德特利市長。

德特利當即坐到鋼琴前，和着羅格的歌聲試奏了一遍。當夜並親自在客室中唱給幾位不期來訪的友人聽。在座的人聽了，都喝采不絕，一致讚揚作者的天才。但

是當日司特拉司堡市長私邸中的座客，絕無一人想到剛才所聽到的就是世界上一曲不朽的名歌。

數日後，有軍隊開赴前線時，就由軍樂隊奉市長的命令在廣場上奏演這支新的進行曲。又由部下的將官獻給路克納將軍，並由司特拉司堡的某出版家印刷發行。但在萊茵區的軍官們對這支特為他們製作的進行曲却很淡漠，從未令兵士們奏演過。

此後一二月間，這支萊茵軍歌已漸漸被人忘却。抄寫或印刷的歌譜被人隨便擱在書架上，或隨便授受。直到一天，在地中海岸邊的馬賽，『憲法之友』俱樂部設宴歡送一批往巴黎去的義勇兵。長長的餐桌旁圍坐著五百個穿著衛國軍新軍裝的熱血青年，他們的熱忱也正和二月前司特拉司堡人的熱忱一樣；但他們的情緒更為熱烈。因為這時敵軍已深入國境，自由已受威脅，革命運動也陷入危境了。

在席間，有一位蒙柏理大學醫科學生名叫米理爾的，突然站了起來。大家都以為他要發表一篇慷慨激昂

的演說了，但是他却舉起了右手唱了一個歌。這歌大家從未聽到過，開首的一句是：「起來！祖國的孩子們！」

這歌聲好像是一點火星落在在一桶炸藥上，這班青年是明天即須北上為自由而爭鬥，或者要為祖國而死的，都覺得這歌聲把他們內心的情感都表現了出來。於是全體都立起來，舉杯高呼：「同胞們！武裝起來！組成堅強的隊伍！」

路上的行人聽見如此熱烈的歡呼，也進來加入同唱。次日，千萬人的喉頭發出了這同一的歌聲。歌譜也馬上印行起來。七月二日，這五百義勇兵出發的時候，每個人都帶了一份。他們不知道這曲是為萊茵區軍隊而作，也不知作者何人。他們把牠當着自己的軍歌，叫做馬賽進行曲。

這五百個馬賽人到達巴黎時，同聲唱着這支曲。聽見的人都大受感動。大家都驚奇這馬賽曲的壯麗，說這歌聲如同雄壯的軍號聲一樣，今聞者竦然。兩三小時後，這歌聲就傳遍了巴黎的各街道。這次革命運動已經發

出了牠的呼聲，已經找到一個恰當的歌曲了。

於是馬賽曲的勢力竟如山移海倒，無可抵抗。宴會上，戲院中，俱樂部中到處都可以聽到。在教堂中，先是在頌聖詩之後，必唱馬賽曲，後來簡直代替了頌聖詩，兩天以後，法國都在唱着這個歌了。沒有一次宴會，沒有一次戰役不聽到這歌聲的。

這好像是「生命的諷刺」。馬賽曲雖然轟動全國，但他的作者却默默無聞。無數量的歌譜上既未印上他的姓名，更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位羅格隊長。這極大的榮譽好像只止於歌曲的本身，而與作者無份。要不是爲了另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恐怕他將完全被人忘却了。一如歷史上慣見的矛盾一樣，他雖是一位革命的歌曲作者，本身却不是一位革命家。

雖然他藉那首馬賽曲刺激了人民的革命情緒，其效力較任何人的努力爲大；但如果有能力，他一定遏止了這革命運動的進行。他拒絕宣誓效忠共和國，寧願辭職，而不願爲過激黨人服務。（下接四五四頁）。

一夜醒來，君主已易人。

拿破崙的重返巴黎

汪德餘

書名：The Hundred Days

作者：Philip Guedalla

出版：紐約 Putnam's Sons

一個靜穆的夜晚，埠頭上擠滿了人，都在引領企望，人羣後的整個城鎮裏，也有着成千成萬的民衆，在倚窗遙眺。岸上的鐘，打了十二下，一陣風在黑暗中從南方吹來。白色的帆，顫顫抖動之後，一個小小的艦隊，便靜靜地駛向黑夜中去。在春天皎潔的月光下，這艦隊後面的小島，名叫厄爾巴，當天夜晚，也便是一八一五年的二月廿六日，當時岸上的羣衆，眼看着那張開的帆蓬在天光下閃着白色，而桅頭上一點移動的光，也逐漸向夜色中模糊淡去。拿破崙這次又重返法國了。

翌日下午，一隻法國巡洋艦，被拿氏那種假裝的神

情的蒙蔽，不加查問就放了他過去。因為整個和平的世界，既已盡力想把拿破崙忘去，在一隻十六尊炮的兵艦上，他們是萬萬想不到竟會碰到這個怪傑的。

世界和平，保持了一年後，歐洲正在着手整理其革命戰爭後所致的紊亂情勢。外交界當時正爲這個任務在大用心力，而維也納所起草的議定書，也深可沒驕，其中細則之一，便是處置拿破崙問題。爲謀取安全的保障起見，當時所需要的，是在整個歐洲與這個窮兵黷武的怪傑之間，隔以一條大海；因此聯軍方面在襄議之下，便決定將拿氏放逐至厄爾巴島，同時賜以該島君主的頭

衛，以示優異。

一八一四年安靜的歲月，緩緩地過去。這個島國對於拿氏，似乎相當地適宜。最先，他用着非常澈底的精力，開發這個新的領域，以一個矮矮的身材，在地中海的日光下，毫無限制地飛馳前進。繼之，他便開始組織，由一個小型的軍政部，掌握他軍隊的全權；並將海岸線的防務，於勘察後，力加強化；而公共工作的計劃，也在部分地估計後，予以核准。他的冗繁的心神，解決了每一個難題，而決斷的清明，仍一如舊日。他從前那種調兵遣將，張勢滅國的集中目標，現在却改變了方向，一切精力，却專向舊冰箱的寶寶，或是腳夫肩章的式樣等這一方面，經營打算。如此努力的結果，拿氏在厄爾巴島上產生了一種非常可驚的行政機構，使這個荒僻的小島，第一次感受到法治的樂趣。而島上一般大為驚訝的居民，也便第一次開始了他們聞所未聞的掃街工作，在外交上，厄爾巴島又向附近三個意屬的埠頭派出了領事三人，因此在外交商議時，便增加了不少地位。此外，一個小型的皇室，又

滿足了拿氏貴族的天性，而厄爾巴島的婦女們，也開始在晚宴時，做學朝廷命婦的禮節，祇是舉動比較生硬而已。

從一切地方看來，拿破崙好像已經把過去忘懷了。但是那種貴族色彩的動作，忽然又遭到了廢止，因為拿氏覺得其中滑稽的成分，未免太多；因此在一八一四年的年終，正式下令，着將荒謬的「厄爾巴君主國」的名義，予以廢除，不准再引為公文詞句。此後，他在島上態度逐漸不耐起來，對外來的賓客（自拿氏放逐以來，厄爾巴島已幾乎與山陰道無異）也常常發問探聽世界的情勢。至一八一五年二月，拿氏部下某人，從法國帶來了一個消息，謂法人態度日形暴亂，北部駐軍亦密謀叛反，企圖推翻路易十八。拿氏一聞此訊，認為時機已至，立命其島國的艦隊，昇火待發。在隨後的一個星期中，殷康斯登號大艦，暨其他小艦六艘，都裝配就緒，準備載同士兵千人，渡海返法。這時候，天助其成，聯軍監督多人，全部留處大陸，使拿氏毫無顧忌之必要，因此在上述星期日

那天的午夜，這個不平凡的使團，便由海啓程了。

翌日，海上的氣候，非常晴朗，太陽高懸空中，金光四射，微風陣陣吹來，也爽人肺腑。拿氏素以日光爲個人的福澤，因此對於這種大好的氣候，認爲無異是一種「祥兆」。當時他感情奮激，眼淚幾乎奪眶而出，對於此行的目的地，似乎已經不復再有神祕的感覺了。他們準備在遼然不備的情勢下，佔領法國。這個偉業雖然缺乏先例，然而卻懷有一個勇敢的創始力量，因此拿氏對他的禁衛軍保證，此行決不失敗。隨手他拿出了三張宣言。其一是對法國民眾而發，內謂由於奸人背國的結果，使勝利在即的軍事情勢忽然遭到了摧殘，余憂憤鬱結，不得不順勢退處孤島，但經過相當間隔後，仍然還聽得法國子民的哭喊，因此爲順應法民對賢明政府的企望，並使法國一變頹勢而重整國事起見，余今跨海返法，再度掌權，誓以全力反抗其仇寇，廢除其遺留之封建制度，並消滅其少數反動分子。其餘兩紙是假皇家禁衛軍的名義而發，意在召回原有已經退伍之士兵。宣言備就後，全部禁

衛軍便列隊在拿氏艙中，將姓名逐一簽署於叛亂宣言之上。從這一天起，拿氏又恢復了他貴族式的習慣，開始頒給獎章。結果差不多每個士兵，都得到榮譽章一枚。

三月一日早晨，拿氏的艦隊，將封鎖線破壞後，便又重新聚集一起，這時候，法國的海岸線，即已遙遙在望。於是拿氏便佩上了三色的帽章，直立在甲板之上；當法國的國旗，昇上桅桿時，船上的士兵，發出了雷轟似的歡呼。當天下午爲離島後第三日——他們便從安的勒斯與坎內斯間的約安灣靠岸，而整個小小的軍隊，也就開始登陸。他們潛逃的訊息，事先如果經人洩漏，拿氏勢將淪爲亡命之徒，而四處受人追逐，但是事實上，他們這一次的行動却非常秘密。

所以，當全世界一無防備地在安然做事時，往安的勒斯去的路旁樹林裏，却坐着一個肩膀很寬而穿着大衣的人。這天晚上，氣候清寒，拿氏靜靜地坐着，等候消息。這時候他手下，所擁，祇有一千名士兵和三張宣言，由此薄弱的兵力而要佔領昇平時代的法國，顯然是件極需

審慎的事，因此他事先派出兩個部隊，從事勘察。其一逐漸消失於通至安的勃斯之路；其二則向坎內斯進發。拿氏於是確切下令：「記住！不准開放一鎗。我要不流滴血而奪回法國的皇冠。」

不久以後，突然有人來報信，謂其部下已在安的勃斯被捕，同時獻計進襲該鎮，企圖挽回，但拿氏不准。他深知當時一刻千金不容虛擲。如果其部下目前確已被捕，則其本人潛逃的消息，也一定洩漏無遺。在如此危急的情勢之下，祇有一法，可資補救，就是先發制人，務須乘早在當權得悉之前，有所動作。

當時拿氏的軍隊確是一個奇形怪狀的行列——身材高大的禁衛軍，戴着熊皮帽，蹣跚而前；一排驢子，背着拿氏的金塊，蹣跚以行，而騎兵也下了騎，驅馬前進。這時候，兩旁不再有歡呼的羣衆，而在頭三天裏，拿氏却補充了四次新兵。但是向北再趕一程後，情勢突然轉好了。這顯然表示拿氏的宣言，已經獲得了反響；因為凝視的羣衆，開始夾道歡呼，而義勇新軍，也越增越多了。

有一次，他們走到一個轉角的處所，發現有一團守兵橫貫在路中。當時所處的地位，異常困難，因此情勢不容許他們不與守兵遭遇。於此危急之際，祇見拿氏短短的身材，從他的禁衛軍中現出，緩緩向守兵走去。那團長一見拿氏，好像發瘋一樣，急忙大聲發令，叫道：「在這裏了放鎗！」但繼之却並無發鎗的聲音。

「第五團諸位將士！」一個平穩的聲音說道：「我是你們的君主，請你們認明。」這時候仍舊沒有反應，於是拿氏再走進一步，一面脫了大衣，繼續說：

「你們中間，如果有人要殺他的君主，那末我就在這裏。」

隨後祇是一個沉默，再後却是聲歡呼：「拿破崙萬歲，」守兵們散了隊伍，熱烈地叫喊，一面走近來觸摸拿氏的劍，拿氏的衣，或竟是拿氏的靴。這個試驗過去後，事實顯明地表示，路易十八的軍隊，已經歸向拿破崙了。

當拿氏潛逃的消息，傳抵維也納時，大陸上的各個統治者，仍舊在集會之中（拿氏整個偉業的失錯，恐怕

就是因爲他，安信各國集會已經閉會之故。由於深懼拿破侖的「擾亂而革命性的計劃」，因此在在一小時之內，即相率決定，再度進兵法國。英國政府，不計戰債之能否得到償還，竟自願在戰爭期間，每月資助聯軍英金五萬鎊，列強聞此，一致同意，接受此項鉅款。一時爲保障世界和平而簽字者，計有俄，奧，普，法，西，葡，牙，及瑞典等國，皆巖然公認拿破侖爲世界公敵，相率予以撲滅；同時誓以全力保衛世界，勿使發生戰事或革命。這時候，歐洲每一尊炮，都對準了同一個目標；而法國著名政治家塔力鐸的外交也盡力促使此次戰事單純地反對拿破侖一人，而與整個法國無關。

但是情勢雖然如此，整個法國却顯出一種甘願做錯的傾向，而繼續擁護拿破侖。當時拿破侖正向北行進，所率兵士已達一四萬名左右。在法國的第一個星期裏，他的旅程無異是個天堂的蒙面跳舞會。拿破侖以一個演員的地位，帶着一批不甚可靠的班底，却向羣衆充分地介紹了他自己。經過格勒諾布爾一地以後，他的部

下已變成了正式的皇軍行列，而在里昂，士兵們又都拿着火把穿過那擁擠而歡呼着的街道。直到三月十八日，拿破侖率衆已經在路上走了十七天之久，其後他的行列所過，碰到的都是些歡呼着的羣衆，致敬而來的代表團，三色旗，儀仗兵，以及一切與革命式措辭不很相配的皇家儀式等。當拿破侖狂熱的行列，充塞了道上而準備開往巴黎時，一羣歌功頌德的村民，靠着拿破侖的馬車，跟着前進，整個的鄉村，也都熱烈地予以歡迎。

至於在巴黎，全城都在紊亂之中，曠野的思想，到處都是，有的建議在都拉果宮前設建堡壘；有的却要路易十八乘着無蓬馬車，由全體立法官員相伴，出宮與居心叛黨的拿破侖親自相見，同時信賴羣衆的能力，能以公意而鎮壓叛徒，但是一般人的見解，則可以由某幽默家來作爲代表，當時他一聲不響，却在梵同酒舍的柵欄上，貼了一張告示，上面寫道：「拿破侖致路易十八書：『賢弟如握，此處兵士，已經足夠，請勿再事遣派爲要。』」

此後，巴黎城中的人口，逐漸稀少起來。沿着大道的

商家也一一把法王路易的皇族標幟卸下，謹慎地易以拿氏蜜蜂和鷹的標記。至於當地的軍隊，也不再隱瞞其對拿氏的同情了。在星期日夜晚，拿破崙離城祇五十哩之遙，因此當朝大臣，整日忙於整理行裝，而在未到午夜之前，都拉累宮附近，已經備就了一列馬車，專候路易十八，出亡，其後不久，海王出宮，空氣寂靜非常，四周的陪臣，在慘傷的目光下，眼看着這個腫的君主，爬上了車座，折向大路而去。

翌日夜晚一時左右，一列歡呼着的騎兵，擁着一輛馬車，昂然進城。在人聲鼎沸中，一羣士兵揹起了一個人，擁護着經過庭院，這就是拿破崙。當時他眼睛閉着，脣角帶着埃及式的微笑，任這些瘋狂似的崇拜者，像一個偶像似的，把他擁進了都拉累宮。

宮門一關，羣衆的歡呼聲也便被斷。拿氏於是立即着手派遣大臣李爾，被任爲警務總督，很驕傲地接受了，一面便回說：「遂於明日接事，」但拿氏却簡短地命令他：

「你今晚就去吧。」

皇宮之外的方場上，一片寂靜。各處都有士兵，被派守夜，騎兵的馬，繫上了柵桿，而精力疲憊的騎兵們也穿着大衣，就地睡着。計拿氏自厄爾巴島逃出，踏上法境土地之日起，至今剛爲三星期，而整個的法國，一覺醒來，却不知已經換了君主了。至於前朝皇室的餘生，這時候却困苦地冒着大雨，在法國的北部，亡命逃竄。

(下期有「滑鐵盧之戰」接續本文。)

戰場趣聞

在戰場上用一根火柴點點三枝煙捲，是被認爲是不祥的事。其出典來自「包爾戰爭。」緣有某夜敵方射擊手遙見某距離內有火柴光發現，當予注意，當這根火柴梗遞給另一人時，敵人已把鎗杆描準，等到傳遞到第三人時，子彈就向火光處飛來，倒斃的是第三人，做了替死鬼了。

我們全是主子手裏可憐的窮鬼，我們什麼也沒有得着遺留下來的只是仇恨。

進 攻

Invasion

聶森節譯

Maxence Van der Meersch 原著
The Viking Press

這本書，獲得一九三六年康柯爾小說獎金，裏面所描寫的是第一次歐洲大戰時，法國鄰近比利時疆界幾個淪陷區域內，五十六個男女及小孩各種生活情形的一瞥，將人類的天性，在不能容忍的壓迫之下，赤裸裸地表現出來。這本書沒有主題，但所選擇的材料，仍舊引到一個中心思想。下面是本書的節譯描寫侵略者的兇暴，及被蹂躪者的掙扎，令人不忍卒讀。譯者譯畢不禁慨然——譯者註。

在法國候雷門有一家姓孫內弗利爾的，他們所受的痛苦，與其他農夫們所享受的興盛，恰成了一個對比。這家家老是個卑鄙的泥水匠，他發現了一個被人忽略

了的致富的財源，一座鉛石鑛穴。這座鑛穴出產的石灰，在法國革命的時候，曾被用為建築炮壘的材料，他把這座鑛穴買下來，經之營之，後來，他聽到了許多關於這座

鑛穴的不吉利的傳說，他就放棄了它，這座鑛穴也就變成了個深深的池沼。他用自己的勞力造了一座茅舍和一個磚砌成的火爐，他就居在這茅舍之內。在他把押出的產業償清之後，就造了一座小客棧，將鑛穴四週的地皮，盡量的買下來，作為日後擴充營業之用，使這個村莊的大戶農夫們，都可以到他的旅舍裏來享受快樂。他死後，他的幼子，勤安，繼承父志，繼續經營。他的長子，馬爾克，是土哥英地方的牧師。

當勤安出征時，他的母親貝斯和他的姊姊萊斯，居在這旅舍裏，過着困苦的日子。勤安的妻，番妮，和他的兒子皮兒，搬到村鎮左近的候雷門山頂上的一座小茅屋內居住，從這裏，他們可以看到燃燒中的利爾城。候雷門，在向海岸前進的德軍鐵蹄下，已變成瓦礫之場。一隊德軍，擁進了旅舍，搶奪雜物，縱火焚燬器具，地窖內所藏食物，均被搶劫一空，於是呼嚨向西而去。一隊去了，另外又來了一隊，又是一陣搶劫焚燬。但是這一隊德軍沒有向前開拔，他們佔據着候雷門，住下了。

貝斯和萊斯，方才開始感悟到反抗有權力的人，是如何的痛苦。其餘的人們都與敵人交易，一個人能獲得德軍的歡心，他的食物就無問題了。少女及少婦，在他們的床第間，盡情地擄取德軍的歡心。只有孫內弗利爾一家，決不屈服，她們在本村內，好像是一座抗敵的鐵柱似的，像徵着盡國民一份子的職責，與效忠於國家。偷竊，搶掠，焚殺，德軍無所不為。他們決定不學他人的樣，對於婦女的獻媚，投降，和四週人們日常增長的奴顏卑膝，深惡痛絕。她們因為不肯屈膝，因之所受的痛苦更多，對於戰爭的殘酷亦較旁人體驗得更為深切，這市鎮的市長，拉庫比以及富有的農夫們，都公然地親敵。代敵人尋找宿舍，已成了拉庫比的職務。他因為特別猜忌孫內弗利爾家，所以早把她們的旅舍記載在日記錄內，注明這個旅舍可以容納五十人。敵人即刻把萊斯和她的母親趕入廚房間裏去住，將地板牆壁板當作柴火燒，滿地弄得污濁不堪。他們威脅貝斯，入夜，侵入萊斯睡的地方，施以強暴。司令部的憲兵，稱作「綠衣鬼」的，不時的降臨，奉着

長官的命令，來替長官們搜尋他們慰安品。拉康比又告知敵人，說那座鑛穴是個最好的材料儲藏所。很快地這座鑛穴被毀為廢墟。他又把萊斯的名字，列在婦女戰地服務隊的名單上，獻呈敵人。綠衣鬼來徵萊斯入隊時，她拒不入伍。於是遭到了鞭鞭暈倒在牆邊，她被判三星期徒刑，監禁在魯貝地方的監獄中。

當她回來時，找着了她的母親居在鑛穴裏的一個馬所裏，她們的旅舍已被一百五十名敵人佔據了。當貝斯和萊斯能夠回去的時候，她們看到旅舍裏是空無一物，殘敗不堪——遍地污濁，臭氣撲鼻，不堪入目。

一九一五年八月，孫內弗利爾牧師回到候雷門。看到他母親屋內的情形，驚訝得連話都說不出。他告訴她的母親，說勒安業已戰死了，她默默地聽着，一無驚駭表示，因她許久沒得着她幼子的來信，久已準備了這死訊來臨的一天，於是她將幼媳番妮變節的事，訴述於她的長子聽。有一個德國人，叫作保羅的，現在居在番妮的家。他願意替她做些雜務，皮兒漸漸地也喜歡他。不久之

後，他就被視為是她們家中的人了。現在勒安是死了，他的死，也許反使他們清靜一點。

第二年的冬天，一個傍晚的時候，年邁的貝斯自這個村莊走到那個村莊，遍地裏替萊斯買新鮮的雞蛋，因為萊斯被摧殘得過度得了熱病，躺在稻草床上，已有三天滴水未曾入口了，白髮蒼蒼的老母，頭上裹着頭巾，腳上穿着車夫穿的長靴子，鼻頭凍得發紅，掛着眼淚，那一陣陣的寒風，吹在她臉上，如刀割似的發痛，全身已冷得麻木，顫抖的在村子裏走着。她願將她所有的四十個銅錢，買一只雞蛋，但是，她的一家，久已為衆人所不齒，四鄰都不與以憐憫心，她只好空着雙手，回到鑛穴。

散發口量的日子到了。她擠到那所古老的學校裏，那裏是發給口糧的地方。屋內擠滿了人，汗臭令人窒息。每個小窗口前，人們彼此爭吵着。人類在饑寒的時候，已顧不了什麼家室之情，更無所謂仁愛了。人類能够在身體方面得着最低的生存保障時，方不失去人性。拉康比和他的朋友們，可以得着較好的食品及清潔的麵包。貝

斯得着三只發了霉的麵包。她想替萊斯要點牛奶，但是散口糧的人說，今天是不發牛奶的。

她走到市場的一角時，看到一輛貨車，由兩匹喘着氣，出着汗的馬拖着，自那邊一條街上奔過來。趕車的是一个德國人。她看到一個街頭的流浪兒，自那輛車上，偷了一些煤炭跑了。在她的六十五年生活之中，她總是正直的，誠實的，勇敢的。但是現在她覺得有一個細微的聲音，在她的內心裏激動着。她想到萊斯躺在冰冷的床上，發着熱，沒有牛奶和麵包，也沒有火可以取暖。但他又想着如果她自敵人處偷竊物件不知將發生甚麼後果，其實敵人已使她够受苦了，燬成廢墟的鑛穴，殘敗的旅舍，死去的勒安。她不顧一切地翻身向前，追隨在貨車後面，伸出顫抖的手去抓車上的煤。她抽出一塊煤來……

一聲大喊，使她血管裏的血，都爲之凝結起來。手裏抓着的煤落在地上，摔成粉碎。「你這個老賊婆，竟斗膽偷取分給大眾所用的煤炭，你竟偷起窮人用的東西來了。」這位口糧局職員的話，好似給了她重重的一擊。

——竟偷取窮人用的煤炭。是的，她是一個兵士和一個牧師的母親，應該作旁人的好榜樣。她吃吃地答道：「德國的，我以爲這是德國人用的煤……有德國人……我以爲……」

路上的行人，都圍上來，看熱鬧。拉康比市長也在衆人之中。她似乎不認識任何什麼人，她只想到一件事——她犯了竊罪，被人捉住了。她是一個小偷。她不知不覺地用手將身上的煤灰拂去，好像是作最後的一個掙扎，使人不以爲她真是小偷，口糧局的職員怒吼着：「要重重的罰你一次。一個月不發口糧給你！」她想到她病着的萊斯，和她的手中尚有可以度命的麵包，才鼓起勇氣回到家中。

在這斷絕口糧的一月中，她母女倆多半的時候是躺在床上，彼此偎依着取暖，肚子餓了，就將破布包着的麵包，撕下一塊來，彼此分着吃。口糧局的一個職員，儘他所能取得的東西，分些給她們，但是，倘若不是德人的話，她們難免不就此餓斃。敵人現在漸漸明瞭饑饉是難受

的。敵兵們常常將吃剩的殘羹，放在錫罐內，置在孫內弗利爾家的門口。她們在翌日清晨出來拿起那罐子，裏面的殘羹已結冰了，貝斯自那次竊案發生後，已失去了她所有的自尊心，雖然是些殘羹剩肴，她也欣欣然地拿去吃了。

到一九一六年的六七月間，孫內弗利爾和一個名叫韓戴克的酋貝城裏的那個有地位的實業家，同時被捕，他們受了很多的虐待。因為這兩年來他們祕密地印行一種報紙，叫作「忠誠報」，這是一種小型報，是由閱報的人暗地裏私相傳遞的。只有幾個人知道這張報的負責人。一般的人，都以爲這張帶給他們以希望和鼓勵的報紙，是在法國境內發行的，由飛機，或是偷偷地運過荷蘭國的前線。那是在一九一四年，馬爾納城的撤退，德軍的傷兵第一次運到酋貝，那時被佔據的區域，與外界不通音訊，好像彼此之間隔了一層鋼的垂幕似的。他們都不知道法軍是怎樣，都以爲利爾，酋貝，及土哥英等城，也將隨着德軍的撤退而放棄，法軍不久就會追蹤而至

的。

就在這個時候，孫內弗利爾牧師裝了一具小無線電收發機，與法國通着訊息。機器雖是簡陋，但是可以收取仲弗爾塔所發的最後消息，海船拍發的訊息，及英國甫地湖建立的那座大無線電臺每晨所廣播的新聞，也都可以收到。韓戴克勸孫牧師和他發行小型新聞報，祇設法弄到紙張和印刷機，於是「忠誠報」就成爲滄陷區域中的唯一新聞紙了。最後的消息，真實的報導，使人都知道戰事的實在情形。他們兩人都知道這件事的危險性，但是這張報已成爲許多人必需的精神糧食，他們也就顧不得什麼了。

可是，德軍終於找出這報的負責人是誰，這案子，的定讞，真可以說是把律法當作兒戲看待。孫牧師和韓戴克，各被判十年徒刑，被監禁在德國。他們本來希望死，但韓戴克的潛勢力，法院有些顧忌。他們被送往德國的，那一天，市政廳的門前，擠滿了羣中，兵士似乎難於應付，他們都想一觀兩人的風采，表示他們的欽佩與崇敬。女

人們將鮮花擲給他們，食物，書籍，紀念品等，都不斷地送給他們。他們向着相識的朋友們點頭，淚珠由臉頰上淌下來，羣衆向他們歡呼，他們要離開了箇貝和法國。呼喊之聲，聲聞四野，歷數小時而後已。

萊斯很少與他的弟媳番妮見面。萊斯的憤怒，番妮的羞愧，使得她們不能互相接近，番妮的兒子，皮兒，也回避他的祖母及姑母的面。她們不知道駐住在番妮家中的那個德國人，保羅，已回到前線去了。皮兒從街上的浪兒們那裏得着消息，說他的母親不久就要產生一個嬰兒了，並且說那個德國人已代替了他父親的地位。對於這個侮辱，他必須報復，他如野獸似的，與其中的一個浪兒互打，以雪侮辱他母親的恥。他開始恨他的母親，他內心的煩悶，從不告訴母親知道，放在他心田的深處。他常常將母親與父親的肖像互相比較，他雖然不大知道他父親生時的情形，但在他的記憶裏仍熱烈地起着反響作用。保羅戰死的消息傳到他的耳中時，他纔得着了些安慰，好像他的仇恨已得報復了。

番妮現在的處境極窮，她想到不久她就要生產，心中愈是不安。皮兒像一個流浪者似的，走路的時候，總設法避與他人見面。有時他跑到鑿穴的左近，流連不去，這是他小時遊戲之地，再走到旅舍四週徘徊，不忍即去。他想想走進屋內，要些食物吃。他知道他的祖母及姑母都愛他，但是總覺得羞恥，怕走進屋內。

一天下午，番妮鼓着勇氣，將她的名字登入領取口糧的名單內，當他去領取口糧時，心裏忐忑地跳着，她即刻被衆人認出來了，「她是番妮，石灰匠勤安的老婆，同德國人同居過，喂，你的辮頭把你拋棄了，是不是？」，「我想他臨走的時候，必定拿了些錢給你，讓你能夠過活。」，「你這個德國娼婦！」她的臉羞得通紅，背靠着牆站着，面對着這些辱罵她的人羣。其中有一老婦剛得着她兒子被殺死的信息，渴望着要報復，她大聲地喊道：「這都是因爲你的緣故！」她拾起一塊石頭，當作武器，去打番妮的臉，用石的邊緣，割她的臉。另外一個人，用石塊擊她的頭。她羣從人中奔跑，她的頭，背，大腿，都遭着拳打腳踢，

再聞有冷譏熱罵，她已成爲衆矢之的。碎石子如雨點般地向她擲着。到達家裏時，後面還跟着一大羣孩子，他們用石子磚頭向着她的屋投擲，直到窗上所有的玻璃，沒有一塊完整的時候方止，有些石子竟擲落到床上和桌子上。她蹲在牆腳下，併住了氣，不敢移動，也不覺得身上的痛楚。此時她聽得皮兒的腳步聲。皮兒看了他母親和房內的情形，呆若木鷄地立在門口。他靜靜地瞧着他的母親，他明白一切。他知道，母親也一定到鎮上去過，他自身所受的痛苦及侮辱，也深切地留在他的腦中。他覺得她完全又是他的母親了。憤恨漸漸地由他的心中消逝。他現在不知道一切，只有憐恤。一個新生出來的愛，突然湧上他的心頭。

「母親，不要哭了。我在這裏……什麼都不必怕。我明白一切。」她顫抖着，不相信她聽的不錯。皮兒用着低微的，堅決的聲調，再道：「這樁事我知道了。不用再哭了，母親，這完全不是你的過錯啊。」她抱着皮兒，親他，感動得淚水直淌下臉頰來，她近乎瘋狂的樣子。她痛哭着，大

聲喊她死去的丈夫寬恕她。她感覺得那個早經隱滅，被遺忘了的影子，藉着她兒子的手，已來寬恕她了。她不知道皮兒是怎樣地戰勝他內心的痛苦，而回到她的懷抱裏來。

過了幾天，番妮在一天的午夜，生下一個女孩。在她隔壁屋內，正有一羣德軍，喝着酒，大聲唱着歌曲。皮兒爲他母親痛喊之聲所驚起，跑到萊斯那裏去求援。番妮的房裏，桌子上放着一個陶器的盆子，盆底上有着一根燈蕊，在那裏燃着。萊斯走進房內從暗淡的燈光中，看到兩個年青的德軍，立在床的兩邊。他們的面色發青，現着驚惶不寧的樣子，他們也被番妮的喊叫所驚動，從隔壁的屋子跑進來看番妮的。他們被人類仁愛心的突然衝動，對於產婦在實行她神聖的職責時，不自覺的予以援手。這個小嬰兒，起名為勤內蒂，現在萊斯看護嬰兒及家中的事務。番妮對於她的生女，不大注意，對於任何事情，都毫不關心。不久明白了，才知道她已厭世。一天，她失蹤了。第二年的冬天，在鑛穴地底，發現了她凍僵的屍身。在這

野草叢生的鉛石鑽穴裏，她終究找到了眞眞的和平。

番妮不貞的結果，現在影響到了貝斯和萊斯的頭上。她們成了這村鎮的怒恨之的，因為她們把勒內蒂已帶到她們的家中來養活。但是，她們現在放棄了任何抗拒敵人的企圖，在以前，當她們自己的利益被敵人侵犯時，她們是盡力地加以抵抗，但現在爲了勒內蒂和皮兒的緣故，她們不願再抗拒了——她們現在替德軍做事，與他們交易，互相買賣，接收他們的幫助，偷他們貨車上的物件，甚至於偷取左近用田裏的出產物。

貝斯雖受過德軍的虐待，但她現在開始瞭解他們，至少他們中間的貧窮者是和她一樣的，都是環境下的犧牲者。候雷門離開伊普斯約有九里路。這個偏僻之地，比別地方的人，更明瞭德軍的處境已大不如前，戰鬥力亦已減低。他們的軍隊來來去去，經過此鎮，住在人民的屋內。以前精銳之師，現在所剩下來的，盡是些老弱殘敗之兵，中間滲雜些久經戰場的兵士，四年來的長期戰爭，使他們變得瘋狂了。

某日深夜，在孫內弗利爾的門前有一隊五十名德軍，不是一隊五十名瘦弱、污濁、發育不全的年青小孩子啊。在他們的臉上，在疲乏和第一次出征到戰場上所具有的惶惑的後面，仍可以看到驅使他們投入火獄的熱忱。這是第一次貝斯看到這樣年青弱軟的人，配帶那樣沉重的軍裝。第二天他們領到發給他們的番薯時，他們分給皮兒一盤，皮兒與萊斯和貝斯分着吃了。自此以後，在這些兵士駐在候雷門一日，他們就每日把食物分給他們。

貝斯漸漸地對於這些青年起了好感尤其喜歡其中最幼的青年們。她替他們漿洗縫補。他們也講些關於他們的母親的事，他們都很想念他們的母親。貝斯看到他們，就連想起自己的兒子來。在他們間一切的仇恨，都消逝了。她再不以爲他們是德國人。她面含羞意地對萊斯說：「我簡直忍不住要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孩子了。」這些年青的孩子們，一如許多德軍一樣，把孫內弗利爾當作暫時的家庭而終於開拔走了，她知道他們永遠不

會回來的。他們雖懷着失望的心情，向火線開去，但他們仍唱着德國的軍歌。

炮火漸漸地逼進候雷門，人們都覺得德軍在聯軍勝利的壓力下，逐漸向後敗退。決戰的時期愈近，德軍生活的困窮也愈深。炮火日漸接近，他們益形忙碌，沒有休息的時候。他們快要站立不住了。他們怕法人看到他們食物的匱乏，只好避着人在暗地裏吃着。在他們沉重的軍裝裏面，他們沒有襯衣穿，有的將偷來的女人的內衣穿上，困窮的情狀，一直是在隱藏着的，直到戰事結束。

人們開始傳說，法軍已逼進孟英城，城內的居民業已撤退。每天逃難到候雷門來的，和到別處的人，絡繹不絕，其情之慘，不忍目睹，而乘火打劫者，亦乘機活動，箇貝和士哥英的一些不守法的婦女們，跑進了那已撤空了的屋子內搜找什物。炮彈開始落入候雷門境地內。在空中每夜有着不斷地空戰。居民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戰地的火光，天際都變成紅色。候雷門被炮火所集中，一般人都傳說，不久就要總撤退了。有不少的人，任意拿取別

人的物件，離城而去。居民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沒有撤退，孫內弗利爾一家，也在未撤退之例。她們和孩子們躲入地窖。「不久就會過去的，」萊斯說：「這是結局，結局……」

現在是一九一八年九月了。德軍被擊賸的傳說，已流行好久了！炮火的聲音，日漸逼近箇貝城。德軍退到城中來的，日漸增多，他們到處找尋駐足之地，大都已筋疲力竭，想念故鄉的家人，用着嘶啞的聲調說：「不久就要過去了，我們沒有吃的東西。」

十一月某日的清晨，三點鐘左右，炮聲平息下來。四週全寧靜無聲。黑的天空中沒有火光的反照。人民大半躲在地窖內。這時的寧靜，是他們一千五百天以來所日夜盼望的，現在使他們憂愁地默想着，目下有什麼要發生嗎？這是世界的末日嗎？壓迫的終止嗎？早晨約九句鐘的時候，有一隊飛機自利爾城飛來，出現在天空飛行很低。突然從機下面，落下了一件黑色的小東西來。德軍和平民，混雜在一處，均向藏避的處所奔跑。數分鐘之後，各

家關閉的百葉窗，先後的打開來，彼此問道：「它們飛到那裏去了？」——「戰事結束了嗎？」

有幾個人，冒着危險，跑出屋子。各人把旗子豎起來，但突然地，又收藏起來了。德軍也許走了，但是他們做德軍牛馬時所受的痛苦，仍刻記在心頭，使他們有些談虎色變。有一個人喊道：「英軍英軍來了！」於是酋貝城所有的人，全擁到車站的進口處。婦女替他們扣上花朵，抱住他們的頸項，示以敬意。每個人都要看看他們，用手摸摸他們。呼喊之聲，直冲雲霄。有一羣德軍，他們先藏躲起來，後來投誠了，由英軍押着到司令部去。他們即刻成爲侮辱和碎石子的目標。

市政廳的外面，立着一大羣人，看着那個攀牆而上的人，他那可笑的樣子，腳在石縫間探找攔腳的地方。直到他達到屋頂上的鐘樓的地方，他伸手將鐘的指針，撥回到法國的時辰，大眾緊張的面孔，方鬆弛下來。在門口石階上，即是大門的圓通道下面，人們疊架起來，活像一座人做的金字塔，剛要疊好，忽又陷下去了，於是重新再

疊，直到這人塔的尖頂上一個瘦小的青年，伸出雙臂，抓住那門下懸掛的一面德國大旗子爲止。人們中發出了大的聲音，旋被撕成兩片，大眾又把牠撕成粉碎，大家笑着，喊着，侮辱着。忽然地，自廣場的一角，有唱法國馬賽歌的歌聲，自遠而近，歌聲雖然不齊整，但可以分別得出歌的音調來。愈近歌聲愈高，將人羣吵鬧的聲音壓下去了，就是聖馬丁教堂的鐘聲，在以前是警告的鐘聲，留下在人們腦海內的餘音，也被這歌聲驅逐殆盡。

當天的清晨，德軍離開候雷門，英軍自後追逐。飛機飛行甚低，轟炸退敗的敵軍。約到正午時分，炮聲漸稀，終於停止了。留下未走的一些居民，從地窖裏走出來。許多人集在廣場上，歡呼喊叫，有些人到各處去搜尋有否未退的敵人，以便拉出來洩忿。未雪的仇恨，仍舊很多。人們瘋狂了似地，都想找些什麼來毀壞，以洩他們心中的積憤，尤其是那些對敵人屈膝過的人們更是他們心目中的目的物。

深禁在德國牢獄中的孫牧師，在十一月的初旬，聽

得了勝利的消息之後，他又聽得法國的北部已平安下來，敵人已總撤退，普魯士發生了革命的風潮，十一月九日，德皇退位。十一日，簽定停戰協定。孫牧師和韓戴克維在政治犯中，被救出獄。他們分作三起撤退。孫牧師是最後的一個，乘末班火車出境。車中擁擠不堪，車行又慢。每個人高興得大聲唱着，叫着和憂鬱、苦楚、熱忱、混攪在一起。這末一次的一場情況，在身當其境的人的記憶裏，是永不會忘掉的。孫牧師終於回到了候雷門，他的老母見了他，驚喜交集，皮兒立在他母親身旁。她兒子的回來，真好像是個奇蹟似的。她告訴他，萊斯被捕，現在仍禁在窩貝城中，番妮的女兒勤內蒂也和她在一起。

窩貝城市政廳的地窖內，監禁着各種的人——行為不正的婦女，私相買賣金子的人，予敵人以消息的奸細，但有的完全是無辜的人民，為別人不確實的告發，惹名信件，或由於人類的猜忌心與卑鄙心所陷害而被監禁起來的。這裏設立了一個軍事法庭，由英法比軍官各一位組織而成，他們忙於審問那些有通敵嫌疑的人，川

流不息，大有應付不下之概。孫牧師多方的奔走說項，萊斯方被提出受審，判決無罪，赦放出來。有人問她，對於這德國人的小孩子，將如何發落呢？她說情願收她為養女，一同回到候雷門去，不願把她送進比國的青嬰院。

在候雷門，孫內弗利爾一家，得着他們久已渴望着的和平、安寧和休息。這個村鎮逐漸地恢復它原來的情形。但鑛穴的恢復原狀，恐怕須要多年的經營方可。將來也許皮兒繼續經營下去。在這時間之前，這個地方倒成了情人們散步的良地，並且也是那些喜歡釣魚的人常到之地，在這裏，他們可以釣得鯉魚和蝦虎魚咧。

x x x x x x

當柏士卡多納地，從普魯士回來時，他得着他父親的死訊，他不得不隨着退敗的德軍退到普魯士。他在巴黎，發了兩封電報給他的母親。自利兒到巴黎，須經過荒蕪的戰場，車又沒有窗口，人又擁擠，真有度日如年之概。當他達到醫院時，他父親早已入殮了。他走到他父親生時所住的小旅館裏，因為他沒有較多的錢，可住大旅館。

他的四週，人聲噪雜，車聲轆轤，充耳欲聾。酒吧間燈火輝煌。他看到店鋪玻璃窗內擺設的貨品和奢侈品，映着燈光發亮，住在這快樂的首都，充滿了愉快，安適。他經過了四年緊張不安的生活，對於這淫樂的情境，覺得格格不入，從他那地方來的人們，無論他們願意與否，全成了厭世的人。他覺得在這些人造的歡樂的後面，有着足以引起他的憎惡驚悸的事。在北方，人們受着痛苦，使他們對於生活發生了一種不足介意的觀念。他想到利爾，魯貝，土哥英，這些死人的死城。哦，這快樂的巴黎，愉快，輝煌，沒有受到戰事的洗禮，這個充滿愉快的人們的城市，倘與那些被敵人鐵蹄蹂躪過的城市，憂鬱地立在廢墟之中，商業停頓，大半的人民成爲饑荒，凍餓而死去，街道中滿生着野草，房屋現着彈痕，屋內空無一物，門窗俱廢，沒有燈光，沒有溫暖，兩相比較之下，不啻是人間天堂。他感覺到，那些沒有受過戰事痛苦的人，永遠不會明瞭那些房屋被人侵佔的人們的痛苦的，日後無終止的不公允和盲目的行動，隱伏在這裏了。

× × × × × × ×

上議院裏的那一班製造家，投票拒絕爲敵人工作，關閉他們的工廠。於是德人決心摧毀法國北部的毛織貿易。他們除將材料，紗，及製成品運走外，又將廠中的機器和電器設備，完全破壞無餘，剩下來的是四週的牆壁而已。那些在關廠決議案通過之前，開工經營的廠家，首先被捕。約有五十家工廠的廠主，不問年老或衰弱，擇富有的都被捕到德國去，監禁數月之久。

其中許多貧窮的織造者，被送到魯貝城的監牢裏去，這座監牢是一個織造品主的堆棧改造的。每個監房，約長三丈，寬一丈五呎，充滿煙，灰塵，人聲，臭氣，天花板變成了黑色，牆壁也沒有粉刷過，地板遍處是污濁雜物。有些監房內，從兩只半截用木板釘塞了的窗口，射進些陽光。每間房內住着約四十名犯人。有些正直之士，也混在他們中間，被監禁在內，他們很樂意地幫助他們中間軟弱的人，雖有德人的高壓，他們也不懼怕。管理牢獄的當局，覺得這些反抗的織工，必須要有嚴峻的紀律和督察。

一種有刺激性的遊戲罷了。她不久明白了這種遊戲是如何嚴重的遊戲。

在羅城和利爾城，她忍受着不可忍受的虐待，受盡了侮辱。她受着極大的壓迫，精神上的和身體上的。審問她的敵人，因為她年輕，並且已傷失了抵抗的力量，將她帶到塞滿了兵士的房屋裏，剝去了上下的衣服，赤裸着身體，受着審問。他們用各種方法恐嚇她。她畢竟太年青，太軟弱，忍受不下這種待遇。她敵不住德國巡警的酷刑。她只好屈服。她哭泣求赦。簽字於認罪書上，只要饒了她一條命，不受時時刻刻出現在她眼前的死之痛苦，她什麼都願意做。槍斃她的兵士們說，她死得很勇敢，在她臨終的一刹那，她又完全恢復了她剛強的信心。

德軍敗退之後，勒蘭弗玲和保玲音，自荷蘭回到酋首。她們到處受着歡迎，受着獎章，被尊為女英雄，但事實她們從來沒有傳遞過一封信，或是什麼秘密消息。她們倒藉此偷運煙草，發了一筆大財，過着舒服的日子。范茜蔻利格，這年青的殉難者，在祕探隊婦女中是一個領

導的人物，反被人們所忽略。在她們口中說來，她是個不甚重要的幫手。只在她家中的人提出抗議後，才被人所重視。在她們的花言巧語之中，重新被人所記憶。

大概是范茜蔻令譽之日盛吧，就有一個建築師，名稱普納橋的，利用她的名子，作為宣傳的工具。他很有野心，想在政治舞台上追求前程。他替她寫了些傳記性質的小說、詩和小冊子，鼓動衆人替她立紀念牌坊，舉行紀念會等。他這個運動的最後效果，是利用了范茜蔻利格而將普納橋的名子，永垂不朽了。他發明新型的鬼域技稱。他寫了二十本書，上面都是論到被侵略地方上的男女英雄的事蹟，但都是些無稽之談。那些親身經歷過來的人，都像避毒物似的回避它。這時盛行着稱頌民衆主義，羣衆的感情不可去惹動。他們不斷的舉行紀念禮節，舉行宴會，紀念碑石的揭幕典禮，頒給獎章典禮，只要有藉口的機會，總要將人民的道德義舉稱頌一番。這時流行着一種榮譽的貨幣，每個人都生活得很安適。對於那些真實而無私心的真英雄們，反而置諸腦後。不把他們

自那些無私的人們當中列出來。

關於范茵罷利格的朋友佛利方蘭的事，她現在以縫做衣服所得的錢，養活自己，她經歷的危險和她與范茵共同所冒的危險，仍不時的在她的記憶裏回憶起來。沒有人想到她，但她卻是個真英雄。她知道許多的真實的故事，但是她不能將她的美點宣揚出來，就是她知道怎樣去宣傳自己，也不願意這樣地去做。同她共事的人，都想設法使她談及她自己的事，於是又取笑她，說她是着了電影迷，都以爲她精神錯亂。她熱烈地追憶她的過去，在戰事中的一些事，腦海塞滿了以往的事蹟，沒有餘地去想別的事情了。她永不會將她自己去適應那已經變遷了的情狀。

x x x x x

一個秋天的傍晚，孫內弗利爾牧師和韞戴克兩人對於過去所經過的一切事件，用哲學口吻討論着。可怖的戰爭是過去了，他們兩人全受過敵人的虐待和苦刑，都明瞭在德國監獄的苦痛也都受過榮譽獎章的讚揚。

韞戴克道：「總之，我們兩人做過一對笨伯罷了。」

「韞，你太苛刻了點，」孫牧師回答道。

「不，我並不是有意說得這樣苛刻。凡我們所做的事，我們不得已不去做，是不是？有一時期，我希望我們可以由戰爭的結果，可以得到些值得寶貴的東西。我想過，世人因爲受了這樣大的浩劫，結果應該學乖了些，應該產生了一種對於適可而止和樸素的嗜好。在我們這些被侵略的城市中，在戰壕內，據一些人說，法軍與德軍彼此之間，有時也會了解的。曾經有過這樣的感覺，就是我們全是我們主子手裏可憐的竄鬼，這種感覺應該可以把我們拉攏在一起，可是相反的，我們什麼也沒得着，所遺留下來的只是仇恨，和突然生長出來的歇私的里亞性質的國家主義而已。是的，牧師，我們是笨伯。我們都是爲人作嫁的寄生蟲們，老是爲着他人而工作，各處都是如此。那些不作事的人，反倒被尊爲王。我們下種，他們收穫。喂，你知道嗎？我們在戰時所發行的小型報紙，竟有人對它役機，每份賣二十個法郎，有的甚至賣到五十個法

郎。到今天，有許多窮人，工人們，拿這種事來反對我。他們說：「忠誠報固然是不錯，不過它是有錢人們的奢侈品罷了。我們老百姓，甚至有的還不知道有這種報紙的發行！」我們冒着生命去幹，獲利的都是一羣自私的豬狂。一談到我們的報紙的事，這件事最使我難過。我們的確是笨伯……。」

「對於這一點，我還不能肯定的說它。」牧師很鎮靜的說。「就算我們是笨伯，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愚人是幸福的，因為他們可以看到上帝……。」

「神對於有些人，也不能予以多大的安慰，牧師。天已失掉了它的神祕性。信仰比不過麵包，它再不是人的必需品了……。」

「有什麼關係呢？」牧師重復地說着。「神祕性仍存在着。讓那些想自天上看到神祕性而看不到的人，在他們自己每天的生活中去看吧，如同我現在做的一樣。人無論是怎樣的卑賤可恥，但在他心裏面，多少仍存在着神火的火花，我素來的看法就是這樣的。我尋找這樣

的人，當我找着了的時候，我就愛他。於是他對於我就變成了不同的人，我愛他，為的是那個永遠的問題那個悲劇，這個問題已經預示在各人的裏面，正如我看到它在我裏面預示着一樣。」

「你說的不錯，」韓戴克道。「一個人必須有信心，要有希望，必須繼續工作。雖然有許多不如意的事，我並不願去懷疑一切。我明瞭悲觀的結果是怎樣，人們時常說：「完了，這有什麼用呢？」這種可怕的觀念，能使他的機能麻木不仁。我要信仰世界的進步，和公平，對於人類的天命要有信仰，只有如此，我才可以找着一個繼續生活的理由，即是最後和平的希望。是的，牧師，你是對的，人必須多學習，去看同伴們臉上所呈現的神祕的記號。這種神祕永遠沒有解決，永遠不得侵犯，永遠完善如一，你看到它時，可以得着不少的安慰……從今以後，我要如你一樣，當我將要失望的時候，我要從我四週人們的臉上，辨別那神聖良知的光輝，這是我不能從天上得着的……。」

**The Cruise of
the Raider "Wolf"**

by Roy Alexander

英國商船維羅納號滿載着羊毛牛皮貨物正航行於南太平洋，經過聖太島 (Sunday Island) 中的奧克蘭 (Auckland) 小島到美國的舊金山去，那時是一九一七年六月二日，歐戰進行已經近三年了。

我在無線電報務室中，被頭上的一陣飛機聲音驚動，脫下聽筒坐在床沿邊去休息。不多一會，有一種爆炸聲在船的近處傳出，我便急忙的跑出去到船梯旁邊的領港台去報告消息，同時一個水手也喘着氣拿了一束前甲板上剛從空中擲下來的傳單到船主桑德斯面前，這傳單上面用英文印着：「速停機，止發無線電，一切均須服從本巡洋艦之指揮，否則即行轟炸汝輪。」對方的水上飛機也出現在海面飛行，並且在我們的船首前方放下一顆水面炸彈，意思是表示他們的命令不是虛發而是言行一致的。

維羅納輪處在萬分危險的狀態中，祇能遵從，聽候敵艦登輪搜查。在不到一海里遠的地方，終於發現一艘巨艦，炮口正對着這邊，一隻小艇也滿載着搜查的水兵，

朝我們這裏駛來。

「快點把航海日記撕掉，不要掀無線電鈕。」船主桑德斯吩咐我說。我聽了他的話，趕忙把航海日記、電碼書，都拋進鍋爐裏去燒掉，然後再把發電的機件踏壞。當一個德國軍官在艙面出現的時候，我的準備工作都已料理完畢，這德國軍官手裏揮着雙輪手槍，後面跟着二個水兵，他們的態度是非常謙和而有禮貌。

「午安！」他善於言談的說了一聲。「你們將所有的船籍證明書和航海日記表拿來給我看看。」

我們的重要文件都給他查驗一過，再把我們喚到大餐間去問話，茶役也很週到的送進咖啡來，這德國軍官舉杯和我們共飲了一下。

不多一會，又來了一大隊武裝水兵和二個德國軍官，他們立刻照預定的程序列隊船邊，並且開始監視我們的行動。午茶後，我們被吩咐到甲板上集合，然後再到停留船邊的小汽艇上去，這小汽艇便載了我們向那艘巡洋艦停泊的所在進發，這巡洋艦卻是和一艘普通的

黑漆商船相同，可是登艦以後突然發現她異樣的地方，一點就是艙面上擠滿了人羣，一點就是後甲板底上有二個魚雷放射管和二尊用厚鋼甲隱藏的活動大炮。

我們逐個的脫去衣裳，經過他們嚴密的搜查，然後再命令我們用消毒肥皂洗滌全身，把我們由小艙口送到艙裏俘虜間去。這裏早已擠滿了一百多個俘虜，裏面包括有白種黑種棕種的英國人，愛爾蘭人，葡萄牙人，法國人，意大利人，混血種，和非洲土人。因為下艙奇熱，所以大多赤身裸體。這些俘虜都是三個月以前，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協約國商船被「狼號」擊沉而俘獲的，協約國的艦隊，對於這艘神出鬼沒的武裝商船的祕密行踪是難以捉摸的。她的任務除了巡洋以外，還能够放射大量的水雷攻擊敵方船隻，藉此可以引誘協約國的戰艦行駛到殖民地的海面上去。

起初，她偷過了波羅的海(Baltic)，偷過了英國的封鎖線，此乃六個月以前之事，此後橫行海上，肆無忌憚，食物和燃料都由她捕獲的船隻供給的，她曾經在開浦

鎮(Cape Town)，哥倫布(Colombo)，孟買(Bombay)等處安置了不少的水雷，但是現在還留存一半，以備再到另處敷設。

「呵！原來你在那裏已經三個月了！」船主桑德斯對着他的好友，英國油船特立泰拿號船主米陶士驚奇的說，他的油船是被狼號捕獲的第一艘。

「你以為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釋放呢？」

「這倒是很難的。」米陶士回答說。

「狼號迭奏奇功，因為他的行動詭祕，不容我們去宣露她一點消息，這次我們祇好隨她到德國去，別的毫無辦法可想。」

我們在下艙拘禁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身很早，不經意的發現下艙樓梯到甲板有二個出口，這出口有兩個武裝水兵輪流看守，從洞眼裏我們可以看出見綉繡綉輪拋錨的所在，她的背後離開聖太島不遠。早餐進咖啡和黑麵包後，得到艦長的命令，我們可以有短時間的自由走上甲板，去初次欣賞這艘神奇的武裝商船，她的船

尾裝有五·九生丁口徑的炮，配置得很神祕，就是在甲板上看起來，很像一座貨物起重機。決不疑心牠是大炮。即使敵艦在遠處瞧見，也祇當是一艘平凡的商船而已。炮上面蓋着油布，油布下的小篷帳內，坐了一個防守兵，管理一架通司令台的總電話機。在俘虜間甲板上的吊架下面也裝置了很多的機關槍，總計這船有五·九生丁大炮七尊，魚雷發射管前後共四具，水兵水手共有四百人，個個都是精強力壯的，年紀在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他們整日祇管尋快樂，從未來麻煩我們。

第三天，恰逢星期日，午餐後，情形似乎覺得格外熱鬧，我們也受着優待，每人都領到一杯好可可茶，船上的樂隊全體聚集在甲板上舉行一個二小時的音樂會，這樂隊奏的音樂是怪難聽的，他們一共祇會奏五種曲調，重覆不少次數，使人厭煩到極點。

過了幾天，他們派了小艇，到維羅納號的煤艙搬運存煤，因為艇輕煤重，這種工作斷斷續續，二連費了二星期光景，終於得到偉大收穫——一千二百噸煤和那四

十隻久已不知肉味的肥羊。而維羅納輪也就被炸藥擊沉，同日在附近海面，又攔截了一艘美國雙桅船溫斯諾號，獲着三百五十噸煤、炭精、火磚和水上飛機最需要的汽油。「狼號」唯一的任務，就是擊沉俘獲的船隻，不使在海面留一點痕跡，被協約國的艦隊發現她的存在與祕密行踪。

俘虜在甲板上的遊息時間很長，規定天色黃昏後須下艙歸隊。一天夜晚，正在我們回艙的時候，有一羣俘虜擠在船尾邊，排成一隊屏風形，遮蔽着二個人脫逃。這二人預定游過多鯊魚的大海，到對岸島上去，（他們落水後，就沒有聽到他們游泳的聲音）等到點名的時候，有人替他們代到，所以這事暫時未被發覺。

管理俘虜的軍官文奧斯華德海軍上尉，他是個年少英俊的普魯士人，帶着莊嚴的威儀，從司令台邊側梯走到下艙來，他穿的金白色的海軍制服找不出半點污跡，硬直的衣領使他的頭頸不能自由掉動，所以要查看一處角落的時候，就非全身動作不可，在艙尾的所在，終

於給他發覺二個俘虜已失蹤，頓時他眉宇間不像以前一樣的恬靜，暴怒了起來。

從他深長的記憶力推測，他斷定這二個脫逃的俘犯是前次在賽特港（Seydun）捕獲的一艘海盜船上的水手，他們曾經偷過他私人物件的。這事給他發覺，他面色是非常憔悴，走上甲板又回到下艙，大聲地對我們操着德語和英語，並做作手勢，眼珠凸出很大的說：「這未免太無禮貌了！」

「你們現在想想，德國海軍款待你們像嘉賓一樣，並不是像普通的一般俘虜呀！」（他在說，我們都打着呵欠。）

「偷避脫逃更是你們無禮貌的舉動。」他做着不自然的手勢說。

「現在可就不會像以前一樣優待你們了。」

「你們這些蠢物快想方法逃走呀！」他說着便走上樓梯，再瞧了我們一眼走了。隨後俘虜鬧起了一陣狂笑聲。

一次「狼號」艦長萊格——一個身材高大沉默

寡言的司令官，也走到下艙來查看，同時他吩咐了幾個水手整理艙底和甲板上的存煤，這些水手都穿着號衣帶着絲帽，有的攜了一根手杖，他走上甲板，不經意的看見司令台邊一個鑿煤的水手，工作很迂慢，他就口若懸河一般的大聲責備他，順手把煤鏟奪過來親自指揮。那水手頭上戴的有飄帶的尖頂帽，和鏟一堆煤時候的滑稽動作是怪使人發笑的。

是六月中旬的那一天，「狼號」載着我們到離開紐西蘭北方不遠的太司門海峽（Tasman）去巡查，航行速度很慢，這天我們得到命令，禁止在甲板上逗留，就是那間靠近船尾高甲板上的廁所，也不允許我們去便溺，據水手報告，這海面要敷設水雷，他們都忙於準備夜晚工作，嘈雜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他們搬運幾條橫木放在甲板邊，預備把水雷從中艙傳遞到船尾去，我們從三層厚密的鋼艙板小洞望出去，可以看見大約有二百多個黑色長圓形的水雷排成了長條形，每個都安置在放

射管內，我們對這佈置水雷的工作雖發生興趣，可是我們的命運卻失掉了保障。

一大圈長的水雷電線，都用線輪繞着，兩頭通以電流，用小滑輪在橫木上把電流儲藏器轉動到船尾去，當水雷入水的時候，這重金屬的儲藏器，有着像一條鐵線一樣的作用，同時這電線在水雷放在相當的深度時就會自動解脫。水雷普通在水面下十五呎，較大的船隻，都可以觸着牠。

水雷的頂上都釘着鉛質的尖角，這尖角約有六英尺長，如果觸到這鉛質的任一尖角，裏面裝的炸藥，就會立刻爆炸起來。（用拳重擊也有使牠爆炸的可能）

這天夜晚近十點鐘的光景，船上即行熄燈，從午夜到天明，又在海面敷設了二十五隻水雷，又將船底的水雷用起重機吊到甲板上，這是一種極宜慎重從事的工作，如果稍為大意，這艘「狼號」便和我們同歸於盡，我們未看到她的工作完畢，就呼呼地入了睡鄉，獨有李滋——前緬羅納輪的副船長，沒有厭倦，他祕密地計算水

魚敷設的總數，他走到我的吊床邊給我看他那張繪成的水雷圖形表。

李氏有威爾斯人的堅強個性，這張圖樣將來對於協約國海軍有很大的供獻，在幾個月後，他倖運的逃到一艘西班牙國籍的運煤船上，這船航行在丹麥海岸擱淺，他便和幾個同伴登陸跋涉回到英國，他那張在「狼號」繪就的圖樣得到英帝國的榮譽獎章，這事還是後來那艘西班牙煤船被俘，船上的一個水手講給我聽的。

「狼號」要實行重要任務的時候，都把我們禁閉在下艙裏，可是我們對於她的行動，仍可猜測得出，俘虜中間有幾個都是經驗豐富的老航海家，他們有一種奇異技巧，可以不用指南針駕駛船隻，他們從洞眼窺見海岸和太陽星光，由船尾推進機葉旋轉的次數可以斷定航行速度的快慢，這些老練航海家，在不見天日的艙底能够很準確的告訴我們「狼號」的動作，好像索絲艦長在司令台指揮一樣。

艦內有幾張收藏祕密的航行表，表上蓋着很正

的航行路線，遇到獲着俘船，她就改變方向，同時那路線便逐條用紅筆圈出。在海上連續航行了幾個星期，「狼號」又在離開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不遠的柯克（Cook Strait）海面敷設水雷，那天工作更顯得緊張，水手的聲音更嘈雜，佈置的計劃也嚴密，我們比平時安靜，絕少談話和嬉笑，大家都全副精神貫注在聽那甲板上搬運水雷的鏗鏘聲音，我們很擔憂，如果不幸被英國戰艦發覺，船底被擊中一炮，那時便是我們生存的末日了。

船上的主要食料，就是黑麵包和粗咖啡，每星期中祇可吃到一次罐頭肉類，和乾山芋，船裏點的是黑暗的藍電燈，逢着敷設水雷的夜晚，那燈光更暗淡，藉此可以阻止我們的視線，我們在這燈光下，神經受着遲鈍的影響，大家互視着，好像一堆活死屍。

船上紛擾了一個時期，過了六天，經過蓋博（Gabo）灣而在悉尼和蘇維（Sydney and Suva）兩灣間航行，一艘美國三桅船培魯加號裝載着整箱的炭精

從舊金山駛到西萊（Sydney）灣來，我們開始向她進攻，「狼號」又獲到新戰利品——數百箱炭精，和俘虜，我們和新俘虜交談些過去情形。

艦長萊格每次允許我們列隊旁觀炸沉俘船，意思表示他們德國海軍的威力，我可毫不介意。培魯加是一艘不易炸沉的木質船，萊格也乘了小艇親自查視過，他決定用炮轟射，一時炮聲隆隆，又因海面飄流着炭精，因化學作用起火燃燒，所以海水都變成黑色，好像和熱帶一樣，加着培魯加輪也起火，烈焰冲天，即使遠在中太平洋海面都可以看見，這是一幅蔚為奇觀的海景。

「狼號」等到工作完畢，也就安然離開那裏，繼續向南航行，沿路派了一架雙葉水上飛機「雛狼」號日夜作往返巡察，注意商船和敵巡洋艦的行動，這架飛機對於狼號確有很大的輔助，但是遇着大風或遠渡重洋，她就失去了效力。每逢她的任務完畢，便將所有機件拆下運到船裏收藏起來，籍以避免對方的視線。

「狼號」俘獲的船隻既多，無形中俘虜間添了不

少口角，怨恨，爭論，幾乎每天有十數起發生。最可笑的就是那些俘虜在船隻炸沉的急促中，帶來不少稀奇古怪的雜物，像棋盤，雨傘，太陽帽，蛇皮椅墊，破套鞋都有，維羅納船主桑德斯的心愛物——太師椅，也帶到這裏來。有人曉得是他的私人坐椅，不敢擅自輕動，可是有時爲了他這把轉椅也發生過不少爭執。記得一次，桑德斯方從甲板上散步回來，看見他手下的一個厚顏米黃色頭髮的水手，坐在他的椅上很安閑地吸着捲煙，兩人就發生爭執，文奧斯華德上尉在上面聽到我們的吵鬧聲，立刻走到下面來，他很文雅的問了一些話，德國軍官對於階級相同的人，總是很客氣的，所以他公斷這水手犯了過失，把他訓責了一番。

自從這次桑德斯船長和水手鬧過齟齬以後，文上尉和艦長萊格把全船分爲三個等級，分居三處：一、被俘船長，大副，「狼號」高級軍官，均集處在後面。二、總駕駛員，下級軍官，集處在前面。三、統艙作爲俘虜間，因爲人數過多，所以用很高的木箱，裝置了活動隔離板，把我們分

開，不過這種辦法，萬一發生火警，是很難灌救的。

培魯加輪炸沉後的第二天，「狼號」繼續在海面航行，這天我們都不許在甲板上站立，穿黑制服的旗手在偵察台上打着旗語，原來「狼號」發現了新奇跡——一艘五百七十三噸的美國雙桅船柯爾號從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er）裝載了大批洋松到澳洲的悉尼河去，在海上航行已近五十一日了，「狼號」在發見她之後，派出一隻小艇，不多一會，滿載着神色恍惚的俘虜連同幾百箱美國肥皂和罐頭肉食帶回來，一個軍官和這旗手都受到司令的誇獎。

萊格司令鑒於在南太平洋中航線無定，認爲燃料是「狼號」的當務之急，她唯一的希望，就是駛到中立國的南美洲港去寄碇，可是這裏又發生二種困難：一、缺乏煤斤不能維持她駛行到南美去，二、萊格司令善於和人交談，恐怕露出破綻，說出那艙內的一百多隻水雷。所以她在無辦法之中，祇希望能夠再捕獲一艘煤船，解決煤荒。

這幾天水手和俘虜在甲板上晒太陽，呆望着那在船邊飛行的紅尾海鳥和經過的小珊瑚島，大家的面容更顯得憔悴。

特立泰拿號船長米陶士他乘着有機會時把「狼號」航行的消息紀錄下來，寫成一張總報告書放在空酒瓶內擲到海裏，希望牠被協約國船隻撈獲，聽說這消息瓶飄流到東印度海岸邊被英國海軍獲得。

七月二十九日，水手在甲板上奔馳的情緒顯然比前幾天緊張，從有經驗的航員那裏打聽到「狼號」獲獲了馬登加號商船從悉尼河發來的電訊，報告她離開悉尼河的詳細日期，航行的路線和裝載的貨物。

馬登加輪裝的是五百噸煤和雜貨，在八月六日那天截獲，新俘虜又上船，他們帶來很多捲煙、食物和新消息，尤其是那捲煙最受大眾歡迎，因為我們不知煙味已經三個月了。這次我遇到了一位多年未見的老友，我從人堆裏擠出去迎接他，他向我穿的一條污跡的短褲看了一眼，突然地問了一句：「天哪！你在這裏受的待遇怎

樣？」看他的形色是討厭我那套污跡衣袴，其實自從我們被俘以來，我們這羣俘虜都已換了樣子，頭髮紊亂，臉色黧黑。

「狼號」過了幾天，駛進了離以瓜多爾 (Lutua-toi) 不遠的威格島 (Island of Waigen)，這島是全世界最美麗的海港風景區，島上種的參天的高大棕櫚很多，繞着樹飛的盡是各種珍奇異鳥和鸚鵡，紅花綠葉，風景怡人，使我們感到環境格外清幽。那島上可以看見很多鬚髮紅皮膚的土人，在田裏耕種蔬菜。到了夜晚，這裏易傳瘴疾的蚊蟲很多，氣候比日間悶熱，水手們都赤膊打掃艙面，和引擎間的鍋爐，有的游泳到海面去措刷船底泥跡。

我們在這島邊逗留了十三天，氣候總是不轉涼，一到夜晚，下艙悶得更難受，萊格司令和二個軍醫官早晚到這裏來查視，有否中暑的病人，我總算倖運的被送到病室去，這情形好像脫離地獄而登天堂一樣，足足受了十幾天痛苦，船又開始駛行了。

萊格司令這次預定了計劃，是要經過爪哇海（Java Sea）到協約國海軍警戒線最嚴密的星加坡（Singapore）去敷設剩餘的水雷，幹那自殺的冒險工作。

星加坡這時和現在一樣是英國東方唯一貿易港和海軍根據地。遠東大部的商業都要經過麻刺甲（Straits of Malacca）到星加坡集中。「狼號」最快的速度每點鐘只能航行十一海里，她竟然和那些油船、內河商輪、貨船、郵船混雜在一起經過了馬加撒（Macassar）和巴達維亞（Batavia）。航行的時候，她處處都提防，離開他船距離很遠，每逢遇着挪威、英、荷、蘭國籍的船隻，萊格司令便命全船懸掛萬國旗表示敬禮，就是她突然改變航行方向，也不會使人注意。

在一個月明如晝的夜晚，突然地來了一陣警報聲，打破了沉寂，全船於是起了騷動。

「前面有巡洋艦。」

全體水兵都把守着炮位和魚雷放射管預備應戰。

這時除了推進機的行動，和揩擦魚雷管聲音外，其餘都是靜悄悄的，那艘發現的巡洋艦終於燈火輝煌從我們面前駛過，他們沒有舉動，炮衣也未擺下。這回真是僥倖，沒有被她發現，我們都慶幸這是上帝護佑，未受到這次炮火的浩劫。

這天午夜，「狼號」為充發制人計，在海面敷設了一百一十一隻水雷，天明的時候，船已航行到麻刺甲的東面，過了五天，已經安然通過爪哇海朝印度洋進發了。

這幾天形勢似乎鬆弛一點，音樂會照例的熱鬧舉行，甲板上也允許我們整日逗留散步，一切都恢復原狀，水手們都精神煥發的往來唱着歌曲。但我們以為「狼號」在最近幾星期內一定會駛到離開巴達維亞的荷屬殖民地被拘留，決不能安然回到德國去的。

一天早晨，「狼號」把遮蓋幾尊大炮的鐵板鉸鏈鬆下，舉行試炮。隆隆的炮聲，竟把一個美國船上的同伴駭斃，他患了很久的心臟病，這次才離開人間。萊格司令對於這海員的葬禮很敬重，召集了全船的人參加這葬

禮，同時船也停駛，懸起萬國旗。這美國海員的屍體是用他睡的那張吊床包裹着，面部覆了一面美國旗，艦長，水兵，穿了整齊的制服和俘虜排成二隊站立，舉行這嚴肅的儀式，先由神父祈禱了一番，然後灑了聖水把屍體從本國國旗下面抬過，拋到海中，儀式遂告完畢，船也繼續航行。

海上很平安，從巴達維亞朝西航行經過爪哇南部海面和蘇門答臘（Sumatra），因為船上食物不調，很多人患上壤血症，九月二十一日航行已近錫蘭（Ceylon）南部，水上飛機同時也活動起來。

一天早晨，在紅海海上，聽見「狼號」發出的炮聲，後來炮彈愈射愈密，船身也起了振動，另星的物件門板，門門，都翻倒下來，靠艙口的那扇活動推門，也自動的蹣跚，我們乘了機會爬上扶梯，看「狼號」的動靜，一個旗手在司令台前指揮，不到半海里遠的地方，我瞧見一艘灰色的武裝日本郵船，喜米丸，她的煙囪已經半被給炮火燬掉，船殼的彈痕像蜂窩一般的密集着，船尾的

部分有一尊大炮，旁邊倒下一羣受傷的人，他們在甲板上亂撲，另外又來了些水手參加作戰，而「狼號」發炮，正確，那邊的船尾，船身，領港台都中了彈，水手也被擊斃，船上的旅客正要求水手放下救生艇預備逃生，那船主也在無線電室發呼救信號，「狼號」得到了勝利，便趕忙派了小艇載了水手到這艘日本郵船去。

照例的，「狼號」截回不少貴重勝利品——絲，茶，銅塊，幾百聽罐頭，龍蝦，醉蟹，和新俘虜，這裏面包括有葡萄牙人，英國市民，雜色人種，日本人，華人，澳非聯邦的參戰兵士，和幾個婦女，小孩，他們都是搭這郵船回國的。萊格司令把那所放水雷的空艙，做了他們的住所，同時替那些戰死的日本船員舉行了一個葬儀，在印度洋中旭日落山的時候，看見這情形，很覺得悽慘。

過了幾天，我們德水兵，新俘虜，大家談論這次交戰的經過，我們都認為這次喜米丸失策的地方很多：一點是她過於勇敢，和「狼號」開戰，一點是她的速度每小時能行十四海里，在她發現形跡可疑的船隻時就應立

即開足馬力脫逃，可是她卻一面答着旗語，一面駛近敵船，預備用炮還擊，更可笑的，船主在船艙中彈的時候還愚笨的發着信號求救。這日本船主被俘不允，在誨怨交迫下，終於蹈海自殺。

第二天早晨，『狼號』和喜米丸在附近美狄伏(Maldive)珊瑚島中拋錨，這是萊格司令的主張，這裏水道很狹，又多暗礁，船隻都不打從這島經過，可以避免敵艦的視線。喜米丸由『狼號』水手忙於修補彈洞，預備將來帶她回國的時候，把她作爲最有價值的戰利品。遠渡重洋，經過英國海軍的封鎖線，我以爲這是萊格的幻想，煤斤不足是另外一層問題，如果一旦遇到協約國艦隊，她的戰鬥力是相形見拙的。

不久，船上俘虜更換衣服的時候，身上發生奇癢，同時皮膚也生出紅疹，軍醫官調查這病症的起源，是二個日本俘虜傳染的，萊格司令現在把預定的計劃改變，爲杜防這傳染病，他發令把這艘郵船炸沉，把貴重物件搬了過來。又把俘虜間留出空位來，以便安置那些新俘虜，

現在已經擠滿了四百人，因爲空氣溼潤，飲食不調和，俘虜在船上患病的日漸增加。

一天中午，航行在麻達蓋斯卡(Madagascar)海灘，煤艙突然起火，幸水手灌救迅速，立刻撲滅，未受損失。起火的第二天早晨，捕獲一艘由德那哥(Daangoa Bay)灣到哥倫布(Columbo)去的中立國西班牙煤船孟地號，得到七千噸煤，『狼號』數日來的煤慌於是解決。

這艘煤船是被驅到嘉蓋多斯珊瑚島(Cargados Reels)起運存煤的，水手們忙着用灰色油漆塗改這船，預備把她作爲『狼號』的輔助艦，同時在羅斯上尉監督下，把那些婦女、小孩、年老的俘虜和患重病的人，都轉到這船上去，萊格司令規定兩船同時分道而行，在開浦鎮(Cape Town)西南海面再行會合。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狼號』在海面航行已經十二個月了。

她離開本國港口還有七千海里之遙，這時又獲到

一艘裝載二百七十部福特汽車駛往依利沙白港 (Port Elizabeth) 和杜賓 (Durbin) 去的美國貨船開白號，我們也幸運地得到許多新鮮蔬菜和檸檬。

「狼號」炸沉這船後，仍繼續繞道好望角向南航行，預定由西北轉入大西洋。一星期後，經過了好望角，十二月二十日，在離開勃萊錫 (Brazil) 海岸五百海里的地方，「狼號」遇着同時出發的孟地輪，萊格司令吩咐起運孟地輪上的五百噸存煤，計劃在隆冬氣候中，經過北大西洋回到德國去。二船向北行，沿途遇到不少次數的風浪。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萊格司令看到形勢似乎不利，爲便於分配燃料計，命二船同行，在通過封鎖線的時候，仍舊採取單獨行動。一月十五日，「狼號」駛近了英國巡邏艦隊佈置嚴密的北愛爾蘭，風浪很大，我們都患了暈船病。

二月十四日，我們到了挪威海岸，「狼號」怎樣航行到這裏來，我們一個都不曉得，據萊格司令的計劃，是

如果能够越過水雷潛艇密佈的封鎖線，那麼「狼號」便能安然回國。這計劃終於在二月十五日那天實現，經過一日一夜，在十七日那天，「狼號」已在平安無事的波羅的 (Baltic Sea) 海上航行了。

不多幾日，一艘德國巡洋艦發現了「狼號」，起初她不信這船是那失蹤已久的「狼號」，所以打了很久旗語，「狼號」停輪待他們檢查，同行的孟地輪，在尤特蘭 (Jutland) 遇着大霧遲到，在這裏會合。這幾天情形顯得很熱鬧，水手們也更換了新海軍制服，每人都得到一枚鐵十字獎章，二船都用油漆刷新，德王威廉也有賀電到這裏。

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狼號」由潛水艇飛機和十餘艘戰鬥巡洋艦，驅逐艦領導下，在軍樂幽揚聲中，駛進那闊別一載另三個月的凱爾港。岸上站滿了幾千人，歡迎這艘戰功奇偉的武裝商船，乘着小艇去獻花的也有一千餘人。「狼號」的鎗練是由一艘皇家御艇拋錠的，高級地方長官都紛擁上船道賀。

這次萊格司令指揮他的戰船「狼號」航行海上，有六萬四千海里，踪跡遍及全世界及各大洋，捕獲船隻十四艘，炸沉船隻共十三萬五千噸，她最大的奇功，就是阻撓協約國巡洋艦，去保護殖民地商船和海上貿易線。我們這裏就要過着敵國生活的俘虜，在甲板上逗留的

時候，對於這艘神祕光榮的戰船，發生無限敬佩。歐戰告終，我被釋放回國的時候，她也扯上了法國旗幟，改了安第斯（Andisus）郵船名號，重行到太平洋去，我對這艘戰船的偉大史跡，和德意志民族冒險的精神，使我深深地印刻在腦海中。

割肉補鼻

在紐約如有一個人和汽車香了鼻頭，譬如說，他的鼻子被撞扁了，不要緊，他可以跑到整容師那裏去，把壞了的鼻子弄好。那整容師第一必須要問的，是他願否從他自己身上割下一塊軟骨。這就包括二次手術——一次是從肋骨上取下軟骨，第二次是鑲到鼻子上去。

假使他很有錢的話，他可以出幾個錢向別人身上去買到軟骨。那整容師是和「接技」供應所有往來的，那供應所係二位紐約醫師所創辦，那邊可以送來一個願意出賣軟骨的人。

在人身上有五部可以取到軟骨——鼻子上，兩隻耳朵上，兩處肋骨上。割下的軟骨平均每塊約有半吋闊，四分之三吋長。曾經割下的最大的一塊有半吋闊，二吋長。這一些小物件取價自一百元至五百元。照此價格，現有一百多的男子和女子已登記願出賣他們的軟骨。（Commentator）

中國人富於普通常識，
生來不肯浪費一個銅板。

四萬萬主顧

平望節譯

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

Carl Crow 原著 一九三八年紐約 Harper Bros. 公司出版

四萬萬主顧是一九三八年美國出版的一部名著。內容莊諧並陳，新穎有趣；描寫中國人民的個性和習俗，雖有若干隔閡的地方，但大體上說來，確有獨具之見。倫敦泰晤士報對於這部名著評為「一部非常的著作，因為其中有很多實際上很好的意義，也有不少一樣好的笑話。要想足不出戶而同時獲得知識和笑料的讀者，忽略了這一部書，就是他的損失。」本文就是這一部名著的縮影。原作者卡爾·克勞是二十五年前由美國聯合通訊社遣派到中國來的特約通訊員。後來他在中國自辦廣告社，對於東方的民性，很多認識。上自社會名流，下至販夫走卒，都有接觸。——譯者

中國人的廢物利用

在中國每一個市鎮上，我們會找得見世界上最小最卑微的零售舖子（此處所謂舖子似係指舊貨店或舊貨攤，試觀下文便明白。）所謂貨物，往往陳列在一塊四方的竹蓆上面，似乎都是一些最沒有用的東西：像彎曲的釘，生鏽的螺絲，壞的鈕子，和破裂的碟子。這種舖子，猶似小孩子玩耍的「開店」，但這裏玩耍的人，卻都是老年人。

每天天晴的早晨，這些老古派的商人踱到他們所愛好的壁角裏，在日光中坐下來，望着圍觀的人羣，和隔壁的同行中商人談談天，有時確有一二件買賣上門。有人也許適巧需要他們所陳列的某一件東西。於是老頭兒就忙起來了，恰似世界別處的老年人打高爾夫球或進寫字間一樣的忙碌。

在正常的舖子裏，那些充當夥計的少年，難得有固定的薪金，但這意思並不是說他們是稱腹從公的。原來

當地的習俗，一切進入店舖的東西，除了貨物本身之外，都是夥計們進賬的好處，譬如像裝貨物的箱子，桶，籃，其它一切打包的材料，以及樣子貨和一切廣告物品。裝貨的木箱出息最好，把箱上的釘子一隻隻很小心地拔去，然後把那木料揀出來賣給人家。因為中國的木料都從外國輸入的，所以能賣得很可觀的價錢。住在內地的中國人如果把裝貨用的木箱劈開來當柴燒，那末其傻的程度，猶似住在木料多的國家裏的人們，把好好的傢具劈做柴燒一樣。有許多外國廠商，想在中國的裝貨木箱上打一打算盤，省一些錢，把木箱做得差一些，會發覺是得不償失的。原後如果店舖裏有二種不同牌子的沙丁魚，一種沙丁魚的裝箱可值三角，另一種沙丁魚的裝箱只可值一角五分，那末夥計們爲了自己的進賬起見，當然在推銷的努力上，分出高低來，那是不可問的。

中國人富於普通常識，生來不肯浪費一個銅板，他們不明白爲什麼要把廣告樣品，白白的送給人家。我記得一番不幸的事情，我們的主顧中，有一位雪花粉和廉

價香料的製造商，想把他在美國宣傳出品的方法，來用於中國。他的方去是在報上登一張廣告附着一張優待券，請看報的人帶了優待券來索取免費奉贈的樣品，包括小瓶的雪花粉，小塊的香肥皂和小管的牙膏。他不聽我的勸告，定要把這個廣告登出來，但我特意把那廣告登在一張銷數最小的本埠報紙上。然而第二天早上，我們主顧的店門還沒有開，已有一大羣人圍在門口，再過了一個鐘頭之後那條街上，便擠得水洩不通。他們等了好久，嫌得太慢，竟然不客氣了。有人拾起石子，把窗上的玻璃也擲碎了。於是馬上叫巡捕來把街上的人羣驅散。結果，店裏的經理，被傳到法庭上去，以阻礙交通有違警章，而受罰錢了事。

在中國，不論什麼東西，都有商業上的價值。最低廉的傳單，也可以派用途。最普通的用途是把它當作包皮紙；或把它一張張用漿糊黏起來，作為襯鞋底之用。有一隻老的故事說宗教社團的論文傳單，其流通之所以如此廣大者，就是由於上述的理由。如果祇印一面，那傳單

便可翻轉來做寫字的紙料，或做成一張很好的信封。金屬的廣告牌子是很有價值的，尤其是英國廣告家在倫敦公共汽車上所用的玻璃質的廣告牌子，所以這種廣告牌子，在世界任何各處都可以派用途的。這種廣告牌子可以做很好的火爐。蘇州有一家店出賣這種由蘇格蘭威士忌酒廣告招牌子所製成的火爐，已有好幾年了。

大多數外國人往往把半吋長的香烟屁股，隨手丟棄，但中國則不容這樣暴殄天物的。目光如電的老頭兒，見了這樣被遺棄的香烟頭，就會拿了一根頭上繫着鈎的棒，去檢拾起來。放在一隻罐頭裏。在天雨的日子，這種生意就不行了，那時這班老頭兒把罐頭裏的香烟頭倒出來，將燒過的一端剪去，然後把裏面的烟絲剝下來，用手做成許多現成可售的香烟。這並且還能清除我們可以算世界上最賺錢的香烟生意。這並且還能清除我們的街道。

每一個外國人的家中有許多可以派進賬的東西，那是西崽所有的優先權，舊衣服決不會舊得賣不掉的，

但即使真的舊了，也可以拆開來，拼拼湊湊，重新做成各色各樣的衣服，從內衣起一直到大衣爲止。許多揚子江中沙船的帆，都是麵粉袋做成的。馬口鐵的價值，新舊一樣。白鐵可以溶解起來，而產生一塊塊長方的馬口鐵，像蓋屋板一樣，可以做成一個馬口鐵的屋頂。甚至碎玻璃也有價值，因爲木匠須用碎玻璃來完成他的木器工作。

我們家裏的西崽，每天總要向字紙簍裏搜尋我所丟棄的廢稿紙。如果我祇寫過一面，那末他可以收起來，很容易賣給小學，生子。用剩的鉛筆頭，大概也有同樣的出路。玩污了的撲克牌可以賣給黃包車夫，他們把每一副紙牌，一切成兩，這樣可使那兩副牌放入一件中國短衣的袋裏，不會太大。如果你仔細檢閱撲克牌，每一副牌都可以分切爲二，而不失其原有的用途。

「一二八」之役，當日軍在上海開戰的時候，那些在虹口掃街的苦力，被命調往比較安全的地區去值差，但他們仍守着原有的地區。不論何時，當日軍的鎗聲寂靜了的時候，這班苦力就拿了掃帚畚箕，擁到街上去掃

拾空的銅彈壳和其它被遺棄的戰具。後來戰爭停止的時候，一班搜求戰爭紀念品的人，擁到戰區裏去找一些遺物來做紀念，但搜求的結果，連一顆機關鎗的空彈壳也找不到。關於這方面，上海的戰事，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清潔的戰事了。

上海的港，非但是世界上最忙的海口之一，而且也是最清潔的。港的表面上，找不出別的港所有的零星星星在水中漂浮的東西，沒有破的水蘆籃，沒有浸得半透溼的蘆袋，沒有爛的橘子，也沒有長長短短的木片。原來這些寶物，早已被在港中來往的垃圾船收去了。所謂垃圾船，全部船員，除了船主人以外，便是他的妻子和小孩，那孩子年事太小，還不能到岸上去做什麼事，只得在船上幫忙。全部家人的精神，都致力於打撈海中的雜物。這是因爲他們的工作週到，把水上的雜物，打撈無遺，所以上海就沒有海鷗了。海鷗在蘇格蘭的海岸上很多，蘇格蘭雖然是一個沒有多大浪費的地方，但海鷗在那裏也可以找到一些足資生存的東西，但海鷗若在上海，準會餓

死無疑。

每逢一艘大商船或一艘砲艦拋錨在上海，立刻就有一隻或一隻以上的垃圾船拋在一旁，靜候垃圾桶裏倒出來的東西。美國海軍，在未到上海之前，往往把垃圾積貯一兩天。這樣一來，上海的垃圾船就有大好機會，可以撈得大批洋瓶，錫罐，和吃剩的食物。外國船上的船員，還把舊衣省下來，作為贈給上海垃圾船的禮物，而使垃圾船上的船員，可以發一筆小小的財。

砲艦上的水手們，常常很注意地觀望着那些垃圾船向他們的砲艦這裏，駛駛而來。第一名最快的垃圾船，便可得到艦上廚房裏所倒下來最好的獎品。但他不能竭澤而漁；他接受了相當的數量之後，必須讓開，使別人也有同樣的機會。每一艘砲艦，自抵達上海以後，直到牠離去為止，一直有這些垃圾船圍住在四周。一件東西也逃不了他們的手。洋瓶錫罐馬上可以脫售，而吃剩的食物則帶回去餵豬和雞。一切東西，只要稍有真正的價值，在中國都可以馬上變錢。

「面子」的價值

當我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們的出店正在揩玻璃窗。有好多窗子都需要揩擦，但他卻揀那洋台角上的一扇，那裏我一舉首便可以望見他在工作。如果我到外面去散步一會，那末他就離開那扇窗了，但他不是去偷懶閒蕩，因為他總一天忙到晚，直至上床就寢為止，有時工作得很晚。我不在的時候，他會做一些看不見的工作，像揩擦廚房間裏的地板等事。但我回來的時候，他又開始揩窗或拂拭洋台上的傢具。如果他一時找不到我所能看見的工作可以做，那末他就去做聽得見的劈柴工作。

他並不是一個新僱來試用的出店。他替我們已服務好久了，我們簡直不能沒有他，而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但他從祖傳下來就知道工人所做的工作能給主人看得見，那末主人付起薪工來，格外來得高興。

任何人走進我的辦公室，一開門就能知道我們是否在做一些直接郵件的廣告工作，原來如果我們有郵

件的話，我們的客廳裏總是放着一大堆傳單。如果我們新近從倫敦或紐約收到一箱電印銅版，那末那隻箱子的蓋，總是開着一半，而箱內的銅版，很不經意地陳列在頂上，以顯示我們這家商行的重要。如果有什麼重要的主顧來見我，那末我們的一班出店，總是大起忙碌，把我們出口的郵件，從大門中擱出。

我早就想叫那些出店用那搬行李的傢伙來搬郵件。但他們甚至當我購了一件辦公室傢具的時候，也把它從大門中扛進來而吱吱吭吭的扛上四層樓梯。他們只可惜沒有一套銅鼓喇叭吹打起來叫人家知道我們多了一件新傢具，這一切忙碌和展覽，足使我們的一班中國職員個個自豪，並對於他們所在服務的商行，覺得榮幸。

這就是所謂「面子」問題。所以任何辦公處，如有調動職位或整頓新額，那些職員便認為有失「面子」，處理不公允而大起紛擾，甚至一個職員，對於論功行賞的提升，也拒不接受，因為他知道他的被提升，將使四周

的紛爭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中國人的「面子」問題，甚至在國家的事情裏，也引起奇特的情形。假定有一個懷有野心的軍閥，對中央政府叛變，而終於被中央政府平定叛亂，在任何別的國家，那個叛變的軍人，一定被處監禁，或許處死。但在中國則不然。如果處以嚴酷的責罰，會引起軍閥的失「面子」，而甚至他的仇敵，也不肯贊成這種辦法。因此政府就給他一個沒有實權的名義，遠而避之，譬如像委托他去考察瑞士的潛水艇，或研究哈特公園裏種植馬鈴薯的方法。（最近以劫持蔣委員長而震驚世界的楊虎城將軍，已來到美國「考察軍事和經濟的情形」。政府並撥給他三十萬元旅費。）這種辦法對於政治的作用很有效力，因為這樣一來，在那失敗的軍閥的部屬中，已引不起仇恨的情緒，而更容易使他們矢忠於國家。

迷信觀念

數年前當我們搬入到現在的辦公處的時候，

我們的一班職員很關心這地方的風水好不好，就是說這裏的房子是否高運的。數百年來中國人已知這一件行動，有時的結果是成功，而有時在同樣的環境之下的結果卻是失敗。研究這種問題的中國哲學家，已得到一個結論，以為風水的好歹可以預先加以測度而知道的。

我們的新地址據說是風水好的，這並不是誇張或猜想，而是事實的敘述，因為我們的一班中國職員，會請了一位地輿家來測量過。我遇到他是很偶然的，因為他不在我的時候，把他的工作完成了，但我因為他的職業很特殊，所以竭力和他交識。他看上去好像一位教書先生，年在三十和四十之間，衣服穿得也很整齊。他帶了一個羅盤和一根尺，會在我們的新辦公處，測量了好幾小時，結果據稱這裏的風水不差。他把幾隻寫字檯的位置略為變更，而特別注意到我的那隻寫字檯；變動的結果，把我的坐位恰對一扇窗，這對於目力衰弱的我，當然是不能對着陽光而坐，於是他就另外替我計算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使陽光不致直射到我的寫字檯上。這樣，雖

然那隻寫字檯和牆壁成爲一隻很不美觀的角度，但據說對於風水就沒有沖犯了。

受制風水學說的辦公處，不止是我一處，雖然只有我把它宣佈出來。大多數外國人對於這種事，都一笑置之；但中國既不願授人以笑柄，所以他們都陪着外國人，私下裏把辦公處排成好的風水。我有一位英國鄰居，對我直說他在十年中一向坐在一間光線不足而空氣欠流通的辦公室裏，因為他的一班中國職員，認爲那裏的風水是很好的。

有一天，附近上海的鄉村裏的一位村長，跑來見我們，說是爲了一件嚴重的事情。原來在一年前，我們曾在那鄉村附近的地方，豎立了一塊很大的香烟廣告牌子，不多幾時之後，據說四周都遭遇到惡運：田裏的收穫壞了，生病的人比平常多，還有幾個人死了。那鄉村上的一班長者請了一個有本事的風水先生來測量一下，發現到我們的那塊香烟廣告牌子破壞了他們的風水。因此這位村長來要求我們把那塊香烟廣告牌子除去。

我提議我們不妨在那廣告牌子的四周放一些炮仗，也許可以嚇退那些有礙風水的惡鬼。村長認為這倒是一個好主意。他便去和風水先生商議，那風水先生說放了十塊錢價值的炮仗便可奏功。這是我第一次驅除鬼魔的經驗，我決意貫徹始終，所以我拿出兩倍的錢來。二十塊錢的炮仗當然是多得可以了，鄉村中的人，對我的慷慨出資表示驚異。於是喧嘩糟雜，造成很大的聲音。我想那些鬼魔聽見了，一定會逃之夭夭，奔向別的地方去了。無論如何，總算從此那鄉村上順利如常，而我們也不再聞得什麼怨言了。

當我在數年後回到美國來的時候，我們不禁注意到美國的建築物，自白宮總統府以下，從沒有驅除鬼魔和請教風水先生的事情。如果欲驅除總統公案四周的鬼魔，那末勢非建造一座寶塔不可。從中國人的觀點看來，那隨處為害的鬼魔，幾乎可以走入美國每一個家庭，而作成較匪徒更厲害的危險，而不景氣的原因，也有了合理着的落了。

犬吠聲

不論何時，遇有特別高傲神氣活現的美國人來訪，我總是喜歡帶他到一個中國鄉村裏去散步一回，使那裏狺狺而吠的犬，給予他一個教訓。鄉村裏的犬總是發出一陣可怕吠聲，使我的佳賓，禁不住要詢問什麼原因。我簡單地解釋說那是因為我們是外國人的緣故。

「當然囉！」他會這樣說。「那些犬看得出我們所穿的衣服有異，」這話證明他對於犬的經驗，一些也不知道。

「不，」我答道。「即使一個中國人穿了西裝，那些犬決不會向他吠的。這是因為牠們不喜我們外國人身上的氣味。牠們以為我們是一隻狐狸，或者以為我們當中有一個衣袋裏藏着一塊鼯鼠的生皮。」我繼續解釋說我對於一切犬雖有天生仁慈的感情，但中國地方的犬，在這二十五年以來，嗅到了我的氣味，總是對着我吠。有幾次，我特意洗了一個浴，修了一個面，並用去了大半

塊香肥皂，像女人一樣考究，但不數分鐘之後，站在我下風頭的犬，每一隻都對着我發出厭惡的吠聲。

一個解釋似乎是這樣的：我們外國人，由於一向食肉的原因，身體上發出一種特殊而可厭的氣味，同時中國人則沒有氣味或其氣味不是難聞的，因為他們的食譜是白米，大麥，蔬菜，和魚類。

像這樣的一種散步，常常有一種效果，那就是把我那位佳賓的不可一世的自大大心，降低了相當的程度。

中國人往往不肯當面對你說什麼不恭維的話，但有一位中國朋友，對我直說，我們外國人，非但身上有一種特殊的燥氣，而且這種燥氣，聞之令人作嘔，怪不得一切中國人對於一個英國人成爲習慣的每天洗澡，認爲有一個很簡單的說明：因爲他天生是一隻醜惡的畜生，所以非常常洗澡不可。這是實在的，上次我在美國的時候，在一羣獨克人當中，我親自聞到他們一種奇特的氣味。在走進紐約地道裏的時候，我就覺得身體上所發出來的劇烈的氣味，這一種氣味，據化妝品的廣告上說，

足以破壞戀愛，而對於商業的成功，大有妨礙。在中國住了多年之後，我對於人體的氣味已記不得了。在倫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也是一樣的，不在莫斯科並不完全一樣，因爲那裏俄國人的人體氣味，達到了一個極高的程度，令人有退避三舍的勢力。

魚翅和彩蛋

提起中國的食物往往使一般的美國人聯想到魚翅，燕窩湯，和彩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對於這幾種食品，一樣也不會對之垂涎。我對於這幾種食品，都吃過，而以後也時常要吃，並不是因爲我歡喜吃，實在是免得使我的東道主不悅。魚翅湯本來很不錯，除非鯊魚味道放得太重，至於燕窩湯，我實在喝不出到底有什麼味道。而彩蛋一物，則不免叫人噁心。

另一樣中國菜，外國人所時常吃的，是「雜炒」。有人說這是「中國的國菜」。其實，據我們所知道的，這一種肉醬非但不是中國的國菜，而且沒有一個中國人吃

它的。中國人所知道的「雜炒」其實是一種廉價的廣東乞丐所吃的碎肉。

中國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博士曾告訴我何以這種乞丐的菜會在國外變為風行一時之菜的經過。原來當美國加利福尼亞省發現了金鑽的時候，數千名中國苦工都遠渡重洋去到舊金山去開鑽，而不久那個城市裏就開了一二家廣東餐館。一天晚上，有一羣外國鑽工決意去賞光賞光，看看黃種人所吃的，到底是什麼東西。但等到他們走到餐館裏的時候，一班中國食客都已飽食而歸，而館主也預備打烊了。但那些鑽工要求吃東西，所以館主把那些中國主顧所吃剩下的東西，合在一起，上面澆了一些中國醬油，就端給那幾個鑽工去吃。他們問他這是什麼菜，他告訴他們說這是「雜炒」，但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雜炒」。

這也不去管它，總之他們很喜歡這個「雜炒」，後來竟然再來叫這隻菜，這樣「雜炒」的生意就站定它的地位了。中國人在這上發財的，比較開金鑽發財的更

多，而數世代以來，幾千中國人都暗暗好笑，每次外國人叫一盆「雜炒」就想起了這一隻廚房裏的笑話。現在世界各處都市裏都可以找得到「雜炒」館子——只是中國本國卻沒有。

神聖的飯碗

中國人生意場中一個大的傳統規矩就是你切不可破壞別人的生計，或「打碎他的飯碗」。在生意交易中，鉤心鬪角互相爭勝是正常的，但把他置於窮困之地，一定要叫他履行一張傾家蕩產的合同義務，那是被認為極不合人道的。一個人要規奪同類的生計的，他便和食人的動物，沒有兩樣。

關於這一方面，我們的一個主顧，在不景氣時期內，曾有過一個奇特的經歷。他因為生意清淡，不得不裁員。當他和幾個老職員商議的時候，他們勸他把一個最好的書記裁去，但堅決主張不要把那一個愚笨的書記裁掉。他當時不明白什麼意思，最後他纔知道：原來他們以

爲把那個聰敏的職員解僱，他們心中不會覺得不安，因爲那聰明的職員，不難另外去找到一個位置，但他們知道那個愚笨的職員，一旦失業，就不容易找到第二個生意了。

有一次，我幫助一個朋友在上海辦一張報紙，並幫助他處理印刷工人的罷工一案。有一個工人埋伏在半途，等到一個報販過來的時候，他就起來把那報販手裏所拿的報紙都撕壞了。所以我就把那工人扭交巡捕。初不料那中國法官對這件事很爲重視，竟然判了他九個月的刑期。第二天，他家裏的人完全都到我這邊來，說我既然把那工人送入牢中，那末他們的吃飯問題，都要放在我的肩上。我好像是打碎他們飯碗的人，所以最後我就饒下來，而這一家人就做了我的食客，達數月之久。同時罷工的事解決了，所以我就請了一位律師，代表那個在獄的工人，將他保釋出來，使他重新可以去工作。

不識字的印刷工人

因爲文盲數字上顯示中國民衆有一大部是不識字的，所以許多外國人以爲中國人是一個愚笨的民族。當然這個結論是錯誤的。不識字的中國人，往往因爲是他們沒有機會讀書，而且中國文字太多而很難精通，這非我們的文字所可比擬的。

說也奇怪，在中國的大多數英文報紙，都是那些什麼不懂英文的中國人所印成的。中國的排字工人，我始終弄他不懂。他一些也不知道原文的意思，而居然能拿了鉛字盤，很迅速地排出校樣來，這些校樣既清晰，而又能準確地把原稿上所有誤排的字都顯示出來。不特如此，他時常還能排法文、德文和俄文，這一件事，在歐洲排字工人中，很少有敢嘗試的。

當然，他既然不懂他在用的文字，有時不免弄出很好笑的錯誤來。例如，上海有一家英國報館刊行一本每年一次的行名錄。那辦報人對於編輯的事情是不管的，但最後的校樣，須經過他的批准。有一天，當他在閱看校樣的時候，恰巧看見上面有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是他

所憎惡的，而且已在數月前去世了。於是他就拿起筆來，在那已故之人的名字的四周劃上一個邊，並在校樣邊上草率地寫了一句改正的批語。

過了幾天，那本行名簿出版了，那上述的死人的名字並沒有剔去，而照樣印了一方黑邊，外加附着原批的幾個字：「這個笨驢已死了。」

良莠不齊

好多觀察家熱烈地證明中國人的誠實不欺和公平交易。最早的外國貿易界中人說：「中國人說的話和合同一樣可靠。」但也有許多人能告訴你那些黑暗和欺騙的故事。後者以為中國人說的話並沒有價值。當然，這種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見解，是很容易解釋的：在中國，如同在各個國家一樣，有誠實的人，也有不誠實的人。中國的綢業商人，同時也是織造業商人，大概足以代表中國最老的商業，即使不是世界最老的商業的話。原來他們在基督降生以前的一千餘年，已在織綢售賣

了，而他們的活動，迄今沒有中斷過。他們製造品的標準，一直是很高的。日本人從外國人處學得如何把人造絲重量加在他們的出品上，但在此以前的十年，他們還沒有製造用以輸出的綢，所以純粹的日本綢是沒有的。中國人從來不用這種人造絲量的詭計。不論那一個中國綢商，都願意剪下一小片綢，放在碟子裏用火來燃燒，藉以證明出品的純質。純絲織成的綢，可以完全燒去而不留一點灰痕。如果有一些些的撥雜，那末灰就會現出來了。因為中國綢是純絲的，所以賣起來照斤兩論價而不是照尺寸長度論價的，而且在上等的綢論裏沒有還價的。

銀匠也代表一個很古的手藝。每一件銀器上面都印有「圖章」，也就是製造那件銀器的銀樓裏的商標。而在中國這一種標記的重要，猶似錢幣上所刻的紋盾。這是一種包退還洋的保證。不論多麼舊或破的銀器，銀樓都肯出價收回，但比原價稍廉。有錢的中國家庭裏都擺滿着銀質的花瓶和盒子，非但爲了裝飾起見，而且也

是因為在必要時，他們能把這些裝飾品馬上就可以換錢。

但在許多比較新的商業裏，其標準並不怎樣高。例如我有一次在一本中國刊物上登載一件廣告。那刊物是一種印刷得很好的月刊，據他們在推銷信裏說，擁有三萬名女性讀者。這本月刊的廣告很發達。我們登載的是一張全頁的廣告，對那三萬個女性讀者，介紹一種雪花膏，附郵五分，便可索取樣品一瓶。不料我們的廣告登了三個月，那三萬個讀者竟然一個也沒有來向我們索取樣品，於是我們就着手調查了。我們發現到這本雜誌，除了寄給登廣告的人，每家一份之外，一些銷數都沒有！這還不要說起，而且雜誌裏的材料，弄來弄去，老是那幾篇，從來沒有變更過。唯一的不同就是廣告的頁數和發行的日期。那出版人顯然專向外國人攬攬廣告，以為外國人不懂中文，所以隨便刊些什麼材料，都沒有關係的。這一本雜誌，至今仍在發行着，而我們國外的主顧，有時寫信告訴我們說他們的同業，都在這本號稱有三萬名

讀者的雜誌上刊載廣告，而字裏行間似乎暗指我們對於這一個有價值的廣告媒介物，已經忽略了。

但中國商人的最黑暗的方法是在出口事業方面，其例如下：大宗的中國「馬豆」是豆類中最低廉的東西。這種豆出產很豐富，而豆質很粗劣，雖有若干營養價值，但人類如果不是因饑荒而被迫吃它，決不把它當作食物的。在出口貿易的項目中，這種「馬豆」有一個特殊的銷路。那就是運到開採煤鐵的國家裏去餵給那煤坑裏的騾子，牠們爲了工作關係，一天到晚處於沒有太陽的黑暗之中。這種豆似乎含有一種維他命，足以補充日光的缺乏。

這種豆既然是商用產品中最低廉的食物，那末似乎沒有攪雜牟利的事情了。但我有一個出口業的朋友，發覺到其中的黑幕。在他經營「馬豆」出口事業好多年之後，他收到不少國外來信，訴說最近一批馬豆，外面都有泥衣，而每一袋裏都發現許多小塊的泥土。

他立即去把尚未裝出的一批，加以詳細的檢查。最

初一切看來似乎都不錯。後來仔細一看，就獲得了一個奇特的新發現。原來平均每二十粒豆中，總有一粒是用日光曬焦的泥土所做成的，其形狀、顏色和重量，和「馬豆」一般無二，真可以算為商業上十全十美的仿製品。外國收貨人所以能發破這一個祕密，一定是因為在天雨的時候發覺的。

他想到幾千匹可憐的煤坑騾子吃的是泥豆，就不禁大怒，而開始做一些偵探工作。不久他就發現在漢口附近有一家專做泥豆的工廠。工人們在揚子江邊上汲取泥土而把它放入豆型的模子裏，做成泥豆。「馬豆」客人以較低的代價把這種泥豆買下來，攪在真豆一起，以供給出口貿易的用途。幸虧得我那位朋友的偵探工作，纔把這攪泥的作風遏止，而據我們現在所知，那些煤坑裏的騾子，已有好幾年沒有吃到泥豆了。

中國的雞蛋

但以劣貨充售，墨守荒謬的成見，以自欺欺人的，並

不致害於中國人。蛋在中國是很便宜的。一九一九年輸出到英美兩國的鹹蛋和冷藏蛋的生意是非常發達。後來這兩國內突然發生熱烈的宣傳，反對中國的蛋，據說裏面有不少危險的微菌。英國有一個農夫寫信到當地的一張報紙上，說當他使一隻母鷄孵蛋的時候，他為好奇心所驅使，把一枚中國的蛋也放在一起，結果從那枚中國的蛋中孵出一條小蛇來。許多英國報紙都專載了這一隻故事，於是許多英國的管家婆從此不買中國的蛋。但蛋糕司務則仍舊繼續購買中國的蛋。

美國反對中國蛋的宣傳，雖沒有達到像「蛋中孵出小蛇」那樣的荒謬程度，但也很熱烈。純潔食物的法定限制已被提出，不久之後，中國在英美兩國的蛋生意就一落千丈。美國到中國去採辦蛋的商人，凄慘地結算了旅館裏的賬而動身回國。

但一班從英國去到中國採辦蛋的商人，則保持他們向來有名的固執性，他們繼續把蛋購下往英國裝運。但上面已經說過中國蛋在英國的銷路很有限，所以每

個人都在奇怪他們爲何做蝕本生意而不致破產。最後這個祕密就被打破了。原來中國蛋被運到英國之後，加以改裝，而轉運到美國去。美國人認爲是英國的蛋，歡迎愛買。美國繼續着輸入大批中國來源的「英國蛋」。

陸齋的世界

我們所用的各種牙刷都是用豬鬃製成的，而世界大多數豬鬃的供給，來自中國最好的豬鬃，就是你現在的牙刷所由製成的豬鬃，則出自四川的白豬身上。世界別處所養的白豬，很少對於牙刷的製成，有所貢獻，因爲別處養豬的人，沒有中國人那樣勤儉肯把豬鬃洗清而揀剔出來。

所以世界優良牙刷的供給，依靠着四川白豬的永久的健康和發達。想到你的牙刷而再回到世界的狹小，你就是中國四萬萬人民的一個鄰居。

值得取法的農業學校

爲「建立農業高貴的品格，及養成從事農業者的公民資格」盛司康辛大學創辦了一所「農民學校」。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爲一學期。每位學生納費九十七元五角，包括學費宿膳費及醫藥費。入學不限資格，四分之一是中學畢業，其餘的都只受過六年至八年的教育。除了施肥、植林畜牧、營養化學農場管理等課程以外，還有講演學、社會學、文學、經濟學、政治學及公民訓練。這學校的目的是在訓練他們領袖的才能，使他們回到農村社會時，不致失去他們職業中能達到的社會文化上之地位。

光

奇風異俗的

剛復

書名：From the South Seas.

作者：Margaret Mead.

出版：紐約 William Morrow & Co.

在新幾內亞 (New Guinea) 肥沃的高原上，住着一種野蠻未開化的民族，叫做蒙達古莫 (Mundugumor)，本族的人都互相猜忌，互不信任。

一個蒙達古莫的孩子一出母胎就墮入一個充滿着敵意的世界裏。與他同性的人都是他的敵人；生存必需的才能是戰鬥；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同是一文不值的。孩子還沒有出世，父母已在討論他出世後讓不讓他生存的問題。這問題一部份也由孩子的性別來決定。父親歡喜留下女孩子；母親却歡喜留下男孩子。

女孩子生存的機會較男孩子為多，因為男子娶妻是要用自己的姊妹或女兒去和別人交換的。有時雖然也可用一枝貴重的笛子去換一個妻子，但在理論上唯一合法的手續仍是以姊妹去交換。兄弟們有交換姊妹之權；母親們也教訓她們，使她們尊重他們的這種權利。

沒有姊妹的男子要想娶妻，那只有用強暴的手段去搶奪了。因此，有一大羣兒子而沒有女兒的家庭，都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戰鬥時期，因為沒有姊妹去交換，即使

有了一枝笛子，也還要用武力才能得到一個妻子的。

兄弟們爲了交換姊妹們的權利，時常爭論。長子，尤其在父親死後，有權把所有的姊妹都給自己換了妻子，不讓弟弟們染指。父親也可不願替兒子們換老婆，而去爲自己換一個年輕的小老婆。

小孩子剛學會行走，父母就不大理會他們，讓他們自己去照顧自己。不過不讓他們離家太遠，恐怕他們掉到水裏溺死了。溺死一個孩子就可使全村數月不得安寧，因爲溺死了人的水是禁止取用的。到了四五歲，父母就教他們辨別親戚。蒙達古莫人把親戚分爲三類：一是可開玩笑的；一是應含羞迴避的；一是可親近的。

一個可開玩笑的親戚，不但是可以和他開玩笑，並且是應該開玩笑。這是一種禮貌，和我們握手一樣。他們這種禮貌的可笑，就如美國人教孩子們見了叔父握手，見了叔母吻手，見了祖父就脫下帽子取下烟斗恭恭敬敬地站着，見了表兄弟就應該用大姆指遮住鼻孔一樣可笑。每個蒙達古莫人都須時刻留心着，免得失禮。因爲

見了應開玩笑的人而不開玩笑，比我們在路上遇了熟人不打招呼還要無禮。其嚴重也和兵士見了長官不敬禮，或僱主很客氣地問候僱員，而僱員不答禮一樣。

譬如一個人見了他父親的姊妹——不僅親姊妹，連親戚中一切與他父親有兄妹姊弟關係的人——他應該在她背上拍拍，對她說，她已經老了，差不多要死了，她那鼻飾多難看啊。再把她籃子裏的東西偷點出來。但是見了他妻子的兄弟或姊妹的丈夫，却又害起羞來；冷冷地問候一聲，也不請他吃飯。

他們的世界裏毫無樂趣可言，因爲憂樂都不敢隨便表現出來。即在快樂的時候，他們的神經仍舊緊張着，不敢大意，唯恐他這種行爲被不應當看見的人看見了。孩子們漸漸長大，與父母的關係也漸漸緊張起來。七歲的孩子常反抗他們的父親，而離家逃走。父親也不去追尋他們。

每個蒙達古莫人都有幾間草屋，四週用柵子圍起來。每一個妻子一間，他自己一間，這是他吃飯的地方，成

年的兒子們另外一間，這間比別間特別簡陋；還有一間藏著烟草等物，並作客人留宿的地方。

有兩三個妻子的人常把屋子蓋在樹林子裏，一條別人看不見的小路，進出時又可由別的路繞行，使別人不知道他的家到底在那裏。這樣防範是必需的，因為有些母親是異族人的混血兒，常引了異族人來襲擊那些防禦不嚴的土人。他們散居在樹林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兄弟們不能住得太近。他們兄弟之間除了必要的幾句話以外，從不多講一句；兄弟坐在一起他們認為是一件可恥的事。弟弟也不能和嫂嫂交談。雖然有了這些禁條，兄弟父子之間的爭鬪仍舊免不了。

宴會是難得有一回和洽的。只有女人們才常坐在一起閒談，或是互相批評草裙的顏色；或是談笑那些妖形怪狀的老婦人。兄弟們以兵戎相見是極平常的。親戚們來訪也大都不要善意。小孩子們在親戚面前也都坐立不安。

女子也是和男子一般的強悍，一般的好鬪，一般嫉

妒。丈夫要打妻子的時候，手裏必須拿著鏽魚的顎骨，並且還要留心她手裏有沒有武器。

他們不把「獵人頭」當作什麼冒險的事。遇到大規模的戰爭需要聯合他族的時候，因為他們都互不信任，所以大家各以小孩子為質，直到戰事終了，如果一方背信，他方就把為質的小孩子統統殺死，只剩一個——大半是男孩子，因為男子較女子為賤。

蒙達古莫人的社會組織很奇怪，同性之間有一種天然的敵意，唯一的聯系物就是異性。因此有所謂「一條繩」的組織，即由兩性間隔而成的一種系統。由男性算起是：父親——女兒——女兒的兒子——女兒兒子的女兒……由女性算起是：母親——兒子——兒子的女兒——兒子女兒的兒子……一切的財產都是照這「一條繩」的系統遺傳下去，連父親用的武器都是由女兒承繼的。只有那些賤價的土地是例外，由兒子承繼的。在一個有幾個妻子的家庭中，父親女兒的「一條繩」和母親兒子的幾條「繩」之間有很明顯的界限。

同母的兄弟雖同屬「一條繩」，但自小就互相猜忌仇視，彼此迴避不輕易交談。他們唯一接觸的機會就是相鬪，或當衆互相辱罵。異母兄弟的迴避雖不如此嚴格，但由於他們母親的對立，仇恨也更加一層。父子之間自小就無甚關聯，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是對立的。

男子們既互相敵視，互不信任，這種社會又如何得以生存呢？這可在他們經濟生活中找到原因。蒙達古莫人是很富裕的。他們有肥沃廣大的土地，水產豐富的河流，取用不竭的菓樹。在經濟上並無互助的必要，男子應作的工作，獨自一人能勝任而有餘。他們只消種點山薯，伐倒幾顆製西米（*sago*）的棕櫚樹，讓牠們在地上去腐爛，其餘的事完全是女人們的事了。男子們有事的時候，她們也能很輕易地負起全部的責任。

男子們所爭論的大都是爲了女子。有時也偶然爲了土地或捕魚的權利而爭論，但衣食的來源既如此豐富，這種經濟的原因也就無關緊要了。

一個理想的蒙達古莫人是一隻猛勇的雄獅，後面

跟着幾隻同樣猛壯的雌獅，爲自己的權利而爭鬪。但有風俗習慣的限制，所求也不能越界。譬如某家有一祖傳的遺規，所有的姊妹是平均分配給兄弟們的，如果這家的男子再有爭奪的事發生，那就不能被別人容忍了。

我的人生觀

堂語林



在文壇上提起了林語堂三個字，真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我們對於這位馳譽中外，蜚聲儒林的學者，似乎沒有詳細介紹的必要。林先生現年四十五歲，福建漳州人。他是哈佛大學的碩士和利浦齊大學的哲學博士。民國十二年至十五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他在國內向有幽默大師的雅稱，主編過不少文學的定期刊物。他寫過不少書，真可以說是著作等身；非但中文的著述，卓越一時。而且英文的寫作，亦別具一格，談之令人愛不釋手。他的英文著作吾國與吾民，是一九三五年在美國銷數最廣的十大名著之一。他以輕鬆的筆調和溫柔的作風，把中國人民的的生活和文化介紹給那些西方人，使他們對於現代的中國人，有着真確的認識。在這一篇文章裏，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位中外著名的學者，所抱的人生哲學究竟是怎樣的。

像一切別的普通人一樣，我（著作者自稱）也有一種普通的人生哲學。說也奇怪，我對於無聊的哲學理論，一向總是退避三舍，不敢領教；各種哲學名詞像柏拉圖的「觀念」，斯賓諾柴的「本質」，「實質」和「品質」，以及肯脫的「絕對又必然性」等，常常引起我一種懷疑的意識，以為哲學家總是故步自封，太囿於一己之見了。一件事情，在論理上說得頭頭是道的，你會覺悟到它一定是錯的。我每遇到一種哲學制度，如果過於神氣活現，或在論理上說得天花亂墜，那末我就要起疑了。那些比較更為沾沾自喜，自覺滿足和一味痴講論理的制度，像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和開爾文的全惡主義，在我心中所能引起的，只是一笑而已。等而下之，水準較低的政治觀念學，像今日實際上一般人所表述的去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我看來，不過是思想本身的淺書寫照而已。我對於共產主義，較之法西斯主義，更看重得多。

因為前者建立在對平民的一種唯心論的博愛上面，而後者卻是建立在對平民的一種犬儒學派的輕視；但這兩種主義，按它們目前的行徑看來，都是西方唯智論的產物，而顯示缺乏克己的修養。於是我就漸漸深感到孔夫子的智慧，他老人家曾說過這樣的話：「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者。」（我現在纔知道道德爲什麼不行。原來聰敏人誤以爲道德是高不可攀的東西，而愚蠢的人卻不知道究竟什麼是道德。我現在纔知道道德爲什麼不容易明白，原來賢明的人想過一種高出於尋常道德的生活，而不肖的人卻連尋常道德的生活也不能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食和飲，但真正知道食味的人卻很少。）

所以我雖不反對詳細密析研究人生的科學，但對於過於精密的哲學，卻感到頭痛。但無論科學、宗教、或哲學，在其最簡單的名詞裏，我自幼對之就發生莫大的興趣。用最簡單的名詞來講，所謂科學，就是對於人生作一

種好奇的研究；宗教就是崇拜人生的意思；文學就是對於人生所發的奇妙之思；藝術就是人生的一種風趣；而哲學則是對人生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基於各人對宇宙所具有的理解，理解力的深淺，各人不同，但總是有限的。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有投入文學院和科學院兩種選擇的機會，當時我對於二者都一無所知，結果我投入了文學院，現在想來，深為懊恨，我常常覺得我當初恐怕已錯選了我所攻讀的學科。但我對於科學的愛好，從未中止，而且我不斷地閱讀通俗的科學撮要，想藉以彌補我所學之不足。如果科學的意義是一種永遠對人生和宇宙的好奇，那末我仍舊可以稱為一個科學者。我也是一個天性深喜研究宗教的人，所以現在各種宗教的腐敗情形，時常使我暴怒若狂。雖然我的父親是一個牧師，但這個並不能指為我因此可以容忍腐敗情形的宗教。

所以，所謂我有一種普通的人生哲學，我的意思就是說，像一個普通受過教育的人一樣，我對於人生，對於

生活，對於人類社會，以及對於宇宙和上帝，一向在竭力採取一種合理的，並在可能範圍內，合調的態度。我雖天生偏於懷疑哲學的制度，但這意思並不是說我就因此不相信人生的見解可以多少地有紛一而合調的可能；我相信這一種統一而合調的人生見解，對於生活的一切事物，像金錢，婚姻，事業，家庭，愛國，和政治等，會產生相同的態度。我相信，不信任而於一己之見而密不通氣的哲學制度，反能簡單而容易地採取一種合理而統一的人生見解。

我對於科學所知有限，但因崇拜科學起見，我常常讓科學家去做發掘工作，我完全信任他，並知道他有澈底的意識。我讓他去替我發現實質的宇宙——實質的宇宙是我所極欲知道的。於是，從科學家那裏獲得了關於實質宇宙的一些知識之後，我就想起人比科學家更為偉大，科學家無法告訴我們一切事情，無法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些製造快樂的事情。於是我不得不去請教 *bon sens* —— 這一個十八世紀的字是

值得復興的。無論你叫它 *bon sens* 也好，叫它常識也好，叫它直覺也好，叫它初思也好，總之只有它纔能幫助我們得到生活的真理和智慧。真實的思想常常是一種熱誠的，有情感的，一半幽默而一半想入非非的思想，再加上一些些理想和一些些令人愉快的謬妄。稍為放縱一些幻想，然後再加一些無情的犬儒學主義來加以抑制，猶如一隻紙鳶和一根紙鳶的線。人類的歷史似乎像放紙鳶一樣：有時候遇到風順，我們就把線放得長一些，讓紙鳶飛得高一點；有時候風太猛了，我們就把紙鳶放得低一些，而有時候碰得不巧，紙鳶會橫阻在樹枝中間；但要想達到十全十美的幸福的最高層，那末恐怕今生休想！

原來這個世界是一個好的世界，同時也是一個壞的世界；而人是一種善良的生物，同時也是一種兇惡的生物。人生有時很快樂而有時很悲慘；人類的社會有時很殘酷而有時則不乏真正的善意，知道了這一種情形，那末我們除了用格外善意，寬裕和諷刺的思想之外，還

有什麼旁的良法可以進行呢？大智慧在於不向人性作過分的苛求，而同時也不一味放縱，使其變為腐敗。人必須盡其力之所能，同時，如果獲得一部分的成功或遇到一部分的失敗，必須對自己說，「我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這個差不多就是人所需要的全部生活哲學了。

人類社會和人類本性的不完善，正是我感到人生的興奮。我之生而為人，使我銘感喜悅而引以為榮。我雖對於實質的宇宙發生興奮，但我對於人，對於人的愛和恨，對於人的高貴的成功和可笑的失敗，也感到同樣的興趣。我對於人發生興趣，因為他的愛和恨的方式，以及一般的行爲，都是非常令人耐味的。那就是說，我對於人根本表示同情，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我是他的同類。譬如把幾個法西斯國家來做例子。我對於他們的領袖和他們涎末四噴的愛國口號，多麼輕視！我對於他們那種獸性的貪婪，狡猾和自我主義，多麼看不上眼！他們怎樣地自欺自騙！當他們藉口自衛，從行動變成標語而襲擊了那些「和平」，「正義」，「自決」等神聖名詞的時

候，我聽了怎樣地毛骨悚然！他們的幾個宣傳首領，在我看來是多麼可笑；而我正奇怪他們把本國的人民和他們自己本人，當作什麼，這些渺小的人啊！他們怎樣地毀滅了海恩的偉像，並污辱了古丁根和海台堡那兩所著名的大學，並怎樣地圍着邪神金牛，共同加入狂舞！然而同樣在這幾個國家裏，我也見到那偉大的平民。在大多數好戰的國家裏，人民的心裏真正歡迎再來一次大戰的，我相信決不有百分之一以上。在那些國家中，人民的生活豈不是仍舊快樂，照常結婚，照常生養孩子，並照常作科學的研究嗎？

這就是我們對於一般的人生，所應當採取的典型態度，這是一種寬裕的暗說。這種態度就是期望人類的本性能顯出更優美和更高貴的一面來；而在期望之中，不忘寬恕；這種態度就是寬恕人類本性上的缺點，而在寬恕之中，不忘譴責其不加改進。大概照這種樣子，我們人類纔會永久更向前而更向上的進行。那就是我意思所說的熱誠，有情感而表同情的思想。在科學完成了它

的發掘工作之後，宗教，藝術，文學，和哲學必定會在人生中佔定適當的地位。這些東西在近代世界中似乎沒有密切的聯繫性；那些所謂專家已篡奪了人的地位。原來科學決不能代替藝術，宗教，文學，和哲學。除了智識之外，我們必須保留而永勿失去人生的趣味，人生的崇拜，對人生的奇妙之思，並對人生應取的適當而合理的態度。人生的趣味必須純潔不污，人生的崇拜必須真正謙卑，對人生的奇妙之思必須充分活潑，而對人生所取的態度必須合調和合理。

一一

但是讓我們先來檢驗一下科學的發掘工作已替我們做了些什麼，因為科學對於我們，是代表我們智力所能覺察到的健全知識。科學雖不能把一切事物都告訴我們，但在科學所告訴我們的那些事物中，我們當然無法可以反對知識的光明。我們是肉和靈互相混合而成人，所以我們所得關於肉體上的知識，一定會影響

到我們在精神上的見解。不論在旁的地方科學所完成的是什麼，但它對於我們對人生的奇妙之思和崇拜，總並無破壞，而反有增進。

我現在所講的，並不是關於科學在我們人生的外界情形上所生的影響，這種影響實在太廣大了，我所講的乃是關於科學在我們對一切事物的見解上所生的不知不覺的影響。自蓋力略的時代以來，這一種影響已經廣大而深入，使我們都已包含在內了。任你怎樣說法，現代人的見解，不論是對於上帝、宇宙、原子、物質的基礎、本性和構成、人類的創造和歷史、人類的善和惡、靈魂和其可能的復活，如何對付人的身體、罪惡和責罰，上帝的報復和赦恕的本性，人和動物界的關係——一切的一切，都已經過確切的改變而不再是蓋力略時代之人的見解了。總而言之，我可以說，在我們的心中，上帝已變為更大，而人已變為更小，同時在另一方面則肉體已變為更清潔，而永生已變為更渺茫了。這樣，關於宗教方面的一切最重要的見解，像上帝，人，罪惡和永生（或得救）

都已經修改過了，或應當修改。在我看來，這一切事彼此互有關係，並和科學的學說也有關係。

我這樣地推溯科學知識的進步如何與宗教信仰的外表相衝突，並非因為我不信宗教，而正是因為我對宗教發生無上的興趣。雖然聖經裏的登山寶訓實際上仍是完整無恙，猶似道德境界和高貴生活的美麗一樣也是完整無恙，但我們必須勇敢地承認科學已破壞了宗教的工具，或宗教所賴以奏效的主要觀念，例如罪惡的觀念。我所要指出的，就是這些觀念已經無形中漸漸改變，連我們自己都沒有知道，而這種影響是一種不知不覺的影響，譬如拿宗教中最明顯而最膚淺的地獄觀念來講。我想今日大學一年級生或四年級生，一百個當中沒有一個，或恐一千個當中也沒有一個會相信實際上真正有一所地獄的。沒有人絕對主張或絕對反對地獄的存在；每一個人都以為這一個問題是不值得辯論的。這些主要的觀念（地獄，罪惡，罪罰，天堂，代為受苦）既已經過深切的改變，那末宗教，或至少有組織的

宗教，自然要受到影響了。

當我說，在我們的心中上帝已變爲更大而人已變爲更小的時候，我意思所說的大和小是從實質上講的。這些事實是在無法避免的。我們既然必須認爲上帝至少和他所創造的宇宙一樣大，那末當近代天文學不斷地向我們洩露一個愈來愈廣的實質宇宙的時候，我們或至少我個人，天然驚奇得莫可名狀了。舊時的宗教和一切以人爲中心的信仰，其最人的敵人就是那個二寸直徑的大望遠鏡。數星期前，我拿起一張紐約的報紙，看到有一個天文學家發見一堆新的星球，離地球有二十五萬光年之遠，當時我對於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所具的觀念，變成簡直可笑。這些事在我們的信仰上所生的影響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它們是很重要的。我在好久以前就已達到一個觀點，覺察到我在上帝或宇宙的目的中，是一個多麼微小而卑賤的東西，直到墮落、責罰、和贖罪等複雜制度的觀念，在我看來似乎變爲荒謬背理，猶似我想像我自己替一個比螞蟻的觸角還要微小的東西，

或甚至相當大小的蛆蟲，來發明一種責罰和贖罪的制度，我們個人都够不上上帝的發怒，我們簡直够不上上帝的定罪。

科學或近代一般的知識，已改變了我們對於善惡報應和代替受罪的觀念。罪惡和完善的理想對照已不能再保守了。人類繼承動物和元始野人的遺傳本能，也就是進化自然過程的產物，這一種知識，已使舊時關於人性原善原惡的辯論變成沒有意義了。戰鬥的本能，餓的本能，性慾的本能，結羣的本能，以及一般本能超過理智的優越力，這一切都已容易被人了解。你不能因爲人有性的本能而責備他，猶似你不能因海狸有性的本能而責備牠一樣；因此，關於肉身罪惡的全部神祕主義（宗教就是建立在這種主義上面）似乎更顯得沒有意義。所以中古時代對於肉身和對於物質人生所執的僧侶態度或典型的「宗教」態度，已成爲過去了，而代替它的，已來了一種新的態度，對於人和人在地球上的事業，具有更健全而更明達的見解。我相信這一種態度，

才是今日一般有思想的人所具有的態度。換句話說，就是近代人的感想不以爲地球上的人生是有罪的。所以，如果說上帝因爲人的不完善，或因爲人在進化的途上只走了一半，而對人發怒，那是不近情理的；如果說上帝因這同樣的原因而責罰人，那也同樣的不能令人信服。但如果假想上帝必要叫一個人代替受罪而才肯饒赦人的罪，那簡直是做戲了。代替受罪這一種事，在今日這一個文明的人生中，我們自己也不願實行，上面的說法，簡直是把這一種野蠻觀念，推在上帝的身上。在沙墨薩·毛罕姆所作的一部劇本中，那個女教士因爲野蠻民族中有一種以人爲犧牲的行爲而大爲憤怒，並竭力想阻止這種行爲，但她却沒有覺察到她自己所信的宗教，正是建築於同樣的野蠻觀念上面，以人爲犧牲而去討好一個上帝。我通常的假定是這樣的：上帝是這樣的大而人是這樣的小，上帝不會爲了人而有所麻煩，全部觀念似乎都是人造的，複雜的。在物理學中，當一個理論在新事實的光明中變成了太虛飾和太複雜的時候，我們

便把這一個理論拋掉；一樣的，我們必須拋棄這一種贗罪的理論，來換上一個比較簡單的說法。

今日宗教中特別使我望之卻步的是它的偏重於罪惡。我並沒有罪惡的自覺，也沒有被定罪的感覺。我想許多人如果用冷靜的頭腦和明達的眼光來看這一個問題，他們一定會得到和我一樣的假定。我雖不是過着一種聖人的生活，但我相信我所過的生活，也是相當高尚的人類生活。在法律上我是完善的，雖然在道德上我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但這一切道德上的不完善或過失，像偶然的說謊和失職，一併加起來，叫我的母親來做判官，恐怕至多也不過判我三年的監禁，但決不至於會定我地獄之火的罪。這並不是我大言欺人；大多數我的友人最壞的也不過應得五年的監禁。如果我能够對得住我母親的記憶，我也就能對得住上帝。她不會定我永遠地獄之火的罪。這一點我知道的，而我相信上帝是合理的，聰明的。因爲近代的教會仍舊專注於罪惡，並因爲一般教士在感化新教徒的時候，總是開始灌注罪惡的

自覺，所以我不能接受它。

在基督教教義的另一端是完善的觀念。完善是伊甸園中人的狀態，完善也是未來天國中所定為目標的狀態。爲什麼要求完善呢？我真不明白。完善甚至也不是發自美學的本能。小亞細亞的論理學在初世紀所發展的觀念，以爲我們在天國中要和上帝生活在一起，所以我們必須要完善，否則我們就不能和上帝生活在一起。這樣說來，這種完善是屬於神祕性的，並沒有論理學的基礎，僅不過是人的願望。想生活在十全十美的天國中。我倒要疑心了，如果基督徒沒有得到一個十全十美的天國的許諾，那末他是否肯求完善呢。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這一種觀念實在是一些沒有什麼意義的。所以我自己也不承認善人的觀念。理想的人是一個誠實地盡其力之所能來過一種高尚生活的人，並照他的知識來觀看真理。在我看來，所謂理想的人就是一個全理的人，是一個勇於認過而知過必改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我並不要比此更好的生物。

二二

這樣一種信仰的顯示，對於許多誠意的基督徒，一定是令人不悅的。然而我們如果不是非常的誠實坦白，我們就不配知道真理。在這種事情中，我們的行爲，應當像科學家一樣。我們拋棄舊的信仰，往往和科學家拋棄舊的物理學定律而接受新的原理一樣感到痛苦。事實上，甚至科學家也常常抵抗新的原理，但他們似乎心平氣和，照着他們科學上的良心指使而接受或拋棄某種真理。真理常常是令人不悅的，猶似光亮的突然臨到，會使眼睛受痛苦。但是等到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眼睛和新的亮光調整之後，情形就覺得並不怎麼壞。只有信心少的人，才容易大驚小怪。

那末我們還有什麼留下呢？多着哩。各種舊宗教的輪廓已改變，它們的外形已沾污，但宗教仍舊存在，並將繼續存在着。我這裏所說的宗教是一種帶有情感色彩的宗教，一種虔誠的基本意識或對於人生的崇拜，綜合

人對於一切適當和高貴的確定性。有人或許以為分析虹霓的光帶或在方場的噴泉旁創造人造的虹霓，足以破壞拿單和上帝所定的條約而因此我們將被遣在一個惡魔的懷疑主義的世界裏。但是不，天空的虹霓，如果你抬頭觀看，仍舊是那樣的美麗。天空的虹霓和江上的微風，它們的美麗和神祕，一些也沒有破壞。

我們現在所有的是一個信仰比較簡單的世界。我喜歡這些信仰，因為它們比較簡單而完全是天然的。我所稱為救世的舊「機械」已過去了；事實上，救世的目標（就是所謂人的罪惡）對於我也已過去了。那個救世軍裏的女教士，一面舞動她的黑洋傘，一面傳教，她所稱的人類天父的上帝，也就是對於我們日常一切身邊消屑之事，差不多都要管理關心的上帝，也已過去了。那根完全論理上的鏈索，就是說原善，墮落，定罪，代替受罪，和重返原善，這一根鏈索，已確實地折斷了。地獄已過去了，而跟着天國也已過去了。在現世界的的生活哲學裏面，我相信我們用不着希望天國；天國的希望太渺茫，我們

沒有把握。天國也許會使我們驚異，但我們不應該驚異，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奇妙的實質的宇宙而它的作為差不多是精神的，彷彿有看不見的力量在推動着。天體的奇妙和地球上人生的奇妙仍舊還在那裏，豐富，非常的豐富。不僅使生活變成美而有用，而且用美麗和神祕來使我們陶醉。在宇宙的背後，我們覺得有一個偉大的力量——有人把它叫做上帝——非常的偉大，使我們對之不由得不悚然起敬。而當上帝在那裏的時候，在我們面前當然是令人陶醉的美麗，變化和神祕。且把那不可知而不確定的天國忘了吧，還是來生活於山石樹林之間，觀賞了夕陽西下之後，再仰望着燦爛的星星。這一個地球，這一個看得見的宇宙，我說是已足够了！事實上，它也是精神的，看得見的精神的。我們應當就此知足了。有時候對於一切造物的大主宰懷着尊敬的意識，我們也應當覺得一種感激的意思。

人的靈性也是清白的。道德的境界並沒有被物理的境界所沾污，也不會被物理的境界所沾污。明白虹霓

的原理是物理學，而對虹霓發生愉快便是道德。明白原理並不會，也決不能，毀損愉快。這就簡單信仰的世界，用不到神學，也用不到假想的賞善和罰惡。人的心仍被美善，正慈，所感動，這就夠了。既知道主宰一切的上帝這樣的高在我們之上，那末我們除了盡我們的心力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生活呢？我們不這樣做，就應當感覺到慚愧。過一個善的生活，照着最高上而最高貴的本能去做，那就是最適當的人生。事實上這就是合於宗教的生活，對人生已盡了崇拜之職，即使我們有獸性的遺傳，那是我們野蠻或動物的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本能——就是我們在進展的歷史中所傳下來的所謂「罪惡」——然而我們自身中有較高的本性也有較低的本性，這種說法和這種信仰，是很合於常識的。有高貴的本能，也有低賤的本能，我們不相信低賤的本能應歸咎於魔鬼在我們心中的工作，但這並不是說因為我們不信魔鬼之說，我們就會捨棄高貴的本能而去追隨低賤的本能。孟子說過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

皆有之；敬善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說「注意大我者為大人，注意小我者為小人。」

但物質主義在論理上雖不是隨着舊宗教觀點的消滅而起的，但在道德上卻是這樣的。我們人類的構造多麼奇怪。從大體上說來，近代的世界物質愈進步而宗教則愈退後。宗教對於人一向是一種合一的團體，包括有力的信仰和神的背景。它是在本能和情感上所覺得的，而不是在智力上所相信的。所以宗教的沒落是人類的損失。冷靜的理性的信仰不能替代宗教。而且，宗教獲得年代的莊嚴，具有古老傳統的力量。這個傳統的沒落並非幸事；但事實上無法挽回。現在的時代，不是一個產生新宗教的時代。我們太嚴格了，不能隨便附和。但個人對於合理行為，所抱的信仰力量和一個大宗教的力量比較起來，猶如小溝比較大河。這種個人獨具的信仰，我相信對於君子是足夠的，但對於小人則嫌不足。我們確已陷於近代的兩難之中。

這便證明摩西和孔子兩個人的智慧，他們都想

使日常人生的律法，變成宗教的莊嚴化。在現在的時代裏，我們不能產生一個摩西或一個孔子出來，我相信現代人所有唯一的宗教信仰，是一種廣泛的神祕主義，猶如老子所傳揚的那種學說。廣泛地說來，這是對宇宙間道德秩序的一種崇拜和尊敬，樂天知命地一切委諸道德秩序，並竭力使我們的生活和這一種道德秩序互相合調。道教的「道」正合了這一種意思。它的範圍之廣大，足以包含現在及將來最前進的宇宙理論。它既是神祕而又是實際。因為它產生哲學的性情。在我看來，這是近代物質主義的唯一對症之藥。

近代物質主義的對症之藥，顯然在於靜觀的人生，在於使人變成恬然自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個道教徒，我簡直沒有想到過這一個問題。但我的確知道道教有阻止不節制生活的力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對於他自己，對於他的同胞，對於人生和對於宇宙，一定要有一種統一而哲學化的見解，但不必自稱為一個道教教徒——因為我很不喜歡人自稱是什麼教什麼教的教徒。

教育的程序，大半在於除去普通人心中所有的愚昧的妄斷，詐騙，和成見。崇拜財權，機勢和成功者，信仰吉兇的命運，對人勝利，和物質世界的現實，這一切都是最普通的假定和妄斷，對於一個人的精神的人生，很危險的。道教對於這一切物質世界的幻覺，是一種頗有特效的對症藥。它使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對於同類，對於上帝，和對於宇宙，能有一種統一的見解。它教訓一切事物的精神觀。它教我們把物質的現象看作精神的現象，而把人生看作不斷生長和不斷消滅之定律的表徵。它也教訓永遠的正理。這樣，人就有了一種包含一切的神祕主義的堡壘，於是他可以隨便把這個概念叫做「道」或真理。或上帝或宇宙的定律，他甚至不必到教堂裏去做禮拜。你不能向「道」祈禱，但在精神上它自會使你滿足。

我甚至可以逐一陳明。信「道」的人見了人家在物質方面的成功，會施以一個善意而寬容的微笑。在道教的目光中看起來，物質主義是愚昧而不是罪惡。仇恨和妒嫉都被它用笑來沖淡。它教訓簡單的人生來對付

過於奢侈的生活，教訓自然界的可愛來對付庸俗的都市生活。它教訓名利的虛空，戰勝者的失敗，和被辱者的勝利，來對付殘忍的爭權奪利。它教訓宇宙的永生和生命的不死，來對付個人的妄想長生不老。它教訓以柔克剛，對於近代人生最邪惡的武力，像法西斯國家信任暴力的那種例子，它就教訓一種重要的主義，就是你勿以為你自己是世界上唯一聰明的人，你向前擠去並無所得，沒有人永遠是一個呆子，動和反動的定律永遠在進行着，破壞這個定律的人，就會自食其果。它培植根本的和平性情，以進於世界的和平。這一切事情，雖然似乎有些神祕，但都可以用明白的字句寫出來，使普通的人也可以了解。信「道」的人並不作神祕的演繹，他不過教你以遠大的目光，細細觀察人生。如果你對於人生，像信「道」的一樣細細觀去，那末你自會和他同意。

在其它方面關於宗教的重建，我想我們不會有這樣的成功。我曾經把宗教解釋為一種對於人生崇拜的基本意識，綜合人對於一切適當和高貴的事物的信仰，

對於上帝、人生、和人，具有一個統一的見解，有力信仰的組織當然時時在變更。這些有力的信仰組成宗教的內容，而這個內容一定時時在變更。例如，「勿忘保持安息日的神聖」是一個重要宗教主義，但這個主義今日對於近代的人，已完全不重要了。大概「勿忘保守國際條約的神聖」更能幫助我們在現時代中的快樂，只要它能得到一種宗教信仰的情感色彩。「不可貪求你的鄰人的財物」固然可以照字直解，但現代的人如果能虔誠地相信「不可貪求你的鄰人的領土」那就更好了。它會有更真實的力量。「不可殺人」上面如果再加以「雖別國人民也不可殺」那就更來得進步多多了。這些信仰在宗教上應該有力，但它們並不如此。這就是我所謂宗教信仰的內容。它們的重要性使它們應當放在宗教信仰當中，對於上帝、人生、和人，應具有統一的見解。但茲事體大，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收效。生活在一個真正國際的社會中，我們還缺少一個國際的宗教。譬如說，關於種族的成見，我們應當明白任何兩個國家的人民

彼此差異的問題，沒有像任何一個國家中仁人和匪徒的差異問題來得大。我們應當相信仁人是國際性的，猶如匪徒是國際性的一樣。但今日匪徒固然已為國際所注意，而仁人則仍是一國的「愛國者」。

我們現在正生活於一個犬儒學派的時代。人對於自己和對於人道，較之百五十年前的法國百科全書編纂者更少樂觀而更少信心。在大體上，我們更不如以前的相信自由、平等和博愛。國際道德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低沉。西班牙戰爭，是一件人類特別狡猾無恥的戰事，可以說世界上一切生物，包括鳥獸和人，所發動的戰爭中最下等的一個。這是全部人類歷史中最不道德的一個戰爭。未來的歷史家將下筆寫着：「我們給一九三十餘年的人民所按的評語是絕對無恥而已。」就彼此相殺和法西斯國家的一切大言不慚的愛國主義來講，我們現在正是生活於一等個超野蠻主義的時代。機械化的野蠻主義，是一絲不掛的野蠻主義。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只有一個信「道」的人是清高的。又要提到動和反

動的定律了，這世界結果終會匡正的。如果用遠大的目光來看，那末你就會得到安慰的。

戰爭決不會毀滅文化

林語堂

現在歐洲又在發動一次大戰，許多有先見之明者，一致相信我們所謂文化——即藝術、宗教、科學結晶、生活藝術——將盡被毀滅。但我敢說：這全然是不會的！

我們曉得戰鬥的本能，是跟求生本能一樣，是人生本能中的一種，但二者相較，我相信求生的本能自當較戰鬥的本能為強；所以求生的本能是決不會償失的；求生的本能既不償失，那末文化，或者說它是生活的藝術，當然不會毀滅了。（見 The Real Threat, Not Bombs, But Ideas, 原載 The New York Times）

七 次 經 歷

斯 却

(Stuart Chase)



譯 力 吉

史都亞·却斯(Stuart Chase)對於各種社會科學，素有廣大的研究，而對於經濟學更有心得，曾把各種經濟學譯成有力而生動的散文，抓住了一般通俗的想像力。他在繙譯家和社會批評家的立場上，由於他的偶然的新聞事業和他的筆尖上不斷地流下來的著述，具有一種大而且高的勢力。

他在一八八八年生於美國的桑墨斯華斯(Somersworth)，一九〇七至〇八年入麻薩居賽次工藝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肄業，一九一〇年畢業於哈仁爾大學。畢業後，他加入他父親所設的會計師事務所為合股人，共有十八年之久。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他在聯邦貿易委員會和食物管理局的任命之下，從事調查食物打包事業。自從一九二二年以來，他一向擔任勞工局的局長，這勞工局是一個非營利性質的調查機關。他的家在康乃提克脫州的喬治鎮(Georgetown)，他是當地最優等的網球能手之一。他的著作很多，計有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浪費的悲劇，一九二七年和希林克(Schink)合著出版的金錢的價值，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人與機械和繁榮——事實還是神話，一九三一年出版的美國商業的報應，和墨西哥，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一個新政，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豐饒的經濟，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商業中的政府，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富地與貧地，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文字的專制，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新的西線等。

一

我以為一個人在實際上的生活哲學和他在形式上所標榜着的哲學是不能混為一談的。並以為所謂一個人的生活哲學就是他的思想和信仰的綜合，而這種思想和信仰造成他意識上的種種決定。

說明我的生活哲學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設立下幾種實際環境，而注意我自己對於它們的反應是怎樣的。勃立曼（P. W. Bridgman）說現代的物理學家喜歡用他們所觀察到的實驗上的具體現象來說明他們的觀念。「長度」和「時間」已不再被視為絕對的實在了；他們的意義祇能用了量尺和時間才可以表明。抽象的觀念是從具體的實驗中得來的。我現在將重述我過去經驗中的七件事實。我以為它們能比較一篇深奧的告訴人們應該怎樣去信仰的論文更能說明我的生活哲學。在這些故事中，我的行為大概都是很好的。並不是我喜自己捧自己，專門把好處說給人家聽。實

際上我若要說起足以傷害我自尊心的故事，反而輕而易舉。祇是這些故事說起來非但使作者難受，而且它們也絲毫不足以說明任何哲學。

在每天十六小時醒着的時間中，我必須對付各種環境而作各種決定。這一類的決定確定了我在地球上的生物學上的態度。幸運的是我的神經系能自動地為我擔任下許多決定，省得麻煩我的意識，因此使我能適應於防衛自己的身體組織。如果沒有這些潛在的自動的反應，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就在今天早晨我險些兒從一道石牆上跌下，幸虧得我的下意識那時使我在不知不覺中伸出了一只手臂來恢復我身體上的平衡，否則我也許已經跌死了。

還有很多決定是我同族人的風俗和習慣代我定下的。無論天氣怎樣熱，人們總不會穿了浴衣去赴宴。在演講會中，人們也不會在演講者講了一半時立起來對他。他說他是一個可怕的厭物，不論他這話是如何地確切。但有好多種決定不是我們的下意識或人類的風

俗習慣所能代勞的。對於這些我們祇能運用我們的思想了。當我們收得了外部傳來的記號後，不論它們是光波、音波或是觸覺的對象，我們立刻將它們歸納到我們的腦海中，然後再有所動作。

如果我們無所動作，那也是一種決定。爲什麼我這樣而不那樣地去做呢？爲什麼我將這封信拋棄在字紙筵中，而費掉二小時去答覆另一封同一主題的信呢？我的生活哲學在作這種不同的決定時表露出來了。現在請大家看幾件具體的事實。

一一

有一天晚上我在一條鄉下的公路上駕駛着汽車，車前兩盞頭燈發射着極強的光度。我看見在半英里外另一輛車上的兩盞頭燈在向我移近。當我們的距離縮短了一半時，我將我車上的頭燈熄去而另外開上了兩盞光線暗弱的燈。可是另一輛車上的人卻並不如此做，他不顧一切地疾駛着掠我而過，強烈的燈光使我目眩

神迷。「你這該死的東西！」我向着窗外的黑暗怒叱着，一方面按着機紐，使頭燈重新亮起來。

哦，前面又駛來了一輛頭燈亮着的汽車，看這次這傢伙將怎樣做？我卻已知道將怎樣去對付他了。人類和禽獸簡直相差無幾，爲了這班野蠻的人猿們的安全而麻煩我自己似乎有些不值得哩！

他來了，我車前的兩盞頭燈像彗星一般地向他駛去。我那時簡直可以撞倒每一只路上的狗、小孩子或老年人。

看呀！他的燈光暗下來了，雖然他的兩盞暗燈中的一盞已壞去。原來他是一位君子而且也是一位學者。而我卻如此地對付了他。我急急地去尋頭燈的機紐，可是在匆忙中我按着了加速的機紐，使我的汽車在最高的速度下經過他。因此我非但給予了這朋友一道眩目的燈光，而同時又使他非常吃驚。

現在我一個人人在黑暗中了，我開上了暗燈，在每小時三十里的速度下前進着，算是表示我的懺悔。我真是

全世界最不明事理的愚人，將甲做錯的事，歸罪於乙。甲與乙是截然沒有關係的。他們之間可說是絕對地風馬牛不相聞，而我卻將他們併爲一談。

而且對於甲或許我也可加以原諒。說不定他車上的暗燈壞了，或者他是一個失業已久的工人，正坐着他破舊不堪的汽車上城裏找工作去。即使他富爲銀行的行長，我也不能因爲他做錯了事而使乙這樣一個好人來代他受過。我也許現在已殺死了乙。如果這樣對於甲又將是怎樣一種教訓呢？他現在也許還在城裏的大街上興高采烈，不顧一切地開着汽車哩。

我現在將怎樣辦吧？我決定從此每次遇到一輛汽車時，一定將頭燈熄滅一次，直至我抵家爲止。我不問對方是正在越獄的大盜，或趕着去開秘密會議的陰謀家。去年車輪下喪生的人在四萬名以上，而大部份是在晚上遇險的。

的確，這決定是非常平凡的。可是這種我們大家所經驗到的日常生活卻包含着各種問題：生和死，人類在

機械時代的社會組織；公路工程學和汽車設計等。

它還牽涉到醫院、公共健康和酒精的消耗量等問題。可是最重要的是：它能決定人類是否祇是一種限於每小時步行四英里的動物而不能適應於這超過二十倍的新速率。

三

幾年前我到俄國的奧特薩去遊歷，我是不會說俄語的，而能說英語的嚮導卻很難以尋得。後來人家對我說所需要的人現在客廳裏等候着。這人說的英文可算是好極了。說起來可以比得上英國的太子。可是最令我驚異的，他卻是一個穿着藍色工衣的道地的黑種人。我像別的美國人一般，沒有想到一個黑人說的英語能像一個牛津大學的畢業生。我以爲他至多能說美國南部化的英語罷了。

他陪着我去看船塢，去看當地工人的住屋，這些都是從前富人們在黑海邊上建下的王宮般的別墅。他還

領我去看那一九〇四年哥薩克騎兵在它下面大屠殺的著名的石級。在中午時我的嚮導請我到他家裏去午餐，我是一個生長在美國北部的人，對於黑人是沒有成見的，所以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請，尤其因為聽了他說他的妻子是全奧特薩燒俄國湯最好的人，所以更願一走

了。我們到了他的家——很清潔而又很貧窮，他的妻子出來了，在她的圍裙上擦着手，微笑着歡迎我們，她向我說「哈囉！」這是她所能說的唯一的英語。她是一位面目端正的俄國女子，皮色比我的還要白些。這一對快樂的夫婦時常含笑地互相望着，顯然是非常親愛的。我尋尋看他們有沒有孩子，可是尋不到。

當我們吃着非常可口的湯時，我的嚮導向我說明他的家庭情形。他是從非洲來的。他本來在一艘英國的貨船上當伙夫，在內戰的時候這艘船匆匆地從奧特薩開出，將他留在後面。黑種人在奧特薩是很少見的，而蘇聯埃當局也正用得着他。他們給他一個在本地電力廠

中作工的位置。後來因為他們看出他有些覺得寂寞，又替他找到了一位妻子。在這裏沒有一個人以為黑白通婚是不自然的。他的妻子從前在學校裏當過教員。她非但愛他的丈夫，而且傲視儕輩。在全奧特薩沒有任何其他的女孩子能得到這樣一個有特色的丈夫的，而且他還能說得這樣流利的一口英語哩！

我現在和美國千里迢迢地隔離着，我祇能一個人在這裏反覆地思考。當我一方面吃着湯和不搽奶油的麵包時，一方面不由得不感受到這已被全城五十萬人口所接受的印象。

如果在奧特薩，一個有知識的黑種男人能和一個有知識的白種女人很快樂地結婚，而且互相引以為榮，為什麼在別的地方，這同樣的事情就不可以成立呢？這問題的答案非常簡單：因為別的地方是別的地方而不是奧特薩！風俗人情上的傳統觀念是隨時隨地在改變着的。也許全世界關於種族問題的觀念，有一天會統一起來。黑種男人和白種女人，或者白種男人和黑種女人，

能否像白馬和黑馬一般地很自然地配合而對於他們自己或他們棕色的孩子都沒有不良的影響？這問題不是純粹地屬於一種傳統觀念？我們很難回答。當生物學家越是對這問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時，他越是發覺種族間的歧視在減少。哈爾代（Haldane）教授在他關於生活哲學的文章裏說皮色和毛髮組織的不一，不過是表面上的證據，實際上沒有一個民族能避免和其他民族雜交的，所以關於種族純粹的種種觀念都不過是人類的幻想罷了。

四

現在我已從奧特薩飛越半個地球而到了新墨西哥的阿爾都寇克城了。有一天我和美國土壤保持學會中的一班人一同坐了汽車到城外去視察。這學會的職務是專門研究怎樣去保持土壤的肥沃。我們到達了一個佔地三萬畝的牧場。我的同伴告訴我說牛羊的產量是依照着草源的豐富而定多寡的。所以在這牧場中人

們用了種種工程上或生物學上的方法管理着土壤。使它裏面的草長得茂盛。果然，牧場內和牧場外，雖只隔了一道鐵絲網，而兩方面草的生長情形，竟大大地不同：裏面的高大而粗壯，外面的枯黃而瘦弱，稀疏地混雜在一堆堆的沙土中。

這城外還有一條河，我們的汽車沿着河岸駛去。據說這河裏的水從前是很清澈的，它的河床也很淺狹。當地的土人視它為一個很重要的水源，灌溉着不少田地。可是現在已不同了。河水像泥湯一樣地渾濁，而且少得很。這狹小的水道兩旁佈滿了裂口，在某幾段上已闊至半英里。逢到水大的時候，它上面的橋樑和田地都遭淹沒。在天旱的時候，河水會全部地乾去。

這種破裂是誰造成的呢？原來近代人類對於土壤的過度使用已使它受損。白種人對於自然能力的不盡的搜括已使這從古到今的自然現象在幾年中毀壞了。我覺得好像火山在冒煙了，它有一天會爆發起來而將全世界所有生物撲捲而去。土壤保持學會是這種破壞

力的對抗者，但不幸，他們的人數太少了，而破壞的程度卻已如此之深。

我呆呆地望着遼闊的四周，山頂上積滿了雪，因為那時正是三月初，太陽和曠而濼。天空的雲彩是無可形容地美麗。這世界在此地已長久了，在我們上面盤旋着的鷹在此地也已長久了。從我們望遠鏡看到的羚羊在這裏也很長久了。鷹、羚羊和土人都能接受這世界，而我們白種人卻拒絕去接受它。

我們由種人卻看到了它所蘊藏着的金錢上的價值。可是這種價值是很暫時的。這乾枯的土地中的自然的能力不久就枯竭了。一條供給生命的浮流霎時間變成了害人的禍水。再這樣地過幾十年，不論白種人，土人，羚羊和鷹鳥，都將不能在這裏立足了。

金錢上，農產上，水利上以及畜牧上的種種問題都找不到我去顧慮的，因為我所生活的地方，離開這裏有二千英里。我所關心的卻是另外一個問題，你可以稱它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我是這地球上的一個生物，因此

也是這些草原，山岳，溪流和雲影中之一份子，如果我不覺得這種我和自然的關係，那麼即使我懂得全部的微積分學我卻沒有學得人類在地球上生活的第一課。

如果你的屋子火燒起來，你一定立刻設法撲滅。如果在這條河邊人們在相繼地死亡，你也一定會設法來救濟，就像我們同伴們所預備做的一樣。我回到了旅館之後，立刻打電報去接受一個關於土壤保存問題的演講的邀請。這邀請我本來是預備拒絕的，因為它的時間和地點都對於我非常地不便。但爲了上述的動機，我就覺得義不容辭而勉爲其難了。

五

有一天我在美國的避暑勝地弗勞利大的海灘上躺著，望着海峽外的美麗的景色。祇見一個穿着粉紅色綢緞衫的男子向我走來，在我身傍坐下。他是一個面自可憎的人。他向我說：「你的皮色已曬得很好了。」他說話時的態度我很不喜歡。他向我望着的神氣也很令我

不快。

「唔。」我似理不理的回答他。

「你結婚了麼？」

「結婚了。」

他繼續望着我，他的神氣更奇特了。突然地我覺得怒不可遏，握緊了拳頭望着他的眼睛說：

「我還有兩個孩子哩！」

「哦。」他一面說一面從地上站了起來，用手拍去他那髒襯褲子上的沙土，走開去了。

在靠近我的地方有一塊大的圓石子，若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衝動，恨不得拿起石子來就望着這漸漸走遠的紅襯衫的影子擲去。我好不容易耐心稍等一下。

我再看一看這人時，我得到了一個新的發現，他正在步履蹣跚地走着。原來他的一只腿比另一只短得多。他的面貌又是這樣地醜陋。將這兩件事合攏起來，我立刻看見了一個很可憐的人的肖像。他有生以來從沒有被人家邀請過出席宴會。女孩子們看見他就將臉掉過

去。他一生所遇到的祇有挫折和蔑視。

我的怒氣霎時間化為烏有。雖然還剩下了對他的厭惡。我開始將我所知道的少許關於性的變態問題的科學上的知識加以整理。某種人的性的狀態在生下來時就是變態的。實際上說我們每個人生下來時候都同時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點，如果男性的特點佔優勢時，我們就是男孩子，反之我們就是女孩子。當這兩種特點相等時，我們便徘徊在男女之間的界線上。我們不能避免這種命運，恰像飛蛾不能避免撲燈的本能。男性特點低弱的男孩子往往會變成女性化，如果他們時常受到壓制或挫折，或者時常和已有這樣變態病狀的年輕男子在一起，也會變成女性化。這一切實在並不是道德上的問題，而是生物學上和心理學上的事實。人們生來就有性的變態的，每千人中有幾百人之多，和人們用左手作事的變態習慣同樣地普遍。精神病專家現在已能將某種性的變態矯正了，因為性的變態在實際上也是疾病之一種啊。

我悠閒地躺在海灘上，望着海鷗從天空中飛到水面上。有病的海鷗會很快地死去的，祇有健康的才能活下去。有病的孩子卻不一定會死，因為醫藥上的發明已可以使他們回復健康了。這並不是造物物的自然的方法，但這卻是一件值得人類嘗試的方法。那件紅襯衫現在已離開我很遠了。何必用石子去擲生物學呢？

十六

我曾在一篇論文中談到法西斯主義，我寫道：「美國是決不會容忍法西斯主義的，因為在她的民族意識中民主思想已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我將稿紙暫時放在一邊，而去展讀當天收到的信件。見有一封信上寫着一段哲學家黑格爾的愛的定義。「愛是無窮的存在之絕對總和中極微部份實在的相對理想。」(Love is the ideality of the relativity of the reality of an infinitesimal portion of the absolute totality of the Infinite Being.)

段話毫無意義，令人莫明其妙。但是黑格爾的名望是不容懷疑的。讓我來試試自己能不能了解它。「愛」是一種情感，它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方式——男女之愛，母子之愛，朋友之愛，師生之愛，人民對於國家之愛。而黑格爾卻沒有說明是在指那一種。這定義中所用的字，只有一個不是抽象的，它的意義簡直令人無從捉摸，但黑格爾也許有他的確定的意義。但是無論如何他總不能將他所要說的意義傳授給我。我懷疑他是不能使任何別人了解。不說別的，他這段文字在句法構造的本身上已使別人無從了解了。我信相我如果將一生的時間都化在研究這段定義上，到末了我一定還是莫明其妙。

因此我放棄了去了解它的企圖。我將它跳過。我跳過了一切這一類的話，不論是亞里斯多德或是司班格勒說的話。因此我節省了很多時間。可是愛因司坦和波蘭克說的話，我卻不輕易跳過。我對它們雖也並不能十分了解，可是我知道如果專心的研究下去，我總有一天會了解它們的。他們所說的話都符合於可以觀察到的自

然現象。對於黑格爾愛的定義，人們卻祇能感到迷惑。人們用了馬克斯威兒的關於磁場的公程式中的符號，可以造成十萬匹馬力的發電機，將電力傳遞到萬里以外去。我決定從此在讀書或在談話的時候，將一切不務實際的紙上空談從那些確切的實在的事物中分開來。

我重新回到我的稿紙上去繼續寫我的文章。用了一枝軟鉛筆將方才寫下的關於法西斯主義，美國民主思想以及民族意識等幾句話劃去。也許黑格爾能了解，我卻不能。

七

電話的鈴聲響起來，我接起聲筒。

「是的，我就是卻斯先生……」

「是的，那本書是我寫的……」

「你過譽了……」

「是的，我也很喜歡寫關於其它題目的文章……」

「這數目不小啊……」

「那一種性質的文字……」

「滾你的吧！該死的東西！」

我猛力地將聽筒放回架上。鈴聲立刻又響起來。可是這次我不去睬它了。

我在不知不覺間作下了一個很快的決定。這決定使我失去了一張鉅額過薪的合同。原來方才這電話裏的人要我替一種市上的成藥寫廣告，而我從美國醫藥會所提出的證據上卻知道這種藥是毫無價值的。

拒絕了一筆鉅額的金錢，在於我並不能以此自豪，我並不需要他。因為我別的書銷售得很好。可是什麼理由我在電話中對於一個願意給我大量金錢的人表示如此無禮呢？在我仔細分析之後，我發覺懶惰的實在是在對方所表示的美國商人在道德上的破產。我會公開地說過某種話。這種話，我將它們寫在一本書裏，已使我得到不少金錢上的酬報。而方才電話裏的人——也許是一個所謂社會聞人——以為我不妨爲了更大的金錢酬報而將我所說的話推翻。他以為作家們出賣文

字是和他出賣成藥一般的。除了個人的利益外別的一切可以不顧。

人們要在這個複雜的社會機構中生活下去，最重要的便是應該言而有信，否則人們便無法管理這社會。試想在一個軍隊中，兵士不信任長官，長官不信任統帥，這軍隊還能成爲軍隊麼？

在現代這種複雜的社會中，著作家負着一種特殊的責任。如果他們的話不足信任，誰的話還能信任呢？如果他們都像肉舖中的豬肉一樣將自己出售給出價最高者，那麼我們整個的社會、整個的文化將受到怎樣的影響呢？

我以爲這就是我憤然將電話聽筒掛上的理由。即使每個人都能盡職，這時代的社會已儘够混亂了。我希望着著作家能在他們的文字中將這世界上最確實的消息告訴我，我的生存也許依靠着它。而我在我的立場上也希望能將最確實的消息報告別人。這種情形和開汽車是一樣的。而方才那可惡的市儈無異是希望用金

錢來引誘我在大街上用七十英里一小時的速度而不依行車規章去開汽車，將別人和我自己一起撞死。

八

有一個人在我寫字間樓下的客廳中等着我。他的神色非常憔悴。我問他：「這一次又怎樣了？」八年來他老是來尋着我，告訴我他不幸的遭遇。原來他是一個研究工程的人。他已得到了一種有發財希望的工業上的發明，可是他的計劃被狡猾的專利律師，不守信的朋友和工商業的不景氣所破壞。

「你能給我五分鐘的談話時間嗎？」他問我。

我遲疑着。我知道他所說的五分鐘也許等於一小時，而我正要趕去趕一班火車。

「我已預備在下星期一決定還是從樓窗上跳下去自殺好呢，還是去請求政府救濟的好？」

「我希望你好好地決定。」

「我不知道怎樣決定才好。我正爲了想不出好的

主意而來求見你。依賴政府救濟，將使我羞死了。

我必須搭下一班火車了。他需要我來和他談談。

「跟我上去吧。」我帶着他走進電梯。

我將門隨手關上，在寫字桌畔坐下。他的目光狼狽地在這小室中轉移着。

「你以為一切都不是你自己的過失嗎？」我問。

「我以為我自己毫無過失，一切都是這不景氣在害人。誰都沒有錢。人們說出了的話都不照着去做。他們實在是沒有錢去做。我不能赤手空拳地將我的發明製成商品。我需要資本，可是沒有人願意投資。我已盡我所能地奮鬥過了。你是知道的，我所有的財產，已全部抵押出去了。上一次和你分別後，我對於不論何項工作都去嘗試過。替人家洗窗子，推銷保險單，這一類的工作我都做過。我知道我是沒有希望的了。可是我總不能承認一切都是我的過失。」

「你並沒有過失。但是你應該細細地去想。在一九二九年全美國有職業的共計四千八百萬人。他們都是

社會上的生產份子；他們是良好的工作者；我們不能說他們工作不力。今天他們中祇有四千萬人還有工作做，而這些人中大部份所得到的待遇也不及從前了。其餘的八百萬人難道都在一夜之間就統統變成了懶漢和流氓嗎？」

「不見得。」

「當然不見得。像你這種情形的人很多。現在全國依賴着救濟機關過活的當在二千萬人以上。銀行受着政府的救濟，鐵路受着政府的救濟。如果政府不設法維持，它們早就關門停工了。一切都不是任何個人的過失，而是整個經濟制度的失敗。所以你儘管安心去接受你所應該得到的救濟金好了。你在化用這種金錢的時候，你是用不到在良心上負疚的。」

「當真用不到在良心上負疚嗎？」

「當然用不到。有二大理由：第一，這是符合古代羣衆生存的原理的。第二，在現代經濟制度下，消費和生產是同樣地重要。如果救濟工作突告停止，美國人口中的

六分之一立刻會餓死。不但如此，沒有他們幫助消我，我們整個的經濟情形會更壞。許多依靠着他們爲主顧的工商業立刻崩潰。如果你們一個個都不願接受救濟而從樓窗上跳下去自殺，那麼我們這班現在還有工作的人，立刻都會變得和你們現在一樣了。」

「聽了你的話，我的心可以略安些。可是這種情形到那一天結束呢？政府不見得能永遠擔負得起吧。」

「也許政府不能永遠負擔，但阿美利加洲大陸是可能的。我的意思是說政府所發行的公債也許有一天會不值一文，可是全國所有的田地，鑛產，油池，工廠，電力和機器已儘够使我們每一個人好好地生活了。這種種才是最東面的東西。我們在還有生機的時候，是不應該束手待斃的。」

「我們如何才能得到生機呢？」

「祇須各人在本位上努力。我們的政府的確不能永久地負擔救濟工作，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地做下去。德國不能負擔重整軍備，可是試看她現在的軍力。意大利

不能負擔征服阿比西尼亞，可是她現在已是這黑人王國的主人了。蘇聯不能負擔五年計劃，可是工廠、水閘和學校都已如期造成。英國決不能廢除金本位而無大患，可是她現在已將它廢除了，而且得到無窮利益。銀行家所視爲不可能的，漸漸被工程師們視爲可能了。羣衆的生存比了預算表的平衡要重要得多哩。」

「那麼你的意見是我們的前途並不黯淡？」

「當然不，我們現在這時代正是一個殘酷的過度時代。可是我相信一個人類的集體如果有了足夠的天然富源，生產的技術和人力時，他們之中決不會有餓死的人的。這種理論也許銀行家怕聽，可是那也祇有隨他們去了。」

「我聽了你的話，感覺到好得多。我決照着你的話去做。你願意和一個可憐的受人救濟的人握手嗎？」

「當然願意。」

他伸出了手。面部露着幾年來我第一次見到的真正的微笑。

我也微笑了。

「我在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變得和你一樣的。在今日之下，沒有一個人在職業上，或是在他的收入上是穩定的。」

九

這些都是真正的事實。它們表示我在七件不同的環境下如何地決定和反應。讀者們在讀了這些後也許對於我的「生活哲學」能比我自己更了解些。在於我自己，我發覺我的意識上的決定是循着四種範疇發生的；

(一)我是這地球上的一個生物。(新墨西哥事件。)

(二)我是人類集團中之一員。(開汽車，電話及失業救濟事件。)

(三)批評別人是沒有意義的，除非你對於他的生物學上和心理學上的背景都已先明瞭。(奧特薩和

海灘事件。)

(四)人類的進步並不依賴在社會中顯露出來的權力的上。道德與倫理學對於人類的進步也沒有關係。造成這種進步最重要的因素，是人類對於社會及物質所抱的科學的態度。(上面七件事都可以表明這一條的重要。我本身並不是一個科學家，可是我一定使我所作的任何決定符合這個條件。)

我們所呼吸的空氣也是人類生存的物質條件之一。人們不能幾分鐘沒有空氣，所以大家知道它的重要。如果我們忽略了保持土壤和水利的平衡，我們所得到的責罰，雖沒有這樣迅速，可是沒落的到來是無可避免的。不信請看新墨西哥的河和中國的黃河。

一個人如果離開了他的集團，他將不成其為一個人了。團體對於個人好像神經系對於人體一般地重要。一個沒有神經系的人還能生活嗎？人們如果對於這種人類學上的事實認識得更清楚些，那麼世上關於個人主義議論一定要少得多。我們是無法和別的人類不發

生關係的。即便可能，我們也不見得願意從北美美洲的殖邊者的行爲很值得我們去模倣。他們並不是像我們所猜想的那樣孤獨地在洪荒中進行着，而是依賴着各土人民族的寶貴的幫助的。

人類集團能擴大至何等程度而對於它健全的存
在沒有妨礙，已漸漸地變成一個引人注意的問題了。近
系繁殖有使人口減少的危險而經濟互助的發達卻能
使人口擴充到最高量。現代人類如果要求能得到生活
上合理的必需品和享受品，這地球上已有不少的土地
需要我們重新調整了。即使三百萬方里的富足的美國
土地，也已不能供給滿足這種要求的全部原料了。也許
有一天一個「大社會」會在這地球上成立起立，那時
地球已代替國家而爲人類集團的單位。祇有內戰才是
唯一可能的戰事。可是那時科學方法的普遍應用已使
世界上沒有貧窮，因此內戰也不會發生了。

不問集團的大小如何，如果你是其中之一員，你便
應該時時刻刻地記住它而好好地爲它服務。我以爲

要達到這目的，我們一定先要詳細了解別的人類的。一
切決定和行動的理由。我們應該知道人們的，性格那一
點是被先天的遺傳所決定？那一點是早年的環境而造
成？那一點是風俗和人情的結果？

最後我承認，我深深地相信科學方法是使人類進
步的最好的工具。這方法已使地球的表面蔚然改觀。科
學的應用已使西方文化下的人口增加了四倍，而同時
又大大地增進了它的健康狀況。它已使煤、水力和汽油
代替了無數人類身體上的勞力而造成我們這偉大的
集體的，互助的文化。這一切證明了科學方法的有效而
告訴我們祇有科學上的定律和技術，才是人類最有力
的工具。

這方法雖然在開始時便很有效，但是人們還不能
十二分地善於利用它。在一九三九年，大多數的知識份
子都已在利用科學上的產品了，可是他們卻很少能注
意到科學的精神。他們還是盲從着種種傳統上的權威，
而沒有顧到這種權威在本身上就已有了一個衝突。他們

心目中充滿了空洞的理論和觀念。他們非常熱情地皈依在國社主義，馬克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基督主義，猶太主義，穆漢默德主義等的信條下。出主入奴，以爲我的主義永遠是對的，而你的主義卻是永遠不對的。結果他們老是爲了不可捉摸的空論而拚命地互相廝殺。他們讀書越多，對於傳統權威的盲從也越甚。越是動聽的邏輯，越能產生頑固的信條。

當人們受到了科學的洗禮後，他們對於信條的迷信就能解除。科學的方法已將人們古舊的思想方法顛倒過來。這方法需要先有事實，然後人們再理智將這些事實歸納起來。沒有事實做根據，有用的觀念是決不會發生的。獨斷主義者卻喜歡將事實來牽強地遷就他們的觀念，先信條而後事實使他們的空論可以成立。

在人們短短的歷史上，瘡痍滿目地密佈着文化所造成的惡果。我在這裏不擬將它們一件件都背出來，因爲這樣太麻煩了。也許人類還不配有文化而祇配依舊過他們茹毛飲血的生活。可是有兩件足以使我們樂觀

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第一，當舊的文化失敗時，新的文化必代之而起，人類是不絕地在前進着的。第二，像現在這樣的建築在無機的能力和算術的方程式上的文明，以前從未有過。如果歐洲的文明從地球上消滅，還有美洲存活着。如果歐洲和美洲一起都消滅，還有亞洲、非洲和澳洲剩下。

我們不必作杞人之憂，世界的文明決不會消滅的：我們正有着樂觀的希望，就是以科學爲根據的文化份子，將漸漸地感染到科學態度的印象。我們中有數百萬人，在一天的數小時中，或一年的數天中，已有了這一種科學的態度。這數小時和數天的科學態度，是否能擴而充之，使我們步步前進，這問題我不能回答。但我的希望卻是堅強的。（吉力譯）

有很多的人不能成爲思想家，祇因他的

記性太好了。—— Nietzsche

不出版的自傳

龍 房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房龍這一個名字，在我們讀書界當中，已不很陌生了。他的作品很多，在我國亦有不少譯本，尤其是人類的故事一書，更是他的不朽之作，原著到今日已再版九十六次，各國譯本（連我國在內）共有二十一種之多。他本來是荷蘭人，生於一八八二年，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到美國，以後就以美國為故鄉了。他無論在寫作或社交中，總是流露着淵博的學問，豐富的常識，和雋永的幽默。他在後面這一篇文章裏，充分地闡明他對於宗教的信仰和態度，並用饒有趣味的敘述，來說明他對於人生哲學的見解。他自稱這一篇文章是他「不出版的自傳」之一章。

好多年來，有不少人要求我寫一些關於我對於宗教的信仰，以及究竟什麼是我的宗教這一類的文章。我遇到了這種要求，總是退避三舍，謹謝不敏。這並不是爲了我沒有什麼宗教的信仰，而實在是爲了我對於那種大書特書以「宗教」二字爲標榜招搖的宗教，不敢有所領教。而且，爲了生活的需要，我生存於這樣的一個國家，那裏充滿着各色各樣搜求靈魂的人們，他們出主入奴，各是其是，所以我在很早年齡的時代，就得到一種本能的教訓，使我提防着那班把真理放在衣袋裏往來奔走的人民。

我是擁護真理的，但是照使徒保羅那樣所解釋的真理，我對之似同氰化鉀一樣的不喜歡，因爲那樣的真理，非但具有和氰化鉀同樣致命的毒素，而且較氰化鉀更爲危險，因爲這種真理的出售與流傳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事實上，這種真理是免費奉贈，分文不取的，甚至最馴服的請求者，也可以得到一份。誠然，照聖經裏的話說起來，馴服的人在上帝的眼光中，可以得到特殊的恩典，

但我在這一點上，適巧和上帝的意見，有所不同；正如我們在別的許多地方與上帝不同意一樣。

我差不多在各色各種政府之下的生活，都會經過，從意大利和俄羅斯的集權國家，一直到西方的民治國家。但我最驚心動魄的一件事是馴服之人所行的可怕的暴虐。一個希特勒或一個史太林的專制主義，和宗教的恐怖時代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了大巫，而恐怖時代的暴虐往往都是那班馴服的人民所幹的。因此，我不願把我自己來有所賣弄了！至於那些極權國家的政黨，他們對於我所說的話，或許以爲是不知所云，而有莫明其妙之嘆。但他們在我所辯論的理由中，立刻能找出文法和修辭上的錯誤，斷章取義，極盡其吹毛求疵之能事。這樣一來，無形中我會變成真君子目中的罪人，而他們從此就會開始向我進攻，非把我的人生弄到悲哀的地步不肯罷休。我深信他們一定有這樣做的能力，而且能做得很成功。在數千年中，一個蘇格拉底斯已儘够了，我何必步武他的後塵，來自討苦吃呢？因此，我所以

寧願藉光晦跡，學着我那位同鄉的學者伊拉斯墨斯博士 (Dr. Desiderius Erasmus) 的榜樣。我對於好奇善問的朋友，還是來講一些好笑的故事，而弦外之音，讓他們自己去推測猜度吧。

無論在怎樣困難的領土裏，結果必有一條康莊大道，可以任人通行無阻。我一向抱守這一個主張，所以到現在我對於墓木已拱的人，也居然不妨站在旁觀者的地位，加以沉靜的觀察。像我這樣一個年已五十七歲的人，不比在二十七歲或三十七歲的時候，有許多事情，似乎已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所以今日沒有什麼嚴守祕密的必要了。因此，我就不妨來回答這一個問題：「關於永生問題，我對於世人作如何感想？」或寫一些關於這一類事情的文字。

但是我之所以不得不講一些關於我的信仰與懷疑，還有另一種原因。今年是不幸的一九三九年。在我四周的，都是那些完全失望的人們。他們對於公理戰勝強權的最後勝利的信念，已被過去二十年的種種事件所

毀滅無遺了。當他們由家庭出發時所帶的各種精神上的行李，有的已失落了，有的已被人竊去了，或有的已被敵人的炸彈炸到九霄雲中不知所終了。甚至他們在緊急時期藉以自衛的寸鐵（這個寸鐵就是一種對上帝的信仰，以為無論如何上帝對於他自己的兒女，總是善意愛護而終必予以拯救的）也已被仇恨的毒瓦斯毀損了，這種仇恨已因武力新福音之宣傳而瀰漫於我們這一個可憐的地球上面，而寸鐵既失了效用，我們也就棄之如敝屣了。他們最初視為教義的基礎而在孩童時代充分表露的愛心，已被作爲一種恥笑的口號，一種情感上的弱點，在他們青年的字典中已沒有了牠的地位，而代以更有丈夫氣的暴力和自大。

這些可憐而不幸的旅人們當然儘可以接受江湖騙子所攙銷的代替品（這些代替品的代價是很便宜的），而在一個大劫之後，江湖騙子到處皆是。但不知怎的，他們似乎天良未泯，是非之心，究未全失，對於那些來歷不明的祕方不敢領教，因為這種祕方，包皮上雖貼着

善治百病起死回生的標紙，但總掩不了似是而非的形跡。我不知道這班不幸的朋友怎樣會想到我能給予他們以一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但我每次出版了一本書，發表了一篇論文，或在電台上廣播了一首演詞之後，總有一班素昧平生的朋友寫信給我。他們大多這樣說：「昨晚（或在你最近的大作中）我們得到你給我們的一個希望，就是你將說明你的信仰而揭露你所掩藏着的道理。我們都知道你一定有一些祕而不宣的道理。我們料想得到你所相信的那些道理，對於我們一定有極大的益處，只要你肯讓我們與你一共分享這些道理。所以我們請求你把你心中所抱的道理告訴給你的聽衆或讀者知道。你使我們常在黑暗之中，這是要不得的。我們都是大海孤舟上的人，如果你有航海指南針，可以領導我們達到安全的彼岸，那末請你體念上天好生之德，不要自祕明白指示我們吧。」

關於耶和華上帝的大道理，我本來此調不彈久矣。而且我覺得我這一具小小的航海指南針，祇適合我自己

的用途，對於別人，是沒有多大幫助的。但是既然我那些素昧平生的朋友認為我的航海指南針是有益於他們的，那末我就寫上這特別之一章（這一章是我從未預料到會寫出來的。）我將對他們準確地敘述我的航海指南針和航海圖。這個針和圖便是我所用以駕駛我的小小的人生之舟的。不過有一句話須得預先聲明：如果他用我的航海指南針和航海圖去駕駛他們的人生之舟，而遭遇到肇禍失事，那末這是他們自己的過失，我不可不能負責。

一切關於精神上的航海之事，其性質都是微妙莫測，捉摸不定的，雖有航海指南針與航海圖，而最後的把握還是操於當舵的船主之手。所以，我的指南針，在我自己用來，雖然是十分滿意的，但如果別人用了，發生肇禍失事，眼看他的人生之舟，在絕望的岩石上，撞得粉碎，那是他自己的事，與我沒有相干，因為我已預先警告過了。

現在交代明白了，我就言歸正傳，來寫那許多人所要求的一章吧。

我們都是最早時期的環境之產物，是直接而無法避免的產物，因此，我在以前已經對讀者們所說過的關於我之幼年時代的各種事情，在這裏我應當再來重述一二。

我生於荷蘭，這一個國家雖有許多瑕疵和缺點，然而對於寬恕容忍和宗教自由的理想，卻有密切的聯合。我這意思並不是說荷蘭一般民衆的見解更優越於歐洲其他各國的民衆。他們是喀爾文定命論主義的種族之直系後人，那些喀爾文定命論主義的種族，全憑着信仰的力量，推翻了自古以來最強的極權國——羅馬教會。他們至今仍把自己視爲上帝的「選民」中的軍士，這種軍士在約翰·喀爾文的旗幟之下，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戰敗，因爲他們寧願戰死決不投降——而人死萬事休，當然更不覺到遇死時的痛苦了。時至今日，我雖不大愛那些面目嚴肅的鐵軍勇士，但他們那種不屈不撓的勇氣，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我想到了現在所享到的自由，我不得不對當時的那些男子和婦人，表示深切

的感恩，他們或被絞死，或被焚斃，或被肢體四分，或被私刑拷打，但我們從不躊躇畏縮或放棄自強；反之，他們一面唱着革命的贊美詩，一面光榮地離開這一個世間，直到他們火葬堆中冒起來的濃烟，把他們窒息至於不知不覺的狀態。

但是，唉！當年我們的國家猶似被人密密包圍而屢敗不下的堡壘，那時候的信心今日在那裏呢？一等到敵人被迫退出了之後，這個堡壘反而變成一座空壳了，同時，三百年前救護全體居民之生命的那班防守軍，至今已變成公衆的妨礙物，變成一小隊以搬弄是非爲專職的人，他們不斷地向其鄰人謾罵，而用以謾罵的言語，是使人聽不懂的（舊時錫山的言語），並苦苦地迫害大多數公民，如果這班公民信仰新約裏面的愛的上帝而不信仰猶太年史中那個動輒發怒的耶和華上帝。這一部猶太年史，可以算得是宗教啓示錄中最野蠻而最兇惡的動物——對於猶太年史那一種文字，我會經下過一番慎密的研究。

當然，我上面已經說過，那舊有的無法遏止的力量，仍舊還在那裏，但是因爲這一個力量找不到正常的出路，所以牠就像冰凍河一般地阻塞起來了。牠對於國家的安全，已變成一個永久的威脅。沒有人能預知牠在什麼時候或什麼地方會突破牠的束縛，雖然每個人都知在牠突破的時候和突破的地方，一定會發生極大的損害。因此結果，我們總是忘不了牠的存在，雖然我們自己（就是我和我的家庭）住在那比較安全的理知之塔中，這些理知的塔，本來是古希臘人所建造的，後來根據着十八世紀法國一班大哲學家的計劃與細目而全部重建。

這樣的精神上的居處，當然祇有在較大的城市裏可以找到。幸虧得我是生於羅德丹姆城市的。所以對於我們小鎮上的宗教的恐怖時代，實際上並沒有經過，直到我的人生後半過程中，才遇見到。但當那種恐怖時代發生的時候，我早已有了堅強的意志，那些荒謬不合理的市民，雖鼓其似簧之舌，唇槍舌劍，爭論譟罵，甚

至動手開打，但我理直氣壯，絕不因之而有所畏懼。這班市民出世得太晚了，不比得三百年前的時代了，他們最喜歡的是殉教主義：「爲真理作證，死而後已。」

我的孩童時代（我在以前已告訴過讀者）並不見得怎樣快樂，但那些年代的不快樂，並不是任何嚴重的內心衝突所引起的，原來據我能所記得的，在我的全部家庭裏，沒有一個人受到任何宗教形式的束縛。我們是一個長壽的種族，我的祖父母和我的叔伯姨姑，我都記得。他們中沒有一個上教堂的，也沒有一個在教堂裏結婚的。他們最後壽終正寢的時候，都是平安地走上長眠之路，而沒有請教牧師的幫助。我的姊姊曾告訴我，實際上我受過一個信義會牧師所施的洗禮。但是我的受洗是爲了我的父母和這一位信義會牧師雙方所有的私人的感情之故，那位牧師適巧也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並且是一個自由黨人。我的父母請他替我施洗，實在是爲了情面關係，而不是要想使我獲得避免地獄之火的保證。事實上，我到了十一歲的時候，因爲我父親的

喜怒哀常的脾氣，使我再不能留在家裏了，所以我就被送到一所可怕的學校裏去住讀（這所學校惡劣不堪，直到數年之後我家裏的人才得知），那時我才開始對我祖先所知道的神有一些直接的認識。

說得準確一些，我在數年中對於比較重要的各種宗教方法，都會領教過。只有孔子的儒教，除了紙上空談的認識以外，別無相當的研究，因為我從來沒有到中國去過。其餘的各種宗教，我都親自體驗過。

我住在本鄉一個基督教牧師的家裏，足足有四年之久。有一所學校，其管理以嚴格的純粹喀爾文教為基礎，我在那裏上過三年學。在另一所學校裏，我學會了海達爾堡教義問答的正確答語。另外又在另一所學校裏（因為我們時常在搬家的），我們進法國新教徒教會，我們的宗教課也是用法文教授的。我在巴哇里亞（Bararia）住上了五年，巴哇里亞那地方在納粹時代之前，原是一個完全中古時代之天主教的中心。我是慕尼黑大學裏的一個學生，當時有幾位教授爲了他們的

「含有危險性的近代趨勢」而被黜職。我在古老的俄國也住了整整的一年，我愛俄國教堂裏的音樂和美術的佈置，所以我對於拜占庭式的中古時代的遺物也獲得了不少的知識。

以後我在波蘭也過了一年，當時一般羅馬天主教徒大受希臘天主教徒的虐待，因此波蘭人對於天主教的主義，非常嚴格，甚至當初我在巴哇里亞的時候也沒有經歷過那樣嚴重的程度。我對於回教的教義，也不能算完全是一個門外漢。我曾經有過一個機會，在世界各地，研究諷罕默德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學說。我很幸運（或可以說很不幸）得以觀察到一個本土的印度教徒，而親眼看到一個人受了他的所謂「宗教」的感動而竟會變成怪僻背理到令人不能置信的地步。在另一方面，我會遊歷過幾個令人愉快的地方，那裏有許多遺跡足以證明慈悲之佛的實際上或精神上的存在。我也見到十足未開化的邪教徒，那班崇拜手杖和石頭的迷信教徒，他們一面鞠躬也似的膜拜着，同時

卻弄那畫符念咒，移災於人的把戲。這一種假貌偽善的樣子使我聯想到一部分基督教的隣人而不禁有點痛心。此外，我對於經書古籍的研究，使我對於古人的信仰，也相當熟識，因為生於一個時代的人，欲希望意味到另一個時代之人的心理，就是依靠這些經書古籍。

這樣我所經驗過的宗教，有如上所述諸種，已經可以算長長的一大篇了，但是抱歉得很，這一切經驗結果還是等於零，因為其中沒有一種能使我信服而皈依之。我對於牠們簡直不屑理會而深為討厭。我真希望，那班人既然是依照着上帝的形像而被造的，為什麼還要以為他們的人生是這麼不快樂，這麼複雜，這麼懣惡，而名義上還要標榜着一種最高的精神願望呢？我時常遇到一種男人或女人，他或她雖是一個篤信某一種宗教的人，但對於他的同類，仍保持着一種寬容和善意的精神。有時我還遇到一個牧師（尤其是羅馬教會的牧師），他總是愉快和善，而對於他的比較不幸的鄰人們的弱點，加以原諒，其實所謂他們的弱點，不過是彼此見解不同

罷了。我所記得的，至少有二個教士，他們對於這一個世界並沒有什麼不滿意而怨天尤人；本來這一個我們暫時寄居的世界，也有牠的美處，也有牠的樂處，我們只要對於我們自己的信仰有勇氣而決計照着我們的信仰去做，那末我們也未始不可以在這個地球上，立起我們的天堂來。

我這樣說法，我想已可以把我的意思表現得十分清楚了。我相信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應該有一種完備的思想自由的方式。像我的老師史賓諾若（Baruch de Spinoza）一樣，我從來不說一句話或做一件事足以妨礙別人的思想之自由的。同是在這一個人生旅途上的過客，他們所有藉以建立其得救之希望的信仰，我決不叫他們放棄之。事實上，我盡了我在精神界中所有的些微能力，總是千方百計，使他們這班善男子善女人加強他們的宗教信仰，只要這種信仰合於他們各自的精神上的需要。因為坦白的說起來，我們都是有生有死的凡人，對於終極的真理，至多祇能得一些模糊

的接近，所以我實在無法可以證明我是對的，而別人是錯的，或別人是對的而我是錯的。因為我自己打算，我早已得到一種結論，就是所謂宗教，其中沒有一種能給予我以一些些的滿意。因此，我所以不得不從我自己內心的意識裏，想出一種對於我自己能奏效能實行的道理來。就我自己的需要而論，我對於這一種道理已有了相當的成績，這是我所深切感恩的。但我還想趕緊補充一句，（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話）就是這種道理於我雖有利，但我並不勸別人跟隨我的榜樣。因為這些事情是完全屬於個人的，在每個人的心靈中維持着一種很微妙的平衡，各人的頭寸不同，張冠不能李戴，所以別人如果照着同樣的道理來過他的人生，說不定也許會變成削足適履而造成悲慘的結果，而這個道理，在我個人，卻使我對於人生的種種問題，保持着——一種積極的樂觀的態度，因此我雖受到過命運的打擊（因為我當然也有不如意的時候），但我仍能笑口常開而誠實地說，「雖有種種缺點，人生畢竟是美善的啊！」

這一切可是我自己發明自己做成的嗎？當然不是的，我之獲得這一種幸福，是由於一班奇妙地相遇而合的人，他們的確可以算是我的教師，而我得以做他們的學生，這是一種使人感恩的事，現在我是他們的學徒，我但願將來永久做他們的學徒，阿們！

你可要知道他們究竟是何等樣的人嗎？好，我來告訴你。他們是一小羣有利於人類的人，我願意把他們合為一個集團而稱之為「笑口常開的哲學家。」

當然你願意聽我說那幾種人是我所奉為私淑的聖人。這個，我也願意告訴你，雖然我將說出來的幾種人，也許會出於你的意料之外。

欲做「笑口常開的哲學家」必須具備一種資格，就是他們的思想與行為，必須進到某種規定的標準。第一，他們對於人類所持的態度必須完全合於人性的。他們切不可倒行逆施，違反自然的途程。他們不應該以超人的種族為出發的起點；因為人終是人，並不賦有天使一般的德行和完美，所以更不應把人類視為從天堂上

貶謔下來的可憐蟲而加以譏笑與輕視。反之，他們應該誠意地承認人類出身之低賤的真理，就是我們與猿類相差無幾，他們對於人類這一個生物，應該覺到深切的欽慕，因為人類雖有低賤的出身，生理上的不完善和道德上的缺點，但其在短短的歷史時期中，進步的成績，已相當可觀了。

後者的態度，較之前者更為重要，因為牠足以促進人類的進步而使我們感到我們的命運須由我們自己來作主，而不要隨便交代給一種外界的勢力。

我的「笑口常開的哲學家們」必須還要承認我們在不可解答的人生之謎的面前，應當表示我們全部和永遠的愚昧。他們必須有這個勇氣說，「我們並不知道人生之謎的最後答案，但我們對於我們的愚昧，很為感恩。因為我們如果對於一切，都有似黑字落在白紙上那樣的清楚明白，那末人生不再是像今日這樣的一種光榮的冒險事業，而我們也不再能利用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最大的恩物——我們意志的自由。」

他們當然應該是名副其實的君子，並當以君子的態度，符合醫聖希波克萊提斯(Hippocrates)的誓言，或符合中古時代一班騎士所宣的嚴肅的約誓。

我覺察到有許多大醫師一些也沒有被醫聖希波克萊提斯的箴言所感動，猶似許多騎士，他們過着可恥的生活，把他們所宣誓遵守的那些誠言，每一條都破壞無遺。但無論如何，這兩種文件（就是希波克萊提斯的箴言和十三世紀的騎士宣誓）在我的心目中，其地位更高於舊約中的種種禁例，因為舊約中所說的那些事情，是任何合理的人所不能辦得到的。而且，我深信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自有一種「靜而小的天良之呼聲」，蘇格拉底斯（他是我最最愛的一位笑口常開的哲學家）的良好人生之概念就是以這種天良之呼聲為基礎。如果讀者能從這裏得到一種結論，就是，我寧願喜歡蘇格拉底斯而不喜歡摩西，那末我已第一次猜得我的意思了。我向來不贊成一個專制或獨裁的人，摩西這個人在他個人的願望和公衆的發號施令中，和希特勒墨

案里尼之輩太相像了，所以我不能把他列入真正哲學家的聖廟中。

說到這裏，又引起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過去的二千年中，西方世界沒有一個人能避免的，那就是：『你對於耶穌基督，意見如何？』

很幸運的，我能給你一個十分率直的回答，我對於基督一切都研究到。我認爲他是我的最愉快的哲學家之一。但我在認識他的過程中會遭到很大的困難，因爲他被他的使徒保羅形容成一個撲朔迷離的人，使人莫測高深。基督其實就是猶太地方的一個樸實而可愛的木匠，他對於四周的現實世界，不識不知，勇敢地向罪惡與貪婪的惡勢力作孤軍的奮鬥，那些惡勢力把我們這一個可愛的星球變成一所永久的淚谷——真的，基督確是我所願意一輩子追隨到天涯海角的大教師。但如果他的使徒保羅也挨在一起，那我可不願追附驥尾了。因爲這一個僧夫永遠把他自己挨在基督和我的中間，阻隔了我和基督的聯絡。他不讓我傾聽那位大教師的

訓言，卻自作主張的把大教師所說的話加以曲解（有時甚至大教師還沒有說，他已解釋出來了）。因此，我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保羅推在一旁（那時他一定會罵我是反宗教的納粹黨徒或諸如此類的名詞），另一種是我不得不和他們師徒一起辭別而自己另尋出路——那就是我在事實上所做的。

我深信數百萬人之不能追隨基督，也正爲了保羅的緣故。這數百萬人都像我一樣，如果沒有保羅阻隔着，他們本來可以變成良好的基督徒。所以現在我不得不用一種暗中的迂迴曲折的方法來迎接基督。但這樣也並不減少我對於基督的歡迎。有時我甚至感覺到基督也和我一樣以彼此的阻隔爲遺憾。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因爲基督的憐憫心很大，所以他能諒解並寬恕保羅。他可是真的喜歡他嗎？這一點我不知道，但我懷疑着。我懷疑着。

現在假定這一切都是實在的，那末我爲什麼還不满意呢？我爲什麼和基督一人在一起還不满意而不要

去找其他的人呢？耶穌也是一個愛好羣居的人，他喜歡和他的同類在一起。所以，在我欲待那班笑口常開的朋友的時候，在我的心靈之深處，你可以遇到一班奇妙地相遇而合的各色各樣人類。我所引為遺憾的是他們中間沒有神學家在內。我對於神學家當然也很表示歡迎的，可是他們卻始終不願意跨進我的門口。恐怕這倒也是公平的，因為我們中間雖沒有神學家在內，而其餘的人卻格外來得快樂。這正是上帝憐憫我們的地方啊！席間有了牧師在內，是多麼掃興的事啊！

那末所謂「其餘」的人究竟是那一班人呢？原來我們有許多哲學家在這裏：蘇格拉底斯（他是我所已經提起過的一個）、斯賓諾若、和那溫和可親的康德。那個活潑敏捷的伏爾泰，有時偶然也過我一訪，但我們會警告過他，如果他想來賣弄才華，表示聰敏，那末我們就要不客氣地以閉門羹餉之。還有幾個作家也是我們的不速之客，像蒙泰尼（Montaigne）、伊拉斯墨斯（Erasmus）、湯麥斯·摩爾（Thomas more）、雷培

萊斯醫師（Dr. Fabelais）有暇時也來走動走動。

我們當然還有許多音樂家，也在我們的來賓之列，因為他們總是宣傳各時代的愉快的謠音，這種謠音，不論是印刷的或是口說的，都能叫人家懂得。貝許（Bach）、海田（Haydn）和摩若（Mozart）都是常來之客。貝多芬有時也偶然來光顧一下，但我們對他，稍加提防，因為他的態度時常有一些——我們可以說——民主化。但如果他不必斤斤於證明自己是和帝王將相一樣的人，那末他實在也是一位很樸實而很忠心的朋友。

此外我們還有幾位畫家像許門（Schumann）、許勃脫（Schugert）、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和勃羅格爾（Breughel）等名家，只要他們不是道貌岸然地專談玄理，都在歡迎之列。因為他們事實上都同意我們的信仰，覺到人生確實是愉快的，其所以不愉快的原因，不過是由於我們自己的愚昧、惰性和不起勁。我不妨再說起：奏提、琴者或其他的美術家有時也來光顧。只有一種是例外的。我們從來沒有歌劇的演唱

者我們並不是有意把這種藝人揶之門外，但是他們似乎恐怕我們譏笑他們，所以不願附和。

我想所謂我的信仰，大概已盡於此了。這算是簡單極了，但我何必要使牠變成複雜呢？無論如何我決不以爲我在這地球上的人生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人自呱呱墜地，就即有了一些宇宙的精氣，這種精氣就是宇宙所由造成的本質。有些精氣造成了花木，有些精氣造成了野草。有些精氣造成一個個禍福總統，或哥德，或巴斯德，也有些精氣則造成了破壞者的人物像拿破倫，或成吉思汗等輩，或像卑鄙的郭培爾那一等人們。但是這既然是大自然的神蹟，非我們的能力所可挽回或改變，那末我們也只有既來則安之，竭力利用我們所有的種種精氣從事於一切可能範圍以內的建樹，因爲這種宇宙的精氣，就是一切事物的起始和終端，從偉大的貝德爾格斯 (Bedelare) 到每日侵害吾人的微生物。

恐怕你也許以爲這種哲學是一種近於灰心的安貧知命之論。但這一點我不能同意。我覺到，如果我想把

顯然無法解決的問題，徒然加以解決，或書空咄咄地竭力想發現何人或何物開始這一切以及何人或何物將結束這一切，那末結果一定是徒勞而無功。我知道宇宙間一切都是由於一種力量所造成，我是其中渺小的一點，我既承認了這一個事實，我就不願空費精力去研究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這種研究結果將使我廢然而返，一無所得。）所以我寧願集中我的力量來研究我的能力所及到的事情：怎樣把這一個儲有無限潛能的世界，變成更美更善而更快樂的世界，使身處其中的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能真正地說：「我們之得以生於這世界上是應當感恩的，因爲人生果然是優良的啊。」

在今日的世界情形之下，這句話說來似乎像一種故意的譏諷。到了一萬年之後，這句話就會變成很有意思了。因爲到了那個時候，人類將有更大的智力，足以探悉大自然的一切祕密，而每個人將賦有完全的意志的自由，可以支配命運而不爲命運所支配，因此他的終極的快樂，不需要依靠旁人，而只靠他自己。（嚴安字譯）

思想的堡壘

夏穆

書名：How To Think Straight

著者：Rober H. Thoules

出版：紐約 Simon & Schuster

當我們在說話或作文的中間每用到一個字眼，其目的顯然是指明某一樣東西，或它的關係或它的性質。這就是一個字眼的「意義」。我們在路上瞧見了一隻四足的小動物而稱牠為「狗」就是表明牠是一種

我們所稱為「狗」的四足動物羣中的一份子。我們所慣用的這個「狗」字，具有清楚、正確、對象固定的意義。而並沒有故意渲染，越出準確地描寫這種事物的範圍之外。

我們再來舉個例子，假定有一隻狗的祖先是一隻守羊犬，另外一隻的祖先是愛爾蘭獵犬，又一隻的祖先是獵狐小犬，又一隻的祖先是叭兒狗。我們也可以把這

個事實，籠統地用混血種這個名詞將它們確鑿表明出來。而仍未越出精確表明範圍。

再來假定，倘使我們把這類動物冠以「雜種」的名稱，那情形就比較複雜了。我們所用的字眼在客觀上和「混血犬」並沒有不同的意義，但是在聽者的情感上就不免引起對於這一條犬的含有嫌惡的意思。所以一個字不單是能夠指明一個對象，並且能暗示對於牠的感情作用。

這種感情作用的暗示確實越出了恰當精確的定義範圍，因為我們的贊許和嫌惡是一種私見——係屬於我們自己的，而並不屬於我們所贊許或嫌惡的目的。

物。——譬如有一條犬，在他的主人心上，固認為是一條忠實的，優良混血種，但在他的鄰居看來，因為牠時常追逐他們的雞雛，也許就認牠是「雜種畜生」了。

風行的俗語，說「堅決」這個名詞，可以給以下列的定義：在我是堅決，在你是剛復，在他簡直就是頑梗。這真是一個極簡單的說明。「堅決」、「剛復」、「頑梗」三個名詞具有同樣的客觀意義——就是專任一己的意思而不為他人的意見所動。但是牠們在情感上便具有不同的意義，在選者方面「堅決」具有很可稱讚的含義，「剛復」便有些不大入耳，而「頑梗」則竟是完全憎嫌了。

這樣的思想在戰時很有流弊或許會使向來和善的人士寬恕殘酷的行爲。南非戰爭時，有一個英國軍官因為管理荷屬殖民地婦孺拘留營未能盡善因而被處死了，向以心地開通著稱的詩人溫本竟會替他惋惜，而寫了一首詩。中間有一段是：

凶殘的敵人所遺下的賤偶和孽種，除了我們之

外還有那個肯憐她們的性命，反而愁慮他們的安全。造謠的人說他辜負了神聖的慈善責任，其實他留意她們的福利何嘗不如我們。

賤偶和孽種很顯明地在客觀上指點婦人和孩子，不過加上了施用於富於人類的情感作用意義，「凶殘」這名詞實際上的意義也不過對於敵人可殺即殺的意思（我們也何嘗不同樣地殺敵人）再加上我們對於犯殺人罪所抱的態度底一種感情意義。

含有情感作用意義的字眼，在我們擬作清明的思想時，是有妨害的。

暗示的秘訣

從原理上講，恐沒有人能信僅僅把字眼複述幾遍就會使聽者傾向於置信這個陳述。這是一個尚待發掘的實情——這實情可以用「人類的提示感受性」這個名詞來形容牠。

假使我們在市鎮的各處牆壁上揭貼標語，上面只

寫着「選舉辛普金氏」這幾個字牠本身的效力就會使投票者傾向於選舉辛普金氏，雖然在標語上並未說出任何理由以證實他的優於競選者史諾克氏之處。標語的效力也就是依賴於提示作用。

但是說話的人却不能如這樣的僅僅依賴提示，而另外有別種美妙的方法。冷淡的游移的說話態度，不易產生提示的效力。所以說話者須要顯出一種堅決可信的態度。無論他心上有怎樣的疑惑猶豫或左右兩可的感覺決不能容牠們在他的態度上顯露出來。他挺出胸膛擡起腦袋，用沉着而清朗的聲音發言，這便是他的取信態度，而有助於他的成功。

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必畏懼詰難別人。他可以大大的利用他的聲望和地位。這情形同樣也適用於官吏候補人和一般追逐改選的競選人。這一節亞爾弗萊·史密斯在一九二八年，吃了虧後纔知道。他習於坦馬尼派（民主黨的一派）的雄談闊論，所以此後就用遼敏平常來得流利的土語來演講，而他的棕色圓頂帽也成

了他在競選運動中的標識，他知道怎樣回答詰難者的質問，而且大都數的演說辭都是臨時取材的。

已故世的休·朗格也依賴同樣的技巧，因為他的政論大都偏向於替他的本鄉路易西安那的貧困白人和全國享權不均的人民說話，所以他在這些地方很努力地進行，他嘲笑羅斯福的貴族型的名字「第拉諾」。他提到這名字時總很巧妙地把這一個名字用挪揄的音調儘量拉長，慢慢地吐露出來。

羅斯福先生自己呢，他從不和休·朗格作正面的衝突，這是羅斯福的機知——不似胡佛之竟肯與奧爾·史密斯互逞舌鋒。一個人當其站在一羣惡意詰難者的面前時他的演辭談鋒將大遜於向靜移的聽眾發表其事先已有準備的演說。

同樣的，競選者假使僅用力於錯誤的途徑，雖是高帽禮服也不會有成功的希望。不過高級官職的候補者當其發表演說時，其辭令與服裝的莊嚴實佔重要地位。一般人對地位較高者，總是容易感受其提示。（未完）

月亮是一個死世界像一面大鏡子把太陽光反射給人間衆生

月球的真面目

紫虹

書名 Through Space and Time

著者 Sir James Hopwood Jeans

月亮的距離 幻想中的月宮 望遠鏡中的月球 月屬土性 無水的月海 月面無空氣的證據 月山高於地山 如何乘火箭往月亮 途中的俯視與仰望 沒有色彩的月世界 往遊月亮必須隨身攜帶空氣和水 身在月亮輕如鴻毛 跳高跳遠甚易突破世界運動紀錄 拍球則球浮離 射彈則彈如黃鶴一去不復返 舉杯欲飲則唇未沾而茶已乾 無人禽蟲獸樹木花草的死世界 只是一面懸空的大鏡子

作者秦斯氏生於一八七七年，爲當代英國第一流科學作家。歷任普麟士吞及劍橋二大學數學講師。現任威爾遜山天文台特約研究員。

高懸在天空中的月亮，望上去總是一樣的大小，由我們可斷定它距離地球的遠近，是始終不變的。

飛機高翔在空中時，如果它直接飛在一個人的頭

上，就不會再直接飛在另一個站在一個站在一哩外的一個人的頭上。如要計算它的高度，只消注意它的位置同第二人的垂直線呈如何角度，即可求出它的高度。天文家利用

這方法，求出月亮的遠近是在二十五萬哩外。

最先說明月蝕及盈虧的亞拿薩哥拉宣稱「月是具有土性的，上面有着山谷和平原」這就說明月亮上爲什麼有明有暗。

假如我們用一架望遠鏡來觀察月亮，它的神祕頓時解決。一六〇九年伽利略用他所製成的望遠鏡觀察月亮，發覺月亮同我們的世界一樣，有山有海，那些黑暗區就稱之爲月海。例如裏封面圖一上半段三個最大的「海」由左而右稱爲：

陣雨海—“*Mare Imbrium*”

清朗海—“*Mare Serenitatis*”

平靜海—“*Mare Tranquillitatis*”

但現在我們知道這些月海並不是真實有水的海，因爲在那上面我們從來未曾見過有一絲燦爛的陽光反映，現在我們相信這些月海不過是一望無際的乾燥沙漠罷了。

月亮上面不但沒有水，並且沒有任何種的空气及

大氣。我們研究月蝕時就可得到證明，當月蝕終時，太陽剛要從月背後升起來時，要是月亮是有大氣的話，那麼該先有黎明的魚白色，正如太陽在地平線上升起來時一樣。實際上月蝕的時候始終沒有見些什麼，祇是一瞬間，太陽突然出現，大放光明。

從大望遠鏡中，現在我們可攝取月亮的任何部份，裏封面上之圖照即是威爾遜山一〇〇吋的大望遠鏡所攝取的，展示着明細的月景。

在地球上，凡是物質在太陽出沒時投影很長，正午時則投影較短，在月亮上也是這樣。月亮上的山的高低，在白天的各個時辰投影的長短來加以估計，知道月亮的直徑雖僅有地球的四分之一，但山的高度却高於地球上面的山，很多的山高達一五，〇〇〇多呎，另有很多的山的山更爲險峻。

以上是敘述我們遠眺的月亮，現在讓我們假乘火箭飛往月面之上，來實地觀察。

我們的火箭以高速度來進行，以每秒七哩的速度

出發，這樣可使它在排淨了地球吸引力之後，尚有每秒一哩的速度來進行，那麼在兩晝夜後，我們已到達彼土了。

大氣的厚度猶乎桃李的薄皮，僅需數秒鐘，就可通過地球的大氣層了。通過了此層逐漸把那散射月光使天呈青色的一切空氣塵埃水蒸氣等等質點盡遺落在我們腳底下。這些質點的數目依次減少時，就可看見天空依次呈現出各色——青、蔚藍、深紫、灰黑。等到地球上大氣完全遺失在我們腳底下時，天空便變成漆黑一團，日月星辰却比在地面上看得更亮些，更青些，因其中的青光沒有再被扣掉來製造青天了。星星也不明滅閃爍，因為沒有大氣來攪亂它們的平流的光了。現在它們似乎以尖銳如鋼的尖針戳刺我們的眼睛。如果我們返觀地球，只見它的表面似乎是一半隱藏於烟霧雲雨之中。但向前看時，月亮的全部照耀得十分清爽，沒有散射日光的大氣，也沒有遮掩它那光明的臉上的雲霧和烟雨。

在月亮上，沒有大氣把太陽分裂成各種色彩，它只有兩色——白和黑；凡在陽光所照耀之處都成白色，其餘的一切都是黑色。在月亮的世界上，好像是處身在電影照相機的技术室中，只有一個可怕而強烈的光——太陽——照耀着。山谷是絕對的黑暗，直到太陽爬上周圍羣嶽之時，於是白日突然來臨，一切頓時如向電光。

顯然的，要是我們從所乘的火箭上跨步出來，到月面上行走，我們必須要隨身攜帶着自己所需的空氣，我們需要一個養氣袋，像登愛佛勒斯山一樣，我們既有了這種裝置，但涉足到月土上，仍一些不會像登山者感覺到吃力。因為月亮所含之質不及地球八十分之一，所施的攝力也引比地球小得多——它質只有六分之一之力。因此我們能攜帶極重的物而不感吃力，而且我們的身體幾乎輕如鴻毛，如果你想突破遠東運動會或世界運動會的跳高記錄，那是不難的，一個健壯的跳高者當能跳高約三十六呎，一個正常的運動員跳遠至少可達一百二十呎，如果我們興趣勃發的話，要玩玩板球，球簡

這會浮離我們。

倘若我們來開鎗，則射出的子彈將作驚人的速飄，大戰時放射幾達八十里的大礮，如果在月亮上裝架着，那麼這彈丸必向空間一直飛去而不復返。我們以為在月亮上是無裝架大礮之必要的，如果要的話，也能以比較簡單的手續產生同樣的效果——只消從我們呼吸器裏呼一口氣就得了。

正因為月亮上沒有空氣，所以不能得到一些水。我們慣常以為水是一種液體，不熱到一百度不沸騰，但假如我們登高山野宴時，便能覺察到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將發現水在高山上比在平原容易沸騰，而溫度亦較低。理由是，在那裏較缺乏空氣的重量可壓下液體的分子，以阻止它們由蒸發而散去。假如全無空氣壓力，那麼溫度無論如何低，水必蒸發。這情形正是月亮上面所發生的事。所以，我們切不可將隨身攜帶的飲料，傾注在杯中，如果真如此做，它會在我們舉杯欲飲之間，已不翼而飛了——它的分子會一一跳到了空間去。

月亮上既無空氣又無水自然找不到人類和禽獸，或樹木花草。事實上，月亮是一個死世界，好似一面大鏡子，把太陽光反射給人間衆生。

月亮上山河的構成，是和地球上的山河的形成是同樣的。這似乎是可能的，月亮上的山在當初的形成，亦由於月面冷化收縮而起皺紋。但是從內部排出來的氣體和水蒸氣不能久在月亮周圍以形成大氣和海洋，它們的分子立即昇騰到空間去。所以那極使我們地球上的山峯漸趨平滑的要素在月球上就根本不存在了，直到現在仍保存十分明銳形狀。

但月球上必有某種東西在發生，使羣山輪廓明銳，但月球裏既無雨無冰。來打擊巖石，那麼必另有某種東西在發生。我們如果在月球上散步一下，就可馬上找出這東西是甚麼了。

在月球上每天有各種隕星在打擊月面，如同隕星打擊地球一樣。但這裏沒有大氣可阻止其墮落或使在未墮之前，即行消散為塵。這些隕星恰和它們向來奔

過空間的運動初無二致——好像一陣大大小小的彈雨。依折衷的推測，每天必有一百萬餘粒的流星隕星打擊月面，它們的速度平均每秒三十里，約百倍於來福鎗彈的速度，大小雖有限，而如此的迅疾是可怕的。一個微小的物質彈丸如具有這樣大的速度，它便有着每小時行三十里的摩托車一樣多的能——亦有一樣多的毀滅能量——而半磅的隕星則有每小時馳驅七十里的特快車一樣多的能；假如一間屋碰到這樣一顆隕星落下，必付之一炬，而無餘燼。隕星的衝擊月面甚足以解釋上面的問題了。

在月球上最先感覺的是個極冷的感覺，在日落時因為我們不能像在地球上一般，希冀從土壤中和大氣裏得到些儲藏着的暖氣，因月面的火山灰是極弱的導體，其弱正不亞於鉛匠用來包圍熱水管以防逃熱的石綿。即使月球的內部尚暖，它的暖也無補於我們，因為還隔着一層厚石綿似的屏障哩。所以我們在月世界裏，當太陽的光被遮攔住的時候，必要碰到從超過熱帶炎

日的熱而一變爲比冰霜還嚴酷的冷。天文家在裝有熱電偶的望遠鏡中，當陰影走過月地面而掩蔽任何一點於暗中時，就窺出該點的溫度，僅在數分鐘內即從華氏二百度驟降到零下百五十度。

在平時，太陽出沒亦發生同等劇烈的溫度變化。太陽未出前是華氏零下二百五十度，而日中時上升至華氏二百餘度，約當普通沸水溫度。在所有此等變化中，火山的絨被始終把月球內部保持在非常均勻的溫度中；如果我們開掘下去，大約只要一吋深，就達到一個固定的，近於溶冰的溫度了。

人體智識

冷水浴可以減輕肥人的體重，因為冷能減除一部身體的活力，這失去的力就取之過肥來補償。因為恐懼影響到經絡的組織，使皮膚收縮，所以「怒髮衝冠」是可能的。

被人咬一口，其毒比普通的一般狗、貓、馬的咬一口爲危險。

專利的藥品，在分光器下
即把它的祕訣顯露無遺。

萬能的分光器

人叢

書名：Atoms in Action

著者：George Russell Harrison

出版：紐約 William Morrow & Co.

（本書作者係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實用物理研究所主任，對物理學殊多供獻）

每個時代總有不少的人，看見了天上的虹，覺得非常驚奇，蔚為大觀，而沒有想到這虹的顏色彩路是怎樣合成的。於是有一般人創了一種幻想，說是除非到大自然世界去看過究竟，否則是不容易明白的，爲了研究這大自然的形體，因此科學家發明了一種分光器，於是這分光器便成了世界上唯一科學儀器。

拿這儀器來分辨虹的成分可以看見虹是太陽的色帶合併而成的，它的形成就是太陽的光彩經過雨點而變成五種至七種的鮮豔顏色。我們在化驗室裏也可用這分光器來代替稜鏡分析任何經過雨點後物質形體的光彩。分析後，便曉得這物質的成分是怎樣的。分光器的確是對人類最有利利益的，世界上的科學家用

牠來觀測自然界的蟲類，和原子的生活，動態，以及星辰的成分，都得到極大的成功。牠的應用範圍很廣，我們人類的日常生活都可以來借重牠，科學界來研究純粹的物質，也是不可或缺的。其餘凡是太陽中氫氣的原子重量，星的重量，花房內植物能够吸收多少分量的二養化炭氣？夜賊偷竊了你房裏的物件，從窗口慌張逃出來的時候，有沒有汗水點的痕跡。彗星之尾，是怎樣形成的？這些疑難問題，分光器都能替你作詳細的答復。

從前美國科學權威牛頓氏 (Sir Isaac Newton) 在一六六六年中就立誓發明分光器，當他潛心研究的時候，廢寢忘食，連呼吸都短促。他發明的時候，是太陽照耀最明的一天，他向房東主婦借用了窗戶，在窗戶的旁邊開了一個小圓洞，然後用一只三稜鏡對着太陽從小孔照進室內去，室內便有了五彩的虹光，假使他在窗戶外面劃一長方孔，或者可以有更進一步的成就。在他後一世紀中，德國望遠鏡發明家弗蘭霍甫氏 (Fraunhofer) 當他在研究改良望遠鏡鏡片時，有一線長

形的陽光透過他手持的小望遠鏡，也發出五彩的虹光，但是因為直線的緣故，所以虹光不大顯明，不過這虹光總是一律的，無論這鏡片的透照是怎樣暗。

太陽，行星，或太陰，牠們發出五彩的光，都是本身光線的反射而已。後來他便利用改良精細的分光器來測量星辰，居然每顆星也有着各種不同的五彩顏色。近代的科學家拿牛氏與非氏所發明的三稜鏡作進一步研究，把牠放在暗黑的地方，可以驗出虹的成分是鈉，鈣，銅與鐵，如果燒起來，就可以發出牠本身的光彩，所以物質大部的物質均由元素組成，不勝枚舉。化合物的物質雖多，但是化驗出來，仍像指紋一樣明顯的。

凡是宇宙間的物質，決無一樣是單純的，像水是氫與氧合組而成，太陽包含六十種元素，每種元素中又包含九十二種原子，原子就是物質的最小的基本單位。這原子如果遇着電流或光熱的刺激，立刻就會自動發光，這時光波就起微細的短距離的振動，好像無線電收音機長距離週波一樣，不過無線電力大，可以收集音樂的

聲音。色帶就是一條光彩的波動，原子振動，於是光彩就發出奇異的顏色。經過一種試驗的結果，當每個原子波動時，牠的波長有六千米達左右，用近代的光器來分析這波動中原子數目的多少，可以得着正確的答數。講到分光器，從前所用簡單的舊式者，現在教室中大都用到，但射出光彩來，不過數吋長，而且最顯明的光線往往雜在一起。至於最完備最精良的分光器，現在各國各大研究室用的很多，幾乎要佔一大房間的地位裝置，而且裝配有攝影機，能夠把光帶攝成數百呎長，科學家把這些攝成的光帶照片，詳細分辨，可以分爲三十萬以上種類的顏色。每種顏色中都有發光的原子存在。

其次講到牠的應用，也很普遍，化學家可以用牠來觀察金屬之類的物質，可以斷定元素所有的成分是多少，最少的可查出五種以上的元素。此外牠對於近代天文學上也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天文學家借重牠來觀察天上的星雲，這些星雲都包含着與地球上的物質有同樣的原子成分，並且可以權衡星雲的重量，也可以測度

牠們的溫度，牠們行動的速度，以及牠們生存和消滅的年代的期限。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牠的用途也很廣泛。譬如一位製表專家發現有同業競爭，競爭者用新的份量來製游絲，所製成的表來得比他準確精良。他爲了精益求精，再和競爭者勢均力敵起見，當然要曉得這新式游絲是用什麼製成的，假使他請了一位化學師用平常方法分析這游絲，那麼這化學師就要收集各種表類的游絲來比較，猜疑，才可決定他的化學方程式，用化學分析，來權衡物質的重量，不但感覺到不少麻煩，就是時間也受着相當的損失。這時他就不得不借重這分光器了，拿一根短小的游絲放在弧光燈下燃燒，再用分光器上的攝影機攝成照片。攝製時游絲的幾條光彩線路可以分成鎂、鐵，以及普通的原素多種，分發出游絲彎曲的新力量。工程師用了分光器可以從溶化石英的鑪洞眼邊看出石英溶化時壓力與燥裂的情形。英國錫弗城從前化驗製彈銅片時，至少要費一星期的時日方可竣事，後來用了分光器，二小時就可以化驗完畢。福特河邊礦

產區域所產的鐵，砂，與其除混合金屬，都用新型的分光器來應付。驗定這些礦質成分的優劣。分光學家祇要在幾小時內，就可以將鐵塊在化合尚有熱度的時候，化驗裏面的成分。裝滿火車的鐵塊，可以不用取下，在數小時內化驗完竣。這些分光學家在試驗時候，都用精良的小型分光器，一手持鏡，一手持鐵塊樣品，由這部礦車走到那一部，並將通電流之電線觸及每塊生鐵上面，再用分光器觀察鐵與電的發光，如果這塊鐵上面發出比標準光更暗淡更不純粹的色彩，便認為這塊鐵的品質不為上選，立即拋棄。近代之採金者對於分光器的應用，於開發礦源時感到不少的便利。記得以前採礦家凡是開發一礦，礦質的樣品，都要裝載運到很遠的化驗處去化驗，還有很多蘊藏的貴重金屬都遺漏不採，自從採用分光器後，蘊藏者均被開發無遺，採礦家也得到意外的收穫。

分光器除了上面所述的幾種功用以外，對於人體的健康也有着極大的輔助，凡是我們日常所食的罐頭，龍蝦，或是小聽牛奶粉，用分光器試驗這罐頭的鉛皮，可

以驗出有毒或無毒。

凡有專利權的藥品，用平常的化學方法化驗，不但費時，而且代價也很貴，但是在美國醫學會的化驗室中，用分光器來化驗，可以發現這專利品的秘方，祇要從這藥品的原子價中，就可以得到秘訣。其餘如在鋁礦場中，蓄電池製造所裏，製罐所裏，分光器可以解除工人不少麻煩，減少不少血汗和危險。美國警察局凡是搜查一種罪犯，都要假分光器，因為這是神效的利器，有一次一個竊賊偷了一束電話線，電話當時延誤不通，後來在嫌疑犯身邊搜出一把小刀，刀邊經過化學變化，發現有銅色的斑紋數點，美國聯邦化驗局就用分光器化驗，發現這斑點中包含銅與錫的成色，刀頭上雖然消失大半，然而電話線的割斷處染有很深的痕跡，證據俱在，無從抵賴。現在美國銀行與各大公司與私人家庭中，都利用分光器作為防盜的設備，凡有盜賊光臨的地方，一經分光器的攝影機攝入鏡頭，警察當局可以按照盜賊的手槍與子彈影形來進行調查，可以得個水落石出而破案。

在近代科學世界中的確分光器是分析物質形體的唯一利器，牠應用的廣泛，可以超過望遠鏡，顯微鏡，速度計，晴雨表，量時表，與鐘類等以上，所以可稱牠為科學界的總樞紐。

食草趣聞

人類食草可以維持生活麼？[？]一個農人退伍軍官，曾經實驗着這個問題，並且繼續進行着呢！有人問他：「你當真吃草嗎？」他回答道：「我確吃着草，感覺得很愉快呢！現在我很願意把這事讓大家都知道：從科學家那裏，我得悉草裏含有各種很有價值的維他命，對於人體有着很大的生長力；再從每天飼馬和擠牛乳的經驗中，使我更相信食草的效力。所以兩年來我把草作為我的主要食物，食量已漸漸增多，結果很令人滿意。

「但我吃的生草，總得使牠適合胃口。我平時吃的草是和生胡蘿蔔，甜菜根同吃的，如加些紅糖那更容易下嚥了。嫩的草富於葉綠素，這種要素現在市上還製成藥丸出售呢，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就是科學家也已經證實我的意見，假使大家普遍食草的話，我們可以增加自然食物，使每個人不用擔憂飲食問題。讓我再對你們進一忠告：你們切不可輕視我的話，同時應確信你立刻也可以實行。不要以為這是不可能的，我已經實行二年了。請你們下次進生菜時試用一些草，這樣漸漸的實行就得了。

J——The Listesen, London.

動物界的奇聞

在低等動物中，雄體的體力反不及雌體，例如有一種名叫 *G. viris* 的蜘蛛，雄體常被雌體所吞食，他們爲求安穩起見，不與雌體同居，直到性慾衝動，方始戰戰兢兢地伏居雌體的蛛網外端，並於彼處，自引一線，作爲逃避的去路。等到一切準備好後，方始縮手縮腳地去親近雌體。此時，爲雌體者，常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口把雄體吞食。可憐的雄體，始終嘗不着戀愛的滋味而已喪生了。假如機會碰巧，雌體的性能，也正在衝動，她也會施展溫和手段，去接受雄體的愛。牠們互相撫拍，互相摩弄，表示各自的願意。可是隔不多時，交媾的過程尙未會畢，雌體卻又掉轉頭來，把雄體吞食，抱持英國清教徒式的戀愛觀了。有時乖巧的雄體，預測外運將到，就在她尙在如醉如痴的狀態中時，即從預先預備好的路線躍走，明哲保身，暫時間，他又變成一位哲學家，鎮靜淡泊，不慕紅塵，直到第二次性能再發作時爲止。

又據包立脫 (Poiret) 告訴我們，螳螂亦有此等情事。他曾看見一個場合，有一雄體引誘一雌體，但雌體趁雄體不備時將雄體的首嚙去，但此無首的雄體，却仍進行其傳種工作，好像若無其事者然，這真可說在戀愛時，頭部和胸部是沒有用的了。

精子是非常渺小的，即使北美洲下一代全部人民的精子也可以容納在一個針尖上邊。

未生嬰兒的生命史

汪德偉

Biography of the Unborn

美國 The Williams Wilkins 出版
Margaret Shea Gilbert 原著

著名的科學和醫學書籍出版者威廉威金公司曾懸賞美金一千元，徵求一部最好的可供大家閱讀的科學書。吉爾伯夫人即以本書獲到此項獎金。

加萊爾醫生的序言

用普通文字描寫人體形成中的奇妙經過，實是一樁很大膽的嘗試。然而本書的著者，居然能够很正確地寫出一個極微渺的卵子，如何經過似乎神奇的程序，而變成一個嬰孩。描寫的當中，也很富於美妙的辭藻。這一篇很不尋常的摘要，導引讀者進到一個複雜而又很生疏的世界裏邊去。生命過程中所用的方法，和世人智力所發明的方法，並不相同，所以自然界的途程，在我們這種一天到晚浸沉在工藝學所創造的不自然的環境中，底人們看起來，是很奇怪的。吉爾伯夫人的敘述，將我們引到我們自己的生命底玄妙的現實裏邊去了。

生機

各個人們的生命，都在一個微小而蠕動的精子撞
到一個已成熟的卵子裏邊去的時候，在不知不覺而且
也不被人重視之間，發生了牠的起點。精子是非常之渺
小的，即使北美洲下一代全部人民的精子也可以容納
在一個針尖上邊。然而這安靜的卵子，自經那一個陌生
的生物撞進去而受到猝然的震動之後，立刻起了劇烈
的反動，將人類細胞裏邊所固有的人體構成機能施放
出來，於是，一個新的生物，裏邊蘊藏着無窮代數的生人
機能，就在這精子和卵子融合的時候（這一個程序名
為授胎作用）產生了。

卵子和精子倘若失去了這個會合的機會，牠們便
一起死亡。一個精子必須要經過女性無數的陰道管，方
能達到卵子的所在，途程是很長而且很危險的，所以有
數千百萬精子，都因不能完成牠們的途程，祇好自認失
敗，而讓後繼者去進行。

在這授胎作用發生的時候，不但一個新人體已經
成立，而且這個新人體的性別和牠的個性也同時決定
了。由於精子和卵子的融合，這個新人體便承襲了牠父
母的身體上的混合特殊點，和許多將由牠輪流移交給
下代的遺傳性特點。

第一個月 從人們所不知道
的地方出來

從一個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出發，而達到人的形像，
這就是人類生命第一個月中所經過的神奇變遷。這個
新生物從目力所難見的一個小卵，生長到長約四分之
一寸的一個人體胚胎，那時比較原來已長大五十倍，加
重八千倍，已經從一個小而圓的卵胞變成一個有頭有
體，並且確有一條尾巴的生物體。體裏邊並且也已經備
具了會跳的心，會流通的血，和管腿眼耳肚和腦的雛形。
在實際上第一個月當中，凡人生各時期裏邊所需要的
器官，都已開始成形。（許多出生以後即消滅的器官也

在這時成形)

在授胎作用發生不久之後，由於精子撞進去而引起的極大活動使卵子當中化分出兩個細胞。由此一化為二，二化為四，類推下去，直到人體內所應有的數百萬細胞完全具備為止。

新生物除了這種驚人的生長和發育以外，也開始牠的覓食工作。因為應付這種需要，許多細胞球的外層即長出一個特別的餵養壁，由這層壁漸漸開闢許多小管直通到子宮的裏邊去吸收那裏的纖維。當這種纖維被餵養壁消化時，子宮成爲一種保護壁，即所謂胎盤和餵養壁合作，餵飼正在生長的胚胎。母體的血載運了食物氧氣（我們所呼吸的空氣中的主要成分）和水到胎盤裏邊，由餵養壁吸收，經由臍帶裏的血管輸送到胎裏去。同時胚胎裏的排洩物也由這條途徑被運到胎裏盤轉入母血，再由母血轉輸到她的腰子和肺的裏邊去拋棄出來。所以母血實在並沒有流過胚胎的裏邊。（有許多人都是以爲如此其實不然）

新生物體在這時期，很遲緩地經過牠的變遷，希望漸漸變成一個人。當餵養壁在子宮壁的裏邊替卵子造成一個窠巢時，牠裏邊的細胞集體也從一團固體變化爲形如8字的空心器官，當中有兩個空穴，中間由一雙層的盤，即所謂胚胎盤間隔着。這胚胎盤就是將來成爲人體的部份。這8字形的下半部成爲一個小而空的囊，名爲卵黃囊。這囊在第二個月中和胚胎分離，那8字形的上半部成爲一個水囊（名爲胎兒的羊膜）完全包圍着胚胎，而祇留出臍帶。於是胚胎好似浮在一個可避震動的水套當中，即使在母體受到劇烈的打擊和震動時，胚胎也可以不受到影響。

胚胎得到安全保障之後，牠的真正胎兒部份（即雙層盤）便專心一致地進行牠的化成人形工作。那當中首先發育的便是心和腦，這是很奇妙的。

約在同時，（至多在第十七日）第一批未來機能都已經確定的特別細胞逐一出現。牠們就是幼小的血細胞，一團一團的結構成功。不久便在胚胎盤（將來成爲

上身的部分)裏邊合而成爲一根管子，即心管。這根構造簡單的管子，必須經過許多變遷，才能成爲人體的心。不過在尙未形成爲心之前，牠已開始跳動。起初祇是管內的一種微微的搖擺動作，後來漸漸的擴大而成爲有節拍的伸縮動作，推動血液在胚胎盤裏邊的血管中流行。這種心的工作，一直不停直到生命滅失時方止。

約在同時神經系也逐漸成形。一層日漸加厚而橢圓形的膜在胚胎盤內漸漸構成。這膜即所謂神經盤。牠的邊緣如同屋脊一般形狀，從平面上拱起，捲將攏來，成爲一根圓管，位置在胚胎中將來成爲背部的正中間。這根管子的上面盡頭處，將來成爲腦。背面部分就成爲脊髓。這根簡單的管子，在生命的第四個星期中即表示神經系的起點，也就是人身最寶貴部分腦的出現點。

這時胚胎便移轉牠的目標到輸食管方面去。這一具機構我們稱牠爲胃，但是胚胎學家很簡單地稱牠爲腸。平的胚胎盤的中間逐漸拱起，而成爲一個長而脊形的囊。牠兩面盡頭處都有一個尙未通氣的四。不久之後，

這管子的上面一頭，就在將來成爲頭部的下面開通，而形成粗具雛形的口。尙有那管子的另一盡頭，暫時仍是閉塞的。

在簡單的卵子被精子進去而發生授胎作用後的約第二十五天，這胚胎已成爲長約十分之一寸的一個小生物。有頭，有尾，有一背部和一腹部。牠尙沒有臂和腿，也沒有面或頸，所以牠的心和腦尙是並居的近鄰。但是在這一具尙未成人形的軀殼裏邊，肺已開始構造，形狀如同一條淺槽一般，出現於前腸的底面。肝也在心的背後，前腸的壁上，漸漸拱起而成形。不過腰子還需要經過很長而且很曲折的程序，方能漸漸構造成功。

人類的腰子的發育，表類一種所謂進化敗落現象的奇例。那胚胎在構造腰子時，並不直接造一具人類所需的這一項器官，而先造成一具較爲簡單的動物如魚類一般所用的腰子。第二步再將牠改造成略爲高級一些如蛙類所用的程度，然後再行改造。大約即就以上幾種結構的殘料，最後造成人類所需的這種器官。猶如一

位機械工程師造一具新式的火車頭。他並不照新式圖樣去造，而先造一具原始式最簡單的，造成之後將牠拆開來，就用拆下的舊料，加一些新的進去，重造一具略爲新式一些的。這樣的經過幾次拆造，方才造成這具最新式的火車頭。最後的成績裏邊大約也有最初時所用的材料。科學家的解釋：這是冗長的進化程序底急促而含有描寫性的複演，在高級動物的發育裏邊是很爲尋常的。

第一個月月底時，這胚胎已生長到長約四分之一寸，彎曲如環，肚下有一根尖而短的尾巴。身體的兩旁有小肉枝，將來就成爲臂和腿。牠的短頸頸兩邊有四條縫如魚類的腮一般。（又是一種進化段落現象）人體上所有的器官，差不多都已開始構造。在牠的頭部，兩眼已從幼小腦管上突出來，如同兩個小袋一般。頭部前面的皮上，顯出兩片漸漸濃厚的纖維，這就是鼻的起點。在每個眼的後面不遠處，耳朵也開始發育，這不是後來的外耳，而是將來使這個生物能夠聽見聲音感覺敏銳的耳

鼓。這個新的人類生物，在三十天之中，已完成了從玄妙而簡單的卵子和精子轉變到人類起點的途程了。

第二一個月 人的面頰

從蝌蚪形轉變爲人形乃是人生在第二個月中所經過的變遷底特點。這胚胎其實並不是一個蝌蚪，但是形式很像。這個有尾巴而球形的生物，有一個大而垂下的頭，魚一般的腮，尙未具臂腿形的小肉枝，可說尙未略具人形。然而在第二個月月底，這胚胎已有了很可辨認的人體性。不過尾巴也在這時期裏邊達到牠的發育極點。胚胎在這個月中已長大了六倍（約長一寸半）加重了五百倍。骨和肌肉在皮和體內器官的中間發育起來，漸漸現出人體的輪廓。

這時期裏邊，在發育中的頭和頸項乃是使牠漸具人形的主要特點。由上下顎合成的口已經大爲縮小。牠兩旁的部分便各自併合而成爲面頰。兩片濃厚的纖維堆已漸漸推近，併合起來，成爲鼻。起初在兩旁的眼，已漸

漸的移到前面去，眼皮也在這個月最後一星期裏邊成形，而不久便閉閣起來。前額顯露而凸出，使胚胎漸漸顯出有腦的樣子。腦占頭部的很大部分，而在這時更爲顯露。直到出生數年之後，方能漸漸歸到成人的大小相稱地位。

四肢經過幾組很驚人的變遷。小肉枝逐漸放長，每一枝的尖頭漸成扁形，如同槩頭一般，這就是手指盤和足趾盤。不久之後，這盤便現出五個淺槽所分隔的平形拱脊。淺槽漸漸蝕斷，於是五個手指和五個足趾便分了出來。同時橫面的收縮作用也在進行，而使上下肢露出肘腕膝踝的形像。

尾巴在第五個星期達到牠的發育頂點，並已具有下級動物學動這條尾巴的肌肉。但是從這時起，牠逐漸退化而脫去，所以嬰孩出生時，除了變態嬰兒外，從不看見尾巴的形跡了。骨和肌肉的發育是同時的。大部分骨骼的發育，都先有軟骨模型的成形，乃是一種軟而半透明的質地所組成，然後有一層硬的骨質在這模型內

面的四週漸漸積聚起來。如同彫刻師一般，先用土捏成一個模型，待他認爲這模型已滿意了，然後用銅澆鑄。發育中的胚胎也是如此，先用軟骨製成骨的模型，然後用骨質去澆鑄出來。這種由軟骨變爲硬骨的程序，從出生以前的幾個月開始，在嬰年和童年時代繼續進行，直到成人年齡骨骼完全成就時方止。

性器官的發育，乃是這生物在第二個月中使人最感興趣的特點。在這個月初，除了辨認染色體之外，沒有辨別胚胎的性別底方法。但是在這個月終時，性別已在體內器官上和尋常在外表上有了很顯明的表示。最令人驚奇的現象就是性器官在第一步形成的時候，並無男女之別。即如乳腺也不論胚胎之爲男女，約都在第二個月終時開始發育。天之生人，好似將男女的性器官在起初的時候一概容納於胚胎的裏邊，待有用者長成，無用者自然消滅，然後再明白顯出這個好似可男可女的胚胎底終久成爲男性或女性。

因此人類是否是在授胎作用時雖然已經有了決

定性別的器官和機能，而仍然在根本上係屬兼有兩性的，但不過將對方性別未曾發育的特點擋住了，使牠的發育因此中止？生物學家在低級動物中的性別倒換試驗，表示性別的發育雖在人類當中也有高低不同的等級，而在絕對的男性或女性的中間，有時也許發現等級不同的兼雌雄性。

所以第二個月終了時，人類的具體形已很顯明地印在胚胎的上面。在下餘的七個月當中，這個幼小生物的名稱即改爲胎兒，而牠的主要變遷將爲生長和細目的發育。

第二個月 性別的顯出

在這個月中，將來自稱爲尊的男性者便顯出牠勝於女性的才能。因爲男性胎兒在這時便逕自進行牠的性發育工作，而女性胎兒仍然徘徊於對性別不甚關心的中立場地。倘若將性別姑且置而不論，那第三個月當可以指定爲齒月，因爲在這個月的初期，嬰孩時代二十

個乳牙的根芽都已植就，而牙的齶白節也在漸漸變硬的牙床骨的裏邊成形了。

雖然這嬰孩的第一次發聲須待六個月後才能聽到，但是因牠的顫動而能够發出這種聲音的聲帶，已在這時出現。不過暫時如斷了的絃線一般，尙不能發生作用。牠們的成爲完備的聲帶，都在嬰孩出生後的六個月內，方始漸漸的完成。我們須記住胎兒在子宮內底生活中，尙沒有空氣由氣管進到牠的肺裏邊去。那時胎兒尙住在一個四週都是水的世界裏邊，即使有呼吸作用，也不過使羊膜液灌滿了肺部，所以聲帶也仍然是厚軟而寬鬆的。

胎兒在第三個月中，牠的消化系開始顯出活動的形跡。密佈在胃的內面的細胞開始分泌黏液。這液的作用是和滑油一般，加易食物的通過消化器官。肝開始放出膽汁到腸內去。腰子也開始牠的機能作用分泌尿，由胎兒的膀胱裏邊徐徐地滲漏到羊膜液裏去，不過胎兒體內的大部分排泄物這時依舊是經過胎盤排到母血

裏邊去。

除了內部器官之外，骨骼和肌肉也同時在循序地發育，決定了胎兒身體的形式輪廓和體力面部上，在發育中的牙床骨頰骨和構成鼻樑的鼻骨，也漸漸現出人類器官的輪廓，而形成一個小而皺的胎兒面孔。手足的軟骨裏邊發現了骨骼的起造。不過腕和踝這時仍然是由軟骨支持着。

這個胎兒是否是一個有生命的人類一份子，到了這時，已不成爲問題。因爲不但內部器官中的幾個，已經發動了固定的機能作用，而發育已很健全的肌肉，也能使臂腿和肩，甚至於手指，自然動作了。

第四個月 加速的進行

生命的供給，在胚胎和幼小胎兒的時期最爲旺盛。快速。一過了這個時期，雖然胎兒依舊住在子宮裏邊，這供給便一成不變地遲緩下來，好似在胎兒未出生之前，造化已經安下了一個日後死亡的影子。胎兒生長率最

快的時期，就是第三第四個月。在這時期長度已加到六寸至八寸左右，差不多已達到出生時節的長度之半了。但是一過了這個時期，生長率便漸漸地一天遲緩一天了。

但是這時候的胎兒仍然不是一個雛形的人，而不過是一個矮子一般的生物。牠的頭太大，身軀太闊，腿太短。在第二個月終時，頭的長度約占軀幹之半。第三到第五個月中間，約占三分之一。出生的時候約四分之一。到成人年齡時，便縮到約占軀幹的十分之一了。

不過第四個月的胎兒形狀已不很醜惡，牠的頭頸已略具直形，背脊也漸挺起來，和尋常的嬰兒已有幾分相像。面部略闊一些，兩眼彼此的距離略遠一些，但五官位置已經楚楚。手和足的構造已粗粗完備，不過手指和足趾略爲擁腫一些，並且大都是彎曲的。手指和足趾尖的皮上現出拱起的螺旋形，這就是將來成爲指紋的底本。各個胎兒指趾尖上拱起的螺旋線紋形彼此從不相同，這是很在意料之中的事，所以一個人類，在母體裏邊

的第四個月中，早已被印下了將來可以爲人所指認而永不能變更的特別標誌了。

皮膚的顏色普通都是深紅，而且在這時期大都是很嫩的。這顏色的深紅，表示皮膚很薄，而血液就在皮內血管裏邊流通，所以映出這顏色來。在第六個月之前，胎兒體內脂肪積聚得很少，所以皮膚仍是鬆而皺。直要到皮下佈滿了脂肪，方能彌緊。

這一輪從受胎到出生時靜默無聲的行程，在這時增加活潑，並且加速。胎兒已在蠕動，伸展，並且用力伸出牠的臂腿，牠的動作第一次被孩母所感覺到時，在她不遜好似鳥類微微地振動兩翼一般，不很顯明。但是到了子宮壁受到一下一下拍打時，她便能毫無疑義地知道小生命已在叩胎胞的門了。這就是民間傳說所謂胎胞裏邊工作加速的時期。

第五個月 頭髮指甲和皮

人類生物是一個難解的謎，不能化分而且極複雜。

牠是數百個分別的部分所組成。這種部分每個多有新陳代謝的作用，然而這生物依然是一個神祕的，具有個性的物體。人類生物或者可以比作一個合作社，牠的社員因爲互相扶助互相保護起見，集成一個團體，用一條共同的陣線對付外界，而在本團體的裏邊平等的分享權利，分擔義務。分工制專工制和物物交換制在細胞和器官團體裏邊的重要性，正不亞於牠們的在人類社會裏邊。消化器官將吃進去的食物化成構造的細胞所應用的材料。身體裏邊流通的液體成爲遍及遠近的運輸網。神經是交通方面的電信線，而由腦作爲牠們的總機關。強有力的內臟，統制許多種活動的速率和定期，而皮膚在這種專工系之外成爲保護人保管人和器官集團的間訊人。

到這時候內部器官都已差不多植就，於是從而產生的皮膚和牠的機構，便趕緊地進達到牠最後的形式。皮膚的表面漸被堅韌乾枯已經死亡的細胞所包蓋，而成爲體內柔軟纖維和外界中間的一種保護性障礙物。

就是在已經出生之後，皮膚表面的枯死細胞也不斷的脫脫，而由下面不斷的在生長中的皮去補充牠。汗腺已經造成。每一髮根下分泌油脂的脂肪腺也同時造成。在第五個月中，這幾種腺都放出一種脂肪質的分泌物，和皮膚表面脫脫下來的枯死細胞混合起來，而成爲一種塗滿全體的脂漿。這時際胎兒的皮膚尚極柔嫩，而在牠四週的羊膜液裏邊已經混雜了排洩物，所以我們的理想，這一層脂漿當屬一種保護層，使嫩皮膚不受排洩物的侵蝕。

由皮膚而發生的產物，也經過了顯明的發育。細髮在這時尋常已佈滿在頭皮上。手指和足趾上現出了指甲。在牙齒的發育方面，乳牙的珠色珐瑯質牙面，和在下面的骨質齒芽也都已成形。

但是這個月中最驚人的發育乃是軀幹的漸漸挺直。在第二個月初，胚胎幾乎是像一個不斷的環，頭尾差不多銜接在一起。在第三個月中，頭已略爲抬起，而背脊變爲中空的曲線。在第五個月，頭已很直挺地平穩穩

的安放在新造成的頸項上，而背脊也少彎曲一些。待到出生的時候，頭已完全直挺，背脊也差不多完全不曲了。在實際上，這是背脊最近平直的時候。因爲一到嬰孩學習行坐的時候，背脊上又另行發現了一種幫助身體平衡的第二期彎曲了。

五個月的胎兒尚是一個很瘦的生物，外有皺的皮膚。長約一尺，重約一磅。倘若在這個時候出生，（嚴格的說當稱爲墮胎）也可以生活幾分鐘，呼吸幾口空氣，或者也能哭幾聲。但在片刻之後，便自認失敗而死亡。這時候胎兒雖然已經很能夠活動牠的臂腿，但是好像力量仍不足以維持連續不斷的呼吸所必需的複雜動作。

第六個月 初見光明的眼睛

這時候那懷孕已六個月的母親也許很焦急地想要知道這個胎兒是男是女。尤其因爲她們已知道倘能在這時看見胎兒，那是一見便了然的。可是胎兒無法看見，而外表上也絲毫沒有所表現。

在第六個月中，因為在第三個月時眼皮的合併而閉關的眼睛，到這時重新張開，顯出牠的結構已經完成。而到第七個月，便能感光。睫毛和眉毛尋常都在第六或第七個月中發育完成。

口腔裏邊，舌的全部面積上，上下顎，兩腮邊和喉的四週，都已佈滿了味覺的芽。牠的數量比嬰兒或成人時代更多。胎兒並沒有試嘗味道的機會，而給牠這許多的味覺器官，實是一莊不可解的事情。據有幾位生物學家的解說；這不過又是一個進化梯階在發育的裏邊重複演出的證據。因為在許多較為低級的動物當中，味覺器官的佈植，比人類更多而且廣。

六個月的胎兒如若出生，能够呼吸啼哭和扭動，或者能够生活數小時。但是這個不足月的嬰孩活下去的機會終屬很少，除非用人工保嬰器將牠保護起來，因為牠的生命力在這時尚不過如一個極微弱的火焰一般，一遇外界的不利接觸，便極易熄滅。

第七個月 睡眠狀態中的發育

這個期待出世的胎兒，在這時候，從倚賴地位跨過中間的祕奧地帶而進入獨立地位。雖然在尋常狀態下牠尚須在子宮裏邊的安樂窩中安居兩個月，但是牠確已能够獨立生活。所以七個月的胎兒，如為處境所迫必須出生，而出生時的情形良好，那也是也很可以活下去而往往不致夭折的。

不足月的胎兒所以易於夭折主要原因之一，據說或因牠的神經系未曾發育完成所致。尤其是有關維持不斷而有節拍的呼吸動作，施行吞嚥動作中所需的肌肉伸縮順序，和維持體熱所需的複雜機械那幾部分。人類的神經系包括一組複雜的神經網，將腦同脊髓和全體的器官連繫起來。牠等於一座中心交換機關，所司工作就是將感覺器官所送進來的神經衝動轉送到肌肉裏去。在胎兒的第三個月中間，腦裏邊已發育了有專門用處的區域和結構。小腦乃是腦的擴大部分，接

通大都由兩耳而來的神經纖維。兩個如同太空囊一般的大腦球，就是人腦裏邊的最傑出的部分。牠們經過發育而成為獸類神經系當中最複雜而又最精緻的結構。有人以為人類之所以能支配其餘的獸類者，這種神經系就是主要原動力之一。

在第七個月中這兩個大腦球已差不多包住了腦的全部。同時微小的神經細胞和纖維中，也經過了一種界限不很明白的變遷，而達到成熟的地位。從這時為始，胎兒的神經系便能有效的運用了。

七個月的胎兒，是一個皮膚紅色，有皺紋而貌若很老的孩體。長約十六寸，重約三磅。如若在這時出生，能啼哭呼吸和吞嚥。但是牠極易於感受傳染而需要格外的保護，使牠那初出世的柔嫩的身體不致受到外界的損害。牠的感覺敏銳到輕輕地一碰牠的手掌便已覺到的地步。牠大概已能够分別黑暗和光明。最重要的就是牠已不致夭折。

第八和第九個月 增添美麗 的時期

這個預備出世的胎兒，已備具了所必需的器官，並且都已結構完成而可以運用了，但仍於母腹內再住兩個月，用這時間去修改牠身體的形式，和增添牠的尚有疑問的容顏。脂肪在身體的各部內很快地生長出來，填滿了皺而寬鬆的皮膚，使全體現出豐滿的輪廓。皮膚的深紅色漸漸褪去，而變為白裏帶紅。胎兒從此就脫去了枯老的形貌，而漸漸達到惹人憐愛的嬰孩容顏了。

這時 膚的着色尋常都很淺淡，所以即使是一個有色人種的後嗣，在出生時皮膚的顏色也比較淺淡。就是眼上的虹膜也受到同樣的影響。大多數嬰孩的眼珠，在出生時實際部是灰白色的，（表示裏邊的色素很少）而且尋常也不能預知牠將來的顏色。

這胎兒已不是一個無自動力而安靜的生物了。牠很用力地伸展牠的臂和腿，有時甚至在胎胞裏很狹小

的地位裏邊轉動牠的身軀。牠的活動和安靜是相間而發生，好似睡眠一會，再起來作一次運動一般。

出世

胎兒因什麼特別的動機而出生，乃是一個尙未能解決的謎。在出生的幾個星期之前，胎胞裏邊已經感覺到一種尙爲微弱的遲慢而有節拍的肌肉收縮動作，如同因工作過勞時所致的一般。這子宮既已忍受了如此長時期而並無效果的收縮動作，何以會忽然促成強有力的極有效果的肌肉動作，而在幾小時內將這容留已久的胎兒驅逐出去？仍是現在人生中一莊神祕的事件。也許是由於母體內全體的複雜反動因而促成這個生產變遷，也未可知。尤其是那種強有力的脂肪腺，或者在此時將某種化學藥品傾注到血流裏邊去，於是立刻激起子宮肌肉的猛烈收縮，也未可知。

向來的傳說胎兒在受胎以後的九個月另十天出生這句話，其實並無根據。但是胎兒當中確有百分之十

是在孩母胎離最後一次行經以後的第一百八十天出生。（係從最後一次行經開始那一天算起）而約有百分之七十五都在這一天前後兩星期內出生。

嬰兒出世後大概先喘息一會，使空氣注滿了牠的肺部，然後發出如羊叫一般的第一次哭聲。哭的動機大概由於這個小生物猝然來到另一世界模樣不慣，因而受驚所致。或者由於助產的醫生觸動牠的緣故。嬰兒在這時候，依舊由臍帶將牠和子宮裏邊的胎盤連繫着。但因為已經失去效用，所以臍帶就被剪斷而和孩體分離。剪斷處所留下的餘根不久枯脫，但是牠的疤痕，就是孩體連到母體的口子，終身存在，永不消滅而成爲人生有一個時期是和寄生蟲一般依賴他人而生存的紀念。

新生的嬰孩尙不是一個一切完備的人類。由子宮裏邊生活改換到獨立生活急需種種必要的調整。肺在出生時比較尙太小，如同籠緊在一處的一團濃厚的纖維一般。經過幾下子的呼吸後，就立刻擴張起來，而占滿了胸腔裏邊一切的空隙地位。因爲小空氣囊都已充滿

了空氣，肺的分量減輕，而組織也變為鬆放如海綿一般了。然而這還不是一具完全的人肺，空氣囊尚須在嬰年時期中陸續添造，而在胎兒時期內即已造就者，也須經過數天的實地呼吸之後，方有充份的效能。

這嬰兒的心大小和牠的拳頭一般，漸漸減低跳動的速率，而漸漸趨近人心的尋常跳動速率。出生不久之後，以上六個月中所積在腸裏邊的雜質都排洩出來。新生嬰兒的腸裏邊和排洩物裏邊都是從來不含病菌的。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人類腸裏邊所有繁殖而精微的各種病菌都是在出生之後方逐漸發現。

淚腺和唾液腺在出生時都還沒有完全發育。新生的嬰兒哭的時候並沒有眼淚，而牠的唾液也還沒有消化澱粉質的效能，直要到斷乳的時候方始備具。牠的兩眼雖然已能感光，但還沒有集中目力於一點的能力，所以新生嬰兒往往有暫時斜視病的。

人生最初九個月的生活，到這時已告完成。這個時期裏邊所經過的變化多端的變遷，就是每一個人的第

一期生活史。也是人類所共同必須經過的一種生活過程，而在各個人所遇也必是完全相同的。

一個教訓

一架機器實在是我們道德上的一個教訓者，如果一匹馬一隻騾子不肯走，我們可以發起脾氣來用鞭子抽牠；但是一架機器不肯動了，用鞭子打牠是沒用的；我們必須費點心思去把那不正之點找出來。這是一個真實的教訓。

而且機器使現時代的人較中世紀的人更加謹慎精細。試想我們每天要開動無數的機器汽車飛機而把人類生命託付給牠們。試想有千百萬的工人每天要照管那無數的機器，使牠們順利地動作。但是使我驚奇的是世人把他們的生命毫無顧慮地託付給這班工人，好像信任他們之間決沒有人會犯什麼嚴重的錯誤的。

列甯在一九一八年

郁美

作者卡普勒跟茲拉托戈洛氏合力完成了列甯在十月之後，立刻開始寫這本電影劇本列甯在一九一八年。在觀衆的眼光已大大地提高了的現在，這是一件偉大而艱苦的工作。這個脚本以一九一八年八月間謀殺列甯的案子有關的諸事件爲題材，寫得相當成功。看後對於俄國當時的處境，能得一極明晰而有系統的概念。茲特介紹於此。

一九一八年七月。

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處境非常困難。英國干涉軍已向該國北部進攻。日本干涉軍正在遠東實行大屠殺。土耳其軍隊進攻着南俄各城市。

捷克斯拉夫的俘虜們在蘇維

埃共和國的中心燃起暴動的毒焰。

不過氣來。

哥薩克將軍們進逼擦立親 (Tsa-

ristya) 企圖跟捷軍相會合。

人民委員會辦公處的廊道。

在共和國的心臟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員起了暴動。

每堵窗跟放着一張檯子，檯上放着電報機。電報機的噠地響着。

蘇維埃共和國流了血，受了戰

「莫斯科克命林姆宮人民委員會主席列甯……」電報員用單

爭的苦刑，又被飢餓的毒手扼得喘

員會主席列甯……」電報員用單

調的聲音對秘書讀着電報。「此間絕無殺麥可透，密米諾夫無法執行你的命令……」

另一架：

「……嚴厲鎮壓暴動……」

「……一切煽動者反革命的間諜不管地位如何，一律當場鎗斃，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

「……迭向人民委員會軍事委員申請迄未獲助……前線局勢嚴重……沒有砲彈……」

列寧的辦公室。隱約可以聽見廊道上電報機的的嗶聲。

屋角裏坐着高爾基。

列寧暴怒的聲音在門口出現。「……這是愚蠢的寬大……」

列寧向他背後的人呼叱着。

列寧不管高爾基的坐着，對着那惶亂得面紅耳赤的波爾耶珂夫仍逼着說：

「我們是爲國服務，我的朋友……波爾耶珂夫同志，現在聽着：不管過去做過什麼革命的勞作，不管過去替黨做過多少工作，不管年紀多麼大，我們都不能加以考慮。絕對不能——如果他們做出損害蘇維埃政權的事情！我們決不容許那些紳士在仁慈的波爾耶珂夫同志的卵翼下，妨害我們的工作……」

「我瞭解的……」

「這不是真話，你並不瞭解這個……」列寧打斷對方的話。「如果此後你還不瞭解，非嚴厲懲罰你

不可，雖然你是出色的人物，而且是老布爾塞維克。」

「是我同意，」窘得臉孔緋紅。「那就好了，」列寧露出孩子般的坦白的微笑。「這是給你的命令——必須嚴格服從。請不要寬待那些紳士。」

「再會。」微笑着。

列寧同他握了手，走到高爾基前。

「了不起的本領，罵了一個人，又使他高興走出。」

「嘿，嘿……你近來怎樣？你需要些甚麼，你是要求些什麼才來的吧？」

「我甚至帶來一部表冊。」
「給我看看。」

列寧拿過表冊，讀着牠，在某幾項下劃了線。

「列寧，首先要供給作家們科學家們的糧食，否則要餓死了。」

列寧在表冊上寫了些附註。

「還有件事情，」高爾基接着說：「昨天巴夫羅夫第十五次拒絕到國外去，……他實驗室中的必需品也在表冊中。」

列寧不時抬頭瞥視他。

「這是很重要的，」高爾基繼續說。「紙，一間印刷所還有鞋。科學家褲子沒破，但鞋子就破了。爲了找尋「我們的日糧，」走許多路。」

列寧微笑。

傭婦伊凡諾夫娜進來。她拿進一杯茶一塊黑麵包。

「好吧，我儘可能照辦好了。」

列寧說，把表冊放在一邊。

列寧給份表冊給高爾基看。

「我們只有這點麥子。」列寧說。「即使每人每日發給八分之一磅麵包，也只够兩天，莫斯科人要餓死了。但同時那些富農把麥藏起來，投機取利。二百名最大的投機家給「契卡」捉住了。寬恕他們呢還是憐憫他們呢？」

「殘酷是必要的，」高爾基說。「沒有殘酷，就不能破壞這舊世界……但也許是不必要的，只是引起恐慌。」

「但兩個人格鬥的時候，你怎能分辨得出哪一擊是必要的，哪一擊是不必要的？現在不是一種堅持

到底的格鬥。」

電話機響。

列寧抓起耳機。

「哈囉……是的，你好呀？」

「不！千萬不要放他去！」他突然說，打斷了誰的話似的。於是轉臉向門口：「甚麼事？」

人民委員會主席波巴利夫站在門口。「珂洛巴夫來了。」

「請他來……高爾基不要走，他是彼得堡的一個老工人，一個出色的活動份子。」

又聽電話：「是的，千萬不要放他去。第一，他專事說教，不聽任何人的意見，堅決相信自己的聰明。這是甚麼樣的領袖呢？」

「進來，珂洛巴夫，你好呀！來認

「認識吧！」

一個中等身材，兩眼機敏的枯瘦老人，走到高爾基跟前。

「高同志！認識你，高興得很。」

兩人握手。

列寧向他們投了一瞥，繼續跟電話裏談話。

「我要你把照等級分發月糧的計劃書審閱一下。關於組織封鎖隊（飢荒時期用以打擊食糧壟斷的特种隊伍）的事情嗎？是的，必須立刻組織起來。好再會。」

掛上電話。韓險對珂洛巴夫說。
「你總有些很有趣的事情告訴我們吧。」

「我最近到過鄉村，光景實在有趣！」珂洛巴夫熱烈地用勁地說。

「富農們發火了，列寧，他們準備作戰！他們有斧頭，來福鎗，甚至還有機關鎗。」

「豈有此理！麥的事情現在怎麼樣？」列寧問。

「麥是有的。但都是那些寄生蟲的。他們不肯把麥給我們，他們把他運到城市中，投機生利，一普特賣兩百盧布。你說一句無產階級的話，他們就回敬你一打罵人的話。村裏頭窮人餓得發腫，有的餓死了。在彼得堡，沒有一個孩子吃得飽。在這裏莫斯科，也是一樣……在俄羅斯，又存着很多很多的麥……目前情形就這樣。」

「列寧……不知你意見如何，我們派工人們到鄉村去把貧農們

集合起來……富農就吃不消，不是。」

「如果把中農吸收進來，富農就吃不消。」

珂洛巴夫跳了起來。

「快給我們鎗，他們一定吃不消！食糧一旦不成問題，蘇維埃政權就能支持下去！」

重坐了下來。

「很對！」列寧不微笑了。「一定要實行，幾時到彼得堡去！」

「今天。」

「讓我們立刻幹起來。」

「對。」

「等一息。」列寧說。「我問你一個問題。」向高爾基斜瞥了一眼。

「我們該怎樣對付敵人，你意見怎

樣？」

「這……我不明白。」愜惑地說，他顯然不明白爲什麼他這樣問。

「我說怎樣「打擊」他們呢？用言語，還是用武力？」

「對不起，我不明白。如果用言語來說服他們吧，但他們會扼住你的喉管。那不是革命運動要停止活動了嗎？」

「是的，是的。」列寧說，轉過了臉，爲的要掩藏他眼中愉快的火花。『但社會主義革命是最講人道的革命。爲了這我們就不應該打擊任何人嗎？』

「狠命的打擊他們的腦袋，使靈魂脫離他們的軀殼！這是我的意見。」

「你要知道。」列寧固執地說：『有些人的論調是一面承認我們需要殘酷，同時又否認殘酷。』

「列寧，」他真的發怒了。「你在玩弄我嗎？殘酷不必要的？只要看看周圍的情形！全國都燃燒起來了，工人們的血像河一樣的流，難道爲了可憐那些廢物而使一切都向後轉？……有一個時候，我們四面八方全被人緊緊壓迫着哩。別人不要去說，問問高爾基同志即行了。」

列寧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身子往後靠着，大笑了起來。

「甚麼，我錯了嗎？」
「不，不，不……你每一句都很對……但我剛才跟一個同志談了一下……而且記得……」

列寧大聲吼着，揩掉了一顆眼淚，於是突地停住話頭，嚴肅地看着珂洛巴夫。

「是的……珂洛巴夫……是的，我們是迫不得已的殘酷，這一點將爲人們所了解，會替它辯正。一切都將爲人們所瞭解。」

高爾基同志珂洛巴夫走到廊道上。

在這裏，電報機的嗩地響着，一切的電報全是關於糧食，糧食，糧食；富農的暴動，前線無盡止的要求。戰鬥的人民的理想和希望，都向這裏，向人民委員會，向革命俄國的心臟，向列寧，流來。

萬西利走進列寧辦公室，列寧正在電話機上說話，沒注意到他。

「你得下令徵發一切印刷所裏所有的 Yut 和 Terdyzenak

古體字，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再需要體字來寫東西了。在一般的場合，需要嚴厲一點，該學慣政治家的語調

……現在聽着廢除不動產私有權命令，絕對不能延緩，明天……什麼？

……不錯，因政治局勢緊張極了。在這些事情上決不能動搖，玩弄政治……再會。」

掛上耳機，抓起另一個。

「我在等着前線報告，一到，馬上送來。」

他見到了萬西利，招呼他坐了，察看他的臉，突地繞着椅子跑去，拿

了給他自己吃的東西放在萬西利面前。

萬西利推辭了。

「那麼趕快告訴我，帶來了什麼？帶來糧食？」

「帶來九十輛車糧食。」

「好極！將詳細情形說出來。」

「在擦立親時，正是伏羅希洛夫部衝破哥薩克的包圍線，衝到頓時，組織了一個支隊。史太林同志給我八萬普特麥派我送來。」

「沒有別的。」

「是。」

「但我聽說你在半路被富農包圍，射擊受傷，真的嗎？」

「哦！這是意料中的事，不是在做兒戲呀！」

電話機響，列寧抓起耳機。

「哈囉……哈囉……斯浮特

羅夫，告訴他們，我們是頑強的，一千次不成，再做一千另一次。還有，就是請你起草一通集中無線電業的法

令……什麼，已弄好了。」笑了起來，

「你的「已經」成了口頭禪了，謝謝，非常謝謝你。」

掛起了耳機，又說了些什麼。

「萬同志，現在請你同「契卡」一些同志，立刻組織工人大隊伍到農村去……你有什麼意見？」

沒有回答。

「萬同志。」

萬西利一動也不動，頭倒在胸臆上，兩條臂膀軟軟地垂着。

列寧急了起來，抓住他的兩肩

叫着。他衝到門口，叫波巴利夫去叫醫生。他蹲在他跟前，捏着他的手，列寧急壞了。他瘦弱的蓋着短髭的臉孔非常慘白。

醫生走了來，撥開他的眼皮，按一下脈。

「完全是餓昏的，不用急。」

「真的？但此人剛剛替我們領來九十輛車的麥呀，醫生。」

萬西利動了起來。

「此刻可可給他吃一點東西嗎？」

「可以，最好是熱茶。」

「波同志，」列寧說，「立刻弄一些熱茶來，無論如何要放些糖在內。」

萬西利睜開了眼，迷惑地看着

周遭。列寧遞給他一塊麵包。

萬西利吃着麵包，用顫抖的兩手捧住。

波巴利夫跑了進來，拿了一通電報。

「列寧，」他說，「摩拉夫也夫叛變了，他使前線部隊倒戈。」

列寧臉上的肌肉一動也不動，接過了電報。

電話機響，列寧抓住了耳機。

「哈囉」停了一息「提可來斯卡耶什麼時候失陷的？」

萬西利忘了麵包，驚駭地望着列寧。

「提可來斯卡耶」

音樂。

玻璃雪戲院大廳，表演天鵝湖 (Swan Lake)。

在第一等包廂中，坐着外國外交官，內有英國公使。

包廂後面的幕分開了。坐在公使鄰座的孔斯坦丁諾夫掃了一眼，走到包廂後壁。

一個面色慘白喘息着的人向他耳語：

「西謨白斯克陷落了。」

他不大高興地回轉包廂。

他向英國公使耳語：

「西謨白斯克奪過來了。」

公使向孔斯坦丁諾夫投了迅速的一瞥。向鄰座側過身子。

低語。

音樂，踏舞。

「幹什麼呢？現在，雷爾敦先生？」公使問。

「我第三次提醒你，我的名字叫孔斯坦丁諾夫。」

「好，那麼現在我們須幹什麼呢？」

「賈通克命姆林宮的衛隊長……他會替我們打開大門。由軍官團……有三千人……由軍官團衝進去。」

「那位衛隊長你打算給他多少錢？」

「如果你不反對，三百萬紙盧布吧。」

「不算多。」
舞蹈完結了。幕下。

克倫羅林宮衛隊長的辦公室。
孔斯坦丁諾夫同衛隊長馬脫維也夫入。

孔斯坦丁諾夫轉臉對着馬脫維也夫。

「怎麼樣，決定了嗎？」

「……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什麼東西使你這樣猶疑不決？」

「你要知道……」馬脫維也夫說，「說老實話吧。就是飯食不大充分。」

「好囉。」

「然而我的生活依舊不壞。榮譽聲望……我們——就是說布爾塞維克——打算幹牠一年。也許他

們能維持下去。」

「再說呀。」孔斯坦丁諾夫被他的質樸激怒了。

「至於你們的政府，到底是怎樣的政府呢？」馬脫維也夫問道。

「我的意思說牠可靠的程度如何？我幹錯了一着，怎麼辦呢？」

「你知道前線的局勢嗎？」鋒利地問。

「知道一些。」

「如果知道，你一定懂得布爾塞維克無論這樣幹不下去。」

「這倒是實情。」馬脫維也夫歎了口氣。「看樣子，好像是幹不下去。」

「我們將來給你的位置也不會錯，飯食是當然的。而且，隊長先生，

萬一事情糟到極頂，也不牽累你。機會呢，不可錯過。」

「幹麼馬上動氣？」馬脫維也夫寬慰的說。「我現在正感到興趣，比如知道你們是什麼政黨在支持或某些國家在支持。」

「替我們工作後自然會明白的。」

二個人在講價錢。

最後，孔斯坦丁諾夫拿出了錢。

「契卡。」特裁勒斯基的辦公室。

馬脫維也夫坐着。

「現在請你說。」

「一小時前，他來過了。」馬脫維也夫開始說。

「他叫什麼名字？」

「孔斯坦丁諾夫。」

特裁勒斯基聚精會神地聽。

「這一次，他說得更加明確了。」

要我設法使衛隊保守中立。到起事的一夜，打開克崙林姆宮，讓某種軍隊衝入。」

「就這點工作？」

「爲了這，他給我一百萬盧布，

事情成功後再付一百萬。」

「探到什麼消息嗎？」

「不管我怎樣轉灣抹角——

總得不到些消息。他開始懷疑我是狡猾的。」

「我恐怕事情不止這些。」特裁勒斯基說，「你決定這樣應付。」

「三十號五點鐘，我一定在勃

龍那耶二號十三號房子。那機關的入口處通院子的，而且在二樓上。」

特裁勒斯基記了下來。

「我派一隊兵來，」他說，「把那房子包圍起來。叫萬西利指揮。」

傍晚，日啓茨基公路。

孔斯坦丁諾夫巧妙地檢閱他們的祕密軍官團。

八月三十號。

一個氣悶的小房間，到處是香烟蒂。開普蘭躺在床，兩手枕着頭，嘴巴含着香烟。

路志珂夫斯基和諾維珂夫入

開普蘭毫不注意他們。

「芬妮·開普蘭！路志珂夫

斯基叫她。

「喂！懶洋洋地答。

「事情已決定了。」

開普蘭默不作聲。

「你當選了。」

「什麼時候。」

「今天。」

開普蘭默不作聲繼續抽煙。

「起來。」路志珂夫斯基嚴厲

地說。

坐了起來，從茶几拿過一隻小

瓶，把藥水倒入杯中。

「芬妮·開普蘭，你的日子到

了。你無聲無臭已經活了二十八年，

沒有誰知道你。明天就是明天，你的

名字將照耀到歷史的邊際。你的名

字將響過全世界；芬妮·開普蘭！每

個人都會知道。芬妮·開普蘭！舉手
反抗世界公敵——列寧——的女
人。」

喝藥水，裝出一副苦臉。

「別再說話了。」她尖叫着。

「給我手鎗。」

路志珂夫給他手鎗。

「前面三顆子彈都是鎗得尖

尖的。看見嗎？還塗上箭毒。」

勃龍那耶路的一所房子。

從頂樓的窗口，可以望見一座

兩層樓建築的空空的院子。

頂樓裏有萬西利馬脫維也夫

和「契卡」的特務員們。機鎗已架

着。

「記着，萬西利，」馬脫維也夫

說，「如果我跑不出來，鎗聲就是信
號。聽到鎗聲，馬上發動。」

「好的，好的。去吧，時候到了。」

馬脫維也夫走進了一個入口

處。

路志珂夫斯基走進了入口。

萬西利見到了。命令他道。

「給那房子包圍。」

一個工人從頂樓奔下來，傳達

命令。

「契卡」的特務員們爬過籬

垣，跑過後院。把暴徒司令部包圍着。

馬脫維也夫跟暴徒們一起在

飯廳裏。

孔斯坦丁諾夫在演說：

「……我們今天晚上發動。沒有甚麼別的信號。隊伍必須在一點三十分鐘集合。都瞭解了嗎？」

靜默。

「……請大家對準錶：此刻是五點二十七分。」

個個人對着錶。

「隊長先生，」孔斯坦丁諾夫轉臉對馬脫維也夫說，「上午兩點鐘，你得打開克侖林姆宮大門。」

「是，先生！」

「我預先通知你們，先生們，」孔斯坦丁諾夫繼續說道：「最初跟社會革命黨合作，「左派」共產黨員布哈林和派塔珂夫，此外托洛茨基、齊諾斯夫也夫、開米尼夫都跟我們在一起。」

馬脫維也夫臉孔發白。

「時機再好也沒有了。半小時後，列寧要被殺死了。」

馬脫維也夫險已變得死人一樣慘白，站起身，向門口走去。

路志珂夫斯基堵住門，

馬脫維也夫給他們看出了詐。

馬脫維也夫掙脫了暴徒的手，奔向窗口喊：「萬西利，」跳出窗口。

「前進！」萬西利命令道。

機關鎗對着窗口噴出一條火龍。

一羣一羣的「契卡」特務員

衝向那座屋子。

馬脫維也夫躺在街上。

萬西利撻下身去。

「……救……列寧……馬上。」

……去。」

萬西利一切都明白了。

「布利諾夫，」萬西利喊，「你來指揮。」

「好，……」

「辛脫索夫，」萬西利叫著。

「辛脫索夫，快把他領到安全區，把傷口包紮起來。」

辛脫索夫等萬西利走後，把馬脫維也夫拖到一邊去。

馬脫維也夫拖到一邊去。

靠在辛脫索夫膝頭上，沒有力睜開染血的眼。

「托洛斯基……布哈林……叛徒……通知中央委員會……」

「……別響……別響……」

辛脫索夫說，敲他的頭，向四周掃了

一眼。

街上空無一人，突地把手鎗對着馬脫維也夫的太陽角，放了一鎗。

開火。『契卡』攻擊司令部。

孔斯坦丁諾夫逃出。

轉角處，碰到了辛脫索夫，驚駭地停住了腳。

辛脫索夫做一個信號：跑吧！

孔斯坦丁諾夫立刻不見。

辛脫索夫向四週一望，跑了。

在邁克爾孫工廠。

暴風雨似的歡呼聲。

工廠中有一個工場塞得水洩

不通。

列寧在講台上，用手勢叫羣衆

靜下來。

『蘇維埃俄國正被敵人包圍

着。』列寧說，『反革命的暴動的火焰從俄國一端延燒到另一端。這些暴動是由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金錢所餵養，由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所組織。帝國主義野獸們正利用共和國的年青及薄弱，企圖撕出他的靈魂。富農的暴動，捷克斯拉夫的叛亂，英國軍隊在穆耳曼斯克的侵擾，社會革命黨的暴動，以及哥薩克的進攻，從北面，東面和南面向我們進逼的一切戰線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戰爭——反蘇聯的戰爭。我們正在從這些慘重的傷口流着我們的血。……』

『……我們是在空前的處境中過生活，我們在餓肚子。我們的煤

和煤油的來路被切斷了。……』

『……維持政權比奪取政權還難！我們的革命正在前進，發展，長成。我們的鬥爭也跟着革命發展而成長。我們當面的任務愈複雜，愈深入，則我們的鬥爭也愈緊張，愈複雜，愈猛烈！我們的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者發抖了。……』

諸維珂夫和開普蘭走進會場。列寧正在結束他的演詞。

『要三倍的警覺，當心，忍耐，同志們！每個人必須堅守自己崗位。民族意志所判決的叛徒們，必須加以無情的撲滅！要是不鑿壓頑強的投機家，我們的革命就不能成功！……我們已經做了這個工作，而且還在做着，這是值得自豪的！』

開普蘭和諾維珂夫站在聽衆後面。

「等他一講完，你就一直走到院子裏，我設法把羣衆堵住。」

開普蘭的頭微微一點，別人簡直看不出來。

列寧揮着手。「讓那些無價值的靈魂啜泣，讓布爾喬亞發火吧。只有覺悟工人最強硬的鐵一般的權力才能維持蘇維埃政權，才能維持和鞏固勞苦大眾對地主資本家的勝利，請記着，工人同志們，我們只有一條路，——勝利或滅亡。」

轟烈的歡呼聲。
列寧離開講台，大家讓出一條通道。

門口，諾維珂夫堵住門。

「同志們，不要推，同志們，給列寧同志讓路！」
國際歌聲。

舊世界打牠個落花流水。
新世界帶來了光明。

鎗聲。

羣衆騷動起來。

一聲叫喊。

第二鎗，第三鎗。

列寧車夫吉爾跳出車外。

開普蘭簡直沒有描準地開了

第四鎗。把手鎗丟在吉爾身旁，滑腳就跑。

列寧慢慢倒在地上。

一陣狂怒和恐怖的吼聲滾過

工廠的院子。

跑得喘不過氣來的萬西利，在大門口同諾維珂夫搶了個滿滾。絆倒了。

萬西利奪過了手鎗，撲在他身

上。

工人們跑過來，捉住了。

列寧躺在地上，幾千人圍繞着

他。

萬西利衝入，彎過身子。

「列寧……列寧……列寧」

他低喊。

空氣靜穆。

「告訴他們……」列寧抖動着說。幾乎聽不出來。「不要惶恐，

……讓工人同志們……武……裝起來……」

「列寧要你們武裝起來，同志們！」

一陣喃喃的低語，接着又沉寂下來。

「勝利是我們的，」列寧的力氣衰了下去。

「勝利是我們的。」萬西利大聲轉述。

太陽沉了下去。

羣衆讓出條路，萬西利抱列寧上車，汽車開走。

「列寧萬歲！」有人喊。開普蘭被領了進來。

幾千隻被眼淚和仇恨刺痛的眼，向着開普蘭，工人黨員保護她，使不爲羣衆所侵犯。

「打死她，打死女兇手，打……」

打。」

「同志們！同志們！」用盡最後一分力來擋住。「不要私刑毆打！非受審判不可，同志們！」

「打死布爾喬亞！……打死殺人犯！……武裝起來！……同志們！……」

一個滿臉眼淚的工人爬到一隻箱子上，一隻緊握的拳頭高舉起來，喊聲掩住羣衆的吼聲。

「列寧！每一滴血，每一滴血，都要他們付出代價！……我們要替自己報復，要強烈地憎恨敵人，要猛烈地打擊敵人，我們工人的回答將使他們整個可咀咒的劍子手的世界動搖起來！……武裝起來，同志們！」

「武裝起來！」羣衆喊道。

列寧受傷的消息立刻傳遍了

全國。工人大衆像一個人一樣，起來保衛革命。他們用羣衆力量懲罰布爾喬亞，鎗殺自衛隊，這是他們對鎗擊列寧暴行的回答。

傍晚。

紅場上有一大羣人，千萬隻關切的眼注視着克侖林娜宮。克侖林娜宮的樓下，上通人民委員會的樓梯上，擠滿了靜默的羣衆。

斯浮特羅夫口投一通電報。

「工人階級將用更大的團結，將用嚴酷的集體制裁——對於一切反革命份子的制裁，來回答謀殺牠的領袖們的暴行，……肅清布爾

喬亞。是工人階級領袖們的安全的最大保證。」

史太林打來電報。

斯浮特羅夫立刻回電：

「一顆子彈打傷了肺。彈在頸右。肋部出血，胃道是否受傷，尙不得知。另一顆子彈打碎了鎖骨，脈博很壞。病勢沉重。」

電報又來。斯浮特羅夫又發一電：

「就這麼幹。前線局勢嚴重。他的生命決定於你們進軍的結果。祝勝利。」

赤塔淪陷了……沙拉波爾被包圍。利卡赤夫被殺死了。

皮拉雅橋樑被炸，開往彼得格

勒的糧食運輸車出了軌，鐵路被人破壞。罪犯已被「契卡」捕獲。

彼得洛夫斯克已被英國軍隊佔領。

一連串的惡消息，瞞住了病危的列寧。

綁着綳帶，滿是血跡的布利諾夫，在一間屋中打電話：

「……有二個人沒捉到。」
布利諾夫說。「是的，是的，在勃龍那耶路。他們躲在使館裏……他們從那裏射擊我們……有機鎗……我們不知道，怎麼辦。到底是外國使館……享有特權……什麼？很好，斯浮特羅夫同志。」

掛了電話。

他奔到街上，發出一個信號。
「契卡」特務員實行進攻。

「衝進去」布利諾夫喊道。把一個手榴彈丟進了窗。

用鎗托搗毀了使館的大門和小門。
衝進了屋。

公使同孔斯坦丁諾夫慌張。他跌出了窗。逃走了。

各處進行着戰鬥，廳堂中，廊道中，樓梯上。

孔逃過幾間房屋，逃進廚房。
孔爬上屋頂，落在預伏在頂樓窗跟的「契卡」特務的懷抱中。

列寧決不能死。

在列寧屋子裏的房間，萬西利

坐在櫃子跟前，斯浮特羅夫踱着方步。

一個看護婦捧着養氣裝置，忽忽地穿過這個房子。

教授和兩個醫生從列寧房裏出來。大家衝到他們面前。

「一切方法都用盡了……讓我們希望……但……」

「讓我們信任他的體格吧。」
「用好消息？」醫生低聲說。

「是的，可以的。」教授猜出對方沒有說出的思想。

「不對，不對，我們不能說慌，」
斯浮特羅夫說。

看護從房裏出來。

「他在吐血。」她低聲說。
醫生連忙進去。

撥立親。史太林的火車裏。車外大雨如注。沉悶的炮聲。

一位軍事專家在說述一次一次的失敗。在地圖上指出紅軍退却的路線。史太林一邊聽着，一邊在打電話：

「伏洛托夫，怎麼？他不在好？」
這時候，這位軍事專家在說出當天失陷的一個村莊的名字。

「當時你的支隊在那裏？」
「不幸得很，我當時來不及趕到那裏……」

史太林按鈴。一個傳令兵進來。
「請退侖珂夫同志到這裏來。」

退侖珂夫。

「退侖珂夫同志。」史太林轉過來對他說，「你去指揮那個支隊，把他整飾好。」

那個軍事專家突然立起身子。
「不過，史太林同志……」

「史太林眼睛看着在座的人：

「我們打仗打得不高明。我們專門在看地圖，描計劃——退却。要是地圖不能幫助你前進，他有什麼用呢？明天黎明，我們全線前進。你們將從前敵總指揮伏洛希羅夫同志得到具體的任務。再會。」

一個傳令兵進，交給史太林一個電報。

「軍事委員會托洛斯基拍來的。」

史太林讀後交給伏洛希羅夫。

「如果我們把這通漂亮的命令譯成老老實實的俄文，他的意思是怎樣呢？」

「使前線瓦解，把擦立親護給白軍！」伏洛希羅夫答。

史太林在這通電報上寫道：「不要管牠，人民委員史太林。」

伏洛希羅夫接過筆在史太林的簽名下寫着：「前敵總指揮伏洛希羅夫。」

在紅軍可怕的打擊下，哥薩克部隊倉皇退却……

大炮的隆隆聲，炮彈的尖叫聲，爆炸聲。

一枝枝的火柱升向天空，白軍逃走了，留下傷兵，武器，彈

藥。

伏洛希羅夫高舉着閃亮的軍刀，用踢馬刺刺着他的馬，一枝騎兵的火流在他後邊滾。

紅軍像暴風一樣追着敵軍，「烏拉」的喊聲，軍刀的揮舞，白軍目不顧地逃向頓河。

紅軍像憤怒的火流，把哥薩克白軍趕入頓河。炮彈在充滿白軍的河水中爆炸。

「烏拉」的喊聲。

史太林的汽車繞着前線，一個炮彈在旁爆炸，史太林沒受傷。

汽車停住，渾身蓋着泥土，眉毛在日曬雨淋的黑臉上結在一起的

史太林走進一所泥牆小屋。

打電話給火車。
「你是值日司令？我是史太林。」

直接拍電報告列寧同志。」

列寧的房間。

列寧的眼皮顫動，他沒有睜開眼睛，輕聲說道：

「我在聽呀！萬西利同志。」
「請你聽我讀電報。」萬西利

稍放大聲說：「擦立親區蘇維埃軍隊的前進獲得勝利……」

他興奮地讀着，吞下每一個字。

「……敵軍狼狽逃走，被我軍趕過頓河，擦立親陣地穩固，向列寧同志致敬最熱情的敬禮。我軍繼續前進。人民委員史太林同志。」

列寧睜開眼。

「再……讀一遍……」

重讀了一遍。

列寧疲乏的眼現出微笑。

「告訴他……」

很困難的低聲說。他顯然有許多話要說，結果說出了二個字：

「……謝謝。」

列寧的病狀一天天向全國報告三次。

一羣工人站在一個工廠的工

場上。

「靜些。」

「快點呀。」

工委主席站在講台上，捧着一

張病狀報告單。

靜寂。

「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同志

病狀的正式公報」大聲吟着。

「靜些！雖是很靜了。」

「溫度三八·二……」

「熱還沒退呀！有人說。

「脈博一二〇……」

「呼吸二四……」

靜默。

「睡眠較安……」

一陣愉快的低語，在後面，湧起

雜亂的歡呼。

「能够睡覺了！人羣中的聲

音。

「睡覺會增加他的體力。」人

羣中的聲音。

「讀下去！靜些。」

「覺得好一點。」

暴風雨似的歡呼。

「病體有起身了！」

「靜些！不要插嘴！讀下去！」

「瞧東西自由了，沒有痛苦。」

大聲的歡呼。

一個青年工人爬到一隻箱子

上。

「同志們！他喊道。『同志們！

讓我們寫封信給列寧。』

「對。」

「讓我們寫！」

「靜些！」

「寫『親愛的列寧。』」

「不對，不是那樣稱呼！一個

年老工人憤憤地說。

「說得對！」

「讓密啓也夫說吧。」

密啓也夫爬到箱頂。

「我們親愛的，心愛的列寧……」

「對！」

「對！」

「……整個普羅列塔利亞都站在你的床邊。」

「對！有人打破了靜默。」

列寧開始恢復健康。

奧伯克醫生沿着廊道走來。伊

凡諾夫挪向他跑來。

「他離開床了！這是怎樣一回事！」

「事！」

一同衝進列寧的房。

床上沒有人，看誰站着很窘的樣子。

「你爲什麼護他起床？」

「我告訴他不能起床，但他說

「不要緊，不要緊。」我不能動手壓

制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的領袖

呀。」

列寧在他的辦公室裏，審閱一

疊文件。他的一隻臂膀掛在繃帶上。

「哈囉，很好。他好轉了，精神很

不錯……是的，是的，沒有發熱……

什麼？是的，他當然躺在床上。誰在說

話？是你嗎？巧得很，我正要找你說

話，我的朋友……是的，是的，我真是

列寧，你不必爲這高興，波爾耶珂夫，

因爲我又要教訓你了……什麼？你

什麼教訓都能接受？好聽着：我要狠

狠責罵你一頓，還要給你一個警告！

你以爲我不知道你……」

醫生進來，列寧被迫回到床上。

某兵糧站的一間屋裏。

「烏拉！波爾耶珂夫喊着進

來，把堵住他的一切東西都推到了。

「你爲什麼這樣高興？」

「我被人罵了一頓！」

「這是奇怪的理由！」

「被列寧罵呀！」他高興地喊着，

跳起舞來。「他病好了，他親自罵

了我一頓，罵得很厲害還給了我一

個警告！」

其他的人一起都跳了起來。

「契卡」辛脫索夫的辦公室。

辛脫索夫坐在寫字檯前，被捕

者站在前面。

「你承認自己組織支隊開到

克拉斯諾夫那兒去？」

「我承認」傲慢的說。

「你爲什麼離開白軍，到莫斯科來？」

科來？」

「接洽事情。」

「卡利杜諾夫可認識。」

「是。」

「錫夫利夫呢？」

「在擦立親被捕了。」

辛脫索夫惶恐，二手捧頭。

「孔斯坦丁諾夫在那裏？」被捕者問。

「在這裏被捕了。」

被捕者惶恐地跳了起來，向辛脫索夫看了幾秒鐘，坐了下來。」

「在幾號。」

「十六號。」

「把我也關在那兒，懂嗎？」

「好。」

「還有誰在「契卡」裏。」

「汽車夫派夫羅夫。」

「好極了。立刻。」

特裁勒斯基入。

很聰明而帶着暴怒的言詞，戳

破了辛脫索夫的好臉。

辛脫索夫解除了武裝，被帶出。

蘇維埃人民用集團的威力，用

各路戰線上勝利的前進來回答反

革命派可惡的暗殺，回答他們對國

際普羅列塔利亞的領袖——革命

天才列寧的鎗聲。

蘇維埃人民受了四年戰爭，飢

荒和國際干涉的困難，現在是帶着

偉大的憤怒站起來了，人民的憤怒

是可怕的。

在暴風雨似的攻擊中，蘇維埃

軍隊佔領了喀山，格羅尼，烏拉斯克。

白軍從伏爾斯克，西謨白斯克，克伐

銀斯克，赤斯托帕，蒲斯克等地方逃

出來，而且被偉大的紅軍火焰所追

蹤，所毀滅。

「契卡」裁特勒斯基的辦公室。

室。

萬西利同裁特勒斯基坐著，鬚

髭蓬亂，二眼因連夜失眠而發炎。

裁特勒斯基審閱案卷，不斷抽

烟。

「這是什麼？公使的供狀？哦，
看！……」

讀，不斷發出簡短的驚聲：

「豈有此理！」

「真是一個流氓！」

臉色慘白，神情惶亂的秘書走

入。

「特裁勒斯基，發生一件不幸

事。……」

「什麼事？」

「辛脫索夫被他們送到劉賓

卡去。汽車把車子開足速率，撞在壁上，撞死了他自己，辛脫索夫和衛兵們還有……」

萬西利跳了起來，明白過來。

「孔斯坦丁諾夫。」

「是。」

「逃走了。」

「……」

特裁勒斯基連忙披上大衣。

「讓我們到出事地點去看

看。」他對萬西利說：「這使我們受

到很大損失，鬥爭還沒完結，萬同志

沒有，鬥爭還沒完結。」

列寧回復健康。

列寧同史太林在結束他們的

談話。

「是的，是的，」列寧說：「當然

這是明白的，最顯明的真理——我

們必須立刻徹底改變我們的鬥爭

方法。要不是對反動的各階級加以

無情的鎮壓，要是沒有鐵一般的

……不，鋼一般的專政，則我們的革

命和其他任何革命都必然會失

敗。」

人民委員會的廊道。

列寧停在電報機跟前，整個廊

道擠滿了快活微笑的人，注視着列

寧。

列寧跟史太林並排站在電報

機前。

「擦立親，軍事委員會，前敵總

指揮伏洛希羅夫同志。」史太林口

授着電文：「請向爲建立工農政權

而戰的擦立親前線英勇的革命軍

轉致我們兄弟般的敬禮。告訴他們

蘇維埃俄國帶着感佩的情懷，認識

他們英雄的業績的價值。高舉紅旗，

大膽地往前邁進，無情地根絕地主
富農們的反動。」

「……而且告訴全世界」列
寧加了一句，「社會主義的俄國是
不能征服的！」

好像回答他的話似的，祝捷的
音樂響了起來。武裝的民衆已經起
來保衛自己年青的共和國。整個蘇
維埃國家都起來響應列寧的號召。
白軍的部隊被擊潰了，逃走了，
丟了鎗，驚惶又恐怖。

偉大的紅軍無可抗拒地前進，
把那些阻礙民衆的人們，那些敢於
舉手反對民衆最親愛的人——他
的領袖——的人們永遠趕出國土。
紅軍無可抗拒地前進。

亞洲內幕甘地評傳

巖安孚

摘譯自 Inside Asia 一書，原著者 Thon Gunther
美國 Harper & Bros 出版

本文摘自亞洲的內幕 Inside Asia 一書。原作者約翰·耿塞 John Gunther 曾以描寫希特勒、墨索里尼、與史丹林而聞名於世，今復賈其餘勇，以生動之筆姿，描寫此印度人民之偉大領袖——聖雄甘地。這一位「以愛治民的獨裁者」甘地，其生活之簡陋，大有「一簞食，一瓢飲」之概，而全印度人民對之，莫不心悅誠服，甚至視為聖潔之神人；其在政治上之爭鬪，以道德為武器，與不列顛帝國相抗，卒使後者束手無策，而尤其是稱奇者，今日甘地已被英國認為最好的印度朋友。如此一位人物的故事，似乎當有一讀之價值——譯者註。

甘地是釋迦牟尼以後最偉大的一個印度人，他具有耶穌基督、太曼尼·霍爾和人類父性三者合而為一的人格。將來逝世之後，他會像釋迦牟尼一樣地受人崇拜如神。當今一般的人們往往以為他已倦動了；有些人

甚至以爲他在印度已不再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了。其實這是不正確的。甘地現在仍舊是一個最重要無比的印度人。我會看見過一班農夫抱着他的腳所踐踏過的沙泥。

他的性格真有些撲朔迷離，匪夷所思的地方。他是不易捉摸的人。我這樣說法，並不是對他有不敬之意。但把他在事業和性格中的矛盾來研究一下，便可知這一位聖人而兼政治家，確有一些不可思議的神祕性。

甘地對於印度最大的貢獻，是他的非武力抵抗或不合作運動的原理和實行，這是一個十足的例子，說明他的善於利用道德的武器，來達到實際的目的。但是當他的心靈中存着非武力抵抗的時候，他正在招募救護車隊來在戰事中服務。

此外還有他著名的絕食一件事。他的絕食，完全是爲了道德上的原因，但英國人碰到他絕食，只會搖頭而不得不把他從監牢中放出來。他所以有這隨時離獄的能力，是因為英國人不肯擔負把他餓死在獄中的責任。

然而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甘地自己從來沒有想到把絕食來做逃獄的無上妙法。

他的矛盾是很顯著的，但他的目標則是始終一貫的。他所注意的是實際而不是形式。譬如他的事業一向是對英國的奮鬥，然而現在他卻在新憲法之下，和英國合作起來了。他的宗旨是對的，原來他的目標是要求印度的獨立，而現在用合作的方法，比較用奮鬥的方法，更容易達到獨立的目的。但是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笑話：把不列顛帝國戰得束手無策的甘地，今日在許多方面，居然變成英國人在印度所有的最要好的朋友。其它的矛盾還多着呢。甘地對於近代科學，認爲是可呪詛的東西，但他照樣乘火車，照樣戴眼鏡。他是印度全民大會的靈魂和主幹，但他不是會員的一份子。他處理一切事情，都帶一些宗教色彩的，但除了印度教，不算外，沒有人知道他的宗教究竟是什麼。

甚至他對於一班所謂不潔之人所持的態度，也似乎有些矛盾，原來他現在雖然把大部的精神，致力於提

高，教外之人的地位，但他卻不願使他們脫離印度教的束縛，而教外之人的低級地位，正是印度教所造成的。

階級制度是印度教的牢不可破的衛城，其歷史和印度古國一樣久遠，而發明這種階級制度的動機，大概是要保存亞利安人侵略者的霸權。任何人不得超越各自的階級。

印度的階級制度，共分四等：第一等是祭司和學者，第二等是戰士，第三等是商人（甘地所屬的，就是這第三等），第四等是僕人或奴隸。第三等階級裏的份子，完全是印度全國的店主，雖然其他階級都已容納別的職業。譬如像印度的廚子。大半是祭司階級裏的人，這是頗足驚奇的。因為祭司階級中的人，其手的接觸，被認為並不污毀食物和水，所以非祭司階級中的人們，都樂於僱他們為廚子。在第四等之下，被擯在階級之外的，就是那班不潔之人，其中有許多被迫去充任清道夫和清掃廁所等賤役。印度教人口一共有二萬三千八百萬，其中印度約教外之人要佔到五千一百萬。

教外之人的等級比較黑奴則有過之而無不及。試就德國的猶太人而言，那末不潔之人更比猶太人下賤十倍，於此可見教外之人在印度所處的地位了。他們非但是印度貧民中最窮苦的人，而且還要受到社會的輕蔑。在印度有若干部，一個不潔之人的孩子是不許進學校的。教外之人不許取用普通鄉村裏的井水，也不准在社團中和別種階級的人混合在一起。在南印度一個有等級的印度教人，甚至在老遠的地方望見了一個教外之人，就避之若浼，誠恐被他玷污了什麼似的；那個不幸的下賤人，走在路上遇見了一個祭司階級的人從旁經過的時候，必須退到田間。有一種教外之人甚至被認為不論在多麼遠的距離，一看見就倒碁，所以他只能在夜間走出來。

具有複雜人性的甘地對於階級制度，雖有堅持的信仰，但對於教外之人的制度則認為極退化的現象。他有一次說道：「與其讓教外之人的制度存在，我寧願讓印度教滅亡。」他稱教外之人的制度是印度教的「腐

敗的贅疣。」然而當英國人得了印度正教人的贊助，想另把一個領地給予教外之人而使其脫離印度教的時，甘地寫信給撒罕爾·好合爵士說道：「我對於閣下之決議，不得不竭力反抗。」他覺得教外之人的命運，必須在印度教的範圍之內來加以改良；他的目標是要使不潔之人變成可以接觸——那就是說：要創造一個新的第五等級階。

甘地雖有許多矛盾的地方，但這些矛盾加起來，卻合成一個偉大的成就。他一生的記錄，都具有英雄品性的，而且處處是名副其實的。他是一個筋骨結實而個子很小的人，體重一百十二磅，穿着一條腰布而坐在他的紡車旁邊，把世界最大的帝國差不多玩弄於掌股之上。

在那最竭誠信仰他的一班人當中，有些人以為他現在和英國妥洽的意願，已超越了正常的限度。但他對於印度大眾的民衆所擁的把握，並不搖動。他是一個特殊的獨裁者，是一個以愛治人的獨裁者。印度有百萬農舍，供奉着他的照像；孩子們有了病，他們的父母便把甘地

地的照像來放在他們身上，使他們的病可以痊癒。農人們往往步行了幾十里路程，來看他所乘的火車駛過，即使那列車並不靠站。在鄉人的目中，他是一個奇人。在印度祇有他一人能在三萬五千餘萬人民中，一句話一伸指，而再發動不合作運動的風潮起來。

他在印度有這樣大的勢力，究竟是憑了什麼呢？我們暫且對這一位非常之人，不加評論，而單來研究他所以有此浩大勢力的原因。

南非洲的聖法蘭西斯

甘地的原籍是博辦達，是卡梯華半島上的一個小州。他生於一八六九年的十月二日，算來他現在已是七十歲了。他來自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曾任過當地侯國的大臣。甘地在印度文中，意思就是「雜貨商」。他的父親，據甘地自稱，是一個勇敢，而忠實和清正的官吏，先後會結婚過四次，而甘地就是第四個妻室所生的最幼的兒子。他的母親是一個虔誠信奉宗

教的婦人，慣於嚴格地遵守印度教的齋戒和習俗，對於他感化很深。

甘地早年歷史的最好資料是他的自傳，我實(驗)真理(理)的故事。那是一部結構很特殊的著作。內容所寫的，雖是一些平淡無奇的瑣屑細事，但卻有一種近乎聖經式的克己復禮的印象。行文的格調也前後不一致，有幾節富有華貴的文氣和文學的力量，有幾節則表露着成見和怪癖，在西方的讀者看來，差不多是沒有意義的。原書在一千另九十頁之後的最後幾個字是「我一定將我自己化爲零。」

他對於他母親的描寫，是值得記錄的：「我母所留在記憶中給我的傑出的印象，是一個聖潔的印象。她很信奉宗教，而從不錯過齋期（半禁食的時期，在兩季中達四個月之久。）有一次齋期裏，她設誓一天不見太陽，就一天不進風。那時候我們一班孩子時常站着仰望天空，等候太陽出現，以便報告母親……她時常要出來親自見那太陽，但當她走出來的時候，太陽又隱避了，這樣

她又損失了一餐膳食。」那不要緊的，」她愉快地說道：「上帝要我今天勿進食。」

有一個朋友告訴年輕的甘地說印度人是一個羸弱的民族，因為他們不喫肉的緣故。「英國人能統治我們，因為他們是食肉者。」於是甘地暗地裏決意去一嘗禁燴之味，但他私下背人吃了一餐羊肉，竟然害起病來了。當晚做了一個可怕的惡夢，夢中覺得一隻活的山羊在他肚子中叫個不住……

大約在同一時候，有一個朋友帶他到一家窰子裏去，據甘地自稱：「我在這個罪惡的魔窟中，頓時覺得目瞪口呆。我跑進了罪惡的虎口，但幸虧上帝保護着我。」結果，他逃出虎口，終於「獲救。」又有一次，他破例吸了一枝紙煙，後來懊悔得幾乎自盡。他說他在幼年時代，從來沒有說過一次謊。

他在十三歲時結婚。在他未婚之前，曾先後訂婚過三次，但不幸那三個少女，未及結婚，已告去世。他那年方十齡的妻子，是鄰家的一個少女，他的婚禮是照着印度

教的儀式舉行的。甘地在他的自傳中寫道：「我在孩童時代，我父已使我成婚。那時我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天我會對我父此舉，予以嚴厲的指摘。那時候一切事情在我看來似乎適當而愉快。我自己也很熱烈地希望結婚。」他覺得他婚後的生活就是一對虛怯而受驚的男女孩子彼此相遇而其同過日，然後他說他隨時隨地負起做丈夫的權力來。

他的妻子，卡斯德佩，是一個不識字的女子。「我很想教她識字讀書。但夫婦間的閨房之樂，使我無暇及此……」因此結果卡斯德佩嫁了甘地已半世紀，而至今仍是一個智識毫無的婦人。

「我確信如果我對於她的愛情，絕對沒有淫慾之念雜存其間，那末今日她早已成爲一個有學問的婦人了；原來那時候我儘可克服她憎惡讀書的習性。」甘地十五歲的一年，聞斯德佩生了他們第一個孩子，這孩子後來不幸夭折了。在同一個時期裏，他的父親也去世了；這件事對於甘地，具有道德上很大的重要性，因爲當他

父親辭世的時候，他和他的妻妻卡斯德佩正一起睡在床上。他對於這一件羞恥之事，據他自己說，「是我所永不能抹去或忘卻的污點。」

在甘地這部自傳中，性慾的意思很強烈。他不斷地提及他的肉體的衝動和慾望；甚至到了一九三三年，他說他還沒有完全克服它們。上帝救過他四次，使他沒有走入窰子裏去。他在世界上第一個大奮鬥，以求獲得解放的，就是關於性的問題；他對於飲食方面的一切實驗，他以羊乳爲理想食物的最後選擇，其目的都是在於想減弱性的熱情。在一九〇〇年，當他年方三十一歲的時候，他就放棄性交一事；在一九〇六年，他以永久獨處的誓言，來證實他的禁慾。這個他認爲是達於自制的第一步工夫，這是非武力抵抗主義所必需的準備。

讀完了中學堂和阿美達貝特大學的課程以後，年青的甘地決意到英京倫敦去研究法律。這在那個時代是一件絕非平常的事。信奉印度正教的人以爲遠涉重洋是有玷清白的，那社團裏的次等階級們，並因此把他

逐出教會。但他志在必行，什麼都不能阻擋他的旅行。他鎮靜地敘述他如何把他妻子的飾物售去來充作盤川，並描寫他對老母所立的嚴重的誓言，立志不食肉，不飲酒，和不近女色。他辭別母妻，志在必行。那時候他最高的志向，也像他父親一樣，做成一個大臣而已。

他在一八八八年九月間抵達倫敦，他在那裏的冒險事業，讀之很是有興趣的。他開始學習英倫三島人士的習慣。一個印度友人告訴他說：「不要碰別人的東西；不要和初識的人問話；不要高聲朗談；切勿隨便呼人爲『先生』」像我們在印度那樣做。」年青的甘地買了一套禮服，學會了一些法文和拉丁文，學習着幾首跳舞的課程，並經過許多困難想找一些可口的素食品。（他不吃蛋，甚至蛋製成的醬油也不吃，並須絮絮地叩問侍者，查明那食物是如何煮法的。）

三年後他回到印度，在孟買開始執行律師事務。在他所經手的第一次訟案中，當他站起來盤詰一個證人的時候，他竟會忸怩怕羞，不敢發話，一句話都沒有問而

重復坐下。不久之後，又遇到一個令人震驚的經驗；原來他代表他的兄長去見一個英國人，而那個英國人，竟然把他擲出門外。甘地受此羞辱，怒不可遏，馬上就想去控告那個英國人，但經人勸解，始寢其事。他雖遇到這一種侮辱，敢怒而不敢言，但他從這上面，得了很好的教訓。他記錄着道：「此後我永不再想利用朋友的交誼。」

在一八九三年，覺得自己在印度沒有什麼成功，他就到南非洲去，在南非洲那裏廣大的印度殖民地，給予他一個好機會，使他的法律事務很發達。差不多連他自己也未會知道，他已是那個社會的領袖了。於是他就居留南非洲，光陰似箭，不知不覺居然居留了二十餘年。這是他偉大的準備時期。南非洲是他未來一切的演習的小天地。

當他到了南非洲以後的很長的時期內，他是一個忠於英帝國的公民。他對於印度的自治規律，早就發生興趣，但他在波爾（Boer）戰爭和不魯（Jain）叛亂兩個時期內，協助組織醫藥工作，援助英國的軍隊；他因

在前線勇敢而得獎狀，在一九一四年，他並一直跑到倫敦去致勞，組織一個印度救護隊。雖然他和他的同胞在南非洲因種族和種色的成見而受到蔑視，但這並不代表他忠勇的救護工作。在早年時代，他受人足踢手打，唾棄和苦力。他在旅館中借不到臥室，在飯店裏吃不到東西。

在南非洲他的生活的二大趨向，漸漸流露出來了。後來在印度這兩種趨向就合而為一。第一個趨向，就是他的轉變到非武力抵抗的主義。他排過羅斯金、托爾斯泰、沙利安等人的作品，並以身作則，追隨他們的榜樣。現在他已是一個很成功的律師，每年可以掙到五千鎊，但他放棄了商業性質的律務，而去建設一個有利於平民的農業殖民地，主張非武力抵抗，並實行簡易道德。第二個趨向，就是他對印度民族主義所發生的興趣。他並直接和英國人爭鬧，但他激起一個巨大的騷動來維護印度人民的權利。他辦了一張報紙，印度人的輿論，並作成他的第一部書，印度的獨立，這顯示他並忘不了他那

棄落歸根的本土。他在南非洲儼然成爲民族主義的印度人領袖。他在那裏實驗他消極抵抗的原理，先後入獄者凡三次。

同時，他在精神方面和做事方面，也正在開掘發展。例如：他自知對於印度教的聖經，根底欠缺，所以決意來更事研究。但他一天到晚很忙，找不出空閒的時間。所以他把吉太的幾節經文抄下來，懸在壁上。每天早上在刷牙齒的時候，默記十五分鐘。

關於法律方面，他有不少發現。一起首，他對於任何理由不公道的訟案，便予以拒絕。他知道如果他對於事實確定無疑，則法律不外乎人情，訴訟結果，必操左券。「事實就是真理，只要我們把握了真理，法律自然會幫助我們的。」他也見到凡是涉訟的人，雖則勝訴，終是得不償失的，所以最佳的方法是和解。「一個律師的真正效用，是在於使涉訟的雙方，化敵爲友，言歸於好。我的業務，有不少是造成法庭以外的私下和解。」

他早年的精神掙扎之一，是關於保護險的問題。他

對自己說道：「人啊！你把你妻子的首飾品，差不多都已售去了。如果一旦你有什么意外的三長二短，那末你那贍養妻兒們的負擔，將落在你兄長的肩上了。」所以他就去投保一萬盧比（約合美金三千七百元）的人壽險。但後來又中途廢止了。他自己詢問自己何以見得他一定會比別人死得早呢？他決意：真正的保護者並不是他的兄長，而是萬能的上帝。而且，他結論着說道：「保了人壽險，我就使我的妻子和孩子們喪失了自立之心。爲什麼不讓他們去自恃呢？世界無數貧人的家庭中，其情形如何呢？我何以不把我自己也算入貧人中的一個呢？」

注意這裏的奇特的要意。他以為只要在良心上無愧於萬能的上帝，那末他的家庭雖然受苦也在所不惜。他有許多政治上的爭鬪。他知道如何對付人和如何對付羣衆。他在任何主義的問題上，是絕對堅毅不屈的，而對於瑣小的枝節問題則不加堅持。

他不斷地爲了飲食問題而激起怒惱。他經過了無數次實驗。最後他放棄了食鹽、茶葉、和日落以後的進膳。

他並把星期一奉爲緘默不言的日子。爲了培植自制的精神起來，羊乳似乎是一個理想的食物，但是在經過了一番劇烈的掙扎之後，才自許飲羊乳，因爲羊乳畢竟不是一種嚴格的淨素食品。同時，他竭力保持他守貞的誓言。

甘地的爲人就是這樣。他在一九一四年回到印度的時候，年已四十五歲。此後便是他偉大的時代就開始了。

進入印度

回到了本土之後，他費了一年的光陰，從事於旅行和社會工作，接近一切印度人的事情，並在一九一五年，靠近阿美達貝特造了一間隱舍叫做 satyagraha。satyagraha 這一個字需要詳細的解釋。這個字是甘地自己發明的。直譯起來，它的意思無異是「適當的努力」，但普通譯爲「真理的力量」或「電力」，而後來它被廣泛地用以指稱「不合作」、「消極抵抗」和「不

服從。」他把貧苦的人領到他的隱舍裏來，其中還包括一羣不潔之人，這是空前未有的事。在他殖民地內的同志，都宣誓不說謊，不暴動，茹素，守貞，如不聚斂。孩童們不許見他們的父母，而父母放棄管理孩子的權利。他的命令通行全印度。他也親自巡察農人們的冤屈，而幫助他們伸雪。到了一九一七年，他已被稱爲 Mahatma（意即偉大的靈魂。）

在上次歐戰結束的時候，印度政治的激動已達到了沸點。在歐戰中印度忠順地援助英國；事實上她派了一百二十萬一萬五千名印度軍隊到海外去參戰，結果其中有十萬多人受到死傷。那時印度人，連甘地在內，都以爲英國會酬報印度起見，將減輕其統治的重壓。事實上英國人的確提出蒙太古賈爾姆斯福改良方案，但這個方案給以印度一個很有限的自治。

但印度民族主義對之不能滿意，而自治運動繼續增進。英國人想阻止這政治不安的風潮，便引用勞萊脫議案，以特權授與警察；於是便引起了印度人的忿怒。這

時全國沸騰，甘地就成爲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他宣佈全國總罷工以反抗勞萊脫議案；於是在一九一九年的四月間便發生了愛姆里查大慘劇，當時一個英國將軍下令向一羣徒手的印度人開槍，人羣中包括婦人與孩童，他們不及逃生，死傷累累，達數百名之多。印度怒吼了——但不是一個大聲疾呼的怒吼。這一個怒吼就是不合作運動。

不合作運動遍及全國。甘地把這個運動非但當作精神上的力量，而且作爲政治的武器。人民已瀕於革命的地步；甘地指給他們一條路。印度人民的民性中本來有一種消極性質的情感，所以他們對於不合作運動的意義，確有本能上的瞭解。這種運動直進到他們宗教天性的核心，而使印度教徒個個都變成睡醉的獅子。

英國慌起來了，他們遇到這種被打而不舉手的人，有什麼辦法呢？實際上數千名年青的印度人圍着監獄要求被捕，有什麼辦法可以對付呢？甘地對於參加不合作運動的人，所發的箴言，不是西方人所能了解的。他

主張不合作主義者必須不懷忿怒，受辱不加報復，不拒捕。不侮辱對方，並幫助被善忘的印度人所毆打的英國官員。

甘地以爲他的政策足以使政府「反躬自省而平反雪冤。」

但政府並不反躬自省，他們反而劃出顯明的戰線。於是印度國會便宣佈自治規律，並在甘地的領導之下，規定一個實際的程序。他成爲印度國會的獨裁者，民族主義的印度人，一致同意抵制英貨，叫孩子們退出政府所立的學校，印度律師不出庭，放棄公務職位，不付捐稅，退還英政府所賜的爵位和榮譽，並用土布作衣料。這個不合作運動的發明一樣，是甘地狡猾的政治手段的又一例子，這運動中最動人的一部是窮鄉僻處，都恢復了家庭的紡織業，這樣立刻使英國的進口貿易一落千丈，復興了農村經濟，而給與國會一個光榮的徽章，一種制服。

在一九二一年發生了巧里巧勒的一頁歷史。一章

忿怒的印度民衆研傷並焚死一隊警察。甘地大爲恐慌。他正要想更進一步的推進不服從主義，但他不得不突然中止那全部的運動。他這一個突然的轉變，使英國人受驚，或印度人最爲受驚，現是無從知道。甘地單說印度還沒有實行不合作運動的準備。這種新的武器，還不能完全交托給印度人民。他說起這是他痛心的恥辱。他的「大錯的鑄成。」他反對羣衆暴動，並說他是負責人，所以必須經過一番整飭的手續；於是他開始第一次最大的絕食，以示懺悔。

一九二二年甘地被捕入獄。他早就知道有此一著。我們且聽他的論理學。

「政府拘捕我其動機到底是甚麼呢？政府並不是我的仇敵。但他們以爲我是暴動的靈魂，如果把我除掉，那麼他們以爲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可以相安無事了。……我希望人民將保持其完善的自制。而把我被捕之日，認爲一個歡樂的日子。」

甘地的受審是一幅很有趣的圖畫。他對檢察官說

他的罪名較之案牘上所開的更大，他嚴肅地請求法官判他最重的刑罪。那法官也是禮尚往來，對他很客氣。一切經過，好像授給學位的一般。法官判決他六年的監禁，甘地稱謝不止。

他歡迎坐監，因為坐監給與他一個休息和獨處的機會。他自己說他「快樂得像籠中之鳥。」但他忽然因患盲腸炎而開刀之後，就在一九三四年被釋出獄。

第二年，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發生衝突，他就開始絕食達二十一天之久。他希望利用他的榜樣來使雙方教徒言歸於好。他寫道：「我的懺悔是一顆流血之心的禱告……這是對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一種警告，他們都會宣稱愛我的。」這時候全大陸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候探聽關於甘地的消息。最後他在第二十一天上，進了一些橘子汁，身子弱得不能談話。

此後接着五個緊張的年頭。英國派了西蒙調查團到印度去預備一條新憲法的道路，而印度國會在實力上和精神上獲得穩健的擴展。後來印度總督歐文勳爵

宣佈英政府認為印度憲法進步的當然結果是改爲自治領地地位，那時候國會就斷然要求完全獨立。於是戰線重又劃起來，而雙方的怒火也都燃了起來。甘地寫信給歐文，雖然照常稱之爲「親愛的朋友」，但內容措辭激昂，認爲英國人的統治是一件「可呪詛的事。」（但他說他「不會也不願」仇恨個別的英國人。）他重新開始切齒痛恨的反對。他向那「魔鬼」的英政府提出要求，而被拒不接受；於是在一九三〇年，不合作運動重新又開始進行了。

這次不合作運動的開始是以甘地的「食鹽進行曲」爲發端，去到海上的丹第。食鹽一向是政府的專利物品，鹽稅對於貧民所施的痛苦，更爲深切，所以甘地選擇食鹽來做一種表號，使每個人都能理會他的用意。進行曲是近代歷史中最顯著的一件事。帶了一隊志願兵，甘地慢慢地橫渡全國，足跡所至，革命的怒火隨之而起。當他開始的時候，他說道：「我跪着膝蓋向英政府要求麵包，但我所得到的是一塊石頭。」當他一行人到了海

濱的時候，他就跪下來，從海水中製私鹽。

不合作運動，後來彌漫全國，差不多把印度造成一個無政府狀態的國家，但這個運動並不順利，以致結果沒有獲得絕對的勝利。到了一九三四年，這個運動就銷聲匿跡了；人民被禁者數千名，英國人完全以壓制手段來統治，而印度一國弄得破壞不堪。那時候所發生的是兼程並進的事件。第一，英國人造出一套新的憲法來，這新憲法，確使印度對自治的目標上前進了不少；第二，在甘地領導之下的國會，到了一九三七年勉強加入工作。所以不合作運動的結局是一個和解；英國稍予讓步而印度勉允合作。

近代聖人的日常生活

近來甘地一年中有大半時間住在一間遼遠的鄉村，叫做西甘，那是印度最落後一部分的中心。他選擇在這一個人地方卜居，具有他素備的先見和幻想，因為這個地方是特別難到的，四周都是泥漿，一年中例有四個月

如此，甚至連一個醫生或一所郵局都找不到，居民大半是 *Untouchables*（上帝的兒女），這是他稱呼教外之人的名詞。他要證明雖是印度中最退化的鄉村，也可以得到甘地主義的利益。

他每天四點半鐘就起身做晨禱，禱畢後，輕快地散步一會，天天如此，風雨無阻。即是在倫敦的時候，他也在每天早上散步，從無間斷，當時把那被派來保護他的兩個探員累得够苦。我說他「輕快」並非過言。他散步如同派伏·牛米跑步一樣。我曾見健全的歐洲人想追上他。他手攬手杖，疾走似飛，好像一隻特殊的鳥。

他的祈禱，比他每天必作的散步運動，更為重要。在倫敦的時候，他時常在會議進行的中間，突然旁若無人的坐在地板上，行他的祈禱，甚至在下議院的委員會會議室中也如此。他每天祈禱二次，早上和日落的時候。日落時的祈禱，是公共性質的儀節，因為他的家人以及村民和任何偶來的訪客，都跟着他加入在一起舉行。我見過他在太湖邊上祈禱（那時甘地正在孟買休假），一

個日本牧師也加入其間，同時他的忠心的女管家，就是英國海軍上將的女兒麥黛利·斯萊特小姐，便朗聲誦讀印度教聖經中的詩。那時一輪明月自海邊升起，而夕陽則垂垂而下；夜靜聲寂，情景美極無比。甘地夫婦二人嫻嫻而來，甘地擇了一塊面對着海的地方，他兩足交疊而坐，閉目垂首，整整的有半小時之久。此外並無別的儀式。沒有一人說話，沒有一人移動，只聽見印度教的唱詩班不斷地發生波盪婉轉的歌聲。不一會，甘地突然站起，於是祈禱頓告完畢。

他當然是不吃肉的，其實他對於煮過的食物，也很難得進口。一杯羊乳，棗子，硬壳果子，一茶匙蜜汁，大蒜，一碗清鮮的蔬菜，和各種水果像橘子，菠蘿蜜，芒果，桃子等……這就是他普通的菜單。

他一天到晚很忙，訪問人民，接見賓客，並和部屬討論一切。不論那裏，他所到之處，就成印度人之印度的京都。任何有關係的談話，都由他的祕書記錄下來，而在他的上帝的兒女報紙上發表出來。所以沒有一句話是浪

費的。他往來的函牘很多，和世界各部的人都有通信。他一天中主要的休息是沐浴；他沐浴用很熱的水，每次四十分鐘，然後去睡，而在沐浴的時候，往往在浴缸中看書。星期一是他靜默的日子。不論有何緊急要事，門外喧嘩如雷，他這一天總是不肯破例的。

目下他的工作，除了在國會的工作委員會開會之外，大多數集中在那鄉村上面，爲了那復興那個鄉村而使鄉人不致流入市鎮的貧民窟中起見，他預備了五項計劃：（一）鼓勵家庭紡織業；（二）使鄉村教育職業化；（三）改良衛生；（四）使教外之人得入社會；最要的是（六）促進鄉村工業。

他竭盡他的努力從事一切，例如，從死牛的副產物上創造工作，肥田料等。當然沒有一個印度人肯殺死一隻牛的。因爲在印度地方，牛是神聖的，但甘地想勸告村民去利用天然因病而死的牛，這是一件不容易辦到的事情。

這種對於牛的特殊關心，是起因於一個事實：就是

牛的被崇拜，是印度教中重要的一面。甘地說道：「在我看來，保護牛類是人類進化最奇妙的現象之一。牛之於人類世界，不過略次一級而已。人從牛可以聯想到對於一切生物的認識。牛是數百萬印度人的母親。牛是一首悲哀的詩。保護牛就是保護一切上帝所造的噬動物。」

這種對於牛的尊重，在印度有很悠久的歷史。牛能產生食物與燃料，並且牠是農事的工具，因為牠是一個曳犁的動物。

牠還有許多別的功用。牛糞是一種重要的東西。房屋的階石是每天用牛糞的溶解物洗拭的；牛糞中含有阿摩尼，有殺菌的效力，而且說來也不信，是一種清潔的東西。牛糞是一種偉大的致潔之物。當一個印度教祭司洗濯身心，從他的身體和靈魂上除去腐敗的時候，他吞服一粒小丸藥，這種丸藥是從牛身上五種分泌物所成的，就是牛乳，牛酪，牛乳腐，牛尿，和牛糞。

牛的崇拜所引起在經濟上的後果是很大的。雖然沒有一個印度人可以殺一隻牛，但許多牛所得的待遇

很惡劣；成千成萬的牛，餓得半死，半活而毫無所用，在鄉間跑來跑去，噬食田裏的收穫。有人以為印度至少當有很多的牛乳，但事實恰正相反。牛的情形既惡劣，而哺乳的時期又被濫用，所以印度所銷耗的牛乳，較任何可比例的國家為少。在印度，牛的生活仰給於人而不是人的生活仰給於牛。所以甘地新的農村工業中想利用死牛，其所遭的困難，也可想而知了。

甘地自己對於金錢的需要很少，而他家庭的開支也不成問題，因為他所需既不多而自有人樂於捐助。

他的朋友和知己的熟人，都稱呼他為 *baapu*（意即「父親」）。他常常因人家稱呼他為「偉大的靈魂」而覺得窘迫。

他的身體頗健康。他並沒有像他的照像所顯示的那樣的衰弱；他的軀像生得很齊整，肌肉堅實而平滑。他的私人醫藥顧問勞埃醫師，是印度的第一流醫生，也告訴我說甘地的健康是「極端正常」。

勞埃醫師承認甘地能做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

例如，他絕食的經驗，已使他有特殊的以心制身的能力。有一次他的體重減少到九十七磅而所食很少。勞埃醫師說他如要增至一百零四磅的體重，必須多增進一倍的食物，可是甘地說他能在一星期之內增重到一百零四磅，而不須改變他的食量。結果他果然做到。

他會說：「我要去睡二十五分鐘。」於是他能立刻睡着，而恰正睡到二十五分鐘就醒了。在火車上，他的僕人知道他在走進車室三十秒鐘之內，便會入睡。有一次他送喪回來，在汽車中睡着了。中途汽車撞翻了，把甘地從車中擲出。但當他幾個焦急的朋友去在馬路邊看他的時候，他又睡着了。

他對於他的妻子卡斯德佩所施的貢獻，是很動人的。她是一個身材細小，面形帶圓而性情愉快的婦人，而他完全覺察到五十年來雍容布裙所過的清苦光陰。他對於彼此在學問知識上的懸殊，很鎮靜地解釋道：「她天賦具有一種大德……她認為跟着我亦步亦趨是一類天賜之福。」在另一段裏，他寫道：「我不能描寫我對

於我妻的感想，亦猶我不能描寫我對於印度教的感想一樣。她感動我，遠非世界上別的婦人所能做到的。這並不是說她沒有過失。我敢說她的過失更多於我所能目見的，但我們自有彼此不可分離的感情。」

甘地夫婦共有四個兒子，和好幾個孩子。在他的自傳裏，他指摘自己沒有把更好的教育給予他的一班孩子。有一個兒子的確使他失望，但另有二個，已成為很好的報人。

甘地的戰略

甘地的令人不能置信的率直性質，有時竟近於滑稽。有一次他經過了一度精神上小小的難關，然後纔讓他的三等旅客資格的妻子去用二等的浴室。有一個難以置信的故事，據說一個英國人在火車站對甘地直呼「苦力。」甘地並不分辯，逕自拿起那英國人的行李，給他送上火車。

這也是他很大的可愛之處。雖然守貞已達四十年，

但他照樣崇拜婦人，而也喜歡調笑。他是一個聖人，但是
一個笑口常開的聖人。他愛笑。他在談話的時候，總是雜
以吃吃的笑聲。有一次他告訴一個朋友說他幸虧具有
幽默的意識，否則他早已自殺了。他那可愛的魔力很大，
據說印度國務大臣撒辛爾·好合爵士吩咐新任總督
惠林頓勳爵勿去見甘地，以免被他可愛的魔力所克服。
他雖有這種機智，可愛點，和謹慎，但他爲了一種主
義，會變成野蠻如獸。譬如從他十歲的孩子馬尼拉爾害
病的一個故事中，便可以看出他的蠻性來。

醫生發覺馬尼拉爾患着高度的寒熱，起因於傷寒
症轉成的肺炎。醫生說蛋和鷄汁可以救他，但甘地不許
他吃蛋或鷄汁。他對醫生說他要用自己的方法來調治
馬尼拉爾。

那孩子情形更不佳了，據甘地自述：「我開始焦慮
不安起來了。人家將怎樣講我呢？爲父母的，有什麼權利
可以把幻想來施於他們的孩子……這些念頭，緊緊在
我的心中。然後又發動了一個相反的思想。上帝一定會

喜悅的，因爲我調治我的孩子，一如調治我自己無二
……醫生不能保險必然把病治好，生命的泉是在上帝
的掌握之中……」

最後兒子的寒熱退了而病也好了，但這故事所說
明一點就是甘地的人格和信心，更重於他兒子的生命。
他另一個得勢的原因是他對於印度具有極大的
認識。他在印度的旅行很普通。他乘着三等火車，尤其是
步行，游遍了整個的半島。

甘地所最歡喜的物事是孩子，新鮮空氣，歡笑，朋友
和真理。他所最恨的是謊言。

這是他得勢的另一原因。人民不能對他撒謊。我聽
得印度各處都是這樣說：彷彿甘地有一種特別超人的
性質，足以克服別入心中所懷撒謊的引誘。他自己的誠
懇，自己對於真理的愛好很大，以致能引起別人的正直。
一方面是他精神上的巨大純厚心，另一方面是他
在世界上的政治的把握——這就是甘地的棋法。他不
懷宿怨。糾紛一旦解決，他就和敵人通力合作，像戰爭時

一樣勇猛。

他在一九三四年脫離國會，因為他愛使得他自己更誠實而更中立。他非但要排斥國會中所有不同的黨派，而且要排除國會和英國間的異見。這猶似林肯在美國南北戰爭的中間，辭去總統的職位，使北方對於南方有合式的行為和尊敬。

甘地對於宗教的態度，是不容易解釋的。他主張以德報怨，他覺得惟有以公理給與敵人，纔得贏得公理，他教人仇恨罪惡而不仇恨罪人，這都是基督教實際的精華。他的近似基督，更甚於有史以來任何一個政界中的人物。但他並不自稱為基督徒。有一次我看他做祈禱，當時我問他的幾個知己朋友，他對誰祈禱，他們都不知道。下面一段很有說明的力量：「我感覺到在我四周的一切雖然都在變易消逝，但在變易消逝的當中，有一個不變的活的力量，這一個力量把握一切，創造，溶解，而再生。這一個力量和精神就是上帝……我所見的這個力量是絕對仁慈的，因為我看見在死亡之中，生命仍堅

持着；在邪道當中，真理仍堅持着；在黑暗之中，光明仍堅持着。他就是愛，他就是至高的上帝……。」

甘地是一個虔誠的印度教徒，但他相信各大宗教的聖經都是上帝的言詞。

印度在那裏去

根據一九三八年末的情形看來，甘地雖然是印度政治成爲緩和的動力，一個阻住極端主義的柱石。（他對朋友說在自負的時候他狠相信他是印度的救主將從英國的掌握中把印度救出來。）但當他將來死的時候，英國人將視作一個災禍，因為他的死將解放各種動力，而這些動力確然是以增厚印度民族主義的實力。

但他所做過的事業是多麼偉大啊！他把宗教和政治，打成一片——此外他還把印度人所從不知道的一種精神，自恃和自負給予印度民衆。當他將來去世的時候，他的上帝，無論是哪一種宗教的上帝，應當親愛地待遇他的吧。

他自己預言有一天會被會員所絞死。

尼赫魯評述

嚴安孚

書名：Inside Asia

作者：John Gunther

出版：美國 Harper & Bros.

本文原作者約翰·耿塞，我們已在第一期創刊號中所載的甘地評傳一篇中介紹過了。他根據了尼赫魯自傳和尼赫魯本人寫給他的信札寫成這一篇真知灼見的文章。我們讀過了甘地評傳，便不能不聯想到尼赫魯，他們兩人都是印度民族的領袖，各人有各人的特點。兩人之間，有彼此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不同的地方，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是為民族而分工合作，尤其是尼赫魯，他不但是一個向英帝國主義進攻的民族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向資本主義進攻的社會主義者。——譯者註

「社會主義不僅是我所主張的一種經濟的主義，而且也是我智力和心力所完全擁護的一個重要的信條。」——尼赫魯。

「信我的話：如果尼赫魯今日不入監獄，那並不是因為他怕坐牢。他很能夠帶着笑臉走上斷頭台。」——甘地。

印度最重要的人物，除了甘地以外，便輪到尼赫魯了。尼赫魯生得豐姿秀美，受過很好的教育，但他生來多情善感，治事極喜苛求。在民族主義運動中，他已被定為甘地的繼承人。他雖不是一個像甘地那樣的撲朔迷離的人物，但也有他獨具的錯縱複雜的個性。他的衝突點是三角性的：他是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印度人，一個貴族出身的社會主義者，一個由個人主義者轉變而成的民衆領袖。而且，他是一個具有近代思想的人，一個重於理智的人，一個虔誠的明理教徒。可是他所由生長的印度，卻是一個崇尚階級制度，以牛類為神聖動物，而是極度宗教狂的大陸；印度可說是各種不同信仰的逐鹿之地，而每一種信仰，都有相當大的勢力，受人民擁護。以尼赫魯這樣一個不服迷信而思想新穎的人物，今處於印度這樣的地方，其環境的惡劣，亦就可想而知了。他和英國人相奮鬥，但同時他也和他自己同胞的教儀固守主義相奮鬥。他的地位，恰正和一個膽敢反對無線電與汽車的美國政治家相反。他的奮鬥，等於以二十世紀的思想

想，來對中古時以前的社會，作物質的革命。這就是尼赫魯的歷史所由寫成的序幕。

尼赫魯生於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他的故鄉是阿拉哈巴特。他的父親是印度有名的最富律師之一。

尼赫魯在很小的時候，就受業於一位英國名教師的門下。一九〇五年，在他十六歲的時候，他去到英國，先後在哈魯和劍橋兩所大學裏攻讀法科——這是一個印度革命家的特殊背景。在這個時期裏，他讀了不少柏德和王爾德的著述，所以他所受的感受，大半是關於文學方面的。這時候他是一個忸怩怕羞而孤單沉默的青年，但他很早就接觸到社會和科學的觀念。

尼赫魯和甘地一樣也會寫過一部自傳。但這兩部自傳的作風，彼此不同，各有千秋。甘地的自傳是一部溫和沉着的故事，而尼赫魯的自傳則別開精密，鞭辟入裏，並充滿着智能的衝動。晏溫助爵會說尼赫魯自傳是欲瞭解印度者必讀之書，文字清雅，目下能寫出像尼赫魯這樣好的英文的人，殊不多見，此書不但是一部搜羅詳

盡的自傳，而且也是一個整個社會的故事，一個民族的生活和發展的故事。

一九一二年當他二十三歲的時候，尼赫魯就回到印度來了。生活迅速地打擊着他。無論如何，他總避免不了和政治接近——例如在一九一六年印度全民大會和回教徒聯合會的合併，就是在他父親的家裏成立的——那時他便加入了民族主義運動。他遇見甘地，不久就第一次登台演講。起初他很怕羞，嘖嘖着說不出口，甚至懷疑到自己能否用本國的印度語來演講，但在他演講完畢之後，那著名的領袖薩浦魯奔上台去，把他緊緊地擁抱着。

此後不久，尼赫魯的生活中起了一個轉變。他帶着患病的母親和妻子，到印度北部的墨蘇里去。那時一九一九年的阿富汗戰爭方告結束，一個和英國開談判的阿富汗代表，適巧和尼赫魯住在同一家旅館裏。尼赫魯對於阿富汗的任何代表，素不交談。住了一個月之後，當地的英國警察來關照尼赫魯叫他勿和那些代表有所

來往。這一來，他就認為是不合理的了；他本不欲和阿富汗代表交談，但他是一個倔強的青年，對於這一個命令，在原則上拒絕服從。於是他就正式被逐出墨蘇里。這是他第一次和英國當局發生的衝突。在以後二個星期，他沒有多大事情做，因此在空閒的時候，便留意到本國的農民和他們的冤屈。他在墨蘇里所遇到的事件，使他傾向於本國。

他本來早已有一些空泛的社會主義者的色彩，而現在這種色彩，便開始深刻化了。他和幾個同志去造訪小農村上的農民們。他直接看到他們的痛苦，並聽到他們的冤屈，他知道如何可與日月爭光，如何向大眾公開演講。他發見自己已有激動民衆的能力。他甚至不自覺地把幾個農民送入牢監，因為當他們犯了竊盜地主的財物時候，他充滿了正義感的精神，要求他們去向警察自首。有幾個被判處很長的刑期，後來尼赫魯自己入獄的時候，在牢中遇到幾個在牢監中過了青年時代的人。

關於和地主們奮鬥的一班流離貧困的農民，在尼

赫魯的自傳裏，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他們（農民）給予我們以熱烈的情感，而用親愛和希望的眼光，對我們望着，彷彿我們是有好消息帶給他們的使者，領導他們去進聖地的嚮導者。看了他們這種苦楚的情形和感恩的表露，我心中充滿着慚愧和憂慮；慚愧的是我自己有了養尊處優的生活，而我們的政治，卻沒有照顧到這一大羣衣不蔽體的印度的兒女；憂慮的是印度竟處於這樣貧困的情境之中，在我面前，好像浮起了一幅印度的流民圖，眼前所見的是裸體，枵腹，被壓迫，和十分貧困。」

尼赫魯第一次被捕入獄是在一九二一年的不合作運動時期內。那時候是第一次偉大的非武力抵抗。數百印度人民，既不犯罪，也沒有不端的行爲，但他們只是奮鬥，樂於被捕。青年男女包圍着打從街上經過的警車，而踴躍地走入監獄。

他第二次被捕是在一個叫做奈勃哈的本邦地方。尼赫魯和二個同志一同到那裏去調查地方上的民情；

他們就此被拘，戴着手銬從大街上一路經過，而被關在一間骯髒不堪的牢監裏。他們所犯的罪名，顯然是未得准許而進入奈勃哈的領土。尼赫魯和他另一個同志，兩人被關在一起，有二十四小時之久；晚間睡在有泥漿的地板上，老鼠打從臉上爬過。經過二個星期，纔得釋放。所謂「審訊」的法官既不懂英語，也不諳印度話，十足表演了一幕令人不能置信的話劇，而把尼赫魯判了二年六個月的監禁。幸虧還有緩刑的宣告，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但尼赫魯和他的同志，因爲在押的時候，飲了不潔的水，所以他們被釋之後，都患了傷寒病。

尼赫魯前後入獄共七次，所以可以說他的黃金時代，是在獄中度過的。他被判的刑期，一共合起來有十年半，但有幾次是緩刑的，有幾次是提前開釋的，故實際上，他一共坐了五年半牢監。最後一次的判刑是在一九三四年，那時非武力抵抗已告解除，他被捕的原因，據說是在喀爾喀太作煽動人心的演講，而終於被判徒刑二年。甘地（他只坐過四次短期的牢）崇拜監獄，甘之

如鈴；尼赫魯則否。但他也並不怨恨坐牢。在他的自傳中，有幾段很美麗的文字，描寫他在監獄的場地上仰望天空中的星星，並怎樣學習和松鼠、猴子、鸚鵡等動物嬉戲。同時，他也體會到獄中的情況，怨恨，單調枯燥的光陰，悠悠歲月，度日如年，什麼調劑都沒有。

單是坐牢，也不會造成他一個社會主義者，但牢獄生活，給予他充分的時間和機會，來致力於政治的研究和省察。一般地說來，他在獄中所受到的待遇，並不十分壞。他得到看書和寫作的准許。他對於社會主義的觀念，已有了具體的形質，而漸漸和他的民族主義融在一起。他開始覺察到印度問題，不止是印度民族主義者和不列顛民族主義者兩方的爭鬪。他確信真正的敵人，乃是資本主義者所生長的不列顛帝國主義。他必須從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觀點，來和這一種帝國主義爭鬪。不列顛帝國主義非但建築在英帝國的政治要求上面，而且也是建築在資本家的剝削和壓榨上面；所以要做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合理的對頭，必須非但是一個民族

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這是尼赫魯的信條的根本，他盡了各種方法來使印度民衆明白它。

大多數印度人民，顯然都不是社會主義者，但尼赫魯很快的已成為除了甘地以外最重要的印度人民的領袖。然而，他的信徒，是因為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傾向於他的呢，還是不論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傾向於他的？這倒是一個問題。無論如何，他在印度全民大會中，不是當秘書，便是當會長，已有整整的十年之久；只有他一個人先後曾在印度全民大會裏當過三任會長。

印度全地的人民對他，差不多如同對甘地一樣的尊敬和崇拜。

尼赫魯的父親

尼赫魯從他的父親那裏得到很大的感化。大多數重要人物都有一個偉大的母親，所以我們遇到一個偉大的父親把他優良的本質傳給他的兒子，不能不認為

是一件比較異乎尋常的事情。

尼赫魯的父親是一個很富有的律師，律務很發達，有不少總督和省長，是他的知友。照尼赫魯的說法，這位老人家具有「強烈的情感，強烈的欲望，極大的驕傲和堅定的意志。」尼赫魯把他的父親，描寫成一個大丈夫，愛國志士，和模範的父親。

甘地和他的不合作運動到來了。尼赫魯就參加在內。但尼赫魯的父親卻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了。因為他老人家對於新的學說，向來不是隨便贊成的。他起初不過懷疑不合作運動是否會有效力；後來他的愛子加入這個運動而隨時有坐牢的危險，所以他對於不合作運動，發生憤恨。於是父子間有時發生摩擦。但他們竭力抑制各自的感情，尼赫魯在夜間獨個兒踱來踱去，心中忐忑不定，想在黑暗中摸索一條出路。他忽然發見他的父親睡在地板上——原來他老人家想藉此警告他的兒子那獄中生活是怎樣的。

但不到一年，這位老人家便傾向於他兒子一邊了。

他也加入甘地和非武力抵抗的陣線。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意思就是他放棄了在阿拉哈巴特故鄉的住宅，放棄了他的財產和他的律務；放棄了在官場中的許多印度籍和英國籍的朋友；那意思就是他在六十歲年齡的時候，還重新改變他一貫的生活。於是不久這位老人家便成爲非武力抵抗運動中的猛獅。當尼赫魯被捕的時候，他和他一同入獄。

這樣有九年之久，他們父子二人一起工作，一起奮鬥。尼赫魯的父親在獄中所受到的待遇雖不壞，但牢監生活究竟有損於他這樣年老的身軀。到了一九三〇年，他便成了一個殘廢的人。後來甘地有一次去看他，他說道：「我已是一個不久於人世的人了。我恐怕不及見到印度的獨立。但我確知道你必會獲得最後勝利的。」在一九三一年春初，這位老人家就此與世長逝了。

中年時代的尼赫魯

尼赫魯在四十九歲的時候，仍顯得風姿秀麗，不減

其美男子的本色，特別是當他戴上了一頂甘地帽的時候。（甘地帽就是一種白色的粗料軍帽，）而他在照片上的影像，更比他的廬山真面目，來得更美觀。他平常所穿的，就是印度全民大會會員的制服——白色的土布制服——令人有一種嫺雅謙恭的印象。他的朋友們說他在最近過去的二三年裏已顯老得多了，大半由於公繁事忙，不斷旅行，精力過耗的緣故。他身長約五呎十吋，在印度人當中算是頗長的一個。身材氣概生得非常美好。他操練身體，很有規律，尤其愛好冬季運動和游泳。

他住在阿拉哈巴特的一所叫做 Anand Bhanan 的房子裏。他的父親已把他一所極大的住宅捐助給印度民族，改名為 Swaraj Bhavan。尼赫魯所住的房子差不多也有像原來的住宅那樣大。這所大房子現在已成爲全民大會的總辦公處，一部分則闢作一所醫院。

但尼赫魯不是時常住在阿拉哈巴特的。他的旅行，真忙得驚人。他差不多是常住在火車上的，而他是專乘

三等車的。任何人到過印度的，都知道印度地方乘三等車的苦處。

印度——印度人的印度——是沒有京都的。甘地在華爾達，尼赫魯則在阿拉哈巴特；孟買和喀爾喀太是商業上的重要中心地，路克諾和麥特拉斯兩地也是如此。全民大會的工作委員會（就是全民大會的執行機關）每過六星期左右，開會一次。會議的地點，往往在各大大城市輪流巡迴，沒有一定的所在。年會目下是在一個很遠的鄉村裏舉行。因此全民大會的會員們，總是在一個很遠的鄉村裏舉行。因此全民大會的會員們，總是僕僕風塵，一直不斷地在旅行着。來自各地的火車，穿過風沙染揚的印度，他們都不遠千里而來，齊集一堂，會集在一起。

尼赫魯的妻子卡曼萊，也像他一樣，是一個出身於婆羅門家系的女子。她已於一九三六年去世。她生前體質很弱，臥病多年，當她在瑞士養病的時候，他從最後一次的監禁中被釋出來去望她。先前，當她在印度的時候，英當局自動把他開釋出來，使他可以去看她，只要他在

刑期未滿之前，立誓放棄政治活動。但他拒絕，爲的是她請求他不要答應。他們倆的獨生子歐第拉，今年二十歲，在英國一個學校裏讀書。尼赫魯有二個姊妹，其中一個叫做賴克·希美，嫁於潘狄脫爲妻，是一個很能幹的女子，在聯省政府裏充當當地自治政府和衛生部的官吏，是第一個參加全民大會而身任官吏的婦女。

尼赫魯對於外界消息，有密切的接觸。他訂閱美國各種著名的週報和雜誌，和巴黎的星期五週報及新歐洲。此外他還喜歡看好幾種左派的雜誌，這種雜誌在印度是禁止流通的。新近他到希馬拉雅山去作短期的休假，臨行他帶了不少政治和語言學的書籍，以備假期中的閱讀。

他對於英文詩造詣很深，而也很熱烈愛好作詩。他屢屢引用古典的詩句。

他交遊廣闊，相識很多，但知己的朋友卻很少。他時常說起他的孤單寂寞。他愛小孩，愛愉快和歡笑，但他不是一個不長進的人；他深恨脅肩諂笑的態度；他心情善

感易怒而不形於色；他不善恭維奉承。他不肯遷就別人，而必需別人來遷就他。甚至他的父親也要遷就他，來迎合他長進的思想和心靈。在他的自傳裏有一段說他雖和一般民衆混俗和光，但他決不同流合污，他常在羣衆之中，而不屬於羣衆之類。他這種對別人的不信任，和自己內心的孤單，大概是由於牢獄生活所產生的影響。

他跟民衆領袖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樣的人比起來，一切都相反得很遠。美國報紙用「暴躁如火」一語話來形容他，其實這句話用得非常的不適當，雖然他有時也會發脾氣。當他說話的時候，他深思熟慮地敘述他的案情；他說起來好像牛津大學裏的一位講師，甚至在政治會議中，也是如此。他時常自認他的缺點；他有時對政治感到頭痛起來；他是一個處於情感衝突之下的人；他有時自己作不定主意而彷徨不能決斷。獨斷主義是和他不相合的。他坦白地說起他內心的衝突，「半自覺的心之深處和外界的環境相爭鬪，一種未得滿足的內心的饑餓。」

他厭惡禮節主義和神祕主義，但在詩文方面，則不在此例。他認為宗教是一種無益的兒戲。他完全主張摩登化和歐美化。他說道：「所謂宗教的景象，或無論如何有組織的宗教，不論在印度或別的地方，都使我感到厭惡，我幾次三番譏責它，願把它掃除無餘。」試想這種話，出於一個印度領袖之口，何等駭人聽聞！有許多人說他對於宗教的疾恨，將使他無由達到印度最高的權威，因為印度決不會傾向於或自安於不知論的。

他沒有像甘地那樣的幻想主義。他自幼便吃肉的，但在一九二〇年受到了甘地的影響之後，他便不吃肉了。他在歐洲的時候，又開量吃肉，雖然他覺得這一來使他變成「食肉者鄙」的流亞。現在，他多少是一個素食主義者了。（這餽有些像希特勒，但除此之外，別的地方一點也不相同。）他有時還偶然吸些烟，並在印度以外的地方，甚至也飲一些和淡的酒。他的父親也是飲酒的；尼赫魯幼時見他父親一杯在手的時候，站在一旁呆若木鷄；他以為他老人家在喝着血呢。

尼赫魯平常身體很健康，他說甚至在牢獄裏，他也沒有失眠的疾病。但他會記錄過幾個很奇特的睡夢。他最開心的夢，是在鄉間插翅騰空而飛。有一次他夢見自己正在被人絞死。

他的從事於政治工作是不支薪金的，而且他的家產也大半捐助給他的政治主義。他日常生活所需的錢，都來自寫作所得的稿費。

他所最歡喜的東西是高山，流水，冰川，愉快的談話，和一切除了螞蟥和蜈蚣之外的動物。有一次他在獄中有一個極快樂的時間：原來那天正是華氏表一百十六度的大熱天，他的妻子突然送來了一隻盛有冰水的熱水壺。講到他所最痛恨的事情是「剝削，殘忍，以及一班假托上帝，真理，和公眾利益的名義而忙於自私自利的勾當」就是普通的一班政客。

新近他寫信給本文原作者說道：「我以為我一生所得主要的個人之影響，是由於我的父親和甘地兩人。但外界的影響不能移動我的意志。我有一種，拒絕影響

的趨向。但影響仍能緩慢而不知不覺地奏效。在許多地方，我的妻子給予我很大的影響，雖然我不是一個盲從的人。」他有一次曾得到羅賽爾的影響，但後來沒有生效。他最初不喜歡斯賓格勒，但在他所著的書中，發見一種「確定的趨惑。」

尼赫魯又說馬克思和列寧對他有一個極強力的影響，一部分是由於他們著述的內容，而更大的一部分是由於他們寫作的方法。他厭倦神祕主義和玄學；他喜歡樸實的科學的分析的見解。他說他必然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因為他相信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法則。他一般接近的人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寫給原作者的信中有一段說：「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主要的是因為我不承認共產主義是一種神聖的主義，像共產主義者所抱的態度那樣；我的思想和行動，不欲受人指揮，我以為我自己是偏向於個人主義者的……我並覺得共產主義者所施的法則太過強暴。目的不能脫離手段而獨立的。」

人們說他有一個缺點，就是為人太高雅，太正直，以

致不能成爲一個良好的政治家。他是一個紳士，而更壞的是，他是一個英國式的紳士。他畢生致力於使印度從英國人手中解放出來，但他對於英國的印象很深刻。老派的頭巾雖已改變了土布製成的下裙，但他仍服從一種武士的法典。他另一個缺點，無疑的是他的胸有成府而喜怒不形於色，並仇恨給取相報和政治的騷擾。

造成他權勢的原因很多。例如他的勇氣和顯明的性格強而有力。還有他辦理任何事件的技術上的資格；例如他曾當過一時很成功的阿拉哈巴特市長。此外，還有他智力和體格上的勤動，在獄中的時候，他非但寫成了他的自傳的大部份，並且以家書的方式（寄給他的女兒）寫成了一部世界歷史，共有一千五百六十九頁之多。在上一大選舉運動中，他在二十二個月之內，旅行過十一萬英哩的路程，到過印度各處的鄉村。他所用的交通工具，自飛機一直到牛車，什麼都有。有一次他在一星期之內，曾作過一百五十次演講。

再次是他的謙虛和誠實不欺。在一九二九年他即

已成爲一個英雄，已差不多浸沈於民衆的熱誠歡呼之中，到了一九三〇年，民衆對於他的崇拜，只除了甘地以外，再沒有人能够及得上他。他雖不信任他這樣的大得民心，深孚衆望，但他禁不住心坎中的喜悅和腦海中的印象。他家庭裏的人，不久便和他開玩笑，他的妻子，姊妹，甚至他的小女兒，在家裏都用民衆所題的外號來稱他。她們時常說道，「呀，印度的珍寶，現在什麼時候了？」或「呀，犧牲的代表者，請把那塊麵包投給我。」

他在政治上的德備，是無法搖動的。如果他選定了一條他所認爲對的路，那末隨便什麼東西也不能使他改變方向。他痛恨妥協，而一些沒有甘地的偶或所有的徬徨不定。他每一個定議，總是出以端詳審慎的態度，然後遵守不渝。他確是我生平所遇見最崇高的公務人員之一。

有一件小事很足以證明他的性格。一九二八年喀爾喀印度全民大會開會時，舉行一個最後決斷的投票，那時大會的主席便是他的父親。甘地和尼赫魯的父

親兩人竭力提議大會應當正式通過一件所謂「尼赫魯報告案」，那就是他父親所製成，藉以答覆西門委員會的一種文件。尼赫魯這時候是另一個叫做獨立聯合會的組織的領袖，兼任全民大會的秘書。他和他的組人反對上述報告案的通過。投票結果尼赫魯一邊獲勝。後來他發覺在投票手續中會有一個技術上的錯誤。於是他就以大會秘書的資格，向會衆提出注意，雖然他知道這樣一來他的勝利將被取消，並且在下屆投票時，他的一組將歸於失敗。

像尼赫魯這樣的人，雖有建大功立大業的才能，但在一個民治國家裏是不適當的。他自稱是一個民治主義者和一個社會主義者，而無疑的，他這樣自稱，是很誠意的……但稍一轉變，他也許會成爲一個獨裁者。他也許仍舊會用民治主義和社會主義所用的文字，但我們都知道法西斯主義如何已在這種文字上發了跡，而後棄之如敝屣。

但尼赫魯決不會變成一個法西斯主義者……他

是一個非常喜歡貴族政治的人，決不會贊同法西斯主義的粗劣和庸俗。他的面容和聲音已告訴我們這一點了。他的面容和聲音雖然是平凡的，然而他有一切獨裁者所必備的條件——廣大的民心，一個堅強的意志，精力和驕傲。他雖愛民如子，但不肯寬容別人，並對懦弱無能的人多少有些輕視。他暴躁的脾氣也是有名的。他凡事喜歡說做就做，志在必行，他所厭惡的事情，馬上就要加以掃除，重新建造。這一切，難得叫他会忍受民治主義的緩慢的進行。

但無論如何，他決不會做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他寫過一篇動人的論文，那結論是懇切地求人不要選舉他做印度全民大會的主席。他提出大會前途可能的危險，雖然他所說明的種種危險，不是和他本人有關的。他所急切懇求的，是不要再叫他做印度全民大會的主席。

尼赫魯對甘地的態度

尼赫魯對於甘地的關係，較之一個門徒對於一個老師的關係，更為複雜。他們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雖然彼此相距很遠，但他們彼此歸依（近來外界謠傳他們有爭論的事，其實是完全無據的，）而互相輔助。尼赫魯需要甘地，因為惟有甘地纔能哄動印度全體的民衆。甘地需要尼赫魯，因為尼赫魯是他不可少的副手。

當尼赫魯最初接近甘地的時候，他以為將來甘地會漸漸轉向社會主義的。過了幾年之後，他纔發見他的錯誤。他對於這一事非常憂慮。他覺得似乎很奇怪，為什麼像甘地那樣鍾愛和關心失業人羣的領袖，竟會去擁護一個產生失業和壓迫失業人的制度。他對於甘地的主張上等階級實行受託之職一點，覺得難以容忍；他以為甘地是素來相信非武力運動的，現在竟然去擁護基於武力上面的資本主義制度。委實是一件無法忍耐的事。現在他已感到失望，認為甘地在這一個問題上，簡直是不可救藥了。

嚴格的說起來，尼赫魯並不是印度全民大會中

翼的領袖。左翼中比他重要的人多得很。說也奇怪，他甚至也不是大會社會黨的黨員。這又是另一個印度的奇象，一部份是因為那些正式的社會黨黨員深恐他和他們在一起，也許會使他整個的大會的領袖職務為難。尼赫魯所居的地位，約略像左翼的中心，正如甘地是右翼的中心一樣。

有時候年青的全民大會會員以為將來尼赫魯也許對於甘地會像俄國的托洛斯基對於列寧一樣。尼赫魯自己帶着苦笑預言他有一天會被他自己的大會會員所殺死。

尼赫魯在根本上也和甘地有所不同，因為他不能在非武力運動上面始終服從他的領袖。他雖承認非暴力運動在政治上的價值，但他坦白地說單是非武力運動，不能使印度達到最後的目的。

但他在他的自傳裏，對於甘地的描寫，充滿着欽佩和贊美。他說起他受自甘地的深大的恩惠。他說甘地對於人民有一種「幾乎無法拒絕的魔力和堅實的權勢」。

他能從「泥土中提拔出英雄來」，他有「永不耗竭的精神權勢的泉源」。有些社會主義指稱甘地為「反動者」，尼赫魯就竭力替他辯護。他說，「無論反動或革命，他（甘地）已把印度的面目改換一新，他已把自蒙和特性給予一個畏縮腐化的民族，他已在民衆中間建造起實力和自覺來，而使印度的問題成爲一個世界的問題。」

尼赫魯對英國的關係

尼赫魯並不仇恨英國人，他恨的是不列顛帝國主義和它對於印度的壓榨剝削，但他坦白自承他在知識上的造就，都是受了英國文化之賜。當他得有休假的時，他就直接往英國旅行去。他會竭力想把牢獄中的痛苦忘懷，而不把他坐牢監的責任，和整個的英國聯想在一起。

英國人對尼赫魯也沒有什麼真正的仇恨。但他們很畏懼地。我們若把英國人對於甘地和對於尼赫魯所持的意見，兩相比較一下，那是很足啓人智力的。英國人

很少再有對甘地發生憂慮的，但他們對於尼赫魯，卻有相當的懼怕。他們不斷地攻擊他，因為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更因為他以社會主義為幌子而實際從事於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所以他們因懼怕而攻擊他，並不是因仇恨而攻擊他。

其實英國人應當明白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是一個紳士，這對於他們是有利而無弊的。因為尼赫魯既然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就不會使印度人的奮鬥發展為國際性的問題，原因是：只有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纔會幫助一個社會主義者，而尼赫魯卻不肯和他們那些法西斯國家，發生任何關係。

英國人對於尼赫魯，都抱着很大的好奇心。他們都認識甘地，但很少有人認識尼赫魯。例如，現任的印度總督，至少在一九三八年之前，從未遇見過他，我們走到印度各個地方，所聽到的第一個政治問題總是：「你見過尼赫魯嗎？他像那等樣的人？他在做什麼？現在他到了何種地步？」

瑪格雷·山額夫人自傳

越 齋

書名：Margaret Sanger
著者：Margaret Sanger
出版：紐約 W. W. Norton & Co.

世人所進行的事業，再沒有比山額夫人所進行者更爲困難的。從古至今，雖已有過很多起對於盲從的成見底奮鬥，但所要打破的盲從成見，再沒有比山額夫人所要打破的更爲深入人心。山額夫人的成就即是：拿一樁有關人類生死的事件，從含糊隱諱中，移置到科學和常識的亮光裏邊去。——賽珍珠

我的故里在紐約高寧鎮。這鎮上的街道，從攔腰流過鎮中的企孟河畔漸漸斜高上去。鎮上生長着很多的櫟樹和松樹，一片森林，直到山頂的石級邊沿爲止。我的父親就在這樹林之中，蓋了一所房子，希望我那患肺病的母親，可以藉此呼吸些清新空氣，或者可以使她的病體好起來。

我的母親患着咳嗽，時常發作。咳的時候，就是在那隔壁可聞的響亮說話聲，也不能不暫時停頓一下。我的父親名叫馬格爾金司，原籍是愛爾蘭。他是一個澈底的不從英國國教者，常用着帶有土音的難言講經說法，不時還攪雜一些很幽默的言辭進去。他曾研究過解剖學、醫學、和骨相學。但他研究這幾

種學術的目的，不過是爲了要完成他的彫刻藝術起見罷了。他藉彫刻石頭聖像爲生。他是一個哲學家，宗教叛徒，兼藝術家，都是一些不能生財的路道。所以我們家中的生活，也和普通的藝術家一般，時常是今天吃肉明天的。喝水的。

我是六個子女當中最小的一個。可是我的底下，弟弟妹妹不斷地生出來，直到我們的小團體竟有了十一個團員爲止。所以我們整天所玩的洋娃娃，並不是不動不響的洋娃娃，而是每天須替他們洗澡換衣的活娃娃。我們並沒有遊戲的空間，讀書的學校遠在五哩之外，每天須步行來回。到家之後，還要幫做家庭的工作：男的擠牛奶，喂鷄，和照料拖雪車的馬。女的照料嬰孩，縫補衣服，擺吃飯棹子，洗菜蔬和碗碟。

高寧並不是一個有趣的地方。沿着河邊的矮屋中，住戶大都是愛爾蘭籍的玻璃廠工人。高坡上的住戶則是些廠主和高級職員。矮屋的小天井裏邊，都是滿滿的擠着大小孩子，但是山坡上挺大的花園裏邊，倒祇有兩

三個奔跑玩耍的小孩。這種不平的現象在我的心靈上劃了一道深痕，眼見人數衆多的家庭，都免不了貧苦，勞力，奮鬥，牢獄之災；而人數稀少的家庭，倒都是清潔安閒，居處寬敞，日光充足。

就是我們自己的家庭裏邊，也感覺到直接因爲人數衆多而受到經濟的壓迫。在弟弟妹妹不斷地生出來時，我每每懷着一種恐懼，深恐我家也免不了要降到和矮屋中工人家庭一般的地位。我們對於嬰兒的初次啼聲，已經聽得成爲習慣，在聽到這種聲音的時節，已引起些微的好奇心。也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們是如何生出來的，我也不過視若固然而已。

書籍是我們的指南針

我進克萊佛雷學校念書，是我一生中一個很大的轉變。我已由一個十餘人的家庭，遷到一個五百多人的大家庭中去。我和這許多人一同在一個屋宇之下生活和唸書。

學校裏教員的態度我覺都很爲合意。他們都很和善如同朋友一般。他們於教授方面也用個別指授的方法，而且很使人興奮的。

但這時的父親，依舊是我的智識源泉。我常寫很長的信回去，而得到的是更長的回信。中間很富於討論女子的地位，在歷史的背景上也是如何的重要底材料：如特羅的海倫，羅斯，克利奧巴脫拉之類，和其他的女著作家，女詩人。

當我擬發表我的論文「女子的權利」底消息傳出之後，校中的男同學都嘲笑我，並畫着女人穿了長褲子，結了硬領，嘴裏吸着粗大的雪茄烟底圖畫來譏諷我。但我並不因此畏縮，依舊很努力地搜尋我的立論材料。我研究，我寫作，更加起勁。這是一篇何等可紀念的論文啊！

我在學校裏讀了三年之後，便試去教書。在這時，教讀生涯是人們視爲和女子相宜的，可惜教讀不久，便被父親喚回家裏去看護病母了。

母親這時身體已很弱，臉色灰白，面頰骨上的紅斑更襯出缺少血色。因爲希望在看護上可以更爲有效一些，我特地向本地的醫生那裏借來許多醫學書籍，希望從那裏邊得到一些對於肺病的智識。不料因此即引起我對於醫學的絕大興趣，竟使我決計去學醫。

不久母親便去世了，撇下了父親，冷冷清清，失去了內心的安慰。家庭中從此變爲寂靜無聲。我也不得不代替了母親的職務，去調排家用，料理伙食，和對付債務。

我的閱讀醫書這樁工作，雖然因爲母親的病故而暫時停止，但在那幾個月中，我始終深信倘若我對於醫學早有了充分的智識，那末我的母親或者可以免於一死，也未可知。同時我心中也有了以醫濟世的願望。

我覺得醫生事業處處都合我的志願，不過在當時沒有想到用什麼方法去補足學程上的缺點，而使一個普通學校的學生可以進醫學專門學校去攻醫學。後來我以爲姑且先去學看護，以爲醫學的起點。

母親去世一年之後，有一個同學邀我到紐約去作

客。我原想到那邊去習醫學看護，湊巧這個同學的母親和白平原醫院的當局相熟，而這個醫院正在設立一個訓練班，所以我就以練習生的資格加入了。

一位建築師

在看護上，有許多事件是人們所認為令人憎惡的。然而我在不久之後也便習慣成爲自然，看見流血並不覺得心悸，旁觀施手術開刀，也不覺得可怕而頭暈了。

能看見一個產婦的生產，是人生巨大閱歷當中之一。我始終以爲產婦生產比之死亡更爲可怕。我在看護產婦之時，當我捧着那個小手小足的嬰孩底時節，我每覺着好似懷着祝禱的心境而踏進禮拜堂一般。

世人對於生產一事的智識和學理，所已經知道的不過占着應知而猶未知曉的一極小部份。老幼產婦對於看護婦所懷的信心，常使我異常感動。我常遇到產婦很悲苦地而又滿懷希望地問我：「小姐啊，我願意立刻停止以後的生育，應當用什麼方法啊？」

我對於這句心腹的問話，實在回答不出，所以每次都去轉問醫生。然而醫生大都很不以爲然地回答我說：「這個婦人竟會對一個少女說出這種話來，他難道自己不覺得可恥嗎？」所以這個問題都是如此地被撤在一旁，不准再提。

在訓練中的看護婦爲求深造起見，都指派到城內各大醫院中去實習。我也在被派之列。在新環境中工作沒有先前的緊張，所以我也較爲舒服，較爲空閒。

醫院中常舉行非正式的跳舞會，以調劑身心。某一次舉行的時候，與我跳舞的一位醫生來了一位朋友。這人是一位建築師，特地來找這位醫生來看託他所繪的建築圖樣。進來之後，醫生便替我們二人介紹，於是三人一同閱看圖樣。却不料我們二人之間即發生了一種異樣的好感，可是當時祇有我們二人自己知道，醫生在旁並沒有覺察。

次日早晨七點半我照常去作運動時，這位建築師別爾山額已在門前階石上等候，却不料他已經等候了

一夜了。他的浪漫性情很合我的脾胃，所以我們二人便一同去散步。接連幾天都如此。

別爾在職業上是一個建築師，但是在性情上實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私下告訴我，他很希望終有一天能完全致力於圖畫。將來我們如果結了婚，即當盡力地積蓄一些錢，以作到巴黎去的費用。

某一天的下午恰是我的空班，別爾邀我去坐了汽車遊玩。途中他提議去看望一位現在做着收師的朋友。不料到了那裏，一切都已預備好，結婚執照和喜米也備下了，於是我們便結了婚。

藝術家的家庭

結婚後的第一年，在閨房歡樂中和計劃未來的意念中很快地度過。這種對於未來的夢想，使我們充滿了希望。但是希望的實現，是永遠不能盡如人意的。不過在我們的經歷中，種種意外的阻礙尤其來得快當。

我忽然病了。病根完全在於服侍母病，和在醫院中

充當看護時操勞過度所致。醫生指示我到西部去休養，但是我很不願意離了別爾獨自前去，而這時別爾恰有一件受託的工程，不能離開紐約。我不得已祇得攜了一些衣物，獨自到薩拉納附近一個療養院中去養病。

在這愁悶的環境中，我調養着身體，並預備分娩。在臨產之時，我又回到紐約。因為體健的關係，我這次分娩異常痛苦。然而孩子——後來題名司徒——倒極其壯健。這是我所認為是一種勝利，可惜這勝利不是完全的，因為我又須立刻回到山中去休養了。

八個月之後，我的身體並不見好，反而更弱，已覺不到活在世上的樂趣，甚至對於我的孩子也失去了興趣。醫生也很着急地對我說：「快不要如此頹喪，想些事去做，生些希望出來，照這樣下去，你的病那裏會好呢？」

那一晚我整夜沒有睡着。醫生的話化解了我的愚蠢。即使我快要死了，也當死在愛我的人底身邊。所以等到東方剛剛發白，我即起身。那時還不到五點鐘，我匆忙地穿好了衣服，輕輕地走到孩子和奶媽的臥室裏邊，奶

媽還耐睡着，我便喚醒了她，叫她趕緊收拾起來，並告訴她說立刻要回到紐約去。

我一旦離開了疾病的恐怖，而愛我的人又常在身旁安慰我，於是我對於生活又發生了新的興趣。別爾是一個極愛妻室的丈夫，也是一個極為勤奮的工作者，所以我竟想不起晚上有二人同閱閒書的時候。每天晚上總是我看我的書，而他繪他的圖。我也記不清楚我們那時是貧是富，不過知道我又在那裏過藝術家的家庭生活了。

五年之後次子格爾出世。我因為又得着了養育小孩的機會，覺得很為喜歡，並且心裏很想再得四個孩子，尤其想有一個女孩子。二十個月後我的希望居然達到了。這個女兒名叫貝蓋，生下來後極其壯健可愛，所以在這時雖然舊病復發，醫生甚至警告我說此後不能再經生育，我也並不感到失望和喪氣。

貝蓋長到三歲便了解人事，極其可愛。兄妹三人玩的時候，總是司徒學着科學家的樣子，格爾學做藝術家，

而貝蓋是實行工作者。這時別爾和我都感到生活的恐慌，好似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饑荒世界，而我們已被漸漸的吸引過去了。

他也知道巴黎好似遠在天邊一般，而我則自從得了一些基本智識去當過看護婦之後，我的經驗告訴我：像現在這樣安居家中，正如坐待饑荒。我們好似已經飄流到一片泥水田中一般，腿已陷進泥裏。但我不肯靠天救命，並且明知對一個藝術家去講論家庭的柴米鹽油問題是無用的，所以我便決計再去充當看護婦，以解決生計問題。

狂熱的人——理想的美滿境界

這時候的合衆國正在經過一個生活上最是人注意的時期。禮貌、藝術、工業、道德、政治當中的極端反動主義已在醞釀發動，祇待歐洲大戰來點着牠的藥線。一種沒有名稱的宗教已漸漸向全國散佈開去。投入這種新宗教的人無非是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無

政府主義者，和各色各種的反動份子，各派人能在不知不覺間變為他們的所謂「同志」。我們家中的起坐室成為聚會的場所，其實他們都是來看望別爾的，我總備些可茶給眾人解渴。

不論什麼人，祇要他對人類表示同情，便被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以我個人的意見而論，我的思想很偏於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一方面，不過我以為仍需要藉社會主義方能達到這個終點，所以我便加入了社會主義派。

當時有人指了一些錢，以供向婦女羣中推動社會主義的經費。我既是一個美國人，且已有子女，所以便被選去，向女工集會的地方徵求新會員。我起初很膽怯，對着少數幾個女工演講的時候，聲音不免顫抖。

我自知沒有資格去討論勞工問題，所以我改以體健為主題。聽我演講的女工都感到很興趣，所以第二次演講的時候，聽講的人數便加到七十五人。於是又訂定了續講的時期。我的演講稿都是乘病人睡覺的時候預

備的。

年青的產婦常向我提出許多關於兩性生活的問題。我因這個動機，便寫成了我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係以「每個做母親的人所應知道的事件」為題。在這篇論文中，發表自然界的「無性別性」，希望藉這觀念可以減少兩性間彼此對於性別的過份感覺。

不久，有人請我發表第二篇論文「每個處女所應知道的事件」。這篇論文在一張激烈派報紙「召喚」的婦女欄中連續刊登了三四個星期。論文中有一節述及白濁和梅毒兩個名詞，因此引起了紐約懲淫會會長康斯篤的不滿。這篇論文便在所謂康斯篤條例之下被禁止刊登。可是在論文完篇之時，我仍舊拿牠印成小冊子。

愁 苦

這幾年中受過訓練的看護婦竟是求過於供，而願意進醫院的人很少。對於生育問題，羣情更為激動。這時

我因家務的纏綿，尙不能隨時出外看護。但是遇到助產事件，因為總是預先說定，所以尙能應付。待看護了兩個星期，我便又回家去了。

從紐約東區來邀請助產的人日漸增多，而我的同情也漸漸被吸引過去。我的主顧中以小店主婦居多。她們大都在幾個月之前便已將請醫生和看護的費用貯備起來了。

鄰居們每聽到某人家中到了一位看護婦，都很親熱地走過去問好，並且有帶了糖果去饋送的。但是在禮物的後面總附帶着一句問話：「我（或者我的女兒或姊妹）又懷孕了！請你告訴我一些以後不再受孕的方法。」

我總以我所知道的中等階級人家所用的兩種方法答復她們。但是她們對這兩個方法認爲都不能接受。因爲這方法單恃女的一方是毫無效驗的。她們覺得這樁事其權完全操在爲丈夫者的手中，而又不便說破的，所以她們所尋求的是她們單獨用了便有效力的方

法。然而我那裏有這種方法呢？

在這個階級的婦女羣中，懷孕這件事已幾乎成爲一種慢性疾病。在她們彼此之間的談論中，總不外乎某家的閨女肚子大了，某家的娘娘又有身孕了，怎麼辦法呢？這類說話。藥房中人因爲法律的限制，對於這件事大都不肯有所指示。助產看護婦更爲膽小，從不肯多言，所以常有這種不幸的婦女，情願另外給我酬金，懇求我告訴她有錢人家所用的祕密方法。

她們幾乎逢人必問，逢藥即服，然而終沒有效驗。每逢星期六的晚上，我常看見成羣的婦女，用圍巾遮掩了她的面龐，立在廉價墮胎者的門前。

我每次到這區裏，總能聽到她們談着某某夫人已送進醫院，可是始終沒有回來，或某某夫人已拿她的幾個孩子託給鄰居，而自己用煤氣窒息自殺等類的事件。或者說：某家嬰孩落地即死，運氣很好。某家孩子又死了一個，雖說傷心，但擔負上不無減輕等語。此外因墮胎身死，或小兒送入救濟院之類的新聞，也無日不能聽到。直

聽得我渾身起粟。但是一研究她們所以致此的理由，則又無非是貧苦再加以生育過多罷了。

在一九一二年七月某一天大熱天裏，我被邀到格蘭爾的一家人家去助產。產婦是一個身軀細小的俄國籍猶太人，年二十八歲，長得很是美麗，在床上宛轉呻吟，益覺楚楚可憐。她的丈夫麥薩克是一個裝貨汽車的司機，年記和妻子相彷彿。據說他在那一天回家的時候，祇見三個孩子正在哭鬧，妻子則因自己胡亂打胎，而已昏厥失去知覺了。

麥薩克的進益很細微，幸而他的妻子很能幹，所以略有一些儲蓄，他現在很情願拿這筆錢出來請一個看護婦。當時另外還請有一個醫生，我們二人便立刻動手救治病人。經過二個星期，這麥夫人居然漸漸全癒。

麥夫人那毫無血色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但是她好像因為思慮過度而甚為阻喪。過了三個星期，我正預備告辭回家的時候，這位夫人不由自主地表示她的恐怖說：再養一個孩子，我的性命便完了，請你務必告訴我

這個祕訣，我罰咒不告訴別人的，請你不要拒絕我啊！

但是我有什麼法子呢？我祇得姑且安慰她說：過幾天再講。等到她睡着的時候，我便悄悄地走了。可是每到夜裏我一閉眼睛，就好像看見這位夫人的影子。我心裏甚是不安，但是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告訴她，而且也實在沒有法子使她相信我的無能為力。因為這時我確實還沒有知道解救這類殘酷事情的方法啊。

三個月之後某一天的晚上，電話的鈴聲響了，麥薩克以惶急的口氣求我立刻到他家裏去。我趕緊套上白色看護衣，提了皮包，趕緊出門。一路上我痴望羞可有什麼阻礙發生來就攔我的行程，但是天下那有這湊巧的事呢？

我走進了矮小的正門，又踏上了那熟識的樓梯，一進房門，已見麥夫人昏睡在床上。沒有幾分鐘她便死了。我很悲哀地將她的兩手移放在她的胸口，當我撫着她時不禁又記起那一天她苦苦求我告訴她祕密方法的可憐情景了。

薩克哭得很是傷心，又在房間裏來回的踱着，表示他的沒有辦法，我離開了他家，在熱鬧的街上步行了很長的時間，到家中時大小都已睡覺。我呆呆地對窗子望着，望見這時的街市燈光暗淡，人影模糊。

我的眼前好似展開了一幅極清晰的活動圖畫。從那畫面上看見正在生產的產婦宛轉呻吟於痛苦之中。赤裸饑寒的嬰兒，用舊報紙包着。五六歲的孩子，面黃肌瘦，被推到地窖裏邊去揀破布，做紙燈罩，綵紙花等工作。黑和白的棺材接連不斷地抬過去……

我呆立在窗前過了很多時候，黑暗漸漸消失，太陽上昇，又是一天的開始，而也是我一生中一個新境界的起點。懷疑，詢問，和試驗，都應該驅逐開去。我已知道靠着這些東西決不能保存人的生命。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些實際的工作，去改變那一類含有天大冤枉的為母者底命運。

我所應運的願

用什麼方法去救這批做母親的人底性命？我不斷地和那些熱心社會福利的人士去討論。但是所得到的答覆總是：「這須等到婦女受到較深的教育之後方有辦法。」或者是「須爭到均產主張已經實行之後。」須等這個，須等那個，無非是等待等待。

我也不曉得法律的權力究竟達到什麼地位。我問過許多醫生是否有這方法。

醫生的答覆大都是：「或者有的，不過我很懷疑你是否能夠得到這個方法。你即使得到了，也不能傳之於人，因為這是法律所禁止的。你倘若不留意，康斯篤便要來處治你的。」

我在各處藏書室裏耗費了幾乎近一年的時間。我所尋求的無非是一個貧苦人家可以用以避孕的簡單方法。但是我終究沒有尋到可靠的方法。

我常利用照料小孩以外的時間去和開通的人士談論。他們當中祇有極少數的幾個能了解我的意旨，而只有海胡則確實曉得我的意旨之所在。他勸我不妨去

一輪法國，親自去觀察那邊由於世傳的家庭節制方法所獲到的結果情形。我一聽之後很爲贊成，因爲這旅行也可以給別爾一個到巴黎去畫圖畫的機會。

八月的中旬，我們夫婦倆攜了九歲、五歲和三歲的孩子，趁了一條小而擁擠的輪船，從波斯頓起程。我知道我的法文程度太淺，到了那邊很爲吃虧，所以立刻自己補習起來。

我發現法國人的脾氣大都是寧舍量而取質的，所以他們對於社會學家所加於「普羅」這個名詞的界說，即「衆生」，（意即造化毫不珍惜地讓他們生到世界裏邊去的人們中間含有低賤的意義）不但接受了，而且完全照着字面去解釋牠。抱產業革命主義者因此也將有意識的傳種一事，列入他們的政綱之內。

抱產業革命主義者的家中對於家庭節制這件事，都視爲固然。我會問過其中的一個說：「你是不是剛剛曉得這個法子？」

她說：「不是，乃是母親早就告訴我的。」

「那末，是誰告訴你的母親的呢？」

「大概是祖母吧。」

由上代所傳授下來的避孕方法當中，有幾個其效力差不多和現在所用的方法相等。她們的這種傳授程度是很值得讚美的。

別爾在孟巴納斯的畫室中很是快樂，但是我卻不能再忍耐。我不以爲得到了所需的材料爲滿足，而堅決地要進行我的志願。所以在一九一三年的除夕我和別爾告別，帶了小孩，在齊爾登登輪回國。初不料我和別爾這一次竟成永別。唉！

女叛徒

我們所趁的是一條很好的輪船，雖在冬天，但是在甲板上散散步尚不覺得過冷。這天是大除夕，因而我的情緒很爲興奮，但是我內心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

我知道婦女應有主權，由自己去決定如何運用她那至高無上的生育機能。但是這句話終須有一個人將

牠有力地發表出來。爲達到這一步起見，我就預備刊行「女叛徒」雜誌。這是一本專爲職業婦女的福利而設的刊物。

這時我覺得我那想像中的景物很是明澈，和麥薩克夫人故世那一天夜裏，我在幻想中所看見的畫面一般無二。我好像看見我這種運動在市民方面，國家方面，甚至在國際方面的進行。我回到紐約之後，便租賃了一所合宜的房子，就拿吃飯的房間做我的辦公室，吃飯的棹子做了我的寫字檯。

這新的運動已經發動了。可是也須給牠題一個名稱。有一天晚上，有幾個同志和我坐着，商量這件事。我們覺得「節制」這個名稱很切貼，而「限制」就不甚好。又覺得名稱上也應有家庭字樣。但是「家庭節制」便不甚妥。此外又批了許多名稱，如「人口節制」、「民種節制」、「生殖率節制」等等，但總覺得不十分妥貼；後來有一位拍手道：「有了！何不拿率字去了，簡直稱爲『生育節制』，豈不很好嗎？」大家一想的確很對，於是這個新

產物便有了名稱。

我和這幾位年輕的同志組織了一個小小的會，然而倒題了一個很偉大的名稱：就是「全國生育節制聯盟會」。一方面就向熱心公益事務的人們去求協助。不多時之後，定閱「女叛徒」的讀者居然已有了好幾百人。

這本雜誌的創刊號於一九一四年三月間出版，僅是印在粗劣紙張上的八頁文字。編輯人，發行人，出版部，會計員，完全由我一個人任之。我日常工作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閱來信。有一天的早晨，一封郵局裏不貼郵票的公事信使我有點詫異，所以先將牠拆開來。

「茲由本局的法律部審決，一九一四年三月份出版的『女叛徒』雜誌本局停止寄遞，特此通知。」信內這樣說。這信來得很厄突，使我一時莫名其妙。因爲雜誌裏邊並沒有寫明什麼避孕的方法，我不過發表我有傳授的意思罷了。

我如若將這本雜誌繼續出版下去，就免不了受聯

邦法律的制裁，有被處五年徒刑和罰金五千元之危險。那時我祇有三條路可走：一、放棄這本雜誌，二、改變論調，三、不願一切繼續下去。我毫不遲疑地擇了最後這一途。

我又發覺雜誌包皮紙上收件人的名字從A字打頭的到M字打頭為止，多已被郵局沒收。然而M以下各字母打頭的依舊被漏網而達到收件人處。於是我又想了一個法子，親自帶了幾十本雜誌，走到離開寓所很遠的去處，看見郵政信箱便塞幾本進去，每一筒內至多不過三四本，居然全數寄到。以下幾個月中也都不能不用這個法子寄遞。

六個月中我所收到的信件已經超過了一萬封。信裏的說話差不多千篇一律地是「請貴雜誌發表有效而又可靠的避孕方法。」但是這尚不是公開發表的時候。因為我已明白知曉一次性質很嚴重的爭鬪已經近在眼前，而我必須留意着不可破壞了法律。所以我暫時不假借通信方法去宣傳避孕事實。

我開始剔選和整理我從法國所得到的資料，附以

藥方和圖像，預備將牠印成小冊子，即以「家庭限制」為題目。當我拿了原稿到一家印刷所去叫他排印時，他將原稿看了一遍，搖頭說：「這本書在紐約不會有人替你排印的，這是要坐監牢的啊！」我走了許多家，竟沒有人敢接手。

世人所進行的事業，再沒有比山額夫人所進行者更爲困難的。從古至今，雖已有過很多起對於盲從的成見底奮鬥，但所要打破的盲從成見，再沒有比山額夫人所要打破者更爲深入人心的。山額夫人的成就即是拿一樁有關人類生死的事件，從含糊隱諱中，移到科學和常識的亮光裏邊去。

——賽珍珠

同時五月和七月份的「女叛徒」又被郵局禁止寄遞。我去探問究竟因了那一篇文字而遭禁，也不得要和淫穢。

定主意用打草驚蛇的方法去確定究竟何以謂之猥褻。當許多人都想從我那裏索取祕訣的時候，政府竟

和我斷絕外交關係了。有一天門鈴的聲音響個不停。我去開了門，便見兩個人立在那裏，我就請他們到裏邊去。

他們跟了我走到起坐室中，很驚異地細看牆角邊所堆着的玩具。其中的一個問我說：「你是不是「女叛徒」的編輯人和發行人？」

我承認之後，他便將一件公文塞到我的手掌中。我拿來細看了一遍，方知我因違犯了聯邦法律第九款，所以已被提起公訴。照所列的罪狀說起來，如果證實，那是竟可以判處拘留改過所四十五年的。

審期在八月廿五日，地點在下城郵局裏邊。承審推事海賓爾顯然覺得公訴狀有些言過其實，所以就宣佈改期到冬季再審。這就使我得到六個星期去預備辯訴的猶豫了。

有一件事是在開審之前必須做到的，即「家庭限制」。這本小冊子必須發行。我居然找到了一個肯替我排印這書的印刷人。他就是別爾沙託夫，俄國人，是一個外國文報館的排字人。他在報館打烊之後偷偷地替我

排印。照我的本意很想印一百萬本，但因經濟的限制，紙能先印十萬本。

寫包皮紙上的人名和地址很費些功夫。小小的一羣人，每日深夜裏很忠實地很緊張地在一間貯物室裏包紮封皮，稱衡分量，和黏貼郵票。這本小冊便由此一捲一捲的郵寄到全國各處去了。我的辦法是凡索取這書的人務必使她立刻收到。我直等到一切舒齊，方始發寄，而自己的家中則一本也不存留。我對這事意旨很堅決，正和一個統兵的大將一般，務使處處周到，不留一絲被敵人所乘的罅隙。

十月中審期又到了。我便自行投案。我坐在擠滿旁聽人那一間房裏時，已經感覺到對造所具憑藉法律的無形力量。推事海賓爾這時也好似已經改變了態度，他拒絕我再行展期的請求，叫我立刻去請一位辯護人，並宣佈準於次日早晨十點鐘開審。

我想回到家中去鎮定一下子，可是家裏邊既是人多口雜，兩情感也過份高漲，所以我就取了一個隨身衣

包，重新回到下城，在旅館中賃了一間房間，獨自一個靜靜地去考慮一切。

我明知以我的毫無準備而去投審，那是散佈猥褻文字的罪名必定成立，毫無疑義。這種判決在我自然認為不公平的，但是我假使想望推事們能了解我的舉動是正當合理的，那末我必須先有期若列眉的事實以為證明。可是這時距離開審的時候已祇十八小時，我那裏來得及去預備呢。

這時我正是進退兩難，要說走吧，實在覺得不容易，但我明知我若到歐洲去旅行一次，我就能做充份的預備，而回來對付這件案子。數小時之後還有一趟到加拿大去的火車開行，我能乘了走嗎？我能忍心不去看一看幾個孩子而就此走嗎？何況貝蓋的腿上正因種了牛痘而在那裏發腫啊。這時際正所謂委決不下。

表上的秒針一秒一秒的過去，我很明瞭牠們是一去再也喚不回來的。時候已愈等愈遲。在火車開行前約三十分鐘我知道不能不走了。

我留了兩封信：一封是寫給推事海賀爾的，告訴我的行動。信裏邊說：我請求展期一個月而被拒絕，這是剝奪我的權利，所以我迫不得已離開我的家，離開我的三個孩子，而去預備我的辯護。我回來的時節，當再來通知。我並且附寄了一本「家庭限制」給他，好似向他說：請你看看罷。

我在半夜裏割捨一切所愛的而離開了紐約，連出門的護照也沒有來得及領。正不曉得從此還有再回來的機會沒有了。

相同的口吻

我到了孟德里爾後始覺略為安定。在那邊招待我住宿的友人底厚意，使我永不能忘。我背着很重的罪名，隨便到那裏，政府都可要求移解。所以我在購買船票時不能不捏造一個假姓名。荷沙華生就是我所擇用的假名，但是我很憎惡這個名字。

我所乘的是一艘英國船，船上滿載着軍火、糧食，回

國從我的英國人，和到英國去的加拿大人。我心靈上很痛苦，對於一切所愛的都放心不下。我惟有望望我的運動，如果能因這次奮鬥而達到成功，則不但全世界婦女可以得益，就是貝蓋將來亦可以少受一些痛苦。這一絲的安慰便成了這可怕而苦悶的一夜當中的一線曙光。

到了利物浦，海關人員很嚴厲地對我說：沒有護照的人須乘原船回去。這使我很爲難，幸而運氣還好，一個在船上所交到的新朋友替我打了一個電話，居然解決了這個難題。她對海關保證我可以從美國大使館補領到護照，於是我便准登岸了。我又換乘火車到倫敦。

我到了倫敦之後，便到不列顛博物院中去做我的研究工作，並在那裏和新馬爾索派人士會晤談論。家庭限制學說的祖師馬爾索是英國塞雷省羅克萊地方人，生於一七六六年。這位助理牧師於一七九八年印行他所著的「人口的原則」一書。在這書中他設定了那著名的假說：第一，食物是人生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慾是人生所必需等。

因此人類無節制的生殖，其速率勢必超過地土的生產率。世界上的人口在這數百年中雖因天災人禍而受到天然的限制，然而那過份的生殖力終久帶來了痛苦和死亡。他所擬的解決方法就是：藉晚婚以爲對於生殖率的一種出於自動的和開明的節制。不過他雖是這樣諄諄地勸告，然而接受的人竟沒有幾個。這也可說是人類的奇特天性了。

紡織實業家勞勃奧文，因鑑於工人們所受的困苦，在他所著「道德的生理學」一書中公開發表一個避孕的方法。他並且向青年男女各個的解說。有人斥責他說：阻礙性交是不自然的。他的答覆是：人類的欲望和一個時的衝動受到阻礙時，何嘗不是一樣嗎？

他的來到美國有很重要的影響。波斯頓坡的諾爾登博士，因見了那本「道德的生理學」而誘起他寫作他那篇論文「哲學的果實」的動機。在這論文中，他介紹一個避孕所用的化學藥方，和另外幾個避孕方法。我很可惜以前研究的時候沒有看到這篇論文。

馬爾索聯盟會於一八六一年成立。此會的目的在於喚起輿論的同情。一八七六年英國勃列斯多地方某書店將「哲學的果實」翻印發售，可是這書店主人立刻因發售猥褻書籍的罪名而被捕了。

其後却爾司勃萊勞和後來以通神學家著名的安妮培笙又合了夥印行這本書。二人也因破壞公眾道德的罪名被控訴，而判處徒刑和罰金。他們不服，立刻上訴，幸而還好，這案子居然以原判引用條文錯誤而被取消。從這次之後，避孕這件事並不在猥褻之列，而在英國的法律上確定了。

這案的結果使新馬爾索派中人公然主張早婚，避孕方法的使用，和生育的稀密應以做父親者的進益為標準等事。不過這時對於這個問題，所着眼者仍在社會和經濟方面，而並不在婦女個人的痛苦方面。

以上所述是一八七六年的情形。現在是一九一四年，那一個聯盟會的主動人物已經過變遷，而改由特拉司台一姓來主持了。他們請我到他們的辦公室裏去吃

茶點。我覺得在這一次晤談中我得到一生中最大的勉勵。我這次到英國常和他們見面，彼此之間即由此漸漸發生了密切的情誼。在這以下多事的數年中，常見他們的同情和協助。

海美落·愛理司

聖誕節近了，我想念孩子的心也更加深切了。這是小孩子所最歡喜的時期。我常得到關於他們的信息，可是彼此遠隔重洋，徒勞掛念罷了。我在這苦悶之中忽然得到海美落·愛理司的一個請柬，請我到他家裏去吃茶點。那一天天氣很陰沉，可是各處仍充滿了聖誕節的快樂氣像。

愛理司親自到門口迎接我。我一見立刻就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我漸漸覺得愈是大人物愈加容易接近和諒解。稍為談了幾句話之後，我已經很鎮定自然，很為滿意。他並沒有覺得已經引起了我的敬愛，而也不故意矜持。

他和別人不同，能使兩性問題脫離從基督教創始以來的含糊境地而歸於清朗。他將這個問題從黑暗低下提挈出來，而安置於較高的層次。

他的哲學，假使簡括起來：「就是人們應有更爲豐富的生命，從人們自己的諒解和對別人的坦直的慈善心去達到牠。」從他那裏我們方知道快樂是對於生命的一種態度底必然結果，而和命運的贈還並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應該感謝他的。

我從沒有對別人發生過如我對愛理司一般的敬愛心。我竟覺得能認識他是一種很大的權利，而認他爲友更是一種最大的榮譽。

荷蘭國內竊毒之禍

荷蘭國第一個女醫生約各，不願她的父執們底反對，逕自去行醫，並設立了一個貧苦婦孺免費指導所。約在一八七八年左右她已經向人指導避孕方法。這是全世界自古以來的創舉。

她那指導所的效果很爲明顯，於是荷蘭的新馬爾索聯盟會迅即成立，加入的醫生有三十四位之多。一八八三年中，德國某女科醫生發表了一個避孕方法，名爲隔離膜，就是約各和他二人所共同發明而完成的。

一八八九年這聯盟會便由勒格司醫生夫婦二人來主持，會務極其發達。因此這種工作不久便已遍及於全國了。荷蘭女皇威廉海娜特贈他們一塊獎牌和一張證書，以獎勵他們的普遍而有價值的成就，並且認之爲最偉大的公共事業之一。

在我的研究方面的統計中，我尤其注意於荷蘭國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統計的數字指出荷蘭的產婦死亡率在全世界中爲最低，而以美國爲最高。在這小小的水渠國中，產婦能獲救而保全生命者的人數，比較美國多出三倍。此外洛透丹，亞姆司丹，和海格三城的嬰孩死亡率也在全世界中爲最低。

我考察的結果，凡是已經設有指導所的城市中，勞工的處境大概都較爲良好，兒童也大概都能入學。荷蘭

的軍事有關紀錄，顯示合格的徵兵人數年有增加。娼妓很少。這個事實統計很斷定的表示有節制的生育率之有益於人類和國家，正和我所料想的一概。

荷蘭境內所設指導所雖已有五十四處之多，然而有許多消息靈通的人依舊絲毫沒有知曉，更無怪這種消息竟沒一些傳到美國去了。

並無不正當的行為

一九一五年九月我決計到美國去觀察一下情形，探望我的孩子，如果可能的話，把孩子同到法國。在船上的時候，露西泰尼（即上次歐戰時被德國所擊沉的美國輪船）的慘景宛如仍在眼前。我們的船上完全黑暗，乘客的情緒也極緊張。

司丹登島的燈光指示我們已安抵故國。當輪船靠岸的時節，我又遇到一件極愉快的事情。我在第一個書報攤上即看見封面上印着「我們對於生育節制應該如何進行」字樣的書本。這天我初抵故國，便由這句我

們圈內人的話來歡迎我，實是一件很令人驚異的事情。所以我立刻買了這本雜誌，極愉快地走進旅館。一面便將幾個孩子喚來，闊別已經一年，相見時的悲喜交加，自可料想而知了。

這天晚上我即寫信去通知推事海爾爾我已回國準備受審。並且問他上年的公訴案是否依舊成立。他很客氣地回覆我說：依舊存在等候審結。

但是這些問題忽然又因了我私人的一件意外變故而再停頓。我回國沒有幾天，貝蓋即患了肺炎症。推事倒很有慈心，來安慰我說：這件訴案可以再行展期，不必着急。於是我方能全神灌注地去看護貝蓋。

不幸她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六日竟死了。我的人生意趣上便從此有了缺陷而不能彌補了。我因了喪女之痛，家務又忙，再加了我對於社交的羞縮，竟多時不見生客。我這種態度頗引起了一部份人的不滿，因而使我喪失了很多可能的協助者。

二月十八日政府意外地下了一道裁定書，「山額

夫人並不是一個行爲不正當的人，實際上也沒有散佈這一類文字」云云。

我所有的朋友多認這次訴案的撤銷爲我們的一次絕大成功。但我並不以此爲滿足而欣喜。因爲這件事依舊沒有經過澈底的法律試驗。我很贊同環球雜誌的意見。那雜誌上說：如果山額夫人所郵寄的文字在二年前是猥褻的，那末在今日也仍舊是如此的。

聯邦法律所限制的是已經印刷的文字，至於指導所內口授的指導，那是應認爲合於公衆衛生條例的。我從在荷蘭學習避孕方法的經過上，便覺得這是應該如此的。

這火已經燃着了，每天來請我演講的人多到不勝接受。我祇能儘我所有的時間去赴約。我極望將這指導所的新概念貢獻於國人。我如能開頭創設起來，那末別的機關和醫院等也許就會跟蹤而起了。在我的幻想中，最好是在美國所有的中心地點裏，都能有這樣的指導所。

我的運動

有人會問我一九一六年間三個月旅行期間中到各處去演講的那篇原稿，是費了多少時候預備完成的？我回答他說：十四年左右，因爲我想到那裏邊的材料實是費了這些年份，纔能集到的。

我所有賴於這篇演講稿的去處很多：開空的婦女必須設法使她們來聽，有錢的婦女須請她們出錢，有勢力的婦女須請她們發言抗議，種種一切都靠這篇演講稿去推動起來。我已將這稿子背得爛熟，然而到了演講的時節，依舊免不了慌張和顫抖。

等到我宣佈那七椿境地生育必須實行節制而看見大眾拿出鉛筆來紀錄時，我又覺得興奮了。我那七椿境地就是：

- 一、當夫或妻患着傳染病時。
- 二、當妻子患着暫時的肺病，心病，或腎病時。
- 三、常態的父母生下變態的嬰兒之後。

四、男子須在廿三歲後，女子須在廿二歲後，方可做父母。

五、當丈夫的經濟能力尙未充足時。

六、生產的中間，至少須隔開二年至三年。

七、青年男女結婚之後，對於節制生育方法，至少須實行一年。這時期應認為是一個身體的、心理的、經濟的、和精神的調整時期。

我的目的：是要做到不論那一個嬰孩，一出母胎必能安穩地生活下去的地步。

向法律挑戰的人

在臨症指導所中傳授避孕方法這個法子，好像隨處都得人們的贊同。但是由立法機關承認指導所爲合法處所，那是一樁極遲緩而極困難的事情。所以我以爲不如直接向法律挑戰，等候法律對於這件事的解釋，或者有較快較易的解決機會。

我決計在紐約城中設立一個指導所。我明知紐約

的法律很明白的規定：「無論何人不許因任何理由向任何人傳授避孕方法。」但是另一條文又說：「醫生准許爲了醫治或預防疾病而開避孕的方子。」所以我要向法律試探一下子。

我一時找不到一個醫生來合作，所以祇能不用醫生。我的妹妹伊塞爾是一個註冊的看護婦，她願意來幫我進行這樁工作，於是人的問題解決了。我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經費出在那裏，指導所設在什麼地方？

湊巧那一天午後有五個婦女從勃洛克林城的勃郎司維區趕到我那裏來，向我索取這個秘訣。她們聽見了指導所這件事，都說如果她們住處的附近竟有這樣一個機關，那豈不幸福呢！於是我就決定將指導所設立在勃郎司維。

電話鈴又響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向我說：她是從西部來的，我一個朋友託她帶來了一張五十金元的支票。於是第一個月的房租又解決了。我便到那裏去租賃了兩間樓下的房間，一間做指導室，一間做待客室。窗外的

小天井做停放該車的地方。

我們立刻開始佈置這個小指導所。菲尼明德是一個俄國人，也是一位理想家，她幫助我做一切事情。她並且懂得德國猶太人的文字。我們就用英文、意大利文和德國猶太文印了五千多張傳單。二人每天親自上街，將傳單塞到各戶人家的信筒裏邊去。

美國的第一所，也是全世界除了荷蘭之外的第一所生育節制指導所，就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六日開幕了。我至今猶深信這是一件社會性的富有意義的事情。主顧會上門嗎？那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康斯篤也阻止不了她們。指導所開門之後，我已經看見一長排婦女，至少有一百五十個人，從我們的門口排起，一直排到那條街的轉角的後面去。有幾個圍着圍巾，有幾個連帽子也沒有帶，凍得發紅的手擦着她們的孩子。

有許多是陪着丈夫來的，但是也有由丈夫勸她們來的。直到晚上七點鐘來者還是源源不絕。並且有男子帶了他們膽小的驚慌失措的妻子一同前來的。也有男

子單獨來問的。我們實在應付不了，所以祇得很抱歉地請其餘等着的人明天再來。

等待室中沒有一天不是坐滿了各式各種的人。有猶太人，有耶穌教人，也有天主教人。鄰居雜貨店主婦走進來祝我們好運。還有一個肥胖的德國麵包店主每天送些烘餅給我們吃。

兩個快樂的警察每天必在我們的門前站立一會，討論那一天的天氣。新聞記者常來張望，在他們心裏大約在很驚異地揣料我們究竟能够支持到什麼時候而不被取締。郵差每天必有五十至一百件信函送來。去的時候總向我們說一聲：「希望你們明天依舊在這裏。」

九天過去了，並沒有什麼變卦。某一天的下午來了一個身材高大，面相嚴肅的婦人。向我們買去一冊。每個處女所應知曉的事件。」這書的標價祇一角，但是她定要付兩元給我們。伊塞爾和她談了一會，將這本書交給她。她又問起我們將來的計劃。伊塞爾也坦白地告訴了她。

第二天早晨等待室裏人已坐滿的時候。這位婦人又來了，向我們宣佈她是一個警官，現在來拘捕我們。於是前後門都立刻被鎖起來，她所帶來的維持風化警員開始向那些惶恐失措的主顧們詰問姓名。

這些女主顧向來怕見警察，有幾個在這時節竟然哭起來，連帶着她們所帶來的小孩也哭鬧成一片。室中情形狼狽得很。半小時之後，警員才聽從了我的懇勸放她們出去。新聞記者也來了。擺着照相機在那裏拍照。門前街上擠滿了圍看的人。

遊行警車已開到我們的門前。我憤怒到百脈沸騰，我寧可步行到那離開一哩多路的法院裏去，而決不願意和那批警員同坐那輛汽車。我大踏步向前走去，警員們只好在後面跟着。

那一天晚上我被拘留在雷孟錫的押所裏邊過夜。這一夜是我終身不會忘記的。夜長如年，滿地下和滿牆上只見見蟬螂和可憎的臭蟲爬來爬去。又有老鼠跳到我所睡的鋪上，不禁使我狂叫起來。

次日早晨押所裏的罪犯在廊下齊集，我也在其中。我的出獄保證手續直到那天下午方才辦妥。我一出押所，便回到指導所去，將門重新開啓，主顧也同時立刻到來。我極望法院的判決可以准許我們繼續下去，但是房主人又來向我們說話了。

警察局已經命房主人具了一張不准容留我們的紙。所具的理由是擾亂公眾秩序。荷蘭國裏邊稱指導所為公眾福利機關，而在美國竟變成擾亂公眾秩序的場所。歷史是在回憶中寫成的，但是現實也不能不顧到，所以我就到法院裏去查閱我這件案子的紀錄，以明瞭其中的事實。

法院推事說：「倘若山額夫人肯從此做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那末本法院準備從寬辦理。」

我辯說：「個人的被監禁，或個人的受到不利，我都不以為意。我自始至終，將來也是如此，不論我將要遭受到何種命運，我所關心的祇在變更法律。照現行的法律，我是不願尊重的。」

於是法院推事便判決「瑪格雷山額拒絕遵守法律，這是藐視多數的統治權，判罰處勞役三十天。」

堅定的心腸

一九一七年三月六日，我的許多舊友齊集在皇后自治區改過所的門前，歡迎我出獄。這次監禁於我倒像是給我一個幽靜的考慮機會，使我覆考以前的經過，和作未來的準備。我所擬定的三個步驟就是：第一教育，第二組織，第三立法。我決計依次進行。

戰事使生育節制運動的前進暫時停頓。全世界人的精神差不多全灌注在戰爭的當中。但是很出意料之外竟在這時發現了一個好消息。那「每個處女所應知道的事件」書中關於花柳病的一部份，也就是以前被禁的部份，竟已由政府翻印，發給軍隊中人閱看了。

我天天到人家裏去作討論，夜夜去演講。不過我個人這時恰像立在歧途之上，我一方面很熱心地想做這樁工作，而另一方面我又很不安心地覺得我是在剝奪

我的孩子們的權利。對於孩子我這時祇有兩個辦法。一個是聽他們留在家裏，由用人去照管，可是用人的可靠不可靠成爲問題。另一個辦法是割捨了母子的愛情，送他們到辦理完善的鄉間學校去，讓他們去度一種適宜的有規律的生活。

後來我決計用第二個辦法。他們的年齡雖然還嫌小一些，可是我也顧不了許多，就將他們送進學校，從此母子之間祇有星期日有見面的機會了。有時實在思念不過時，便隨時乘了火車去探望他們。幸而每次看見他們時，他們總是很快樂滿意的。

我日常思念孩子之心有時竟覺得難於自抑。夜裏回到家裏後的寂寞甚至使我恐怖。我也好似變了小孩子一般，渴望有人陪伴，渴望每天回家的時候有人很親愛地很溫存地歡迎我。

同是這個世界

我的性情對於決定一件事情向來很遲慢，而且對

於舊情也很不易於忘記，所以要經過一次轉變，總需要很長的時間。我的婚姻原沒有不快樂的成分，而我也從來沒有讓牠落到不快樂的境地裏去。我的婚姻的結果底所以不美滿者，並不是由於愛情、財產、互相尊敬心的缺乏，或其他普通可以使夫婦愛情破裂的事情，而實在由於我倆的意趣過份不同，背道而馳，愈去愈遠，以致再不能互相融洽。起初二人都擬想了一個美滿的前途，不料事實的前進太為快速，以致各自身不由己地被環境驅向兩條途徑，而彼此愈離愈遠了。

我深信凡屬婦女必都漸漸感覺天下決沒有處處滿意的婚姻。如若一個處女在踏進婚姻事件的時候已經有了懷疑的地方，那末她在第二次遇到婚姻事件的時節，她心裏的懷疑必定比第一次更多。

陶司李即新聞紙所稱為金融界柱石者，是我在英國時就和他認識的。他生於南非洲，但是他的財富是從美國得到的。在習慣行為和表面上，他和我好像決不能融洽的。

他是一個舊式的人，對於意志堅決的女子最肯幫助。因此我們兩人之間便發生了不可解的糾纏。我的身體已經自由了十年，而一想到我竟去嫁給一個反對妻子夜間獨自坐了僱車回家，或存着妻子不使自己去買火車票思想的人，又不禁使我有點惶恐不安了。

但是他很能體諒我，聽任我去繼續進行那尚未完成的工作。對於我的聲明：火車旁輪船旁的話別須視作尋常事件，也毫不遲疑地加以承認。此外我還有兩個小孩須培植起來，不過我知道他也必能諒解而愛護他們的。

我們的婚事宣佈之後，許多新知識都欣慰非凡。美國和加拿大各地方都有賀函寄來。

一九二三年我們在紐約費希吉地方，公爵夫人自治區叢嶺中一個小湖的旁邊，用亂石砌了一所房屋。我自己計劃了一個小花園，不久之後便花草滿目了。

楊柳湖離紐約祇有六十哩路，家中的飲食和花園的如何整理，我總是每星期關照一次。我每天早晨到

公事房去，傍晚回家吃晚飯。我對於處理家事向來是不屑做的，但是這時也居然感到有悅人的地方了。

夢境的實現

美國的衆議院，在你沒有看到之前，總以爲是很可令人敬重的。但是在你去經過數年旁聽之後，你對於各議員的才學的尊敬心，和對於立法的進行的信念心，必漸漸地減削。同樣的辯論竟可以一番又一番延長到數年之久。

他們對於生育節制一案的工作已耗費了十五萬金元的經費。而在我這關心此案的人更不知忍受了多少的焦急和憂慮。我幾乎沒有一天不在那裏物色新議員，希望從他們這羣中可以得到同情於我的人士。

對一個尙無成見的人訴說你的心事，或告訴一件合理的事情時，在理你總願意極懇切地說去，而希望得到他的同情和協助。我對着議員們也如此的訴說。可是結局總是人人同樣地長縮，而不肯出一些力去做。

狄更生博士爲要使這件事不致令人遺忘，達到美國醫學總會開會時必去出席。但是實際的進行直到一九三五年狄博士集合了許多醫生組成專門團體去做立法方面的工作後，方始開始。此後同樣的團體便逐一的成立。

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某一天的早晨，我尚在家中還未出門時，我居然看到報紙上，用雙行的大字題目，宣佈那好消息說：美國醫學總會內的生育節制問題委員會已經通知議會醫生有法律賦予的權利以避孕方法授人。並且提議各種避孕方法都應加以研究，而各樣方法也應列入醫學校的課程中。

我看到了這消息直歡喜得甚至忘記了跨樓梯而從樓上滾下來。在我這是一次絕大的勝利。我這多年中勞而無獲的工作已經有了一個很高的成就點了。能够看見夢境的實現，這是何等的欣快滿意啊！

這好似活動的手指在寫字一般，寫完一個便又移着向前去了。

蕭伯納傳

徐徐地呼吸着一九三六年緊張空氣下的世界文豪中他的名，最普遍地印在民衆的腦裏，他的聲，最透徹地廣播於國際社會中——伊人是誰或許可以說，就是英國的蕭伯納了。他是凱爾德文藝復活運動的領袖，又是英國文學衰頹時代的先驅者，同時又是擁護世界無產運動的作家，他享有多種的名譽，他性格是那複雜思想是這樣的多端，言語又是帶有特別的幽默，真可說在現世界中，再也沒有像他這樣的第二個人了。

蕭伯納英文爲“George Bernard Shaw”，略寫爲 G. B. S. 他於一八五六年七月廿六日，生於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的森格街三號的一家布爾喬亞的大家族裏。祖父是一位「律師公證人，股票掮客」的混合人物，祖母是一位康健的賢婦人。父親名叫蕭卡，是一個性情溫和曠達，喜酒癖的一個，他做過一個沒什麼高深教養的新教徒，曾做過一任小小的官職，退職後，便經營穀物販賣，因爲他的低能，所以時常不能入以償出。母親蘇菲比他父親小二十歲，是一個有教養有社會美德與勇敢精神的女子，帶着幽默性情，對音樂繪畫極有天才，且有教養，這給與了蕭很大的影響。

蕭在幼小時代，就痛恨傳統和因襲的流弊。十歲的時候，就

決然不做禮拜了。他在聖徒歷程 (Pierres's Progress) 和天方夜譚中發見了偉大的文學。故鄉的風景，造成了他對藝術的感情。他是一個沈靜的小孩，愛讀書——真是出乎異類的，但他性素痛恨學校教育，硬要兒童死記歷史上的年代，和沒有什麼用處的人名地名。他在校裏只能讀文學名著，對於教理最最不行。他對英文作文每考必列第一，但其他的功課，祇好全靠兩個同學替他代做。勉強的在小學畢業後，因經濟關係，就不再升學。

受了母親的薰陶，在十五歲時，就能暗誦諸大音樂家的名曲。就在這一年後，家景漸見困苦，經叔父的介紹，在一家地產公司當了一個領十八先令一月的小職工。他盡力地發揮了辦事的能力，故後升爲司帳員，前後供職凡五年。但對賦性所喜的藝術興趣，仍須臾不忘。在這時期中，他曾發表了一篇反基督教的公開信，引起了一般人士的奇駭與叱咤。

一八七六年，當他二十歲時，立意以文學貢獻於社會，憑了一股無謀之勇，跑到倫敦去，暫居在他母親家中，爲生活所迫，不得已，在一家電話公司任了職。（後曾升至經理。）他在那家電話公司中辛苦地工作，在廿九歲時，還是一個衣服襤褸的青年。在這九年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充實自己，夢想寫一種小說。必竟在一八七九年鼓足了勇氣，大胆地寫了他的第一種小說未成，

熱 (Immaturity) 但文稿賣不出去。但他並不因此胆怯而灰心，他又在這篇稿紙的反面，寫了第二部小說：『合理的結合』 (The Irrational Knot)，但出版家連看也不看，拒絕接受出版，可是他並志不氣餒，先後又寫成了三種小說，藝術家的愛 (Love among the artists) 凱希爾白郎的職業 (Cashal Byron's Profession) 非社交的社會主義者 (An Unsocial Socialist) 事實上，他自己也承認是『乳臭的作品』。當時有一位作家名辛克萊 (Tipton Pearl Simulain) 很熱心地代蕭募津貼基金，但他拒絕了。

他除了創作小說外，另一面，也在自己教養。到圖書館去培養他的審美觀念，修養他的頭腦，到音樂會去靜聽，穿了雙料鞋到美術館去探求藝術，對政治運動也極熱心，常參加公眾演說辯論。

貧窮使他對社會主義運動感到了莫大的興趣。一八七九年由勒機 (JanusLucky) 的介紹，加入了反基督教道德的 "National Society" 爲會員，受了著名社會主義者韋勃 (Sidney Webb) 的影響，確立了他的人生觀，認他的活動是天職，是他的終生使命。

一八八二年，他聽了著名的社會主義又是單稅論的喬治的演講，又讀了他的著作之後，漸漸感悟到社會主義的真相這

是他思想變遷的再顯著期，於是就加入了『人類的解放戰』 (The Liberative War of humanity) 走到『社會民主聯盟』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本部去。接着又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但他對馬克思的以革命方法來改革社會表示反對，他主張以徐緩的變革方法來改革社會。

爲了要實行他的理想，於一八八四年，當他二十八歲時，加入了以反對激烈手段革新社會爲標榜的泛平社 (Fainn Society) 爲社員，在那裏他結識了許多著名人物，努力高唱穩健的社會主義，不久，他任了該社的理論指導者的職務，所有重要文件，均由他起草。他以爲宣傳的最有力的方法，莫過於演講，所以有時候，他親自拿了喇叭，到街頭去向無產大眾宣傳。一九〇六年——七年，榮任了泛平社社長職，於是他的名聲益見響徹了。

他一面對社會主義盡力鼓吹，但對他所當心的文藝這方面，仍念念不忘，當時，他最傾心的文藝家是近代劇始祖——易卜生，易氏在當時沒有什麼勢力，他的名字對英國人也很陌生，同時蕭在當時頗被世界週報戲劇欄主筆——阿齊爾所器重，由其德意及提拔，於一八八五年蕭乃爲新聞雜誌的批評論者，此後，就脫離了他的窮困生活。

以後的十餘年間，便是他的戲劇、音樂、繪畫、文藝的批評時

代他的明銳的作風，掀動了當時的論壇不少。當這時期，他當了許多大報的記者，盡力鼓舞新劇運動，並寫了易卜生主義的精髓和戲劇評論集兩部。

在這篇戲劇評論集中，主要的是批評莎士比亞及易卜生兩人。對於莎士比亞，貶責不遺餘力，對易卜生則褒揚有加。他所根據的理由，是以思想的有無為論斷，他說：『易卜生是有思想的，莎士比亞則無。凡是依利沙伯朝的詩人，只有表現，他們的表現雖然是偉大，但是論到內容的思想，則卻是感到貧弱和缺乏。』（由這點而論，他以為翻譯莎士比亞，不但是很困難，而且是最無利益的。）他並且說莎士比亞的所以受人尊崇的，是因為莎士比亞所表現的，是一種『浪漫的無意義』（*Romantic nonsense*）的趣味的緣故；反是他對易卜生的批評，則謂易卜生是卓越的偉大的思想家，而其偉大性，是在把近代人對於知識的壓迫之痛苦，以寫實的文筆，描述出來，而對這虛偽感濁的時代之道德武器，則大加抨擊。他所寫的易卜生主義的精髓一篇，就是讚揚易卜生在近代文學史上之預言的功績。

在一八九五年又發表了藝術的健全，在一八九八年發表了完全的瓦格納派。

自一八九二年後，可算是他的作劇時代了。

作劇的生活

在做戲劇批評記者的時代，蕭受易氏的影響很大，由此乃感悟到戲劇是比演講更來得好的一種宣傳他社會主義的武器。於是充分地鍛鍊他的作劇思想，並切實地研究其方法。

這時，在英國沒有一家劇院上演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劇本。祇有格連所創辦的獨立戲院例外，但沒有甚麼一等的社會劇好上演。那時熾熱地具着改良戲劇為已任的蕭對獨立戲院的報舉，很表贊同，所以一盪格連的熱心熱意，就自己動手來作劇，勇往直前發揮他的天才了。

一八九二年蕭發表了他的五幕處女劇『鯨夫之家』（*Widow's House*）該劇取材於法國，劇情是說一個陋屋的業主，歷來怎樣積蓄而成巨富的情形，依戲劇的進展，暴露其貪婪殘酷的真相。所以看了這劇情，自然可明瞭該時代的社會組織實情，尤其是將富裕階級的惡德儘量暴露出來。

這劇在獨立戲院公演後，引起了一般人士的激動，在英國保守的社會中，投了一個很大的波紋。於是有的稱讚他，有的辱罵他，總之，蕭的聲名因之大著。但不久，當局認為該劇有傷風化，所以即禁止上演。

翌年，又寫了諷刺當時似是而非的『易卜生主義』者的好漢者（*Philanderer*），以及描寫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怎樣壓迫弱小女性，走為賣笑生活的華倫夫人的職業（*Mrs. War*

ren's Profession) 但前者格連認為不宜上演，後者被當局禁止，所以都不曾搬上舞台，直至三十年後，始在倫敦上演，博得各方的好評。

後來他綜合了以上的三篇，編成一部總稱為『不快意的戲劇』。因該三篇題材都是暴露現實的醜惡的緣故。

一八九四年後，所寫的戲劇，對於劇場與觀眾的要求，稍稍讓步了一些，不像以前一樣一味只想宣傳了。而且也不是怎樣激烈地暴露現實，而是輕快地攻擊『維多利亞』時代的戀愛觀與父子關係等，所以稱為『快意的戲劇』。

這時他在戲劇界裏佔着確實穩固的地位，但對社會主義的宣傳，仍不放鬆。

一九〇〇年發刊了『爲清教徒而作的三劇』。這許多劇起初都不受甚麼歡迎，不久都博得很大的名譽，世界各國都有了它的譯本，巴加在倫敦上演他的劇至七百次之多。

一九〇三年出版了他最偉大的傑作，是他思想哲學的代表作品，超人 (Man and Superman)。這劇是在打破戀愛迷夢，而促進人們對於『種』的保存要覺醒的。這作品發表後，轟動了整個劇壇，使天下人士的耳目爲之一新。一九〇四年在倫敦上演博得了空前的聲譽，在世界劇壇上，也博得最大的稱讚，一年中，他從英美二國所得的版權稅，共有五萬元之多。

人與超人成功之後，蕭的作品，都是隨寫隨出版，一年中至少有一部劇本或其他的作品發表，直至一九一四年爲止。

歐戰爆發後，他又忙於宣傳，因他是一個反帝國的作家，所以竟敢然提倡非戰論。一部分的人，對於他極表示反感，同時來看他的劇的都是些沒甚麼智識的人，不能瞭解他含有理智的社會劇。因此他的劇也受了影響，於是風靡一時的蕭伯納時代，竟也沈寂下來，但他卻不以爲意，不稍畏却活動愈烈，工作加緊，很巧妙地搜集了關於戰爭的材料，寫成了多篇的獨幕劇及關於戰爭的劇，其中奧古斯都，都盡其責任 (Augustus does His Bit) 和心碎的家 (The heart break home) 得稱爲人與超人後之傑作。

自是以後，蕭又得了很大的鼓勵，於一九二一年發表了他第二部的思想傑作，研究長生不死和敘述人類歷史的工作——千歲人 (Back to Methusalem)。由五個故事聯成，時間自紀元前四〇〇〇年，人類在樂園中起，一直至紀元後一九二〇年止。人類在這樣的悠久歲月，到底能創造些什麼來。翌年又發表了以易氏統系思想爲標榜的戲劇——聖佐安 (Saint Joan)。出版後，『聖約翰』復活的聲，聳起於各劇壇。戲劇界的『蕭伯納時代』又復活起來了。

一九二五年他把諾貝爾文學獎金，捐給了瑞典貧苦作家，

一九二六年，德國駐英大使代表德國國民，加倍慶祝他的七十五壽辰，由此可見他的聲名在國外之盛於一時了。一九二九年，又發表了一篇劇，名叫蘋果車（*The apple cart*）是寫他老年的心境，也是他理想政治的表現。以後他又做了幾篇不十分高妙的喜劇，一九三一年，不畏跋涉訪問蘇俄。一九三二年，上演他的近作矛盾（*Free truth to be good*）博得至大的歡迎。一九三三年他錯過遊世界的機會，也踏入了東方神祕之古國——中國。現在他踽踽處於老境，但非但不見衰頹，而且愈趨革命化了。

他的劇都是對因襲傳統的反抗和對浪漫這東西的挑戰，以偶像破壞者的態度一貫始終。

他的寫劇，隨時隨地不吝惜他的才智，在書室中替人畫像時，在倫敦公園的椅子上，在會議室中，在音樂的會客室中，他都寫成了劇。凡是他的足跡所到之處，無處不可寫劇。所以他同在藝術氛圍之中所胎育出來的作品，大相異趣。

蕭蕭的性啟和作風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蕭蕭是持有一種有異彩的天才。他是一個難於解釋，難於分類的亨德生說得好，他說：「蕭是個法朗士，而無法氏的懷疑主義；他是個托爾斯泰而無托氏的自私和反

省；他是個福祿特爾，而無福氏如猴的詭譎，他是個斯惠夫特，而無斯氏的粗鄙和唯覺主義。」他是個說不悞的人，總之他是個幻想得着自由，有通事實的權力，有雄力的勤勞，有敏銳的機智，有充分的想像，他從窮困迫害中打開一條路。

因為他是個善變多幻的人，對他的性格無論怎樣認真來描寫，總也不完全，不精確，限於局部方面。「知我者莫若我」還是從他的自由中去看他的性格表現吧。

在他的自由中，最緊要的，他曾說：「笑話即是真話，真話即是笑話。」在這裏所可看出他的性格表現得最顯著的，莫若「幽默性」。

這幽默是他的天才，這種論調是很深刻的，是使人深入一種哲學的人生態度，決不是淺薄的冷諷及熱嘲，在滑稽之中每有至理；現在且把他論君子和小人來做證：

「小孩子出來，他的吃、穿、享用，都是由社會賒賬。及至小孩長大，對社會，自然欠了一筆債；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自然要開一張賬單給他，小孩既然長成成了工人，就得掙得一筆基金，一面還他幼年的賬，一面留儲日後告退養老的費用。如果成年人在社會所做的工作，只能付賬，他便是個「小人」；如果他能超過這個標準，還債以外，尚有建樹造益社會，他便是一位「君子」。」

關於金錢，他說

「愛銀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關於歐戰，他說：

「在大戰時，英國的士兵同德國的士兵倒沒什麼惡感，從沒有吵過嘴。在戰場上相見時，也不過拿起刺刀，你不殺我，我不殺你就完事；但英人卻痛恨法人，法人又痛恨美人，到歐戰結束，這聯軍的惡感，達到極點了。」

他環遊世界，路過星加坡，同當地的記者對話：

記者：「先生有沒有辦法可解決中日戰事？」

蕭：「中國已有許多軍政機關，又有許多司令……」
有一次，蕭受着一個美貌馳名於歐美的女伶糾纏，她說：

「假如我和你結了婚，生出來的孩子，面貌像我，而頭腦像你，你想那孩子豈不是才貌雙全的人嗎？」

「萬一頭腦像你，面貌像我，那豈是不得了！」

當他在滬孫夫人宅集會時，餐後大家到花園中，那時清亮的陽光，由黑雲間放出，正射在蕭的白髮蒼髯的長臉，那時來賓中有一人說：

「蕭先生，你福氣很大，可以在上海看見太陽。」

這位機智幽默的蕭，隨口回答說：

「不，這是太陽的福氣，可以在上海看見蕭伯納。」

他最喜自捧自讚，好奇立異，有一次一個美國太太很有禮貌的對他說：

「蕭先生！久仰大名。」

「你久仰我的，究竟是那一個大名？因為我的大名有七個。」

他自己承認他有七種名譽，哲學家，小說家，社會學家，批評家，政治家，戲劇家和宗教家。

他游蘇聯時，同一個蘇俄小姑娘玩了好久，臨別時說：

「你去告訴母親，今天和你玩的是世界聞名的蕭伯納。」
他環遊世界，道經香港，對路透社記者說：

「你很不像中國人，中國報界竟沒有一個人來歡迎我，難道他們幼稚得連我都不知道了嗎？」

有時他更有極端方法來表示自尊自捧，於泛平社活動時，有一次同海門特倫辯論，他忽地站起來說：

「馬克思主義死得像羊肉了，殺死他的，便是我——蕭伯納。」

蕭為人吝嗇，關於諾貝爾文學獎金捐給瑞典作家事，他說：「從貧窮那裏騙過來一筆錢，再取一些還給他們，是為解嘲呢，還是為贖罪？還是為了一面可以窮奢極慾，一面可以享受慈善家的美名？」

蕭是一個專愛說出或做出人家意料不到的事。

他本來是個重理智的人，有時幾乎變成一個無感情的人。他以為在講戀愛的人是沒有理智的，因此他覺得愛情是一件可笑的事，在他的劇中深深的表現着。但事實上，蕭並不是一個不懂愛情的呆木兒，只要看他的結婚史及寫給愛麗露梨的情書，我們可知道他的一切理論，都是好寄立異的表現。

他的性格，常有矛盾，例如他痛罵美國到無容身之地，他說：『我讚美美國是一個鄉下老的國家。我曾下一個界說：百分之九十的美國人是白癡。』

可是在環遊旅行時，道經舊金山，親身到那百分之九十是白癡的國土上。同時向拜訪他的記者們稱揚一番，最後一句是：『諸君都是世界上最非常兒！』

他來滬時，孫夫人親自登輪拜訪。蕭說：『過滬本意登岸，僅欲一唔孫夫人，今既得見，便欲留船休息。』繼謂：『苟能避免喧煩，亦願登岸一行。』數分鐘內，言辭有這樣的變化，他的矛盾性格就可窺見一般了。

講到他的性格，却是意志堅強，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試觀他一生生活的開展，也就是一部立身的奮鬥史了。

他的精神不但沒隨年齡而老朽，還且時常有返童的現象，他仍是很健壯的！——筆健，體健身健，好的劇本仍源源產生。真

是老當益壯，勝人一籌。

上面的性情雖不是他的全豹，但其中的幽默，諷刺，確實是他的性格上最大的特色。他是最富於機智及 Pardon 之人，站在進化的立場上來觀察人生及事物，把所得的結論以極機智極 Pardon 的諷刺表現出來，根據易氏的：『我只要真理，我不怕勢力，真理決不會令人失望的』和『多數黨是錯的，少數黨是對的』如把這種信條演繹出來：

一、向來多數人們認為是對的，他認為不對。

二、向來多數人認為錯的，他認為是對的。

例如關於戀愛，一般人都信是男人追逐女人，而他在人與起人中偏說是女人追逐男人，關於兄弟關係，大家都稱為至親骨肉，而對於朋友只是萍水相逢，但他卻說：『朋友最好，可以永遠往還，父母兄弟不是由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非離開不可』他的諷刺對像可分成二大類：

一、是對於事物本身的諷刺。例如對不健全的經濟組織，不合理的社會組織。

二、對於普通人所抱的見解的錯誤，例如對戀愛，英雄，對普通人所抱的浪漫觀念。

對事物本身的諷刺，最為厲害。因為他是懷疑一切文明，一切文化的人。

在鯢夫之家中，他諷刺了感傷的人道主義者，同時還諷刺一事——即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的財產，都是不義的，都是榨取普羅列塔利亞血汗而來的。照良心去行事，那只有俄死巴拉少拔中他諷刺了救世軍動輒以天堂地獄來勸人爲善去惡的做法，這是勞而無功的。要真實救濟貧人，只有一法而已，那只有每月給以充分的生活費，使他們都有衛生的居住，和有保障的職業，貧窮自然而然的泯滅了。又痛切地諷刺來解剖現代資本主義，怎樣毒害了一切社會制度，怎樣毒壞了個人的靈魂，更暗示屬於智識階級——法律家、醫生、文學者、教授、藝術家、政治家等，都是平民的敵人。又毫不躊躇的說：「貧窮是一切罪惡之淵源。」

以上是對事物本身之諷刺的幾個例，到處在他作品洋溢着。以下再看他以「偶像破壞者」的態度來對普通的人對事物所抱見解的諷刺。

關於「戰爭」及「軍人」一般人都以爲戰爭是非常勇敢的事，軍人是非常榮耀的人。但他卻說：「勇敢」不過是「肉體的激發」和「畏死自衛」的混合品。戰爭完全和普通商場做買賣一樣，不過是理性及論理計算的問題，「軍人」也不過是一個做伴兒罷了。

戰爭決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是懦夫的一種技術——不

外乎敵弱衝過去，敵強向後開步走罷了。所謂「藝術」所謂「軍人」，也不過是懦夫的一種。

蕭和社會主義

蕭的批評文明，其思想根據在於社會主義，寫劇也不過是宣傳他的社會主義，所以他是個「社會主義作劇家。」

他自稱研究馬克思主義，遠在列寧之前，史太林也對他稱自己是馬克思的後生小子。他的信仰社會主義是在一八八二年受了亨利·喬治的演講後，又讀了喬治的許多著作和馬克思的資本論，而成爲一個確切地社會主義信仰者。英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所以激揚也全是他的功勞，在英國無疑地他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元勳。

一八八四年他把全部精神提供於社會主義的工作。他加入了「泛平社。」

蕭自入社後，對社員的徵求，力求質的精選，而不贊成量的濫增，此爲對社務發展之一大原因。在社中他同韋勒分工合作，蕭專任對外的宣傳運動，韋任對內的團結活動。二人各憑特長，補益各人所短，於是蕭的活動益見加倍突進了。

蕭自和韋勒雙壁後，以他們二人爲中心，組織了很多的名人，於是社務日見進展。他們都以冷靜的學究態度及新銳的批

許的精神，細心研究，遂以『偶像破壞者』的態度，和疑問時代的精神來指導着一切。於是他對於歷來社會主義的學說漸漸懷疑起來。結果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背叛了歐溫的温情主義，產生了他們的『泛平主義』。

關於泛平主義，蕭在『泛平論』文集序中寫着『泛平主義』同馬克思主義根本不同之點。

和馬克思主義不同之點，消極的——『泛平主義』完全反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勞動價值論』。

二、積極的——『泛平主義』主張天演的進化，徐漸的改革。合作的經濟，憲法治國，注重時代的需要，而不必遵守古板傳統的信條。

『泛平主義』的根本要點，大都和蕭的社會主義，沒有多大出入。現在且來看蕭的社會主義的要點。他是視社會上各人的收入不平等，爲一切政治，經濟，法律等等的社會平衡發生的因源。他對這一點，以爲一切『生產』及『交換手段』都由社會公衆管理，而把總收入平均分配於社會衆人，爲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本辦法。

關於社會主義的將來，他說：『我相信社會主義，早晚必會普遍地實行於世界各國。雖各國之革命手段及步驟，容有不同

然其終點，仍趨於一途，而成爲一水平線。』

一般的社會主義者，都視金錢爲社會萬惡的根源；但蕭有他特殊的表現：『經濟是利人人生的最好技術，愛好金錢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在巴巴拉少校中他論得極其透澈，他說：

『金錢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東西，「財富」是代表康健，體力，信義，慷慨，羨慕；在不合理的社會中，一部分人，求之不得，一部分人，任意揮霍，金錢才變了禍害。「貧窮」是代表疾病，懦弱，恥辱，卑鄙，醜陋，這是我們所應攻擊的。』

他是個富庶的社會主義者，每年收入約有八九萬元。他說：『我沒工夫花錢，錢的功用，只是使我得到安全，不受經濟壓迫罷了。假使社會能替我做到這一件，我把我的錢財，都出窗外去。』

一般的社會主義者所稱的社會問題，偏重於經濟及婦女二項，現在再來看他的女性觀。

鯉夫之家裏的女性，有蘭許，是一個動了火，開手勒着女僕的項頸，扯着女僕頭髮的潑辣女人。其次，在蘭倫夫人的職業中，的女性叫薇薇，是一位好學的姑娘。在她的眼光中，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受着金錢所支配，所以女性豈非有着『現實』的大勇敢心，和澈底的覺悟，是斷不能和男性一樣，站在生存競爭的

同一職業的。據蕭的意見她是向新生活，建設途上的女性之新聲。

對於女性之解放，他不但以為須要具有上述的勇敢精神及經濟觀念，並且說，爲要使女權提高，女性本身非具有一種將近無情的理智不可，在好逸者中出現的女性，都是以提高女性爲稱頭的『易卜生俱樂部』的會員，要具有『不像女人』的資格，始得入會爲會員，尤其是急進黨的西爾維亞這個女性，即使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也不掉一滴眼淚。

他雖獎勵女性經濟獨立，但對不事正業的婦女，他是極端反對的。他說：

『在蘇聯，我見慣了各種努力於正業的婦女，以自己的工作來供養自己。但是我過倫敦時，又看見粉黛妖嬈的女人——打扮給人家看的女人，嗚！我幾乎要喊巡警！』

但他的女性觀同他的金錢觀一樣，含有特殊的見解：尤對家庭中的女性，他是有特別要求的。在香港時曾對記者說：

『家庭中的女性，是一種奴隸，家庭中的男性是專制者，於是女性愈愛跳出家庭，男性則愈愛壓居在家裏。』

事實上，他對女性並不怎麼盲目的尊敬。在滬赴滬『會』時，向男女賓客說：

『我向諸位先生們告辭了！』

他把幾位太太小姐忘掉了。又他來華時，曾對人說：

『我本來不甚喜旅行，因爲旅行，除和女人同伴而外，是極無味的。』

可見他的尊重女性，是有特別作用的，有蕭程度的——他理想中的婦人，便是能招待男人，而且又能讓男人自由工作，自由行動的女性。

總之，蕭的女性觀同金錢論一樣，同是異乎別的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帶有特殊色彩的。

社會評論(一)

蕭既是一個富於機智，富於 Caricature 的諷刺家，所以他的言論涉及社會各方面。在這裏且來看看他對於社會各種問題主張是怎樣？他對人類社會根本問題——『文明』的批評說：

『近代人類所努力而成的文明不是『生』之力，而是破壞，——『死』之力。』

在人與超人中他借了惡魔的口舌說：

『倫敦有一個工人死了，他剩下子女七人，和十七磅錢。而他的妻，卻把這些錢，全部用在他丈夫的喪事上，她帶着子女，走進養育院去，對於活的子女，她連半個錢也不留下。這樣不願生

者，而傾盡家財，把全方去替死者行事，便是近代文明的象徵。
惡魔又說：

「人類在關於『生』的技術方面，並沒甚麼發明，可是關於死的技術方面，則人類簡直勝過大自然。一旦過要殺戮時，其所用的機械真够精巧；我會看見拙劣的打字機，重架的火車頭，沒意思的自轉車，但這些東西，拿來和機關鎗，潛水艇等比較一下，那簡直是玩具。」

他痛罵文明國的人都是可憐蟲。他漫遊世界，回到倫敦的感想是——住在非文明國裏的人是很安適，舒快。

現在再談我們來看他的「自由論」。他是個極端的自由論者，人家認為這樣，而蕭伯認爲那樣。像美國那樣的地方，大家都認爲是最自由的國家了，但他偏說是「不自由的鄉下老的國家。」他不願到美國去的理由是：

「美國是最無個人自由，人人都是奴隸的地方。」

關於英國及其他各國的自由制度或言論自由的批評，都是句句中肯的。關於英國，他說：

「不列顛給印度人一種用陪審官的自由審判，可是陪審官赦免了罪犯，裁判官却可以不實行判決，仍判送入獄，這便叫做不列顛的自由制度。」

關於日本的言論自由問題，他笑着說：

「在日本，言論自由這一點，好似比意大利較爲尊重。然而意大利在捧喝主義的統治下，那裏有什麼自由可言，而蕭伯故意拿意大利來相比，真意何在，可不用再加以說明了。」

各國中，他說只有蘇俄，可說是言論自由的。

「如果僅僅少數人，可以有權說幾句話，這不是言論自由。真正有價值的談論自由應當是在工人農夫受傷時，有喊痛的自由，和要求改良那些傷害他們條件的自由，這便是蘇俄所有的自由。」

他的品評人物，也和普通人的觀察不同，有他特殊的見解。用他的「偶像破壞者」的態度來批評的，——就是先把他們看不起，然後盡力吹毛求疵，凡經過他所批評過的自來稱爲英雄偉人的人物，都變成了另一種東西出來。

設舉幾個例：

馬克思

他雖是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然而並不是經濟學家，何以呢？因爲他以經濟爲武器，來對抗敵人的原故，他的價值論是一種不難攻破的認見。

史太林

他是個美男子，有一種軍人氣概，嚴整的制服不加裝飾，上鈕扣直到喉際，軍裝的鈕扣上用布罩着，往下一看，稍微胖點，

很像一個主教。他最容許人家說話，當你說話時他只會聽着，待你說完後，他很謙遜的說：『你若是不反對，我願說幾句話。』然後才說出他所要說的話。他不甚注重理論，而是個重實際的人。凡是成功的計劃，他叫做『馬克思主義。』他是個國家主義者，一個機會主義者，所謂機會主義是指他在星期一試驗一種計劃，假使不行，星期三再試一種。他注重目的，爲要達到目的，他是不擇手段的，結果是成功了。

高爾基

他是一個瘦的老者，一個作家，他所有的器具都在窗裏，和他的書裏。

甘地

他的『非武力』、『無抵抗』主義是不對的。他說：『凡可稱爲『人』的東西，即使他所有的武器全被剝奪淨盡，但這個稱爲『人』的東西，如決定要抵抗的話，無論條件怎樣壞都可以抵抗的——因爲我們的兩拳還可抵抗一切……』

羅斯福

他就職時的勇氣和威勢，實在是壯嚴極了！但是，結局，和前任總統胡佛一樣，也許是不配做什麼事。

希特勒

德國人民正在試察他，正如美國人試察羅斯福一樣。四年

內，我將可告訴大家關於他們的事情。但是各國的專權者都是一樣的東西，沒有他們是不行的。

教育論

對於學校教育他始終沒有好感。他說過：

『世間的兒童，凡是得稱爲愛學校的好學生，都是那些受父母比怕師長厲害的兒童，以我自身而論，爲要保全我的腦筋的機能，總是把一本小說放在地理書下面實行偷看。』

他憎恨學校，是因爲當時的學校除了教『拉丁文』和『希臘文』外，其他的學問是不教的。

講到『牛津』和『劍橋』是英國最有名的大學，但是這兩個大學是最貴族的資本主義的學校，所以遭排斥得最爲厲害。他在英國許多的大學裏都會演講過，但卻拒絕了該兩校的聘請。他堅持他的主張這種大學是過時的，不值得保存的。他說：『對付這種無可尊敬的學校……不管他們的建築怎樣美麗……惟一的方法就是將牠們剷平，而在基礎上面，蓋上鹽粒。』

所謂撒鹽粒，是英人用以圖邪的一種習慣。

『文化所需要的，是創造精神……所以大學學生，不要死記着大學課本上所得到的學問，而要把學問的精髓終身實行。所以應該時時和師長責難，更進一層探求各師長所不同之點。』

則真義自見，求學之道，在善用組織法，以求真學問的眞價值。」

宗教觀

當他十四歲時，聽了美國著名牧師的傳教他大呼道：

「他們所說的若是基督教義，那末我是無神論者了。」

他寫了一封反教公開信，力主無神論，當時他和傳教師的對話是這樣的：

傳教師：既然有宇宙，當然有一個創造宇宙的人。

蕭：「既然有一個創造宇宙的人，當然另有一個人創造這

造宇宙的人。」

他不信有個上帝的存在，即使他承認有「上帝」這回事

他也以爲上帝不祇限於「一個」也不相上帝是完全的，所以

他說：

「世上祇有一位上帝，這是耶穌教徒騙人的話。人類自存以以來，不知過了多少上帝，而且所謂上帝又是後來居上，一個比一個強，但直到現在，總沒有一個上帝是完全無缺的。」

有一次，當他在羣衆面前演講宗教問題時，他大聲說：

「請你們互相環視一下，想一想，假若上帝有能力把你們

造好一點，他會讓你們是這個樣子嗎？」

他很大胆地稱耶穌是革命理想家，是共產公妻主義的始

創。他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把耶穌的教訓下了一種新解釋，概括

了四條，其第二條是：

「廢除產業，併入公家。你的工作應全脫離酬勞的關係。如

果你讓着一個小孩挨餓，便是讓上帝挨餓。撇開了一切關於明

天衣食的計慮，因爲你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上帝與財神。

第四條是：

「廢除你的家庭牽累。凡天下的母親，都是你的母親，天下

的人，都是你的同胞兄弟。不要爲了喪事而荒費光陰；注重生，不

要注重死。海中的魚同灘上的魚一樣好。天國是在你內心，而在

天國中，是沒有嫁娶的，因爲你一生不能服事兩人——上帝和

你所嫁娶的人。」

蕭對耶穌的觀察是這樣的清楚，對上帝的概念又是那樣

澈底，所以蕭的宗教觀，是不信有萬能的神，而認所謂神——只

是盲目衝動的力，量不斷的走着錯路而向前。這就是「創造進

化」的一種了。

非戰論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時，蕭即激烈反對戰爭，堅決地保持

他的理智的冷靜態度，大聲呼說：

「戰爭要把人類帶回到野蠻的境地，黷武主義者，是強迫

人民納多量的稅，好去增進殘殺的效能；結果，只有文明的毀滅。」

另一面，他看到了歐洲民衆，受着饑饉瘟疫和兵禍，還被強迫到前線去參加殺戮犧牲在鎗林彈雨中。因而表示無限的同情及悲憤，雖在四面楚歌中，始終爲正義人道，而反對戰爭，他搜集了許多材料做了三篇劇本來諷刺戰爭，有許多戴着談話面具惡毒的句子：

『這是救濟文明的戰爭！這是終止一切戰爭的戰爭！』
對於防止戰爭，他說：

『必須各國真下了生存的和平的決心才可。因爲人民不需要戰爭。國際聯盟中有一個「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假如世界上智識分子，能够利用這個機關，大家聯合起來，反對戰爭也許比另外組織一個會議來得有效。』

在日本時，他對當時陸軍大臣荒木貞夫說：

『昔時的戰爭和現代的戰爭，比較起來，昔時僅是殺掉男子，現在則連女子也要受殺戮，這實在是殘酷的。若是把男子殺存三個，則藉這個三個男子，尚可蕃殖許多子孫，創造第二代之世界，反是，把女子殺掉，則國家便要滅亡了。』

這話也是話中有因的。

在日本又對別人說：

『近代的戰爭和往時的戰爭，差得很厲害；即使戰勝了，國家，結局，也是碰到裂自殺一樣的結果……近代的戰爭，是以

空中戰爭爲主，所以受飛機炸死的女子，比較在戰場死的男子還多。』

政治論

蕭對政治的根本思想，是主張『共和』而不信『民主』。所以他對英國的議會政治——黨治，表示反對，他說：

『英國的議會政治，是妨害統制國家的東西，議會是阻止國家的有責任的有效的支配者的統治，好像教會滅壞教會一般。』

自然他也是反對黨治的。

『譬如：在英國議會中，國家大事，由甲黨包辦，同時另有乙黨公然在破壞，鬧到甲黨失勢，乙黨當權時，甲黨又在那裏破壞。如此反叛，終無了期，這種政治制度，實是可笑。』

他更刺諷說：

『議會祇是“Talking shop”，在議會中，一般政客們，只會放言說大話，而不求實際。黨治制度，卻是掩飾政治家們弊病的最好妙法。』

他以爲替代議會政治的最好政治制度是專制政治：

『當然是要有負責任的政治組織。例如對羅素里尼的專制政治組織，或是像『盤維埃』的專制政治組織，十二分研究而在適應各國的國體和國情的有責任的政治家支配下，而行

使專制政治這種政治最能，是最好的。」

社會評論(二)

蕭是個新興階級的擁護者，反帝國主義的作家；所以對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是極表同情的。

在印度時，印度記者詢問關於印度之事，他直截爽快他說：

「印度問題，在我看來是個極爲明瞭的事——印度不是在英國領土中擁有最多人民和土地嗎？所以不久，英國對它會發生討厭，那時英國一定對印度人說請你們大家隨便獨立，就這樣做去罷。」

這話傳出後，印度總督便給了他一個警告：

「你還是研究你的文學，不要干涉印度政治，胡亂瞎說！」

他批評香港說：

「香港是一可罵的地方。」

在香港時，記者問他到菲島時是否會發生踏到美國的感想？他說：

「奇怪！律賓怎樣說是美國？試想美國豈不是表示討厭，極力設法使其獨立？」

所以，他是認定殖民地的獨立爲最合理的。

談愛爾蘭

蕭對於他的生地——愛爾蘭的態度，也是主張脫離英國爲最合理的。他說：

「愛爾蘭人的民族運動，使英國會除討論愛爾蘭問題外，無暇兼顧者，凡三十年。雖然在國會裏面，亦樂得的了……英國今後，或有向愛爾蘭要求獨立的一天。英國所有領土的廣大，實已超過本身，在起先，是狗搖尾巴，尾巴長得太大的時候，尾巴將搖狗，那時狗也將求去之不得了。」

他雖主張愛爾蘭獨立，但對獨立黨領袖瓦雷拉所採的政治步驟，表示反對說：

「瓦雷拉鬧了半天，並沒弄好什麼，不過或許是因爲愛爾蘭政治制度的不良，——舉出五十個人來治理國家，又另選出五十個人來制止這五十個人的運動，叫他們不能實施他們的政策。」

照他的政治理想，對愛爾蘭的獨立政治，也是希望一種專制的有責任的政治。

評美國

蕭受國外的尊崇，在本國好得多，尤其是美國，是最受崇敬的。可是他對美國和美國人是看不起的。

他批評美國說：

「美國人是沒有採取共產主義勇氣的，只敢想着技術統

活 (Vedimourner) [Ayer]

『美國人是不留意到自己國家官吏的資格的。』

他的更刻薄的批評是：

『美國人常自譽爲百分之百的美國人，我當下一個界說

——百分之百的美國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白癡。』

一般人都承認美國是世界中最重自由之國而他卻譏笑

說：

『美國是最無個人的自由，人人都是奴隸的地方。』

有人會問他，對美國的開放酒禁，有甚麼意見？

『你們美國人』是一個嗜酒的民族，因爲你們乃是一

個痛苦的民族。一個病人受手術時，要用麻醉劑，但是你們人烟

稠密的許多都會中，一個人因勞動時間過度而得病，他只有傾

飲酒精了。』

蘇俄觀

蕭對蘇俄竭盡讚美，言人所不敢言。他說：

『俄人是個偉大的民族。懂曉藝術。』又說：

『蘇俄年來，內部現象，無論精神上或物質上，都有良好與

充分的表現。然而現在各文明國，應該研究蘇俄憲法；在其憲法

中，有許多點，被各國漠視。』

且勸世界各國，須倣效蘇俄去改革，他說：

『蘇俄有這樣規模的進行，不僅是他，自身能得了極好的利益，獲得了美滿成功；即在其他各國，也可作爲借鏡，取彼所長，摹倣而實行。』

他稱蘇俄革命之成功，是由於『帝俄時代』對政治犯的

待遇太苛刻所造成的。因爲那時候，把政治犯都驅逐到冰雪荒

原的西伯利亞去；這適給予他們研究組織的機會。在滬時，『

俄報』記者問蕭說他離俄境時紛亂不堪，並不像蕭所稱揚的

那麼好。他便斷然的告訴他：

『你所說的實在是你離俄時一九二二年所見到的。倘使

你此時回國去一觀察——假使你今日返國後，而仍能逃出來

的話——你就一定會知道，今日情形的佳妙了！』

有一次，美國的記者，對蕭問蘇聯有什麼缺點，他說：

『蘇俄當然還殘留一些缺點，跑到別國去，不是去找缺點，

而是去找優點的，如果要找缺點，跨出大門，就滿眼都是，何必遠

遑的跑到蘇俄去呢？』

對於各資本主義國家所極力宣傳的蘇俄的強權工作爲

違反人道的事，他辯解說：

『我願意歐美都有這種非人道的現象發生，否則，那成千

幾萬的失業工人，要餓死了。』

他對蘇俄說諷刺話是很少的，不過也有一鱗半爪：

「我在莫斯科時，他們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他們舉行一次賽馬表示對我的敬意……在賽馬前，我對他們說，現在他們既然取消了商業競爭，恐怕賽時，祇可有一匹馬！」

這是諷刺蘇俄社會革命程序中，當把辦不到的事，硬欲做去，反而招到矛盾現象——就是說：做事過走於理想，是不可能的。

中國觀

蕭的對於中國的知識，其程度不出一般歐西例，也受着馬可李羅的洗禮的。談到滿洲問題，他問傅儀是怎樣一個人，他自己只有從傅儀的教師——莊正頓，聽見一點。他自己也老老實實承認他對中國事情的無知——在上海他對記者說：

「滿洲問題，我無談說資格，英人現在算得起對東方問題有研究的，恐怕祇有李頓一個人了罷；但是我只看了二章李頓報告書，就覺得深奧得不成樣子。」

因為他對中國的歷史和社會情形，太不明瞭，這位機智的聰明人也就不得不採用種種巧妙的護身符來防備人家問他的逆詞。所以每一問題，都被他含糊兩可的談話敷衍過去。如將發見於各報的談話略加整理，有下面數段：

對中國的「文化」說：

「東方和西方都沒有文化，所謂文化都是假冒的。中國今

日乃向西歐搬取許多已失效用，遺害大眾的所謂文化——譬如議會的興起，英國人用來推翻帝王統治及教堂威權，但最後卻不曾推到資本主義之勢力，因為議會本是資本主義操縱的。又如英國的大學，幾乎將個人自由意志，摧殘淨盡，而取陳腐無用的老古董灌注入學生腦中，使他們成一個定型人物。似此種西方文化，中國搬了來有什麼用呢？」

所以他對於做效歐西的教育制度的中國學校，他下了痛切的批評。

「中國人太講究教育，太注重常識，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太多，這般可憐蟲，不知進了大學後，原本就是好人，也將變成白癡。」

對中國人的利己劣根性說：

「在北平的中國富人南遷，好似北平可以放棄一樣，富人的財產不可受絲毫的損失，我不知是什麼道理，是否富人的財產，比北平全市的價格為富嗎？」

又說：

「中國人的奇異特性，對一切外國人是那樣不可思議的客氣和親善，而自己人卻老實不客氣，老是打仗。不知是什麼緣故？或者大約是中國人和一切具有高尚知識的人們一樣，天性是超人類的，因而厭惡人類嗎？」

他不但諷刺着這種鎗口不向外的劣根性，且警告我們說：『如中國允許外國人在國內築了鐵路，則將來一定要受倒於外人。』

他告訴我們的出路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革命，他借了對學生們說的話告訴國內大眾，他說：

『在香港時，曾囑學生革命，但請勿誤會，我並非喜歡學生到街上去毆打警察……但是要打倒那個拿鎗的人，須有組織的計劃。』

關於中國被壓迫民族的出路，他說：

『被壓迫民族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事，中國當然也是中國民族該自己組織起來。並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已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式的封王公。』

在勞動者方面，他說：

『廉價勞工在中國不利，應把他們的工資提高起來。可是要注意，並非每日爲了一「辨士」而掙扎，卻應按照世界標準，要求較高的勞動價值，採用每日四小時工作制度，使有餘暇，來領略我蕭伯納作品的妙趣。』

日本觀

在抱非戰主義的蕭，到日本自然是感覺不快，凡是他對日本所發的言論，都含有深的諷刺。

第一，對於日本國民性，他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又是文化發達的國民，凡對一件事容易發狂，同時也容易冷卻——這種國民，是性質上易忘的國民，英國人這樣，日本人也是這樣。』

他批評大阪的話是這樣的：

『向來所聽見的日本的美，我這次來日，是希望看到的；但踏入大阪後，宛然像來到地獄一般，這種都市可說壞極了！』

對日本都市的總評是這樣：

『看了日本都市，好像英國百年前的都會。』

他對日本藝術雖極欣賞，但也說了一段諷刺話：

『我們都是「美」的奉證者，在世界的另一面，現在正實行殺人罪，而我們竟在這種詩味的氛圍下，可說幸福極了！』

對於日本所稱的『自衛行動』會對日本記者批評過：

『你們這次對中國的戰爭，不必用什麼「武士道」來戰勝中國，單是軍器也可以獲勝了。你們用現代武器攻打他們，假使他們也有，也能用它們要向你們攻打。你們說道一切是『自衛行動』，你們的打，都是『自衛』，那末一切的戰爭都成了自衛了。』

他對多數的日本有爲青年的戰死表示無限同情，對荒木

說：

『關於戰爭這事，在昔以體力爲必要，但是現今——以機械力爲主，所以最好把八九十歲的老頭兒驅到最前線，其次配置五六十歲的老人，還有照年齡之低少，挨次配下就可以了。像我最好把我送到最前線，因爲此後的飛機在地上按着機械便可使其飛動。』

在『日本勞動總同盟』中，他說：

『今日見了諸君，恰似迴避着三十年前的英國勞動運動的關士。』

他這俏皮話，當然是諷刺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落後了。

他到東京時（民國二二年）正值中日兩軍戰事正酣，局勢非常嚴重，所以對中日問題及滿洲事件，也有許多意見發表。

對於中日兩方所取的態度說：

『中日現在的局勢，我不知真相，但日本不向中國宣戰，實在行得其宜。』

對中國惟外力是賴的劣根性，他則笑道：

『中國對中日問題，好似切望外力援助，中國自家屋裏已入賊，自己不去追討，而望人家來替他追討，這未免太便宜了。』

中日兩國所探的態度不同，他則認爲是民族性的差異所致。他說：

『中國人酷愛和平，日本也自稱酷愛和平，日人口中的和

平，是戰爭終止後的和平，中國人的和平，卻是和平中的和平。日本人向國際聯盟聲稱對所謂滿洲國的保護爲應盡之責，對於侵犯熱河爲保護所謂滿洲國的屏障，以保護之名，行侵略之實，自認爲自衛。中國不採不抵抗主義，現已覺得不適用，遂變爲抵抗主義，亦稱抵抗爲自衛。我不知中日兩國之自衛運動，要到何時才能休止？』

在北平他見張學良時，他曾提出一條抗日妙策：

『滿洲的三千萬人民，最好是學愛爾蘭人，個個都做國權主義者，滿洲問題自然便解決了。因這樣一來，日本對滿洲的中國人，每個人要配一個日本兵，日本必定奔命難堪，因爲這辦法是決計做不到的。』

在北平東站對歡迎他的記者說：

『中國過於酷愛和平，反受和平之累，日本過於好戰，亦必吃戰爭之虧。將來中日兩國的结果，一定無異於大戰後的德意志經濟的衰弱，定將不堪設想。』

這是多麼警惕的話語呀！

蕭的中心思想和蕭廉的特色

做一個社會批評家的蕭伯納，對社會各種問題所取的諷刺的態度，和所抱的錯綜廣泛的思想，在前面已討論過了。現在

我們要來看他的『根本思想』或是『人生觀』是怎麼樣的，因為他的心地偉大，因其目的之純正，因其生活之美德與其境界之高遠，所以他有這樣的話：

『合理的人使自己適合於世界，不合理的人使世界適合於自己，所以一切進化，都是由不合理的人推進的。』

只觀了這話，他的『人生哲學』的核點已略可窺見了。到底爲甚麼不合理的人能够這樣有勇氣去做呢？據他的意見，宇宙間有一種『意志力』存在着，世界所以能够進化就是依了『宇宙意志力』的作用的結果。這種『意志力』，他特稱爲『生命力』，關於『生命力』的功用，他說：

『這生命力不但是在希望着結合適配的婚姻，去產生偉大純潔的種族；超人，即在社會上所有教育，民主政體社會主義，都是些表現而最基本的而可能的社會主義，乃是人類血統選擇的社會運動，也就是人類的進化。』

他的意思是以『生命力』爲原動力，不用激烈的共產主義，而用前進的改良方式使人類達到『平均收入』、『平均分配』的大同境地，過着和平安適的生活。

總之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所謂『生命力』，以『生命力』爲他的一切活動根源——這就是他的『人生觀』或『人生哲學』。

他的『生命力』的哲學是說——宇宙間有一種爲人們意志無可如何的『生命力』存在着；這生命力爲欲完成它自身，於是這個『力』，現於人間，把人間推進，使他們做了種種的活動；可是，後來受了人間種種東西所阻害，直到現在，這『生命力』尙不能達到完成它自身的境域。現在大家正在努力工作，以期達到『較高的組織，和較廣較深較強的程度，對自己的意志，和較透明地對自己的理解』那種地步，所以『生命力』已不如以前的僅是一種盲目的『力』了。現在若果『生命力』一旦和最無賴的知識結合，則可產生進化的人間，最後還可產生比現人類更優越的超人世間的人們，如果達到了『超人』程度時，才可見到理想社會的實現。

換句話說：蕭的人生哲學，是專注意於積極的方面，而主張個人的『精神革命』和『心理的改造』。他相信，以『生命力』來推進個人的意志，纔可以把人生從黑暗引導到『光明』之路；而這光明之路，他認爲是人生的幸福，人生的終極。至於他的理想的方法，是在於開發『人類理智』以擴張『生命力』。

蕭的劇是從日常生活中或社會生活中，摘出緊要的問題，把這種的問題在舞台上加以說明，分析，解剖，以說明其根本意義——這就是蕭的劇。

他的戲劇和易氏一樣，以「論議」的形式，貫徹始終。所有登場人物，終是好議論的人。例如結婚，雖然是獨幕劇，但要上演三小時始可完畢，劇中自頭至尾，都以結婚做中心問題，而加以講義，論戰，議論，釋明，對這很少動作而議論多的劇，他用特用的幽默，諧謔，諷刺，發句來加味，使看的人，不但不覺討厭，而感到樂趣津津。

在他的劇中，凡是令人魂飛魄散的甜蜜的戀愛的情景，那些煩情的 *trills*（感動）的場合，是殆不可見，他是故意躲避不給描寫出來。因為陶醉的狀態，或恍惚的境地，都是智力陷於催眠狀態的一種，對於理解劇中重要精神上，是一種阻礙的東西。

因為他是利用戲劇來宣傳他的主張——借了劇中人來解釋他的思想，所以在每篇劇本前寫了很長的序文來解釋他的主張和態度，所以有人說：不知蕭是爲了劇而作序文或是爲了序文而作劇。不但如此，並且還在劇本後面附了後記或註釋之類去解釋他的序文及劇中之不足處。

這樣看來，他的劇與其說是戲劇，不如說是一篇論文或演說辭，或是一段批評。劇中人物，祇是表示着意見的播音機而已。所以就劇的本身講起來也不是人物的結構，而是各個人物意見的結構，因此劇中的故事，不是人物的鬭爭，而是意見的討論。

此外關於舞台指導方面，也寫得特別繁瑣，列如「怒氣勃勃的」、「堅忍不屈地」、「回憶的樣子」、「很當心地察看四周」等類，都是長而多餘的話。

蕭劇的特質，不但在「序文」、「後記」、「註釋」、「舞台指導」的文長，即劇中的對話也很長，而無動作——不過卻充滿了不可企及的機智，被他吸收去了。

總之，蕭的寫劇，是在乎求他主張的解釋，能獲得讀者和觀眾的信仰。

妙人妙語

★最近蕭伯納發表了一篇戰爭評論，不禁引起人怒，有一個人寫信給「新政治家」，罵蕭爲「蠢」。蕭答復道：「如果有人罵我蠢，無論這人對到怎樣，人們一定笑他；如果我罵人蠢，那末無論怎樣不對，人們一定因爲這是蕭伯納說的，覺得總有點道理在內」。

★有一天，高大壯碩的契士頓和瘦長條子的蕭伯納遇在一起，契對蕭說：「見到你，好像英國發生了譏荒」。蕭回道：「見到你，英國的譏荒似乎是你造成的」。

馬相伯先生的生平與思想

叫了一百年要把中國叫醒

最近憂國身殉，客死異域的百歲老人馬相伯先生，他誕生時，恰逢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如今壽終於中華抗戰軍興的時期，可以說是生於憂患死於憂患的一位耆宿，他是中國近百年來外侮內亂的身歷目睹者，南社巨頭柳亞子先生詠稱他是「一老南天身是史」，是最確切不過的了。

馬老先生在活着的時候，常對他的左右說：「我是

在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生的，自從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中國爲禁鴉片和英國打了敗仗，割了香港，我幼時便因國家憂患而感受痛苦。咸豐八年，我國割去黑龍江以北兩百四十萬方里及烏蘇里江以東一百三十萬方里的地方；光緒十六年，英國又割去了西藏哲孟雄一帶；光緒二十一年台灣朝鮮相繼被吞；民國初興，外蒙古獨立，後來東三省又淪亡，……世界上的人民要算我們的同胞最苦了，我是在國家憂患中生，長着，現在我還受他人欺凌，在國難的祖國中活着！唉！我老了，

年高非真福，有何可樂？望可愛的青年們，不忍着中國再被宰割，號召青年同志，一致起來救國。」

這一篇多麼沉痛的言論，不但映照出了中國近百年來政治縮影，同時也可當作馬老先生留給我們這一個大時代青年們的一張遺囑。記得他避難養病諒山時，會很慷慨地對去訪問他的胡愈之先生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把中國叫醒。」馬老先生過去一生，爲國，爲民，爲正義公道，奔走呼號的勞苦精神，都包括在二十幾個字裏面了。

于右任先生在重慶參加慶祝馬老先生百齡盛典中，曾以「百歲青年」展揚他老師一生奮鬥的精神，歷史相老先生所經種種挫折及苦難，真可以給我們後生青年當作處世作事的模範。

從烽火中誕生出來

把時代倒算上去，在一百年前，林則徐在廣東燒鴉片的第二年英國派了一萬五千名海軍侵犯中國海岸

的時候，江蘇省丹陽縣的馬家村裏，有一個小孩子出世了。這個新生的小孩，就是後來年享百齡上壽的中國人瑞馬相伯先生。他誕生於民國紀元前七十二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十八日（公元一八四〇年四月十七日）。過了二個多月後，浙江之舟山及寧波，相繼失守。道光二十二年，英兵佔領上海，攻打鎮江。年方三歲的馬良（相老家名）就跟他父母，全家避難到山裏去。

在幼時，相老就聞到了火藥味，看見了家破人亡的慘景，在他純潔無垢像白紙般的腦中，就印上一幅血淋淋的圖。種下了後來反抗異族侵略者們的愛國熱誠的種子。

清廷和英國講和，簽訂開中外不平等條約先例的江寧條約後，馬家一家都回到城裏去。祇剩相老一人留在鄉下，叫一個鄉下女人做保姆。大戰之後必有大疫，這一年鄉間天花盛行，幼小的相老也染上了此症。經他姊姊的悉心護侍，症候減輕，快將結痂時，忽然重新又發，病勢凶險，呼吸全停。家人已買棺木待殮，相老的父親松巖

公聞訊趕來，抱了他放聲啼哭，捨不得放他入殮，已經昏迷了的相老，忽然像從夢中驚醒，有氣無力說：「阿爹，我不死，我要立功後再死。」果然，這個從死裏逃生的小孩，雖則他日後，屢經世變，飽嘗苦難，卻還做許多大事業哩！

有其母必有其子

中國有一句俗諺叫「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相老幼年連遭兩大災難：鴉片戰爭中嘗到流亡顛沛的痛苦；患染天花，又幾乎殤折，「吉人自有天相」，總算遇凶化吉，留下一條小生命來。

等到相老長成至九歲，全國大雨為災，江河潰決，江南發生大水，鎮江成為澤國，平地積水二三尺，可駛船隻，馬家房屋底層全浸於水中，愛淘氣的相老，覺得十分有趣，好玩得很，爬到樓上，坐在窗口，伸出兩足，洗滌為戲，高興非凡，偶一不慎，元寶翻身跌到水裏去了。

相老母親正在樓上做活，耳聽撲通一聲，回頭不見兒子影子，知道事情不妙，趕到窗口，只見水上起了一團

浪花，說時遲，那時快，她老人家急忙拿了一根竹竿，投到水裏去打撈，乖巧的兒子從水裏伸出兩手，緊緊拉住竹竿，像一條翻江龍，被救脫險。滿身淋漓，弄得像落湯雞，但神色仍不變，而口中喃喃自語：「我吃了很多的水，很多的水。」

相老的母親姓沈，家教素來很嚴，他兒子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不肯放鬆一步。在這種家教嚴格的家庭中生長出來的相老，從小就養成一種嚴肅的克苦觀念，他後來處世接物不肯薄待他人，也從沒對人做出無禮的舉動，這都受他母親的影響的緣故。

他有一個和善的父親，一個哥哥叫達勳，一個姊姊比他大五歲，非常愛護他，相老還有一個最痛愛他的外婆，母親活到九十一歲的高壽，父親活到七十五歲，馬氏一門皆長壽，也可算是一段佳話。

隻身潛到上海讀書

相老年在五六歲時，就入故里書塾讀書，私塾裏的

教師，只教他識字句讀之法。這是中國舊式教育傳統方法，只教讀音，不講字義。一般孩童只像唱山歌似的跟了教師，莫名其妙地咿唔誦讀。這種教法，一點不能啓發思想。相老糊裏糊塗地混過了他的書塾生活。

相老的好奇心及求知慾，是非常強烈的。晚上開空時，總喜歡觀月，他看得發狂了，有一次，跑到外面，在月底下，拚命追月，但是終於徒勞。有一次，他登樓開窗，拿了一根竹竿想去敲月，但落了一個大空！因此就向他師長提出了許多問題，如問：月亮在那裏？月亮是活的嗎？到了每月初三四或四五日，又問爲什麼月亮只有半個了。半個上那兒去了？但不幸得很，他的許多問題，十有八九都遭受師長呵斥，或是瞎三話四地回答他。

到了九歲時，家裏另請一位姓陶的老師，教他讀四書五經。這位老師對於四書五經，可說是滾透爛熟，但也不懂教育方法，對於相老仍不發生好的影響，一點益處也沒有。

知識慾極強的相老，有一次老師給他講一篇八股

文時，說那篇清順的八股文，是曾爲嘉慶皇帝所賞識的，就叫他八股文要以此爲楷模。他就好奇地問：「皇帝也懂八股文嗎？」老師大罵道：「胡說，皇帝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何況八股！」相老心裏終不服氣，老感不滿意。因爲當時他對士大夫視爲神聖不可犯的所謂「聖明」天子，也覺得是個平常人，所以才敢有那樣的問題提出來。

相老終覺得在本鄉，不能找到一個可滿足他知識慾望的良師，他常常想溜走到別處，去訪求高師。在某一個冬晚，瞞住了父母，人不知鬼不覺的一個人搭了一隻小船，行了十天，從鎮江到上海來，那時他還十二歲，身邊只帶了幾十個大制錢，到了上海直奔徐家匯天主堂，投入徐匯公學報名讀書，時在咸豐元年（辛亥，公元一八五一）正是徐匯公學創辦後的第二年。

十四歲當學生又當教員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天主教士在徐家匯天主堂創立徐匯公學，最初名聖依納爵公學，民國十六年

後改稱徐匯中學初創的時候只有小學生十二人，第二年，相老入學時，同學已增至三十一人，教員四人，他老師給他取一個學名馬斯臧。教員中有一個意藉教士，華名 吳德菴，見相老聰敏異於他童，對他特別垂青，教他學習自然科學，他對於教學特別有研究興趣，同時還學習西文（法文，拉丁文）成績很好。

馬斯臧初入徐匯公學時，教師問他從前讀國文每天幾行，他說：「十二行。」就教他讀十二行，他只看一遍，便能背誦如流。教師就加到二十四行，再增加到六七十行，他終是毫不在乎地看了一二遍，可以一個字都不錯，很熟地背答出來。

學校方面見馬斯臧的國學很有根底，十四歲時，還在學習西文及自然科學時，請他當助教，教授其他低班的國文及經學，他就一面當學，一面做教員，這樣一來，馬斯臧得到了教書經驗，他的學業比從前更進步而切實了。

馬斯臧在徐匯公學一共讀了八年書，他在最後畢

業期，共獲得文學科及宗教學獎賞二個，卒業後入耶穌會研究哲學神學，隔了十年，他被舉為徐匯公學母校的校長，這時他年三十二歲。

一場重病連字都不識了

馬斯臧在徐匯公學畢業後，就碰着太平天國軍隊開到上海。那是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太平軍攻陷杭州、嘉興、湖州、蘇州、常熟、松江、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會一度駐紮在徐家匯天主堂。馬斯臧目見那個天王，身穿龍袍，頭披紅巾，早晨也行宗教式的禱告禮，他張貼的一幅告示，蓋的印大得竟有一尺長。李秀成住宿一夜，便離開徐家匯，秋毫無犯，紀律很好。

到了第二年，馬斯臧因為聽見蘇州、太倉等處，人民受到戰事的苦難，他便趕到蘇州去救護難民，因為急公忘私，工作瘁勞，生了一場大病。他生的是傷寒重病，僵臥六十天，有四十多天不進飲食，奄奄一息，幾乎死去，他父親聞訊趕到探望，醫生禁止入內，只好站在門旁啜泣。馬

斯臧翁在牀上，微聽見父親的聲音，他神志還清，私下暗想：若使自己不幸病死，老父將何以堪？一轉念間，醫生來診治，見斯臧病勢和昨天大不相同，已有轉機，大為驚奇。後來他告訴別人，他重病得愈，或是爲了他的一片孝心，感格了他崇拜的天主而所獲的保佑。

馬斯臧生了這場重病後，頭髮完全脫光，以前所讀的書統忘掉得乾乾淨淨。約有一年多工夫，拿了書本竟一字不識，待身子恢復健康後，便格外用功讀書，才慢慢兒恢復原狀。那是才二十二歲。

研究數學，張頂上現出數字

馬斯臧天生一個絕頂聰敏的頭腦，但平日研究學問也很用功，原來天下之大，無論是誰，即使是一個大天才，對無論那種學問技能，也須下一番苦工，然後才能有成就，這是千古不變的大原則。

馬斯臧害了一場重病後，幾乎把以前所得的學問一古腦兒都付之東流，因此他更格外用功。後徐匯公學

畢業後，入修道院，一心研究哲學及宗教學，同時對西洋數學，特別努力研究。

到老年時，相老當對人追述他青年時代用功研究學問的情形道：「我研究數學，幾乎發狂，入晚睡覺時，仰視帳頂，都隱約閃灼地現出許多數目字，夢中也發現四處都是數字，於是我始悟韓昌黎所謂：『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實爲篤學之士的甘苦之言！」

他研究數學時，如偶有心得或新發現，常筆之於冊，後來竟積至一百二十多卷，他自己把這些筆記，擬了一個名字，叫做「度數」大全，這許多辛苦的成果，可惜當時沒有保存，所以到後來都散失了。

六四歲海辦震旦學院

馬老先生生於晚清，正是外侮內患煎迫的時代，他見清廷政治腐敗，便絕任途，又見國勢危殆，執政者都是昏愎之徒，而一般青年學子，都埋頭於帖括之學，他便乘

清廷力圖變法自強的當兒，毅然提倡科學，盡瘁於教育事業。那時他已六十四歲，普通的人，活到這近古稀的年齡，早已退居林下，他老先生因愛國心切，有志培養科學人才，便和上海天主教會相商，在徐家匯創立了震旦學院。

震旦學院最初立時的宗旨，首先注重養成譯學人才，相老招收了四方有志新學，而長於國學的士子，其中有不少是科舉出身的，用速成之法，教以英法拉丁文，從事翻譯歐美科學書籍，取其精華，作為借鏡，所以在課程方面共設四科：計語文學，象數學，格物學，及致知學，而以外國語列為必修課程。

震旦學院初辦時，並無學舍，也無基金，是借徐家匯老天文台東邊一幢小樓，當時的景況是非常簡陋而苦難。在馬老先生的臥室外，是七八個高材生共處的自修齋舍，其餘都蜚居樓下。可是學生們的精神都很健旺，馬老先生也不辭辛苦支持這個學校。他雖以六十多歲的老人，白髮蒼蒼，而還自己擔任教授，終日孜孜不倦。他喜

和學生共餐，分批對食，以晤談來審別生徒的性格，從而啓迪教育。每逢星期假日，召集全體學生，作學術討論，或演講時事，耳提面授，循循善誘，學生們得益不淺。

在馬老先生主持之下的震旦學院，除了研究語文科學之外，對於軍訓體育也很注意。每星期上兵式操三課，請法軍官任教授，有時被帶至法國軍營，荷鎗實彈練習打靶。有一次，法軍官教學生們練習武器，有一生汗流露背少休，給馬老先生撞見，他搖鈴召集諸生訓話，聲色俱厲的說：「你們到這裏來求學，都是抱有宏大志願，希望學成後去救國，或為馬志尼，或為俾士麥，現在如此偷懶，豈有像這樣的馬志尼，俾士麥嗎？」學生們聽了都為汗顏，從此沒一個人敢在上兵操課時露出一個倦容了。

慘淡經營 創立復旦公學

馬老先生辦震旦學院後的第三年，因和外藉教士意見不合，他便辭去職務，另覓地址創立復旦公學，時在民國紀元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

先生時年六十六歲。

復旦公學產生時，不但校址無恙，而且缺乏教師，以前發旦學院中有和先生同教的教士，都擔任義務教授，所以雖缺少經費，尚可維持。復旦初立，竭蹶困苦的情形，更達極點，可是他老人家仍抱着百折不撓的精神，發揮他一身道誼情感，使學生們深受感化，共同支持奮鬥，克勝了許多困難的情形，漸漸地形成了一個模範私立大學。

馬老先生自離開徐家匯後，他把校具圖書，先寄頓愛文義路和新閘路的某宅中，後來在吳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吳淞鎮台的舊衙門。他便打電報給他的舊交兩江總督周玉山（馥）圈撥下了七十多畝營地，備建校舍，同時還撥給開辦費一千多兩，又指定借撥吳淞提鎮行轅爲臨時校舍。

等到臨時校舍修葺既竣，規模粗具，恰巧顏惠慶先生介紹李登輝先生去見馬老先生，便禮聘他擔任總教務，在光緒三十一年中秋正式開課。

馬老先生見校中經費困難，對於教員束修籌措爲難，他便自告奮勇，自己擔任教授法文。你們試閉目想一想，一位六十六歲的老人，兀坐在高台上，他鼻端架上一副粗邊的銅框眼鏡，終日口講指劃，不以爲苦，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幅圖畫哩！

復旦開學不久，便遇着辛亥革命，復旦校舍被軍隊佔據，他老先生就帶了全體學生跑到無錫避難，暫借李鴻章祠堂，做校舍。上海光復後，他又把學校搬回上海。到了上海，沒有校舍，他寫呈文給江蘇都督莊，總寬把海格路的李文忠公祠撥給復旦做校舍。

今年復旦大學在重慶北碚舉行二十八年度春季畢業典禮時，馬老先生還寫了一篇訓詞，他寫道：「回憶光緒乙巳之歲，發旦教學，余乃率領菁英，賃屋三間於滬西新閘路，更名復旦，余年既六十六矣。及後代予主持校務者爲李君登輝，計予卸去校務後，今歷二十有九年，今吾校遠涉巴渝，恢復有望，諸生宜各養浩然之氣，勿餒勿驟。論今日吾校之校舍，或稍遜於滬上，以比昔年新閘路

之三室則過之……余年既百歲而私我漢京之意，不讓當年著書者我，其有望於諸生之光復舊物者矣！」

羣衆爭功巧喻平劇紛

馬老先生在七十歲以前專心辦理教育事業，不大干涉國內政治。自民國成立後，他因為袁世凱是他的舊交，經不住再三敦請，就出任總統府高等顧問，並歷任參議院、平政院、平政等職。

馬老先生就一副雄辯的口才，少時對羅馬名賢西塞羅的演說學，也下過很深的研究，獲得了「中國第一大演說家」的別稱。自從他在東京公使館參贊任內，發表了一篇外交演說，就獲此別稱，以後他就到處被人家聘請演講。他上台演講時，事先從不預備底稿，大半是隨機應變，觸景生材，因為他有豐富的中外學識做根底，不要沒有資料，每一開口，不但有聲有色，而且像舞台上的演員，能够抓住羣衆的心理，他實在是一個具有大政治家風度的雄辯家。

記得辛亥年武昌起義後沒多久，江蘇革命黨員聯合新軍，把佔據南京的張勳趕跑，江蘇巡撫程雪樵丟了紗帽，做了本省第一任都督。但因當初革命黨員中的新軍下級將領，都榮任了高級將官，趾高氣揚，都督是不易做的。有一次忽然聚集了一百幾十個革命軍官，帽兒上都高高地插上了白雞毛帚兒，在都督府裏叫罵喧吵，互相爭奪功勞。鬧得一塌糊塗，甚至幾乎揮拳要勳武。程都督嚇得想逃之夭夭，卻給拉住了不准跑。那時相老正在南京的府尹，便挺身而出代表都督從中排解。

馬老先生，一眼看見那百幾十個雞毛帚兒正在聲勢洶洶大鬧都督府，知道不是好惹他們的。他就蹣跚到高台上，先來一個開場白道：

「諸位都是為革命而志願犧牲的革命軍人，我來說一個故事。比方給諸位聽一個老媽子看護小主人日夜吃苦，須要報酬。但皇太后撫養皇帝，皇后撫養太子，她的功勞比老媽子大，但皇太后同皇后從不會要報酬，拿工錢。諸位都是中華民國的皇太后、皇召，而不是中華民國

國僱來的老媽子，功勞雖大，但理所應然。」

這個妙喻，他們聽了既快活，又難過，但那種不可一世的氣餒，確被他老人家這盆冷水澆下去了。接着他又發揮了一番大道理來，最後又把這般不學無術的將官們，罵得狗血噴頭，個個弄得啞口無言，一場風波給他安然敷衍過去了。

反帝制著論痛斥袁世凱

從民國元年到五年止，馬老先生歷任政府要職，對民國很多貢獻。初在南京，任江蘇都督府外交司長並兼代理都督，先生雍容坐鎮，對外對內，調護維持，很多功勞。民國二年應教育總長蔡子民先生請，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後任總統府高等顧問。民國五年，規定孔教為國教議起，他發起信教自由會，揭破帝制陰謀，聯合全國天主教友，共同力爭信仰自由，他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叫做「保持約法上人民自由權」，詞嚴氣正，大為同僚所敬憚。

袁世凱帝制議起，馬老先生上書，力反對，袁不聽從，他便憤而辭職。正想南下，而密探已把他住宅四週包圍，但終不屈服，好容易等到一個機會，化裝作一個賣菜人帶了一隻竹籃，逃出了北平，隱居在上海，土山灣。從八十八歲起一直至九十八歲（民國十一年被舉為江蘇財政交代核算委員會會長。）整個的二十年，他擺脫了政治生活，以在野黨國民資格，演講作論，喚醒民衆促進民治運動。

民國七年，他眼見民國共和政體將被軍閥破壞，他就用華封老人的筆名，寫了一本「國民照心鏡」小冊子，洋洋近一萬言，他日後發表的「國難人民自救建議」，「實施民治促成憲政以紓國難案及芻議」等，多半是根據這本小冊子而加以發揮的。

在「國民照心鏡」中有很膽大的字句，都是指斥當時有野心的軍閥的，例如：「天下萬國，無不先有人民，後有君主，凡民所有物主權，自主權，至此悉行剝奪，而剝奪之者即軍人……是天下之大盜，莫大於大君主，與

大君主之武人……仇之利用我復辟，其國會早有祕謀，竊願袁豆燃其者一思之，兵權，財權，何竭力以逞仇也……以中國之大，始辛亥，今戊午，整整七年，何者不燒光，不搶光，不殺光，蘇東坡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今之所謂政府政黨，自問良心，果皆已試之學乎，故其人費，不殺光不已，土地則當光，賣光，透光，財用且被小押當，一篇糊塗賬算光，騙光，詐光，不知尚有一些乾淨土，未經破壞者乎。」

國難時期喚醒民衆共赴國難

馬老先生在八十歲以後，厭聞時事，退居土山灣樂喜堂，披閱宗教科學書籍，以自娛晚境，九一八事起，本着基督愛入淑世精神，發起江蘇省國難會及不忍人會，救護戰區難胞，接濟前方將士。他又作廣播演講，在上海香港、天津各報，大聲疾呼，喚醒民衆，一致共赴國難。他的救國言論，都收在徐景賢君編的「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中，卷首刊有他老先生的自序道：「願我國民全體，

認定自助者天助，效法義廉厄爾再造日路撤後，一手做工，一手拿劍，共赴國難！」

初期，並應天津益世報邀請，向華北同胞發表了二次廣播演說，分析國難根本問題，解釋人道主義，鼓吹民治主義，助勉義勇軍。言詞剴切，收到很大的效益。

一二八事變繼作，他老人家又在申報大晚報上發表提倡國貨，努力救國的言論。民國二十二年元旦，已九十四歲，應上海地方協會等團體聯合請求，向上海人士廣播演講：「從立國要義觀察國貨年之重要，」歷三刻之久，一字一淚，極其沉痛，聞者莫不感動。

馬老先生一生盡瘁社會事業的勞績，可於「滄海叢書」中窺見一斑。他說：「我雖年邁，一國民也，數十年來之經歷，凡關於復國利民，如拒毒，如救災，如廢止內戰，如提倡國貨，如研究科學，如創辦學校，如倡人民自治，悉本正道之精神，求為真理而努力，故不彈煩一一隨緣而樂助之！」

蘭躬盡瘁死而後已

民國十年以後，馬老先生隱居上海土山灣樂善堂，蟄居三樓，深居簡出。九十以後，因左半身不遂，不良於行，其門人舊友等贈建電梯一架以代步。一二八事變後，或以其地為華界，恐不平安，勸他移入租界暫避，他獨居危樓，不欲托庇外人，拒謝不入。到民國二十五年，是國內政治統一，蔣委員長一身負黨國重責，精誠感格，國基日固，他大喜過望。蔣委員長舉行五十壽辰時，他親書壽字祝賀，並註「籠罩一切時期無往不利」一語，他把復興國運的期望，都寄付在蔣委員長的身上。

這年冬天，他知國軍已開始向外抗戰，非常興奮。恰巧南京天主教區主教于斌博士新到任，對地方情形不大熟悉，特請他做顧問，同時他老先生把晚年譯成的新聖經「四聖史福音」贈給于主教，他要親加校訂，便移往南京。

民國二十六年，中央選任先生為國民政府委員，暨溝橋事起，他在中央廣播電台，演講「鋼鐵政策」，謀所

以紓救國難，國府西遷，先生避居桂林風洞山，次年春，發表「停止黨爭一致對外」一文，言詞剴切，羣論翕然。十一月十八日，應門人于右任先生請，欲往昆明。二十七日病阻諒山，在這個中越交界的諒山住了將近一年，在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溘然長逝在諒山，享壽一百歲，臨終前尙關心國事戰情，連呼「消息，消息」不已。

洋鬼子的噱頭

文人無分中西，對於所寫的東西，總有些誇大，或甚至懸空捏造。在英國某雜誌上，有以下的一段記載：

中國著名女間諜楊蕙敏女士繼續抗拒外力侵略，某方已懸賞五萬金鎊贖買其人，不論已死或活捉。

楊女士之間諜功績已備受該國人士的頌揚與讚賞，譽為近代的 Joan of Arc (十五世紀法女英雄)。

她之能取敵方的軍事計劃，逃出敵陣而到中國的陣線裏，迭次已救了上萬的中國士兵的生命。

在從事間諜工作前，她在上海是一個童子軍的組織者，當戰事爆發後，她把頭髮剃光，穿上了男孩子的服裝，這樣可以使他能够每日潛入敵陣。她的幾次英勇的冒險所得的軍事機密，已使她成爲聞名的戰事人物。

人類是有着自由意志和無限可能性的生物，而不是環境之奴隸。

人是受環境支配的麼？

東林

書名：The Rediscovery of Man

著者：Henry Clink, Ph. D.

出版：紐約 The Macmillan Co.

今日的美國人都有着接受失敗哲學的危險。一般人都相信「個人」是他自己缺少統制力量的犧牲者。他的體格和能力是由遺傳決定的；而他的幸福是受着外界的環境所支配的。總之，他決非自己的命運和靈魂的支配者。

科學對於這種失敗主義推波助瀾。生物學家說人類是一種有機體，它的行為是由遺傳和腺的作用所決

定的。進化論把人類描寫得比猴子好不了多少的動物。而心理分析家主張人類是他無意識的心理所支配着的。

這種把人類認為是環境之奴隸的思想，在現代社會科學中可說是達到登峯造極之境地了。社會科學把人類描寫為環境的犧牲者，在無魂靈的經濟制度的桎梏中無力地掙扎着。因此它主張只有用某種大規模的

唯物論者的方法，例如用統制經濟代替自由經濟，用社會主義代替民主主義，或是用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那麼大多數的人始能獲得富裕的生活。

因此我們造成了複雜的思想系統，這不但無助於人類，並且反而連創造人類之文化也有將消滅之勢了。偽科學的理論把我們的字彙充滿了這種失敗主義的處方。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話：「個性這種東西，或者你具備着，或者根本沒有。」或是：「我爲自卑心理所困。」

這些以及同樣的話語反映着流行的一種見解，以爲個人是由外界的力量所統制着的無能爲力的生物。然而，近代心理學家們卻發見這種理論是根本不確的。照我看起來，在最近心理學之研究中最有趣的要算是人類的再發見，和當他的心理從關於他自己的謬見解放時他所能具有的力量。

我們需要把社會的安全和個人的安全之間區別一下。社會的安全是指社會替個人所作的事而言。而個人的安全是指個人爲他自己所作的事而言的。社會的

安全大部分由給與個人的事物和金錢而成立，而個人的安全則由個人爲他自己所養成的習慣和技能而成立，這些習慣和技能使他在任何環境下都能不求人助而自立。

人類仍舊是有能力的創造者，而不是他所創造之事物的犧牲者。他是有着自由意志而是具有無限可能性的生物，而不是環境之奴隸。他的能力並不是由遺傳和貧窮限制着，而是由他對自己的觀察所限制着。

例如，個性——在交友，獲得職業以及待人接物和其他方面的生活中佔着重要地位的要素——並不是偶然的天賦，而是經過努力而獲得的。我們可以把「個性」下這樣的定義：「個性是個人所養成的習慣和技能，用以使別人關心或替別人服務的一種程度。」比方我們所作的全國調查告訴我們，從父母手裏，得着零用錢的孩子們，他們的個性漸漸地會變弱，反觀爲了擦皮鞋，管爐灶，鋪床和家裏的各種做事而拿着零用錢的孩子卻有着較強的個性。實雜誌的，或在附近找事情做的，

或是在暑假中賺外快的青年，我們發見比不做這些事的青年們要有較強的個性。這種活動的重要並不在於所得到的酬報或金錢，而是在於他們因此而養成的習慣和態度。這些習慣使個人的品格從僑食者變成施與者，從消費者變成生產者。總之，這些習慣養成了個性。

至於「自卑心理」，我往往巴不得這種詞眼不要在字典裏找出來，如果這樣，我們就可以少一件人爲的概念來害怕了。一種自卑心理並不是神祕地襲擊人們，而使他們變成無能力的一種病症。相反的，這可以變成極有價值的東西，因為一個人自認是「卑劣」的，於是努力去克服它，就變成「優越」的了。

在任何方面獲得優越的力學可以用學習潛水的過程來描寫。有一個人在擺好美妙的姿勢身體向前屈着，而正要潛下的最後一分鐘時，忽然猶豫而退縮了。接着他又來一次嘗試，可是又退縮了。最後，感到憤怒的渴望，撲通一聲猛力地跳入水中。他感到失望和忸怩地走上來。觀眾的批評使他更感到難堪。倘使在這時候他的

恐懼使他不再繼續嘗試，那麼他就永遠不能學會潛水。而他的恐懼也是永不能克服的了。然而倘使他仍舊繼續練習拙劣而痛苦的潛水，那麼他將終於平穩地潛入而心滿意樂地潛出。他的朋友們將贊美他的姿勢，因而他又對他自己和他的環境作了一次征服。

不論在潛水或人生的其他方面，這是養成個性和優越的基本心理。一個人須再三地潛入人生之洪流中，不論這裏那裏，以便發展有用的技能。倘使有一個人他只做他所喜歡做的事，盡力避免忸怩和痛苦的事情，那麼他養成的是卑劣的習慣而不是優越的習慣。

在這裏我們看出了對於人類的唯物的概念和心理的概念的差異。在一方面有着這種人：他們是劣等的，不但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處，並且相信這是不能補救的。因為這些人並不企圖改良他們自己，他們常常要改革全部社會制度。他們不能看到在任何生活的機構中，他們都是不適宜的，除非他們能够改革他們自己。在另一方面有着這種人，他們相信他們能够發展自己的個性

而獲得相當的資格和優越。在吶喊和射擊完畢後，能够忍受任何形式的社會——不論民主制的或共產制的——的就是這種人。

我們的悲劇是數年來我們的文化允許人民相信他們的無力，並且更糟的是獎勵他們避免對於公眾的事件負擔個人的責任。個人們都說：「讓市府和州當局來管理社會的惡弊吧。」或是說：「讓聯邦政府保證一切人的職業」吧。

人民相信可以用投票獲得社會的安全已經成爲美國的最大之迷信了。職業並不是當然的或原則上應存在的，而是由良好的個性之創造才得存在的。職業並不能由一般商界人爲地創造，或是由工會來保證。即政府也不能長期地創造職業，除非在某種情況下，或許可能在獨裁制度或法西斯制度下，每一個工人可以得到職業。然而在這裏工人變做國家的奴隸了。他們須得接受指定給他們的工作，同時須接受所指定的時間、條件和工資。

在個人自由的民主國裏，這種自由同時附帶着創造職業的責任。每一國人都得對這工作盡一份力量。倘有一個國家獎勵他們的國民等待他們所應得的職務，那麼這國家將發見它的人民漸漸地越弄越不配獲得或保持職業了。

在還沒有太遲以前，美國人須要曉得這心理學上的真理，就是成功和失敗實在是哲學的問題。失敗的哲學，即使對於一個天賦頗厚的人，失敗也是無可避免的，而成功的哲學，即盡力發揮自己的才能和決心，即使對於天賦貧乏的人也會造出奇蹟來。

有一個大天文學家有一次對他的朋友說：「從天文學家看起來，在無限的宇宙中，人不過是極小的一點吧了。」「啊！」他的朋友說，「可是人仍舊做着天文學家呀！」這回答說明一個絕大的真理：「個人」是任何社會秩序可以安全建造的唯一基礎。

x x
x x
x x
x x

疲勞是一種疾病，像其它的疾病一樣，有一種毒害身體的作用。

何必疲勞

李壁節譯

Why Be Tired?

Daniel W. Josselyn 原著 一九三八紐約
Longmans, Greens, Co. 出版

疲勞是不愉快的。疲勞是和效能對立的。疲勞是有礙健康的。你能有方法避免疲勞。那末你何必疲勞呢？

而且你並未曾工作過度，工作過度不能用來做疲勞的解釋。抱怨你的工作也許在情感上能使你聊以解嘲，可是這樣做，你的疲勞問題定永不會解決的。爲甚麼不去尋覓一個更切於實際的答案呢？

你也並不需要更多的休息。休息不過使你從疲勞問題的正面逃避，而不是去制勝它解決它。說得更切實些，生命也不見得能這樣地從容不迫而能讓你有些餘暇

得到更多的休息。

事實上你以爲工作過度和沒有充分的時間來休息是你疲勞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你便不斷地設法去逃避這問題而不着手從根本方面去制勝它。你曾從這問題的另一方面觀察而想到用治本的方法將疲勞移去嗎？如果你做到這一點，你便能做成更多的工作而祇需要更少的休息時間。

疲勞是一種疾病，像其它疾病一樣，它有一種毒害身體的作用。我們都有一種假定，以爲疲勞是必要的，因

爲我們必先得感到疲勞然後才會用休息的方法來治療它。而且，我們的良心也限定我們必須在疲勞到達極度之後才可以開始休息。一個病人在送進醫院之前他的病狀一定要非常之沉重。我們往往將我們晚上疲勞的程度來測量我們在白天工作的成績；到晚上還是精神飽滿的人在白天一定是一個懶漢。

可是在近代效能專家估計人類的工作能力時，這種理論便難以再成立了。他們把人類好像汽車般地詳細計算他們的馬力，發現人類在實際上所能做到的工作祇及到他們在理論上應該做到的數字的三分之一。這些人在每天晚上都感到倦極，要他們再繼續工作已不可能，換句話說他們疲勞的程度已不能再增加。他們在這一方面已達到頂點。可是理論上的數字說他們還有三分之二的餘力。唯一的結論是我們疲勞的程度是不足以衡量我們工作的能力的，反之，疲勞是我們只能做到應做工作三分之一的原因。這種情形可以證明疲勞是不必要的。那麼何必疲勞呢？

在貝德倫鍊鋼廠裏有些工人的工作是搬着生鐵裝進車中。每人每天所搬的重量大概是十二噸半。有一位名叫泰勒 Frederick W. Taylor的效能專家根據熱力和動力的關係，計算這些人類機器每天應該達到的效能，他的結論是在理論上每個工人能搬生鐵的重量應該比實際上所搬的多三倍。可是工人們在每天工作完畢後已都是筋疲力盡了。

他發現這問題的癥結所在；一個疲勞的人同時一定也是一個效能低弱的人。人們根深蒂固地相信疲勞的程度可以很正確地測量他工作的多少。可是泰勒氏反對這種信念。

爲了要證明他的理論，泰勒氏特地從工廠裏借了一位名叫歇密脫的工人來做一個試驗。他拿着一隻錶整日地跟着歇密脫，告訴他「現在搬着鐵走。現在坐下來休息。」這種行爲和工廠裏的規則「工人在工作時絕對不得停止」那一條極端地相反。可是歇密脫在第一天就搬了四十七噸半的生鐵，比別人多三倍。而且

在晚上他並不像別人一樣地疲乏。

所以我們不能用疲勞來衡量我們工作的多少；反之，疲勞是我們祇能做到三分之一工作的原因。

勞心者費力最多

當你疲勞的時候，你自己不一定會知道的。那種使你發生我倦欲眠之嘆的肌肉上的疲勞並不是最普遍和最危險的。最使你感到難受的那種疲勞是在你不知道不覺間伸展到你的神經系中去的。勞心的人受這一類疲勞的毒害最為劇烈。他們老是以爲他們在寫字桌畔的工作是並不費力的，可是實際上他們所費的力比勞力者更多，因爲他們所消耗的力都是從心、肺、胃和肌肉各部同時發出的。肌肉的工作能操練我們體內的器官而使它們保持健康，腦力的工作卻祇能使這些器官退化而衰敗。一個終年在寫字桌畔工作的人在鄉下去居住一個夏季會使他回復健康，可是要一個農人在一間忙碌的辦公室裏工作一個夏天，一定會使他精神崩潰。

這是爲什麼呢？難道還不能證明「勞心者費力最多」這句話嗎？

人體內各組織中神經系最容易而且最時常會疲勞。勞心的工作往往需要人們用全副精神來對付，因此這脆弱的神經系很容易受到重大的打擊。不要以爲坐着不動是能節省我們的肌肉能力和體內的熱力的，反之，未被燃燒的養料很容易使我們身體的組織上發生阻塞。

沒有一種疲勞是不會影響身體的全部的。無論身體那一部分上發生了疲勞的毒素，它立刻便流進血液而滿佈全身。受到這種毒害最劇烈的要算腦部。所以用腦的人比了其他的人更應該在沒有疲倦的時候工作。世界上的天才們早以發覺精神飽滿的重要而知道用疲倦的精神去做成完善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所謂天才者並不是一個有萬能的腦力的人，實際上不過是他能知道如何去充分地利用他的非萬能的腦力罷了。人們往往喜歡相信偉大的工作並不需要怎樣偉大的

能力而是可以輕而易舉地辦到的。他們提出的理由是歷史上的天才們往往在體格上有病態。

可是在我們仔細研究後，這理由並不能成立。偉大的工作需要偉大的能力。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鐵則，絲毫沒有例外的。的確，歷史上的天才們往往有病態，可是實際上他們的病適足以使他們在身體上發射出一種病態的能力。開次 Keats 和司蒂文孫 Stevenson 是終年帶着寒熱的肺癆病患者，可是這種寒熱的結果卻加速了他們體內養料的燃燒，換句話說，他們的能力也在加速地造成。大哲學家尼采 Nietzsche 身體上某種腺失去了常態，可是因此他的腦力卻大大地增加。他寫給他姊姊的信裏有這麼幾句話：「當弟受頭痛之襲擊時……弟之理知力感覺非常之清明，而能一舉解決疑難之問題……此種問題弟在平時固不易解決之也。」

我們都很喜歡毫無猶豫地承認我們的腦力遲鈍，而不願承認我們運用腦力太少或不得其法。人們能力

的問題是在量而不在質。我們所知道的失敗的人並不是生性愚笨的人，因為世界上最愚笨的人有時也許會成功的，祇要他們能有活動力，毅力和集中力。使我驚奇的並不是人們太笨，而是他們太聰明；可是同時使我驚奇的是人們普遍性地缺乏熱忱和力的表現。我在這裏禱祝，我願我們的生命都充滿了力，而且能儘量地愉快地運用它。

工作成功的祕訣

前面說的那位效能專家能把工人的工作能力乘上一個二，他有甚麼祕訣呢？說出來很簡單的，他的口號是：「適當的休息。」休息並不是叫你絕對地不做甚麼。休息即是修理。修理卻是一件工作，一件需要相當能力來做的工作。如果你一誤再誤地老是不肯修理，那麼你非但用着一架效能低弱的工具，而且等到你終於着手修理的時候，你已是倦勞過度而興事倍功半之感了。你是有這種經驗的，在某種時期你感覺到疲勞得無力飲

食，即使能勉強飲食也無力消化。甚至有時你會疲勞得不能入睡。

但是在你疲勞的程度達到這種極端之前，你早已疲倦得無力去使你的修理工作迅速而完善了，你當然不能希望得到滿意的結果。因為休息或修理是需要能力的，所以在你精神還未疲倦的時候休息，你一定能夠更好更快的效果。這樣去做，你雖然增加了你休息的次數，而你休息的總時間卻大大地減少了。而且不受疲勞的束縛你的工作能得到最高的速率和最大的正確。結果是你的工作增加了一倍而你的疲勞卻減少了一半。

當你匆匆地緊張地在街上走的時候，你走不到幾步就覺得非常疲勞了。這是因為你違反了一種所謂休息的節奏律。當你在假期裏，拿着一根獵槍，踏着輕鬆的步伐，在鄉下去行獵的時候，你會終日走路而不覺得疲乏。這是因為你利用了這休息的節奏律。你讓你的腿部肌肉很自然地在走了幾步後就休息一次。這樣做你正是在防止疲勞於未發生之前，而不是治療疲勞於既發

生之後。

你一定應該學習這種輕鬆的有韻律的走路姿勢。每隔三秒鐘不用止步而自然地休息一次。這「休息的節奏律」也能同樣地適合於別的一切腦力的，神經的或輕便的肌肉工作。惟有笨重的肌肉工作才必需有明顯的休息時間。

你不是能跳上一整晚的舞而不感覺有甚麼疲勞嗎？甚至於你反而覺得非常舒適，但是如果你在房間裏瘋狂地跳上幾個鐘點，沒有音樂也沒有節奏，那麼你不需要送進醫院去就算你的傲倖了。工作也是一樣的，你可以在這兩種情形中選擇一種。記住這事實，你在工作的時候便不會不遵守這休息的節奏律了。

我們身體上有些器官是需要永久繼續着工作的。心的跳動便是一例。世界上有一架抽水機能永遠地免去疲乏麼？沒有的，據我們所知道即使一架純鋼製的抽水機也不能避免疲乏。造物要使心能長期地繼續工作，不得不巧妙地應用這休息的節奏律，使它一方面工作，

一方面休息，因此便永不會發生疲乏的現象。不要以為我們的心是一個很小的器官，它所做的工作着實可觀哩！每小時它的工作等於將你的身體舉高一百尺。如果要你揹着一個和你體重相同的人在一小時內走上十層樓梯，那你將如何地費盡氣力啊！但是這小小的心房卻能做到這偉大的工作，不都是虧了這休息的節奏律善被利用嗎？

可是心有時也會疲勞的。祇要你擾亂了它的自然節奏，它能在幾分鐘內變得疲勞不堪。那種容易疲勞所謂神經質的心，就是一顆經不起激動的心，一遇到些微刺激，它跳動的節奏便被擾亂了。

這種生理的韻律是普遍於一切身體上各器官的。胃和腸的有節奏的收縮是很好的例。精神緊張能影響它們工作的進行而造成所謂神經性的消化不良和便秘等疾病。

音樂能使你得到休息，因為它能使你的神經寬弛下來。它能使你內部的節奏很自然地進行而不感到疲

乏。這種現象好像表示着你體內的各器官在跟隨着音樂的節拍而運動，實際上這種自然的交響曲正和海水的起落同樣地悠久。

神經和腦子，當然也和其它器官一樣，是在這種韻律中工作的。這是必然的事實，因為管理着別種器官在韻律中工作的命令是從腦部發出而由神經系傳達的。如果這種韻律並不發源於腦部，那麼神經緊張也不會擾亂其它器官運動的節奏了。所以祇要我們在工作時能寬弛我們的神經，我們是不會有精神崩潰、失眠、神經性的消化不良等疾病的，也不會不能集中我們的注意力。

因此你應該時常使你的神經寬弛着。你太喜歡使你自己緊張了。當你工作的時候你幾乎總是覺得有些不自在。你越是覺得你的工作艱苦，你的神經和你的肌肉便越會自動地緊張起來，好像你將要狼狽地大大地費一下勁。當你在開始學習駕駛汽車的時候，你往往有這種感覺，可是現在你卻在笑那些視開車為難事的人

了。

天下無難事

天下無難事。所謂困難的工作，無非是我們心理上對它先懷了一種恐懼的成見，我們以為這件事是非常地重要而且艱苦，因此便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這就是「困難工作」的定義，同時也是「繁重工作」的定義。你工作的時候應該像在跳舞時一樣，輕鬆地而有節奏地。認定「天下無難事」這句話，視一切的工作都是輕便的。即使當前的是最複雜的環境，最困難的問題，你也應該保持你寬弛的神經。

哲學家詹姆斯 William James 說，如果緊張

和匆忙的生活方法能使我們有甚麼成就，那麼即使我們得到的結果是精神崩潰，究竟尙有可說。但是他說這樣的的生活方法是絲毫不能給予我們幫助，而且對於我們還有很大的阻礙，那麼真是何苦來呢？

緊張的感覺不是從我們的心裏發出來而實在是

肌肉緊張的結果，人們表示形勢嚴重的時候，總是喜歡皺緊眉頭和咬緊牙關。這是我們的祖先還在做猴子時候所給予我們的遺傳性，那時被激動或感到緊張帶就等於一次戰鬥或逃亡的預警，因此神經便不能不像一具彈簧般地捲緊起來，準備一會後劇烈的運用它來對付危急。這種緊張對於思想方面的工作是不能有所幫助的，反之，適足以阻礙我們精密工作的進行。小孩子緊張的手腕寫出來的字分外的拙劣，就是受到了這種阻礙。

普通的人們往往都不能避免這層阻礙。打高爾夫者，伶人，歌唱者和奏琴者要達到藝術的最高峯，一定先要知道如何去寬弛他們的肌肉和神經。成功的人是決不咬一咬牙齒或皺一皺眉頭的。

一個在精神上有過分自覺作用的人等於一個在駕駛着汽車的人過分留心他的汽車；這樣的一個汽車夫非但不能駕輕就熟，而且還很容易闖禍。一個最好的開車者是一個最自然的開車者。過於有敏感的神經恰像一個專制而瘋狂的廠主，最好是讓工人們去自由地

工作，不要過分地限制他們。

也許你會盡力地思索一件事而終難得到答案，可是後來在你不再去勉強思索的時候，這答案卻自動地來了。如果我們留心研究睡夢時的情形，我們可以發現越是在我們不知不覺的時候，我們的精神作用，進展得也越是迅速。自然地更快地思索比較反復考慮更容易得到準確而完善的結果。同樣地如果你希望能記住你所讀的書，那麼你更快地自然地讀下去比較過分留心地遲慢地讀要容易得多。

我們的心靈有好幾種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所謂意識作用，它是我們精神上的主動力，指揮着一切思想而將它們一件一件地從腦子的儲藏庫裏搬進知覺之門。另外一部分的心靈是不經過這種意識作用的指揮的，在心理學上我們叫它做潛意識或下意识。這種潛意識或下意识也幫助我們思想的，祇是我們不能覺得它的存在和我們不能覺得自己在什麼時候入睡一樣罷了。意識作用的阻礙思想恰像理知的阻礙幻想，或者記憶

的阻礙集中力。如果你覺得心理學上的理論對於你太深奧了，你祇須記住叫你「運用你的下意识或潛意識」等於叫你自然地不緊張地去思想或工作。

忘了你的意識而不要去想知道你的思想是從那裏來的。不要憂慮你的思想不會自然地成熟。如果你過分地喜歡運用你的意識作用，你是會永遠遇到困難的，恰像一個在跳舞的人老是念念不忘地在想到他的「雙腳」。

能力的源泉——腺

當你在參加一個興奮的遊戲時，你突然覺得比平時更有力更活潑，這是因為你體內的無管腺已將幾種額外的液體灌輸進你的血液，這類液體在解剖學上名叫「內腺分泌物」Hormones。加農博士 Dr. W. Cannon 根據這現狀提議用操練身體的方法來「操練我們的情感」。

這種事實是應該被在情感上容易疲勞的人所注

意的。世界上有不少的人覺得終日間心灰意懶，絲毫提不起興趣來，他們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精神上有了弱點——並不是他們的「哲學」或「人生觀」生來就和別人兩樣。

歐華白 C. M. Schwab 因為知道如何去利用人們的「腺的能力」而著名於世。當他進貝德倫鍊鋼廠的時候，他採用紅利制來提高工人們工作的興趣。結果是該廠工人的工作效能大大地增加。

這種助長你的興趣提高你的能力的「精神」是從你身體上的腺裏所發射出來的。人們體內有各種無管腺，它們的職務是專門製造和貯藏各種液體來供給身體上各種用途。某幾種腺所製造的液體就是我們能力的源泉。這些液體輸入血液之後能使人體內的養料燃燒得更快，原理是替你加一些火油而使一盞將熄的燈燃燒得更明亮些一樣。當這些「能力的腺」在活動的時候，你是體味得到的，你祇覺得那時你充滿了活力。平常的人叫這種感覺做「高興」。

如果你把你腰部下的某種腺施用外科手術移去，結果是你不但從此不會發怒，而且不久你便會死去。這事實證明這種腺在我們體內是無時無刻不在活動着的。另外一種寶貴的創造能力的腺叫做盾形腺。一個白癡就是一個這種腺的機能低弱的人。要保持你身體的常態，盾形腺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生殖腺也可分為二種：一種是專門製造生殖素而將它運輸出去；另一種叫做內分泌腺，製造一種內分泌液而把它傳進血液中去。內分泌作用對於身體的氧化作用是有很重要的幫助的，所謂氧化作用就是將食物改造成能力的一種過程。這種作用的完善與否是可以影響到整個身體的健康。被閹割的家畜祇會發胖而不會肌肉充實。孩童發育時期的身體上的重大變化表示這種內分泌液在我們生命的過程中是何等樣地重要。性欲過度也會使內分泌作用減退，因此身體和精神方面都受到不良的影響。不信請看那些習慣於邪淫的人。在某幾個野蠻的民族裏，宗教的祭司們往往用極度放縱的方法來除去

他們的性機能，內分泌細胞的破壞是的確能和實際的
閹割手術具有同樣的效果的。

但是適度的快樂的性的表現是可以增加我們的
能力的，因為它可以刺激我們愉快的和建設性的情感。
營養學專家說愉快的飲食是消化力的最大的幫助；性
慾和食慾在生物學上的意義是平行的。所以我敢說我
們應該視性為一件人生之樂事。如果我們對性懷着一
種不快的成見，甚至於認它為生物學上的必需而用敷
衍的方法對付它，那麼我們非但失去性的快感，而同時
也得不到附帶着它同來的力。

性慾和營養一樣，智慧和適當的處理是和最後的
愉快互相符合的。那些不是過於酸腐就是過於糜爛的
言論理想都是荒謬的。我們最好的態度是將生物學和
美學互相調節互相利用。

從上面的話看來我們知道即使我們缺少些腺的
能力，我們也不一定受到致命的危險的，恰像缺少些維
他命C不一定會使我們發生敗血症。可是如果我們希

望得到最美滿的生活我們是應該充分地利用腺的能
力的。

當然囉，這些腺和身體上其它的器官一樣是需要
完善的保養的。各種必需的維他命、適當的熱力、適度的
運動和刺激，對於它們都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這些條
件都達到之後而它們依舊是非常地不活動，那麼我們
一定要轉移到它們精神上的病原。

第一種病原：你一定先要在精神上要求腺的能力
來幫助你，然後腺才肯把能力給予你。可是事實上你往
往不肯或不肯發出這種要求。你的精神說：「我對於什
麼事都沒有興趣去做，所以用不到你來把能力供給
我。」腺聽了這話之後，樂得躺下來打盹。

第二種病原是人們的消極的態度，這種現象雖然
不及上面一種的普遍，可是為害更烈。人們的精神往往
這樣說：「生命中充滿了憂慮，失望，不快和悲哀。人類是
不值得生活的。你們腺的作用儘管停止，反正我的心早
已像死灰槁木般地不願再活動了。」腺聽了這話，立刻

停止工作，連那使人們賴以保持健康的最低限度的液體也不願再供給了。

興趣律

上面這兩種方法都是要不得的。你生活的方法應該時常促進你腦的能力的活動，就是說你應該時常發生興趣。可是興趣不是能無因而來的，它是依照着一種固定的規律發生的。這定律就是我們的所謂「興趣律」。善於應用這「興趣律」的人是受惠於腦的能力最深的人。它的應用方法很簡單。

你，或者不論是誰，都能對於無論那一件事或那一樣東西發生興趣的。這重要的興趣律就是告訴你興趣是注意力的結果。人們往往有一種錯誤的見解，反其道地以為注意力是興趣的結果。的確，有了興趣便能使你更注意，可是你不先注意你是決不會發生興趣的。你繼續地注意一件事，你便會在不知不覺間對它發生興趣。總之，興趣是需要你用自己的力量去造成的。

達爾文的教師說他是一個很平凡的學生，可是他對於甲蟲卻很有興趣；他的甲蟲終於創造了歷史。愛迪生在學校裏頭劣不堪，所有他的教師們都說他孺子不可教。因此他的母親不令他上學，可是他繼續着他的興趣。杜威，我們最前進的教育家，曾說過令一個學生在大學裏讀書四年，不如使他對於不論那一件事發生堅強的興趣來得有用。

有了足夠的興趣，一個人可以不再需要別的機會了。大詩人愛默生 Emerson 說：「沒有熱忱，偉大的事業是永遠不會成功的。」每一本不朽的名著，每一首偉大的詩，每一件有利衆生的發明和每一條造福人羣的法制都是人們偉大的興趣的產兒。據說林肯曾失敗過七次，可是他那百折不撓願爲人類服務的熱忱終於使他完成了一件人類最艱苦的工作。

繼續着你的注意力。當你的注意力渙散的時候，設法把它引回來。你不用擔憂結果如何。當有人問牛頓他重要的力學上的定律是如何發現時，牛頓說：「因爲

我不停地想着它們。」

你應該去選擇幾本和你的工作有關係的書籍，好好地細讀它們。你對於你的工作一定先要有了澈底的了解，然後你才會對它發生興趣而能勝任愉快。真理的尋求是最有趣的，它是造成現代文明的主要因素。人類是富於模倣性的，興趣最容易感染，使你自已發生興趣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從別人那裏去沾染得來。歡迎困難的工作，不要遇難而退。對於阻難所發生的反應應該像遇到鼓勵時所發生的反應一樣。愛迪生說得好：「造物——當她增加我們困難的時候——增加了我們的腦力。」

偷安的人逃避困難的工作因為他們怕勞動，消極的人以為工作無意義。腺的能力之所以可貴就是因為它能使我們喜歡勞動而以為一切工作都有意義。尼采是我們的好榜樣，他的動人的成功之祕訣就是：「不但應該消極地忍受困難，而且要喜歡它。」

世上沒有教人怎樣生活的學校

真奇怪世界上沒有一所供給去學習日常生活、的學校。小孩子在學校裏能夠學習拉丁文和天文學，先生可以用很詳細的教法教授他們，但是沒有專門學校教，法使他們能夠學習靜心法，以及有關心理學上與神經學上的斷定見解等。此外還有怎樣教授他們在怠惰與沈靜中去劃分一條界線，在工作過度與生活飽暖無憂的人中間劃分界線，慈善與欺騙的界線。當能囉！每個人很願意去學習這種書本上得不到的學問，這學問好像宗教上的規則和跑術先生的幾套應用術語一樣，女子尤其需要學習這種祕訣，因為她們在近代的商業競爭的世界上得到的經驗總比男子來得遲些。

我曾經是個瘋子

陸 拓

書名：Mania

作者：Lawrence M. Jayson

出版：Folk & Wagnalle Co.

（作者曾經是一個瘋病患者，對瘋病醫院中的種種情形都親身經歷過……本文就是敘述這經過的故事……緊張而動人。）

自殺未遂

「傑生，你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你一點也沒有用處，你從沒有做過好的事情。」我坐在康乃埃島邊的散步場上，冥冥中初次聽到那種聲音，緩緩地在說著。

那聲音是那樣的清脆，嘹亮。我相信假使有人在我不旁邊，一定也能聽得清楚。我就立起身來，走下階階，向下

面蜿蜒的沙灘走去。期待再聽見這種聲音，以究其真相。現在，在我面前的是盈盈數哩的海面，灰色的望而生寒的水，是那樣的平靜，祇有淺浪微波輕拍着沙灘。我呆立着，望了這水色悠然神往。這時，我又像聽見那種聲音。但這次顯得異樣了。很深刻的，我的全身似乎都有了聽覺，手、腿都感覺到這種聲音的存在。

「你是一個壞人。」這聲音慢慢地說，「你活在世上一點好處和用處都沒有。這裏是海洋，你還是自溺了罷！走下去，只要走下去就是了。」

那聲音剛過去，我就想對於這冷酷的命令，應該服

從。記得當時我還付着要不要脫下我的大衣，但這意念正在腦中閃過，我已經下水，很深的陷入水中了。

聲音是沒有了，但是那種命令式的語氣是很明白的，無論什麼東西不能阻止我，祇差一點，就要滅頂了。只有那聲音知道傑生是一個失敗者。

不久，我聽得許多人的呼喊聲，和我身後的濺水聲。我知道有人在追我。在滑的水沙中，我的腳覺得十分沉重，我還是拼命地想走得快一點。後來，我感覺有人用手拉我，我掙扎着把他打退，大聲咆哮着任我自然，這時冷水不斷地進入我的耳中和口中。

X X X

我安睡在床上，有一個穿白衣服的人看守着我。我穿着長的睡衣，那並不是我自己的。

「我在什麼地方呀？」我禁不住疑惑的發問。

「這裏是金州醫院，因為你想步行橫渡重洋，到歐洲去，所以有人把你送進來。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呀？」

頓時，我又像聽到那低微熟稔的聲音，跟以前一樣

的深刻刺激。「傑生」牠說，「你現在是像囚犯一樣的被拘禁起來了。你要脫離這小島，到大陸上去，唯一的辦法就是游泳過海呀。你雖是一個善於游泳者，但也得用一只救命圈，才能成事。只要你到那右首的第六只床，就可以在那床下尋到那只能夠幫助你離開這裏的救命圈。」

那聲音說得那樣的肯定，令人深信不疑，在這個陌生的地方，我想這是唯一可以信任的話了。

不顧床邊穿白衣服的人，我從床上坐起來，很敏捷的躍下，他立刻把我推倒。

「喂，你性急些什麼？」他說，「一定要等病全癒了，才可起身啊！」

我一聲不響，並不抗議，只是掙扎着想起來。這樣使他漸漸不耐煩起來，用暴力把我推倒在床上。我一點也不覺得驚異，因為我想他是我的敵人。

每一次想取得救命圈的失敗，那在我耳邊的聲音帶着嘲笑似的說「傑生，你真是一個懦夫，床下也不能

跨下去嗎？」

我靜候那穿白衣服的人轉過頭去，就潛行下床，偷偷地匍匐着爬向那右首的第六只床去。但他忽然回過頭來看見了我，他跑過來很魯莽的把我抓起，手掌握攔着我的臉。我本能地開始回擊，打中他的腹部。這時有人吹起警笛來，隨後有許多人從各處衝進房來。我以寡敵衆，艱苦的爭鬪着，不知怎的，這時我勇氣百倍，拚命的想取得那只救命圈。許多人緊執住我的手和腳，硬要給我穿上一件長帆布衣。我蹣跚地還是要走近第六只床去，他們把帆布衣把我套住又在背後緊密的縛住，活像豬一樣的捆紮起來，仍舊放我到床上。

我被平直仰天的放在，身上蓋着帆布，縛住在床上，我狂暴地想掙脫這些束縛，同時耳邊的聲音刺激着我。「傑生，你真沒用，假使有勇氣的話，不是那救命圈早已到手了嗎？」冷酷的諷刺，驅迫我更企圖掙脫，但那但繩子愈抽愈緊，每一牽動，就痛不可耐。結果，我筋疲力盡，沉沉睡着了。

初嘗苦刑

次晨，我醒來仍舊像木乃伊般的被捆紮着，縛住在床上。

朦朧中我記起一個穿白衣服的人——我的仇敵來。我想我一定要早離開這裏，否則將遭他的毒手。

只有耳邊那冷酷的語音，老是跟我廝守着。他那可怕的嘲笑，屢屢挑撥着我奮力想掙脫束縛，但是有什麼用呢？

最後我聽得足步聲音了。在痛苦中我發現像我哥哥的臉孔出現在面前。「這次不可能，我的哥哥決不會到這裏來和我的敵人交遊的呀。」我理解着，「在目前看起來像我哥哥的人，一定是敵人喬裝了來欺騙我的！」

我還是穿的帆布衣，被他們從床上移入昇床，抬到門外的救護車中，那個穿白衣服的人和喬裝着我哥哥的人跟在後面。

車開了，從車中向外望，可以看見外面的小溪流。我想他們一定企圖把我溺死了。

車終於停了，他們把我帶到一間生着火爐的房間內，立刻開始解脫我的束縛。那熊熊的火爐使我望而生畏，我的敵人改變計劃了，他們不再想溺死我，他們殘忍地想把我活活烤死！

我開始恐懼地掙扎起來。我的雙手現在是自由了，揮舞着直向外跑。我覺得擊中一個人的下顎，那人應聲而倒。於是有許多人對付我，我喘着氣，瞪着過度興奮的發狂似的眼睛，竭力毆打，抵制他們的毒計。

他們把我抬到一間小室裏，裏面除了一只用釘固定在地上的小床外，一無他物。

我開始怒號，這聲音，人家聽了會相信是瘋犬的狂吠。

我這樣的怒號，倒發生了效果。突然間三四個壯漢衝進房來，一聲不響把我按放在床上，很熟練敏捷的開始除脫我的衣服。等我發覺，已是一絲不掛了。當我繼續

掙扎的時候，他們放一大塊濕而冷的帆布在我身下，把我像圓筒一樣的捲起來，滿床滾着，他們把我捲成筆直的一段，一塊布捲完後，又是一塊。我僵直的被固定在寒濕的布單內，冷得抖個不住。

他們仍是緘默着，其中一人置一只冰袋在我的頭端，同時還繫一熱水袋在我的足跟。然後出門，室內祇剩我一人。

不久布單的冷氣漸消，我反覺得怪難受的熱起來。我是被捆着，雙手緊壓住兩腰，一點也動彈不得。汗不住的流，那種熱氣難受極了。起先冷得要命，現在卻熱得要死了。難熬的熱度漸漸使我的精神耗盡，才呼呼入睡。

後來我被開門的聲音所驚醒，足步聲中夾着耳語，我不能聽得清楚。張開眼，很駭人的，我發現兩個穿白衣服的人在我床前。其中一個身材魁梧，身軀高於另一人，確是一個壯漢。他們二人共同把裹着我的布單解鬆，帶我到另一間小房裏。那裏置着一只浴桶，滿儲着水。我想掙扎，但是一點氣力也沒有。那個魁梧的人兇暴地把我

放入浴桶中，桶上放一塊布，上面開一個洞，我的頭可以自在的伸在外面。於是他靜坐在桶旁的椅上，看我受熱氣的蒸洗。

後來，我不能忍耐了，用暴躁的全不像我平日的聲音問道：「我在什麼地方呀！」

「你在醫院裏呢！」他立刻回答說。

我不再說什麼了。眼見一個人搬着一盤食物進來，用鉤掛在浴桶邊上。

那看守我的人拿着一匙東西送到我的面前，急促地說：「請進食！」那使我驚怪莫名。

我搖頭拒絕進食。我想他發瘋了，決沒有有人在浴桶內進餐的！我仍堅持着不吃。

但是，那壯漢抓住我的頭髮，把我的頭推起。大聲說：「快吃下去，否則我要硬塞到你的喉嚨裏去了。」

我一味拒絕，果真，他用強力使我的嘴張開，把盤裏的麵包、牛奶、湯，一連串反常的狂塞着。我想這人真是一個精神錯亂的蠢貨，全不知飲食的衛生。

當我進畢了這頓怪餐，另一個人又來了。他們把我拾回先前睡着的小屋內。我疲乏的身子經過這次酸浴後，稍些恢復過來，舒服得多了。但是我的心念，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緊張，充滿着疑懼的心理。

我又回憶在浴桶進餐的情形，深悔我的頭腦太簡單了。我當初以為那種強食完全出於那壯漢瘋狂的舉動，現在想來，顯而易見，這又是一種陰謀，想毒死我。由於他們想把我溺斃、活烤、冷死、熱殺等毒計都歸失敗後，現在決定加微生物於食物裏來毒死我了。

此後有人拿食物給我吃的時候，我全然不理。無論他怎樣諄諄的誘勸，我決不再受他的欺騙。就是那壯漢用強力要我吃，也歸失敗。我想這是我的生死關頭，要活命的話就不能吃這種含毒的東西呀！我完全陷於絕食之境了。

不知多少人來勸導我，我始終固執我的主見。他們覺得計窮，結果我好像聽見一個人說：「除了用管灌食一法外，沒有別的辦法了。」

一個人走進房來，拿了一根長的橡皮管，一罐凡士林和一瓶乳酪液。我望着這些新奇的東西發呆。我想假使我吃了那瓶乳酪液，我的性命就完了。

許多人走來把我按在床上，想把那橡皮管接近我。我奮起超人的力量把他們掙開，足踢，口咬，手打，我想殺盡他們，但是有什麼用呢？

我遭他們的聚毆，屢仆屢起。後來力盡，卒被他們僵直的按置床上。差不多有五六人氣喘的按着我，另外一人拿了那很長的橡皮管，我看了怕得顫慄不已。他謹慎地在管端塗敷上凡士林，插入我的鼻孔——他不把牠插入我的嘴，生怕把我的牙齒咬斷呢！——接着伸入我的喉嚨，然後把那瓶乳酪液，完全傾入管內，一點也不剩。這種灌食的儀式完畢了，他們才離開我。當然這次他們是大獲全勝。我恐懼那些微生物將在我體內開始致命的工作了。

我不願默無聲息的死去。我在室內像囚獅一樣的狂跑，亂擊着牆和門，怒號高叫的表示反抗。我滿想候着

有人進來，把他擊倒，稍洩怒氣。

很久後，我卻沒有被毒死。但是那些仇敵還對我進行着冰包啊洗，浴啊煩，擾不休。後來灌食法停止了。那是我先行軟化的，因為我想橫豎總是一死，何不自己安適的進食，少受些痛苦呢？我就從這時候起，要求供給正常的飲食。

在地獄中

我仍舊是一個孤獨者。終日在五尺見方的斗室中往來踱着，數以千計。

一個穿灰色服裝，外貌整潔的人，後面隨着穿白衣服的人，時常很活潑的走進房來，很和氣的揮手招呼我。「傑生先生，你好嗎？今天覺得舒服些嗎？」我對這些話，保持極端的冷淡。

一天早晨，他領着一個領蓄着鬚鬚紳士風度的小胖子進來。那人一見我就嚶嚶地說：「你現在這裏覺得怎樣？」

他講話的時候搓着雙手。我凝視着他，想用厭惡的目光驅他出去。突然間他胸前表鍊上掛着金光燦爛的金質徽章，引起我的注意。那種金章我以前好像曾經見過。牠在他的胸前上下的跳動着。看得我眼花撩亂。

我的手開始不安起來。滿想撫摩那東西，把他取下，佩在自己身上。我熱烈的願望牽動着我的手指。我詭譎地一點一點挨近他，他毫不介意。後來我能伸手觸及牠了，我就把牠玩弄起來。

很誠懇地，我現在對於這人的不信任的心理，完全消釋了。我細細的檢察那金章，像一個小孩很專心地弄着玩具。我認識牠是 Phi Beta Kappa 的校徽。

「他是一個大學教授，」我突然忖着，他是我的同事。不會像別人一樣的煩吧！我可以把我的痛苦情形向他傾吐了。」

但是我又開始疑惑起來，我想他或者是來戲弄我的。這是謹慎吧！否則他們又將柔緩暗示我呢！

「認得這金章嗎？」他柔聲地問。

我搖搖頭。這回一點慾意也沒有，只是感覺奇怪。而又生怕他猜着了。我腦中的一切的思想。

他們去了以後，我獨自感覺着新的興趣。——怎樣那只金章會在我敵人的身邊呢？他會不會告訴我關於牠的一切？他什麼時候再來呢？我懷念他不置。

他果然又來了，並且常常來呢！每次他來時，我總玩弄那金章，追思着往事。我現在還是膽怯的，不敢把我的思慮告訴他。他常對我講話，帶着單調的語音，問着我的飲食起居。

一天早晨他開了門，招呼我可以走出去，我就步入廳中。

當我走出時，一個穿白衣的人走過來挽着我的手說：「你現在可以和別人一起睡在外邊，只是不要使他們麻煩，要不然的話，只得仍舊回到那小房裏去。」

像平日一樣，我完全不理他，他討厭地跑開了。我一人孤獨的立在廣深的走廊中，迷亂的猶如一個在叢林中離羣迷途的人，恐懼着四周可有什麼危險。

此時此地的情境，使我頓時變了半截。同時也解決了我的疑慮。現在我在什麼地方，用不到問，只要一看四周就得了。我是在地獄裏，我已經死了呀！我想我的敵人一定在我不知不覺之間把我殺了。

在數尺開外，有一個特別長的人，長的面龐爲我有生以來所未見，發着像馬一樣的嘶聲。他的嘴鼓動着露出焦黃的長齒。口張開時猶如山洞一般。他叫着尖銳的聲音，使人膽裂。我神經質地望着他。心惴惴不安，及後又有別的東西引我的注意了。

一個萎癯的小老人，駝着背在廳前往來蹣跚。身體俯着，頭離地僅五寸。他的眼注視着地，不時從地上拾起些東西來，拿近睛眼細細的看，然後小心地納入他身邊的皮袋裏。

在別的地方，各種鬼臉的東西靜悄悄地高坐椅中，切切地私語，有的毫無表情的張望空際。

那一夜我始終未曾合眼。我的新床在廳旁的室內，同室中並排着六只床，我發熱地輾轉反側，恐懼着將有

什麼事發生。我聽到身旁熟睡人的鼾聲，使我顫慄不已。我反又希望發生些事故，那就算對我一種責罰也是好的。無論如何，總比這死寂情境好些啊！

我竭力壯起膽來，機巧地想，無論如何我的恐懼和弱點，不能讓我的敵人覺察。我嗣後守口如瓶，行動言度，只是單調地對於無聊的問題應酬着。

我不耐地等待着這地獄末日的來臨。可是那些魔鬼卻喜悅着我。有一天，一個侍者輕聲的告訴我：「傑生，你近來的行動很合度，醫生想你好點了，不久你將搬到較好的地方去了。」

「搬到較好的地方去嗎？」我有點茫然。他們的的意思決定要讓我離開地獄嗎？我不想他們決不會這樣做，我不相信他的話。

有一次，我發現有一張新聞紙正包着告文。我看了覺得恐懼，不敢觸及牠。但是我立刻知道是什麼意思了。那般魔鬼一定又在檢閱另一批不幸者的名單，我一定也在內呢！

一天二個穿白衣服的人叫我出去。他們領我走向廳堂的一角，那裏有許多人一排的站着，其中一人高叫：「預備到健身房去。」

我們開始挨着鷺步走，我跟着前面的人，魚貫出發了，穿過廳，步出屋外。

我們走到一所石建的大廈前，走進門去。我付這裏面一定是魔洞了，恐懼着不知將遇到什麼事故。

我們走進一間大房間，有着各種運動設備，確是一間完美的健身房。可是當時我猜度這決不是健身房，而是訓練惡魔的場所。

世界再沒有東西能改變我的觀念吧！

一天下午，有一個瘦小的漢子走到廳中高聲叫着：「快跟我來！」

我們跟他到一間房裏，裏面有一大桌，我們就圍繞坐下來。他給我們每人一把草片，我一點也不驚奇，只望着我自己手裏的草。

但是那瘦小漢子說的話，卻使我詫異起來。我傾聽

他單調重複地說着，大概是某種草器的製法，我一點也不懂。

「穿上一格再穿下二格」他反覆地講。我聽了猶如墮入五里霧中。

我手持着草片，一點也不動。我想不透他們弄的什麼惡作劇。

好多次我走進這房間，坐了不做什麼。最後我怨恨怎麼老是到這裏來呢？也就不顧一切，跟大家一樣「穿上一格再穿下二格」地胡亂做起來，我希望這對我有壞的反應。

結果一點事故也沒有發生。我失望起來，魔鬼們除了編結草籃外，沒有較好的事做嗎？

在天堂中

當疑慮又滋生在我心頭的時候，我的信心開始動搖了。現在我的生活，不是跟以前孤獨的情形完全不同嗎？

我不再想我是在地獄中了，不再困守在我自己想像中的境地了。現在我被迫着編結草籃，開始懷疑我怎樣會到這裏來的。

我的好奇和疑慮，一定有所洩示，爲人所悉了。

一天那個佩金章的人走來，很愉快的對我說：「傑生先生，你的環境就要改變了。從今天下午起，你將有新的住所，新的同伴，一切全將是新的了。希望你將來能够把你的感想告訴我，或者寫信也可以。」

我現在還是不常和人講話，但比以前稍好一點。這次聽得我的環境將改變，萬分欣喜，只是期望着快些離開這魔鬼的地方。

一個穿白衣服的人同我穿過以前緊扁的門，到一間設備安適，近代化的房間裏。那裏我初次見到一個穿白衣的女人，坐在寫字桌前。她很和氣的招呼我，陪我到我的新房間裏去，這裏有一隻梳粧檯，一椅和一床。

午膳時候看護婦領我到食堂裏去，已經有許多人在了。每只桌子有四只座椅，我就和其他三人一桌共

餐。

在進餐時，大家默默無言。猶如啞巴然，各不理會。餐畢，我坐在安樂椅中，好奇地看看別人的動作。

他們的服飾很古怪，鞋不繫帶，褲不用束，衣無領帶，袒露着頸部。

我注意一小羣人熱烈地在辯論，其間夾着帶怒的聲調和旁聽者的嘲笑聲。這是我初次見到生動的對話呢！

他們中間有一個很奇怪的人，身軀矮小，服飾亂七八糟；高凸着大腹，頭上帶一頂大髷帽，遮着耳朵。他講話的聲音也最響。

停了一會，別人完全靜默起來。室中除了鼻噴和冷笑外，只有他一人嘮叨不休。後來他看見大家都不理他的話，也覺沒趣起來。慢慢的跑到我的椅邊，朝着我伸手說：「喂，陌生朋友，我的名字叫喬埃——大家都叫我喬埃的喬埃。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厭惡地搖着手，喃喃地似乎說我的名字叫蔡萊。

他那種骯髒的樣子，誠難以形容。油漬染滿衣褲，手和臉恐怕從沒有洗過。滿嘴滿頭的鬚髭也好久沒有剃過了。他的神態倒那麼地自鳴得意。

「你在這裏感覺怎樣？」這是他第二個問題。

「十分萎頓。」我悻悻的回答。

他繼續用演講時的喉嚨說：「得了，只要你跟那般廢物熟了，就會感覺興趣，但是，我要問你爲什麼到這裏來，有什麼痛苦沒有？」

「喔，沒有什麼。」我急促的說，給他的問題弄得疑惑煩惱起來。我希望他快走開。他好像察知我的意思似的掉頭走開了。

然而他那些問題大大的擾着我。他所說的「廢物」究竟是指什麼，令人難以索解。我又想這裏決不是像以前那樣的地獄啊！但是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後來，我很奇怪的得到解答了。

有一天晚餐後，一個穿白衣服的人走進我的房間裏來，高興的叫着：「傑生，今晚修飾得整齊些，去參加跳

舞會去！」

我寧願一人靜處。但他硬催我到盥洗室去，他把我的頭髮梳整齊了，用一塊濕面巾替我洗臉。洗畢，拍拍我的背說：「好了，去吧。」

我們來到一間大廳裏，掛燈結綵，布置得富麗堂皇。穿着制服的音樂隊，奏着曼妙的音樂，悠揚中男女對對舞着。許多穿着漂亮夜禮服的女子伴着華服的男子。這種情境是我一向所未見的。

我站在一邊，迷亂地，儘量遠離人羣，因為我在一室中，衣衫最襤褸，和別人相形之下令人感覺慚愧，藏身無地。但是我羨愛那些美麗的布置，聽了那悠揚的音樂，心爲之醉。我呆望着一星期前初次見到的人，俯首見着發亮的地板，我的身體似乎飄飄然了。

我覺得無上的欣幸，但我還只是望着。當舞女走近我的時候，我膽怯地謝絕跳舞。我更疑惑起來，我究竟在什麼地方呀？突然間靈機一動，我想着了。我在這充滿快樂氣氛的地方，眼前有這末許多快樂的人，不是天堂是

什麼地方？

我想着這念頭，眼見目前的情境，不由得驚喜交集，興奮過度，竟放聲哭起來。一個女子馬上跑過來，拍着我的背，問我爲什麼哭。我不敢告訴她這是爲了快樂的緣故，急忙漲紅着臉揩去面頰上的淚痕，對着那天使般的女子強顏爲笑，但眼眶中還有淚水呢！

天哪，我是多麼幸運啊！那一晚我心醉着在些燈光音樂以及跳舞，後來舞會停止了，許多美女獻着冰淇淋和點心，我吃完了才回原室睡覺。

次日，我追憶着津津有味的隔夜的經過。坐在安樂椅中，假裝着閱書，腦際只是盤旋着我究竟是不是在天堂裏，要不是的話，那末在什麼地方呢？這樣的思念，使我漸近解決。

一天午後，我正坐着翻閱書的時候，忽然一個穿白衣服的人對我說：「健生先生，有客人來看你呢。」我跟他走到會客室裏，看見我的哥哥坐在那裏。他一看見我就從椅中躍出，跑過來伸手擁抱我。

對於他的慈愛我從心底發出感激，他是我數月來所見最親愛的人了。

「勞萊，」稍鎮定些，他說，「你認得我嗎？高興見我嗎？」

我點點頭，他重重的嘆了一口氣，似乎稍覺安慰。接着說：「你可知道我們是多麼爲你焦慮呀！現在好了。」

當他說話的時候，我的腦中又忙着思量他可不可以信任呢？但是看了他的慈容，又使我疑信參半。也許他會幫助我解決疑問呢！

「你有錢嗎？」我粗聲的對他說，充滿着感情。

「有呀，你要嗎？」他摸出錢袋，很高興的遞給我。

我熱誠地接了錢袋，細細的檢點牠的內部。「我並不用錢，」我理解着「錢在天堂裏沒有用處啊！」可是我拿着鈔票辨認他的價值的時候不禁又想起這不是一人世界的情形是什麼，天堂裏那會有這些東西呢！啊！我以前的思想全是荒謬的了。

我的哥哥默默地注視我的一舉一動，當我把錢袋

還給他，他躊躇的搖頭說：「你不要放些錢在身邊嗎？」

「不要，」我說，「我要問你怎樣到這裏來的呢？」

「我半小時前趁火車來的。」

「你能不能把車票給我看一看？」

「當然可以，」他從袋中摸出一張小卡紙給我看，

「這是回去的車票，你要看嗎？」

我看那票上印着「回程，自特羅萊維拉(Drury-ville)至紐約。」

「你回紐約嗎？」我問他。

「我預備在下班車回去，」他說，「你要什麼東西嗎？」

我搖着頭，心裏想我要不要問他另一個問題。我的內心帶着恐懼，手不自覺的搓着，身體似乎要栽倒。我問，

「你現在在特羅萊維拉嗎？」

「是的，勞萊，」他說，「你不是也在這裏嗎？」

這就是了，我的問題解決了。

「這裏是特羅萊維拉嗎？」我問，「他們為什麼把

我送來呢？」

「你生病呢！」

「噢！我生病嗎？」我輕蔑的笑着，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我想給他一個輕快的印象。我雖然這樣的做，內心是那樣的失望，我覺得臉直紅起來，額上的汗直流。

他溫和地慰解我說：「你最好別提起這些事，免使你煩惱。」

我的頭筋爲新的思想所刺激，我不回答他。

他繼續說：「這裏有一點香烟。那是你向來所愛吸的。」說着塞一包在我手裏。

他又擦着火柴燃一枝香烟授給我，我吸着，這是我幾月來初次的嘗試吧！他告別走了。我所要問的全問過。現在我可以獨自思維了！

離院

我來此將近一年了。一天醫生告訴我，我可以出院。在後六個月中，我雖常出外，但是總在醫院監護之下活動。

在這個試驗期中，我總算很順利的度過。期滿我回醫院受全痊證明書，可以離院了。

離院那天，醫生護士都圍着我稱賀。他們津津樂道的

追述我最初進院時的情形和後來驚異的改變。

臨行時我要求我的家屬護我回到我的病房去——

趙，我從窗中俯視草地及全院。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會全癒離此。這時在我的內心，回家的快樂的情緒和離別的感傷情緒交織着。以前希望從速離此，現在卻覺得依依不捨。最後我不得不跳上汽車揮手告別我一年來生活的地方。我想來時是一個廢人，去時是一個健全的人了。

骨科專家的祕方

醫界權威骨科專家史托凱博士(Dr. Byron Polk Stooker)鑒於一般人的不善對待受傷者，所以想出一種對於醫治時最完善的良法。這種方法在任何完備的醫學指指書內是尋不出的。他說：「第一不可任意舉起受傷者的頭部，要等他告訴你他的腿能伸動還是手能伸動，如果他的手不能動，那麼就曉得他的頸骨折斷了。這一切不可亂動。

「當背脊骨折斷時，你要輕輕的把受傷者抱着放在柔和的絨毯上，面部向下，然後再把絨毯吊起，使背髓不致受到過分的壓力。

「當頸骨折斷時，你要把受傷者輕輕的放在一塊本板上，面部向上，籍此可以得到安息的機會，這便是防止頸骨受傷後再起變動的最好方法。如果受傷者要用手去抬，那麼便要選定四個身手敏捷的助理員協同工作。一個抱頭，一個抱足，二個扶着臀部，當二個助手抱着臀部向前走時，其餘二個要用很輕捷的手法相對的拉，走幾步拉幾下，這樣可以使頭部與足部完好的脊骨與受傷的部分分開，不致混雜在一起，拖拉了一會，要等到受傷者創痛的部分失却知覺，不感疼痛，那時再施行開刀手術，就無礙了。」

處世藝術

嚴獨舉節譯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Dale Carnegie 原著 一九三六紐約 Simon & Schuster 公司出版

處世藝術是美國有名教育家譚爾·卡乃治所著的一本書出版以後，風行一時。中文全本亦先後由商務印書館、激流書店、廣學會、競文書局等六七家出譯。大受我國讀者歡迎。本文係從這一本名著中擷精取華而成的摘要。按卡氏在已往的二十四年內，曾先後訓練過一萬五千名以上的商人和專門職業的人，其中包括若干很著名的人物，向他請教演講術和應付人事的技術。他所授的課程，在商業關係上，有很大的價值，因此有幾處大機關像威斯丁斯電氣製造公司、麥克格勞·希爾出版公司、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以及紐約電話公司等都請他去到他們自己的公司辦公處中，對他們的職員和幹部人員施行這一種訓練。

據原作者自己說：「這一本處世藝術不是照着平常所謂書的意思寫成的。這一本書是從我所教授的數千名成人的經驗中生長和發展出來的。」從這一種廣大的經驗的積儲中，產生了人類關係中豐富的逸事和常識的教訓，其中充滿着待人接物的處世藝術。

一九三一年五月間，當「雙鎗大盜」克勞萊被一百五十名攔着機關鎗和催淚彈的警察團圍包圍而束手就擒的時候，警務處長牟爾羅尼宣稱這一個亡命之徒是紐約歷史中最危險的罪犯之一。警務處長說：「他是一個殺人不自覺的惡徒。」

但「雙鎗大盜」克勞萊自認是何等樣人呢？當警察衝進他的公寓裏的時候，他在寫一封公開的信。在這封信裏，他說道：「藏在我的外衣之後的，是一顆厭倦的心，但這顆心是仁慈的——不肯加害於人。」

在這一事不久之前，克勞萊曾在長島上一條鄉村的路上集會。忽然有一個警察，走近他所停下來的小汽車，向他說道：「把你的開車執照給我看看。」

一句話也不講，克勞萊拔出他的手鎗，把那個警察當場擊死。

克勞萊被判處坐電椅的死刑。當他到了新新監獄

的死牢裏的時候，他並不說：「這是我殺人償命，理該如此。」他叫說：「這是我因自衛而落得如此結果。」

這首故事的問題是：「雙鎗大盜」克勞萊絕不自責。

如果你以為這是罪犯中一個非常的態度，那末且聽新新監獄的獄吏勞和斯所說的話：「很少罪犯者自己認為是壞人。他們大多數都想曲解他們危害社會的行動而使其成為合理化，甚至對他們自己也如此，故而悍然主張他們決不應該被禁在獄的。」

如果牢監中的一班亡命之徒尚且凡事不肯自責，那末你我平常所接受的人，更當怎麼樣呢？

我個人莽撞了三十多年之後，纔覺悟到一百個人當中，倒有九十九個不肯自己指摘自己的，不論他錯誤到何種地步；而指摘是沒有用的，因為被指摘的人，往往百計藉口辯護，以自擬於合理的地位。

指摘而且還是危險的，因為它會觸傷一個人的自尊和他的自負的意識，並引起他的憤恨。

在我年輕而竭力想出風頭的時候，我寫一封愚笨的信給李却·哈定·台維斯，我正在預備一篇關於著作家的雜誌論文。那時我剛收到一封信，信末有這樣一個附註：「口授筆錄而未經閱讀。」我很受感動。我覺得寫這封信的人一定是一個很忙的要人。因為我很想在李却·哈定·台維斯面前表示我的神氣，所以在我的短簡之末，也照樣來了一個「口授筆錄而未經閱讀」的附註。

他連一封回信也不屑給我。他祇把原信退還，加上一行潦草的批頭：「孺子無禮不可教也。」誠然，我對於這個謬實，理有應得。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對之就懷了憤恨。我的憤恨很是熱烈，甚至十年後當我看到李却·哈定·台維斯的死訊的時候，我心中仍固執着一個念頭——我很慚愧自承的——就是他所給予我的傷痛。

當你和人有所來往的時候，記着你不是在和論理的生物來往，因為人是感情的生物，滿懷着成見，驕傲和

虛榮。只要稍稍加以刺激的指摘——不論你麼樣確知那指摘是合理的——那末你就激起了一個至死方休的憤恨。

本哲敏·佛蘭克林，在年青時本來並不圓滑的，竟會精於外交手段，待人接物，八面玲瓏，以致被任為美國駐法大使。你要知道他成功的祕訣嗎？他說道：「我不願諂人的短處，而願講各人我所知道的長處。」

正如約翰·海博士所說的：「上帝自己也不主張在末日未臨之前判斷人。」然則你為何要判斷別人呢？

我們都有自負心

美國最淵博的哲學家約翰·賓威教授說人性中最深切的渴慕是一自負的希求。「記着這一句話，「自負的希求」這是一種劇烈而堅決的人類的渴望。亞伯拉罕姆·林肯未受過充分的教育而不過是一個窮苦的雜貨店夥計，其能孜孜不倦致力於攻讀法律者，正是由於這一種希求的動機；狄更斯寫出他不朽的小說，也

是受了這一種希求的策勵。你想穿最時式的衣服，駕最新式的汽車，並談論你那些漂亮的孩子們，推其用心，正爲了這種自負的希求。

人們有時爲了欲博取別人的同情和注意而得到一種自負的感想起見，往往會變成廢人。有幾個權威者宣稱事實上人們確會變成癡狂，因爲他們在殘酷的現實世界中得不到自負的感想，於是就轉而到癡狂的夢境中去找求。

人們對於自負感想的追求，既然如此迫切，那末你如果能給以相當的滿足，試想其妙用何等偉大。如果有人能誠實地予人以這種內心渴求的滿足，那末他就可以支配人們，易如反掌。

安得烈·卡乃治以每年百萬元之空前巨薪，給予却爾斯·許惠勃。難道因爲許惠勃對於製鋼的知識，比別人格外多嗎？豈有此理。許惠勃親自告訴我，他手下的工人對於製鋼的知識比他本人更來得豐富，而之所以得此巨薪，大半是爲了他有支配人的能力。而他的

祕訣在什麼地方呢？

他說道：「我認爲我所有的最大的長處，是在於能喚起人家的熱忱，而引起其人最大的努力之法，莫如予以相當的尊重。人所最難堪而挫損志氣的，莫過於上級人員所施的指摘。所以我最喜稱贊人而不願對人吹毛求疵。我還未遇見過一個人，不論他的地位怎樣高，他在被贊許的精神之下，比較在被指摘之下，不能作成較好的工作，和放出更大的努力。」

洛克斐勒處置人事的成功祕訣之一，是他對人的誠懇的尊重。例如，當他的合股人之一愛德華·貝特福在南美洲做了一件吃虧的買賣而使公司損失一百萬元的時候，洛克斐勒本該可以大加指摘了；但他並不如此，因爲他知道貝特福確已盡其力之所能。所以他找一些值得稱贊的事情來講；他向貝特福道賀。因爲他還能保全他所投資的百分之六十，確是不幸中之大幸。「那真不錯，」洛克斐勒說道。「我們做事本來不能永久地盡如人意。」

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自負之心。每一個民族也如此。你覺得你比日本人優越嗎？其實日本人自己正覺得比你優越哩。他們一見一個白種人和一個日本女子在一起跳舞，就會怒不可遏。你以為你自己比那印度的印度教徒優越嗎？那是你的特權，可是那裏有一百萬印度教徒對於你們異教徒所備的食物，避之若浼而不屑加以一觸呢。你覺得你比那愛士基摩人優越嗎？那也是你的特權；但你可真要知道那愛士基摩人當你是何等樣的人嗎？那末你且聽我道來。在那愛士基摩人當中有少數當地的流浪漢，他們是一班不肯工作的下賤的無賴。依士企摩人稱呼這班人為「白種人」——這就是他們用以表示極端輕視的名稱。

事實上差不多每一個你所遇到的人，都覺得他自己某一方面比你優越一些，所以要迎合他的心意，最好讓他覺察到你承認他的自負。在維也納的團聚裏有一行道：「我所需要的，莫過於我的自尊心的滋養。」我們滋養我們的孩子和友朋的身體，但我們難得滋養他們

的自尊心。

我並不是在這裏倡議詭媚。詭媚應該要失敗的，而事實上也往往失敗的。但詭媚是從牙齒裏發出來的，誠懇的尊重是從心裏發出來的。

我們勿再專想我們自己的成就，和我們自己的需要。讓我們來計算別人的優點。如果你對於別人的優點，給予他以真實誠懇的尊重，那末他會記憶着你所對他說的言語，在他忘懷了之後的數年，他還記在心裏。

依滿生說：「每一個人我所遇到的，在某一方面，是我的優越者。在他比我優越的方面，我向他請教。」（此語正合我國古聖所謂「三人行必有吾師」之意——譯者。）

利用對方的需要

將來你會要求一個人替你做一件事。在你開口之前，記着天下只有一個法子可使任何人替你做任何一件事。那個法子就是使他們需要做這件事。

安得烈·卡乃治對於此道可以算得是甄輪老手。他善於利用別人的需用，來說動他們。舉一個例來說：他的妻子有兩個兒子在耶爾大學讀書，他們好久不寫信來家，對於他們的老母所去的信，也置之不理，以致她萬分憂慮，甚至害起病來了。於是卡乃治就提議打賭一百元，說他能在下班郵件中得到一封回信，連請求都用不着。有一個人願意和他打賭，所以他就寫一封通篇都是閒言閒語的信，給他的兩個姪男，並在附白中偶然隨隨便便的說起他寄給他們每人一張五元錢的鈔票。但他故意不把那所說的錢封在信裏。

於是在第二班郵件中，回信果然來了。

這個計策當然是迎合一種比較低級的動機；但在對付最高級的動機中，其感動人的效力，也時常能達到目的。當已故的北巖爵士發覺有一張報紙利用他所不願刊登的一頓照片的時候，他便寫一封信給那家報館裏的主筆。但他並不說，「請勿再刊載余之照片；余不

喜此也。」他投合了我們對於母性所共具的尊敬心。他寫道，「請勿再刊載余之照片。家母不欲如此也。」當小洛克斐勒不願報館的攝影記者攝取他的孩子們的快照的時候，他並不說，「我不要把他們的照像刊登出來。」他投合我們公共所抱不願有損於孩子們的願望。他說道：「你們是知道這種情形的朋友，你們自己也有孩子，而你們知道過分的張揚對於少年人是不宜的。」

却爾斯·許惠勃有一個工廠經理，這經理手下的工人，並不產生他們應有的工額，許惠勃問道：「像你這樣才能的人，怎麼不能使這個工廠產生應有的工作？」那工廠經理答道：「我也不知道，我會推慰這班人，我會督促他們；我會責罵他們。怎奈他們不肯做出工作來。」這時適巧白日已盡，而夜班工人方將上工。

「拿一枝粉筆給我。」許惠勃說道。於是他對着站在最近的一個工人問道：「你們一班今天做了多少度工作？」

「六度。」許惠勃不再發言，當下拿起粉筆在地板

上寫了一個半大的六字，然後走開了。當夜班工人進來的時候，他們一見那個「六」字，就問這是什麼意思。「大班今天來過了，」日班工人說道。「他問我們今天做了多少度工作，我們告訴他說做了六度。他就拿粉筆在地板上寫下了這一個「六」字。第二天早上許惠勃又到工廠裏來兜一轉。那夜班工人已把「六」字擦去而換上一個斗大的「七」字。

當日班工人上工的時候，他們看見地板上已換了一個斗大的「七」字。原來那夜班工人以為他們所做的工作比日班工人來得好，是不是好，他們也要顯一些顏色給夜班工人看。於是他們就努力起來，等到他們在那天晚上下班的時候，他們竟然留下了一個很大很神氣的「十」字。不久這一個生產一向落後的工廠就產生比較任何其它工廠更多的工作。

是甚麼原理呢？據許惠勃說：「完成事情的方法，在於鼓勵競爭。我的意思並不在於賺錢的問題，而是在於一種超越的欲望。」

在一九一五年當威爾遜總統決意遣派一名和平使者去和歐洲的軍閥們談判的時候，主張和平的國務卿威廉·瓊寧斯·博良極願意思去。他見到一個機會，可使他的姓名永垂不朽。但威爾遜却委任了霍斯上校，於是霍斯的難題就是把這個消息去告訴給博良知道。「博良顯然覺得很失望，」霍斯上校在他的日記中記着，「但我解釋總統的意思認為這件事不宜過於公開，如果你到歐洲去，難免引起許多注意而人民將疑慮為甚麼他在那裏。」

你能看出這話中的暗示嗎？霍斯實際上無異對博良說他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大有殺雞焉用牛刀的意思——而博良就覺得滿意了。

警敏伶俐熟悉世故的霍斯上校，正是遵照着一條人類來往的重要定律：常使別人樂於做你所提議的事。勿與人爭論。

有一晚在宴席上。在我旁邊的人講一隻故事，他在講的時候引用了一句成語：「我們無論如何改造我們

的環境，但冥冥中自有神靈預定我們的結局，」並把這句成語歸源於聖經。他顯然弄錯了。爲了顯示我的博學起見，我當即予以指正，說這句成語的出典來自莎士比亞，而不是出於聖經。不料他固執成性，偏說是出於聖經。反譏我欺典忘祖。這時坐在我左首的老友，適巧是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於是那講故事的朋友和我二人，都同意把這個問題向他去請求解決。我那個老友聽了，一面在桌子底下用足踢着我，一面就說道：「譚爾，你錯了。這位先生是對的。這句話確是出於聖經。」

當晚散席之後，我的朋友在歸途上對我解釋道：「當然那句話是出於莎士比亞的譚爾，但我們都是被邀而來的座上佳賓。爲什麼要在一個人面前去當面證明他的錯誤呢？這樣難道會使他喜歡你麼？爲什麼不顧全他的面子。他並沒有請教你的意見。爲什麼去和他爭論呢？常常避免尖銳化的辯論。」

「常常避免尖銳化的辯論」這正是我所迫切需要的教訓，因爲我向來是一個固執不化的辯論者。在我

少年時期，我會和我的兄弟辯論着天河下面的一切事物。在大學裏我讀的是邏輯學和辯論術，後來並在紐約教授這二種課程。由於這一切的结果，我已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最好的辯論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避免辯論。十次倒有九次，每次辯論的結果，往往使爭辯的雙方各自更加確信本人是絕對不錯的。你不能在任何辯論中獲得勝利。你不能獲勝，因爲即使你在辯論中獲得勝利，你也有所損失，原來你將永不獲得你對方的善意。

威爾遜內閣時候的財政部長威廉·麥卡陀，宣稱由於數年來政治中所得的結果，他已知道「要藉辯論來擊敗一個無知識的人是不可能的。」麥卡陀先生，亦這種說法，還是婉轉溫柔之詞呢。照我的經驗，任何一個人——不論他是屬於那一種等級——要想用唇槍舌劍的比武來改變他的心意，簡直都是不可能的。

例如，一個所得稅顧問費特立·派生斯會和一個政府稅收檢查員互相爭論了整整的一小時。爭論的主題是一注九千元的稅收。派生斯說這九千元是一筆獨

賬，那檢查員則稱這一筆稅非徵收到手不可。

「那個檢查員是冷酷、傲慢而頑固的，」派生斯說。「我們爭論愈久，他變爲愈頑固。最後我對他說道，『我以為這是一個很小的問題，比不得你所必需裁奪的決定，那纔是真正重要而艱苦的事。我對於稅收問題曾下過一番研究。但我所獲得的知識，都是從書本中來的。你的知識却是從活的經驗中得來的。我有時很希望得到像你這樣的一個差使。那末我就能多知道一些了。』我對他所說的話，確是句句出諸肺腑。於是那檢查員便在他的椅子中把身子挺了一挺，向後靠着，然後對我講了許久關於他的工作一方面的事情，告訴我他所揭穿的幾樁狡黠的逃稅案子。他的語氣漸漸變爲友善起來了；不久他便講起關於他的孩子們的話來了。當他告別的時候，他關照我說他對於我的問題將再加以考慮，過幾天來把他的決定給我。三日後他就到我的辦事處來對我說他已決定讓那稅收報告單照原狀編案罷。」

這一個稅收檢查員正足以證明人類最普通的弱

點之一。他需要一種自負的感覺；當派生斯和他爭論的時候，他就高聲陳述他的權力而獲得他所需要的自負的感覺。但一等到人家承認了他的自負，不再和他辯論而任其擴張他的自我主義，那時他就變成一個富於同情而和善的人物了。

我已不復指出人家的錯誤了。我覺得這是值得的。世人明理的很少。我們大多數是懷有偏見的，被我們的成見所遮蔽的。當我們錯誤的時候，我們也許自己心中自承是錯誤的。如果人家出以溫和圓通的態度來處置我們，我們也許會對別人自承我們的錯誤，而甚至因我們的坦白而引以爲榮。但如果有人直言談相，把那不合胃口的事實，硬向我們的食管裏往下塞去，那末我們就不堪領教了。

在他的傳記裏，佛蘭克林說明他怎樣克制那可厭的好辯之習慣而終於成爲美國歷史上最能幹的外交家。一天，佛蘭克林還是一個少不更事的青年，一位年老的桂格會教友把他拉在一旁，告訴他一些激人的真理：

「你的意見對於那些和你不同意的人們，無異是一記掌聲。你的衆朋友覺得你不在一起，他們便比較多一些享樂。你所知道的固然很多，沒有人能告訴你什麼。其實也沒有人想來告訴你，因為這一種企圖，徒使他自討沒趣而已。因此你不見得再會知道較你現在所知道的更多了，而你現在所知道的，實在也有限得很。」

佛蘭克林到底是聰敏的，他聽了這一席話，覺得句句是實情，於是以後他就改變作風。我定下一條規則，佛蘭克林說道，「力求避免一切對別人的情感之直接衝突，和對我自己的情感之肯定的陳述。我甚至避免引用一切含有確安主張的言語，像『必定』、『無疑』等詞，而改用『我料想』或『我現在看來似乎』等語句。當別人陳述一件我所認爲不真實的事情之時，我並不以突然駁之爲快，也不馬上指明他的荒謬之所在；我答覆起來，開頭便說在其種情形或環境之下他的意見是對的，但在目下這一個情形中，在我看來似乎略有不同。」這個後來就成了我的習慣，所以在過去的五十年內，恐怕沒有人曾聽到我口中吐出過一句武斷的言語。當我建議新的制度或舊制度的改良的時候，我之所以能對國內同胞有這許多力量，並在公共會議中有這許多勢力，我想大半歸功於我這一個習慣（橫次於我的誠實的品性。）

當你錯誤的時候

當一個人有錯的時候，迅速自承，往往能解除對方的武裝，使他無所藉口。廣告繪畫師阜迪南·華倫利用了這一種技巧來博得一個暴躁易怒的美術主任的善意。華倫告訴我說道：「新近我交給他一件草率的工作，他打電話給我，叫我立即到他的辦公室去看他。我到了那裏，所見的一副情形，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顯着一種仇視敵對的態度，虎視眈眈的在找尋指摘的機會。他盛氣凌人的問我爲什麼做得如此這般。於是我就試用着一套新的策略，祇說道，『我是錯的，對於這個錯誤，絕對沒有推諉的餘地。我替你繪畫已有好久了，在理本

該要知道得好一些。我自問確很慚愧。」

「他聽完了我的話，反而開始替我辯護起來了。他說道，『是的，你說的正對，但畢竟這不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當下我就插口說道，『任何錯誤都足以破費的。我應該多多小心。我重新再來畫一張罷。』」

「『不！』他反對着說道。『我不要再叫你費心了。』於是他稱贊我的工作，告訴我說他只要一些些不重要的改換，不過是局部的枝節地方——不值得憂慮的。我之先自指摘已把他的戰鬥力完全打消了。在我們互相告別之前，他給了我一張支票和另一件工作。」

單數第一一人稱

在我孩提時代的甜蜜的回憶中，有許多事情是關於一隻短尾的黃毛小狗，名字叫做第貝。牠從未讀過心理學的書籍。牠也不需要讀。牠自有一種討人歡喜的才能。牠自己也歡喜人——牠對於我的關心很真摯而誠懇。

使我禁不住報答牠的愛我而愛牠。

你需要交朋友嗎？那末學取第貝的祕訣。和氣待人。忘了你自己。人家對於你是不發生興趣的。他們一天到晚只關心於他們自己的事情。紐約電話公司從打電話人的談話中詳細研究那一個字眼是人人所最常用的。結果尋出一個人稱代名詞「我」字。在五百次電話中的談話裏，倒用了三千九百次「我字」。一天到晚只聽見「我」「我」「我」「我」「我」。

所以你利用關心人家的方法來交朋友，二個月中所交的朋友，更多於二年中利用使人家關心你的方法所交得的朋友。

這為梯俄道爾·羅斯福的得享衆望的祕訣之一。

羅斯福有一天造訪白宮，那時塔支脫總統夫婦都出去了。羅斯福對待下人也一樣客氣，他和白宮裏的一班舊僕，一一招呼，並叫出他們的名字，甚至連那廚房裏的女傭也不在例外。

亞基·勃脫寫道：「當他見了廚房女傭愛麗思的

時候，他問她是否仍做玉蜀黍麵包。愛麗思告訴他說她有時做給僕人喫，但樓上一個人也不喫的。

「他們顯示不善味覺，」羅斯福大聲說道，「我見了總統當把此事告訴他得知。」

「愛麗思取了一片放在一隻碟子上端給他，他就走到辦公室那邊去，一面走，一面喫。一面對那些園丁和工人點頭招呼。他們至今仍在彼此低聲輕語談論這一回事，而矮克、胡佛眼眶中含着兩包眼淚說道：「這是我們差不多二年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却爾斯·伊立哇的所以成爲最成功的大學校長之一，也是同樣的由於這一種極度關心於別人的問題。一天，有一個大學一年級生克蘭頓，走到校長室裏，要求由學生信用放款基金中撥借五十元。借款獲得批准。「於是」——我這裏引用克蘭頓所說的話——「伊立哇校長說道：『請坐下來，』使我驚異的是，校長繼續說道：『我聽說你在宿舍裏煮東西來吃。我想如果你所得的食物是適當而足以一飽的話，那對於你倒也不惡。」

我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我也曾來過這一套。你可曾做過小牛肉麵包嗎？如果把小牛肉煮得好，那便可算爲無上的食品，因爲一些也沒有廢費。這是我所慣常烹製的方法。』他於是告訴我如何選擇小牛肉，如何緩緩地烹煮，如何蒸發使肉汁後來變成肉凍，然後如何分割而用二隻平鍋相夾而緊壓之，以備冷食。」

這一種態度在商業中能奏效嗎？何以不能。我能引證數十個例子，以資說明。

紐約市中一家大銀行裏的却爾斯·華爾脫斯，被派繕製一張關於某公司的密封報告書。他只認得一個人。知道那公司的詳情的，就是那個董事長。當華爾脫斯會晤這位董事長的時候，一個青年女子推開一扇門伸進她的頭來對那董事長說她這天沒有舊郵票收下給他。

「我是在替我那十二歲的兒子收集舊郵票，」那董事長解釋道。

於是華爾脫斯就把他的來意說明，並開始詢問一

切

那董事長若即若離，答非所問，說了一些不着邊際的籠統的言語。結果這一場會見，沒有多少時間，便告結束。華爾脫斯不得要領，毫無所獲。

華爾脫斯到此地步，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他想起他銀行裏的國外貿易部，從世界各地來信的信封上面，收下了不少舊郵票。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訪這個人。」華爾脫斯說道，「並告訴我已帶了一些舊郵票來預備送給他的兒子。他立即笑臉相問的招待我。『我的兒子喬治將愛好這一個。』他一面摩撫着那舊郵票，一面不住的說道。『你看這一個。這是一個寶物。』」

「我們談了半小時關於郵票的閒話，然後他就又費了半小時以上的時間，把我所需要的消息和盤托出，一些不遺——甚至連我所未曾動問的事情，也都告訴了我。」

如果我們需要交朋友，那末讓我們先來替別人做

些事情——需要時間、精神和體貼的事情。

全神傾聽

最近我在一次宴會中遇到一位植物學家。我以前從來沒有同一個植物學家談話過，那天晚上我簡直在我的椅子邊沿上坐了整整的一個黃昏，聽他講乾麻葉、馬鈴薯、路得·佩本克和戶內果園。夜深了，我就向他說明天會而起立告別。那時他回頭在主人面前說了我許多好話。他說我「最會鼓舞」而是一個「最有興趣的健談者。」

我是一個有興趣的健談者嗎？其實我差不多什麼話都沒有說過，如果我要說話，勢必打岔了他的話題，因為我對於植物學，一點也不懂得。但我却很注神地聽着，因為我對於他在講的話，發生深切的興趣。而他也覺得這一點。當然他很喜悅。這一種洗耳恭聽的態度，是我們所能給予的最高致敬之一種。

這就是在社交會話和商務會見中的成加之祕訣。

記著你所對談的人。他對自己和他本身的需要與問題，所發的興趣，更甚於對你和你的問題。他的牙痛對於他，比中國地方的饑荒更為重要。下次你開始和人談話的時候，切切注意這一點。如果你欲取悅於人，你須做一個洗耳恭聽的人。鼓勵他們去談論關於他們自己的言語。

名字的魔力

有一次我向傑姆·法雷請教他的成功之祕訣。他說是「努力工作。」我就說道：「請不要打哈哈。」

於是他反問我照我的意思想什麼是他的成功之原因。我答道：「我知道你能招呼一萬個人，叫出他們的小名來。」

「不。你弄錯了，」他說道。「我能招呼五萬個人，叫出他們的小名來。」

不要小覷了這一點。這個才能曾幫助法雷把佛蘭克林·羅斯福置身於白宮總統府中。當年傑姆·法雷在一家石膏商號裏充任旅行推銷員的時候，他創造一

種記憶人名的制度。不論何時他遇到了一個新相識，他就調查他的全部姓名，家庭人口，經商性質，和他的政見的色彩。他把這些事實一一都記在心裏，等到第二次遇見那人的時候，他就能拍拍他的背部，致意他的夫人和小孩，並問起他後庭院的一大紅生長得怎樣了。無疑的，他已話開了一個頭，以後就容易談到生意經一方面了。

他在早年就發覺到普通一般的人對他自己的名字，所感的興趣，更甚於對全世界一切的名字。如果你記得一個人的名字而能隨口叫出來，那末你已給他一個充實而有效的致敬。反之，如果你忘懷了或誤拚了，那末你已處於一個很不利的地位。

安得烈·卡乃治在十歲的時候，已經覺到世人對於他們自己名字的重視。他就利用這種發現來博得合作。他有一窩小兔子，但他沒有什麼東西來餵牠們。於是他就想出一個妙計來。他告訴隣近的一班孩子說如果他們去把車軸草和蒲公英拉來餵他的兔子，他願意把他們的名字來題他的兔子。作為尊敬他們的紀念。

這個計劃果然奏效如神，卡乃治永不忘却。

若干年後，他在商業上利用了這同樣的心理學，揮到數百萬元。例如，他要把鋼軌售給本薛文尼亞鐵道公司，當時那公司的董事長普愛格·湯姆生因如安得烈·卡乃治在畢資興建造一所很大的鋼廠，取名就叫「愛格·湯姆生鋼鐵工廠。」

當本薛文尼亞鐵道公司需要鋼軌的時候，你想愛格·湯姆生還會向別家廠裏去購買嗎？

當卡乃治和喬治·波爾曼在臥車營業上互爭霸權的時候，這位鋼鐵大王又想起那兔子一本的教訓來了。

安得烈·卡乃治所統制的中央運輸公司正和波爾曼所開的公司互相競爭。雙方都想奪得聯合太平洋鐵道公司的臥車生意，彼此振作精神。大製造價犧牲全部的獲利機會。卡乃治和波爾曼二人都已趕到紐約去見聯合太平洋公司的董事會。一天晚上，卡乃治在聖尼科拉斯旅館裏遇到波爾曼，他就提議二公司彼此合併。他詳

述雙方合作和彼此傾軋的利害。波爾曼聽得很留神，但他並不完全信服。最後，他問道：「你將那合併而成的新公司叫做什麼名字呢？」卡乃治不待思索，當即回答道：「那當然是把它叫做『波爾曼宮室造車公司。』」波爾曼頓時面容歡悅，「請到我的房間裏來，」他說道，「讓我們來從長計議罷。」那一席談話造成了一頁工業的歷史。

世人對於他們的名字，大都引以自豪，所以他們願付任何代價，企圖把他們的名字永遠保存。二百年前，有錢的人慣喜出資叫著作家把他們所著的書，給他們題獻。我們的富翁幫助海軍上將增特籌資，以便出發到南極去探險，而把冰山的山脈題上他們的名字，作為交換條件。甚至暴怒無情的老白紐姆，因為年老無子而沒有人繼承他的姓氏，在失望之下，自願提出二萬五千元代價，叫他的外孫西雷，取名為「白紐姆」西雷。

寬取善意和使人有自負之感，最簡單，最顯明而最重要的方法，莫過於記憶人家的名字。然而我們當中有

多少做到這樣呢！十次中倒有五次，我們和一位生客相見，敷衍了事地談上數分鐘，等到臨別的時候，就連他的名字也都記不得了。大多數人記不得名字，原因是他們不肯費去必要的時間和精神來專心注意。默誦，並在他們的心中印下人家的名字。

法王拿破侖三世自誇說他能記憶他所遇見過的每一個人的名字。他的技能是什麼呢？如果他沒有聽清楚一個人的名字，他就說道，「很對不起，我沒有聽清楚你的尊姓大名。」如果遇到一個異常的名字，那末他就說道，「怎麼辦法？」

在會談的時候，他肯用心再三提起對方的名字，同時並由那個名字聯想到那個人的特點、表情和一般的形狀。如果那人是一個重要的人物，那末他還作更進一步的費神。當他獨處的時候，他把那人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看了又看，使它深深地印在心中，然後把那張紙扯去。這樣他對於那個名字，非但有了聽覺的印象，而且還有視覺的印象。

這一切都費時的，但依滿生說得不對，「良好的禮貌是許多小的犧牲組成的。」

記着：一個人的名字，對於他自己，是全部言語中最可愛而最重要的語聲。

平凡中的神奇

法國的大畫家克勞門勒（Claude Monet）時常帶了食盒畫具畫布等在破曉的時候出發到野外去。他坐在一個草堆前——一個田野間極平常的草堆前，拿出他的畫具來開始作畫。從早晨起一張一張地畫下去，直到天色暗了，才收拾回來。一天中所作的十二張畫却是同一草堆。但是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太陽光由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強度，照射在這草堆上所表現的色彩是多麼變化無端啊！

所謂「意志力」不過是「精力」和「興趣」罷了。

意 志 力

光明摘譯

Self-Analysis Made Simple

Joseph Ralph 原著 一九三九紐約 The Dial

Press 出版全書二四九頁

帕理成功了北極探險，史坦雷遊過了「黑暗的非洲」，沙列頓跨過了南極。這是人類以精神的貫注及體力的支持而發現地極的幾個例子。如果要給成功這些偉業的「推動力」下一個定義，大家一定會立刻想到「意志力」。但是讓我們把這毫無意義的名詞——「意志力」深深地埋葬了，不讓他再復活起來。事實上這個名詞是早已死去，而發出臭味了。這種推動帕理諸人，而使他們成就偉業的力量，的所謂「意志力」不過是「精力」加「興趣」罷了。

帕理想要到北極去，而且這種願望非常強烈，全神貫注於這次偉大的冒險。因此他全部的興趣也就完全寄託在這方面。同時他又富有精力，於是他就具備了這種「推動力」。當精力與興趣相聯時，大專業就此開始。只要這種聯結存在，努力是不會中止的。一個人的終生目的得遂時，這兩個有力的因素也各自達到極點。

在商業、工業、學理的研究，以及各種精神事業中的成就，都完全合於這條簡單的原理的。

一個人對於他的目的，第一先要發生興趣，否則他

就不能專心一志向那方面努力。其次他須有足够的精力，來順着興趣前進。只要這兩個因素相聯結，滿意的結果是可保證的。

無論什麼人都具有他所需要的「興趣力」。可惜有許多人不知利用，而把大部份浪費了。一部份是無意識地浪費，其餘的則是有意識而無目的地虛擲了。這是很可惜的。

高興做一樁事，並不是什麼「才能」；也不是什麼「力量」。我們歡喜種花，這也能說是有什麼「力量」推動我們嗎？帕理要到北極去，這不是什麼「力量」，不過是一種慾望而已。慾望人人所有，並且有的非常強烈，但這種慾望不抓住一興趣的目的，是不會有何成就的。使帕理達到北極的也並非「精力」的本質。許多人能和帕理相等的精力，但他們不會做出什麼事來，帕理能够成功的，是因為他求達到他的目的，把他全部的精力都利用了。

假設有一個酗酒無度的醉漢，站在一家酒店前。這時他被兩種相反的慾望所困：一是進去喝一杯，一是立刻走開。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機械的心理學家說，正是「意志力」表現得最強烈的時候。但事實上，這時候並無所謂「意志力」參與其間。這時這個人在想像中已經喝了一杯，而心中是在打主意，要不要真正地去喝一杯。他所想像的不是在家裏油漆花園裏的欄杆，而是站在櫃檯前，右腳悠然地踏在銅欄杆上，右手握着一瓶威士忌，傾入左手的玻璃杯中，舉到唇邊，一仰而盡時所得到的快感。這位可憐的人，把他全部的「興趣力」集中於飲酒上。那門裏的櫃檯，正是他的「北極」。他不能離開這酒店的門前，正如帕理不能塞耳不聞他那「北極的招呼」一樣。

使那些沉酒醉酒可憐的人墮落的，並不是爲了缺乏「意志力」。事實上，這種「意志力」正是領導他們走向這條路去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每個人所有的。

用不着運用智力去追求，也用不著去請教那班心理學家，如何訓練你的「意志力。」

每個人都有相當的精力，而且也各有真「興趣目的。」只要這兩要素一相聯結，就成了他的「推動力」，以成偉業。

去尋找你的「興趣目的」罷。牠正在離你不遠的地方等待着。你一找到牠，就用你全部的精力把牠握住。如果你這樣做，你就可以不負此一生了。你要是不歡喜種菜，不歡喜養鷄生蛋，那末就不必去做。讓那些歡喜幹這些事的人去幹罷。隨後把你那真正的「興趣目的」牢牢握住，使出你那尚未被利用的精力來追求牠，總有一天清早，一覺醒來，發覺你已是世界上一個成功的人。你覺得你終於達到了你的「北極」。這種感覺是頗令人快意的。而這種快感正是鼓勵着人類建立各種偉大功績的力量。

煩惱與睡眠

隨便做什麼事在日間做，總可以多得些成功。如果你在夜晚做，任憑你如何努力，但是發生的功效確是微細。有些人將不快的事藏在內心不去澈底解決，所以夜晚總是不安睡，還有些人，他們不畏艱難，痛苦邁步前進，把一切疑難不決的事分析得十分透澈，於是一到夜間就覺得很香甜的安睡。有時往往一種問題，表面上看去很可以明白，本不用拿現實去透視牠，但是因為內心還不能夠確定，於是煩惱，鬱悶，層出不窮，所以一到夜闌人靜的時候，總是反覆思索，與時鐘為伴，總不能合眼入睡。

熟睡的價值是得着心神的安息。假使有許多人有許多麻煩的事情在內心裏，但是他們的思想比與他們競爭的人來得迅速，無論夜晚環境好不好總能安穩入睡。所以煩惱不會繫於達觀人的腦筋中，牠是幫助多煩惱的人們的。(Alfred Permberton Magazine)

音樂爲什麼被認爲是一種
滋補和調養治病的良藥呢？

音樂與人生

邱鐵生節譯

The Doctor Prescribes Music

俄國 Edward Odolsky 原著 一九三九紐約 Fredrick
A. Stokes Co. 出版全書一三四頁

在物質文明的今日，現在我們有了無線電收音機和有完備唱片的留聲機，在家中要是高興，隨時有享受音樂的便利，況且所費並不多，因此音樂將與飲食睡眠一樣，同是促進和保持我們人類健康的日常生活要素。很早，古人就知道音樂能够醫治疾病，功效比藥劑還要靈驗。四千年前，埃及的僑醫可以用一種音樂式的呪語來治病，這種方法尤其對於婦女病症更爲奏效。這種呪語至今埃及的醫界仍依就保持着。

古代的希臘人的思想却有與現代吻合的，他們用豎琴作爲一種緩和暴怒性情人的樂器，據說希臘古時大音樂家杜蒙（Damon）操着豎琴，能使銜頭的酷刑醉漢鎮靜。這樣看來，音樂確是醫治暴躁性情的良藥了。柔和的音樂是一種精神上的慰藉，地影響着人的性情的溫和。反之，粗魯的音樂對於人的精神是一種蹂躪，牠能使人的性情變爲急躁，凶暴。亞歷山大帝在位時，他駕前的樂師，奏着激烈動人的曲調，這樣一來刺激了

他的神經，因此他便從寶座中躍出，拔劍擊刺他的左右。

近在一世紀前，拿破崙征俄大敗，他歸罪他的慘敗係受於俄國隆冬氣候的嚴寒與俄國軍隊中音樂的影響。那種神祕的哥薩克(Bossack)軍隊中不可思議的粗魯軍樂，激動俄人奮勇襲擊敵人，精神煥發，勇往直前，結果使法軍全軍覆沒，我想這種相類的事，在別的戰爭中，大概也不會少的。所以音樂在軍隊中的重要性，無異如軍火和糧食一樣。由於歷史的顯明證例，我們足以說明音樂能使人暴怒也能使人安靜，牠感人之深由此可見一斑了。

現代科學證明音樂對於人生的健康、樂趣、效率的影響，全係事實。

音樂對於人體的影響

現在我們實在講起來音樂爲什麼認爲是一種滋補和調養治病的良藥呢？數年來，科學界經過很久的研究，暫時把牠作一解釋，而所得的結論如下：

(一) 音樂能有促進新陳代謝的功能。

(二) 牠能增高或減低肌肉的動力。

(三) 牠能加速或遲緩人類正常的呼吸。

(四) 牠對於人體血液循環、脈搏、血壓有顯著的影響。

(五) 牠能緩和情感的刺激。

(六) 對於生理上有着極大的感情作用，影響內分泌的亢衰。

近代的科學已經發現音樂不但對於物理學心理學上有極大作用，同時對於化學也有作用。一個奇趣的試驗證明，尖銳的音樂可以使一個生雞蛋幾分鐘在釜中可以煮熟。這樣看來，音樂對於人體，無疑地也能產生化學作用，可是現在還沒有確實的方法證明罷了。

音樂對於精神的健康

輕鬆活潑的音樂，可以刺激頭腦思想活動，同時，緩和柔和的音樂可以使思想過度的頭腦，藉以安息，心臟

神怡，全賴思想的活動力和血液循環的流動。凡是抑鬱，煩惱都是血液心臟遲疲過度的原因。

音樂的曲調方面講起來，貝多芬 (Beethoven) 的「愛神曲」(Eroica Symphony) 中的末段用來調濟極度的抑鬱，再好也沒有了。此外特伏勒克 (Dvořák) 的「狂歡節前奏」曲 (Barnival Overture) 和「勇士前進曲」(The Ride of the Valkyries) 都對於人生的喜悅都有極好的效果。輕度的抑鬱，大半是我們在星期一所感的苦痛佔多，那因為週末過度的興奮，完全是一時心理上的現象，嗣後你若星期一早上醒來，你感覺到極度的抑鬱時，可以用留聲機和鋼琴，試聽或試彈幾段貝多芬的名曲，然後做起事來，雖不能像亞爾傑的英雄 (Algerhero)，但是至少你得驚異你在工作時，精神上所感覺的異樣的輕快，活潑，確是事實。雖都知道音樂是煩悶時最好的救星。愛活動的人常愛好流行的歌曲，抑揚的舞曲，吉伯爾特 (Gilbert) 和芮麗文 (Sullivan) 醉人的歌劇和那種不朽的新

鮮的古典名曲。

對於病後初癒的人，有很多的歌曲可以選擇清聽，像描寫樂中的杜開科夫斯基 (Tchaikovsky) 的「羅米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 的前奏曲 (Overture) 對於憂鬱、衰頹，經過很多次的試驗，得有極佳的效果。一個心境受有極大損失而感痛苦的人除了音樂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能够使他得着慰藉，像貝多芬的名曲就是慰人苦痛的最佳樂曲。

音樂對於工作的效率

這是一種很使人注意的奇事，就是不久以前，一艘郵船停泊在港內，工人正在重新油漆船面，適值該船樂隊練習演奏，當奏着輕快悅耳的音調時，工人的工作也特別加速，當奏着昏沉欲睡的音調時，他們的精神也就閒蕩起來，工作也遲慢得多了。

軍隊中的音樂使人刺激受得更深，軍隊也認為牠是軍隊裏的必需員，牠可以幫助兵士擔負起體力上

繁重的工作。假使軍隊沒有音樂，恐怕難以完成艱苦的行軍吧！

退一步講，音樂對於任何體力的運動，均有特殊的利益。數年前，在美迪遜公園（Madison Square Garden）一次接連舉行六日的自由車競賽中，可以測度出音樂的影響。比賽時場內若沒有音樂的伴奏，自由車所行的平均速度為一八·六哩，如果有了音樂伴奏，那麼速度也就會有很顯著的增加，每小時達一九·六哩，非但如此，就是駕車者也就感覺到身輕如翼，毫不疲倦呢！

工業方面應用音樂，去促進生產完全基於對工人的肌肉及神經上的特殊影響。在一家有三百五十五個女工的餅乾廠中，終日包札餅乾匣，幾有百分之九十七因工作而感厭倦，愈伶俐的工人，她所受的痛苦也愈深，如果廠裏有一架留聲機終日作間斷的開着名曲唱片，不但可以鬆釋疲倦，尤其在音樂演奏時，工作的效率不期然大大的增加幾及百分之十一，輕鬆的音樂，效力較

小，而旋律的音樂，效力也較大。音樂對於人類有價值的地方很多，像使日常工作效率的增加，就是牠有刺激的力量，所以我們要大大的利用牠。

音樂與飲食

簡明說一句，音樂引起人類愉快的感情，影響消化液分泌的增加，幫助消化作用。更有一種重要原因，中耳的主要神經在與舌的中部與腦部相連，味覺和聽覺可以同時起作用，這樣看起來精美的食物和悠揚的音樂，確是一種理想的配合。胃是感覺最靈敏的器官，對於感情作用的反應極速，憂鬱的情緒使胃臟起不良的作用，因之影響人感覺痛苦而致病，假使這種憂鬱的情緒繼續存在那就更糟，不是顯出厭倦，就是做事無力，和一種不經心的傾向，連帶性情也就暴躁容易發怒。在這種情形之下，怎樣才可以驅除憂鬱的情緒而代以愉快的情緒呢？那麼唯有進膳時佐以音樂，是最佳的解憂物了。

很奇趣的就是胃臟的運動能够合着律拍，但是比

起心的跳動的速率是慢得多了。還有一種更加顯著的差異，就是胃臟易受音樂極大的影響，原來胃臟的神經對於音樂的刺激，感覺最敏捷。消化是受着兩種東西的影響的，就是內分泌腺和神經。音樂對於兩者都有作用。我們研究感情與內分泌腺的關係，就可以明白音樂對於人體的影響極大，牠可以使內分泌腺增加和減少，因為內分泌就是血液極重要的成份。除此以外，音樂對於神經系統有刺激和鎮靜的作用，具有機械作用的胃經，溫柔的音樂是最適宜沒有過度的刺激使胃及食管起痙攣，結果自然會引起體內不良的消化。

尖銳而突然發生的聲音，和粗暴不和諧的聲音都擾亂胃臟正常的律動，尤如飲用太過量的威納(WAISNEN)酒，像烈藥傷害胃臟一樣，施律的音樂用來作跳舞時的伴奏是最適合的，用於佐餐似嫌太過於刺激。在進膳時，奏華姆金(WAYNE KING)的溫柔的安靜樂曲，比較蓋勃考爾勞維(GAB CALLOWAY)的興奮曲和亞姆斯特朗(ARMSTRONG)的緊張肌肉的旋律，適宜

多了。雖然有時也得用溫和而稍帶刺激性的，不過以下幾種是比較最適宜的。

盧梭爾(Rousseau)的諧曲(Symphony in G)

漢勃脫(Herbert)意大利街頭之歌(Italian Street Song)

齊伯里亞司(Sibelius)芬蘭地亞曲(Tinlandia)

藥利(Burleigh)深流(Deep River)
蘭羅(Lalo)愛斯伯諾爾曲(Symphonie Espagnole)

麥克道威爾(Mac Dowell)印地安樂曲(Indiana Suite)

海完(Haydn)時鐘之歌(Clock Symphony)

音樂與睡眠

許年多前，醫學界中就知道用音樂可以催眠。有一

得個醫生幾乎有一種特別習慣，善用桌曆（Chopin）的華爾滋（Waltzes）曲來代替安眠的藥品，有極大的成功。另外有一個醫生常奏着曼台爾遜（Mendels'sohn）的春之曲（Spring song），當他那小的音樂箱把這曲連奏至三次時，他就呼呼入睡了。還有一個音樂家在他臥室內裝置着一隻留聲機起初，他每晚臨睡時要奏着幾支選曲，才能使他入睡，後來時間久了，數目逐漸減少，只要三支就足夠使他熟睡。

在睡眠的時候血液循環比較正常緩慢，心臟的搏動和呼吸作用也如此，凡能產生這種現象的傾向就能使人安睡。下面的幾種曲調都循最適宜於安睡時奏的：

勃萊姆斯（Brahms）催眠曲（Lullaby）

菲爾特提非爾（Waldteufel）滑冰人（The Skaters）

史特勞斯（J. Strauss）藍色的但紐比（Blue Danube）

托西李（Toselli）夜的情曲（Serenade）

魯勃斯丁（Rubinstein）愛的微光（Twilight is Lovelight）

羅爾（Hall）風的婚禮（Wedding of the winds）

勃魯克（Brooks）永遠的愛（Love's Eternal waltz）

司克樂脫（Schubert）夜的情曲（Serenade）

貝多芬（Beethoven）月光曲（Moonlight Sonata）

伊特伏拉克（Dvorak）趣曲（Humoresque）

歌唱與健康

照音樂對人的健康經驗來講，無疑的，唱歌對於身體有極大的利益，牠促進正常的呼吸，幫助消化使血液暢流，結果會使人愉快，消除煩惱的情緒，恢復良好的精神，唱歌的唯一作用雖然是帶點溫和，却也帶點刺激性。

心境愉快的人常唱着快樂的歌曲，而失意的人常唱着
一種低沉悲哀的歌，兩者都能使身體健康，遏制感情，所
以唱歌就是感情發洩的最好方法，人人應該養成唱歌
的習慣，唱的聲音愈高愈佳，聽歌也是有益健康的好方
法，但是唱歌比聽歌更來得令人愉快，有至於唱的歌
曲很多，像現代流行的歌曲，古典歌曲和鄉村的歌謠都
是。

最近十年來，各處都盛行恢復以前耶穌聖誕節，羣
集禮拜堂合唱頌歌的舊俗，復活節清晨，戶外舉行禮拜
儀式，更吸引着許多都市中千萬人民。誰也知道盛大足
球比賽時，團體合唱啦啦歌，令人精神興奮，熱血沸騰，這
完全是一種感情宣洩的緣故。人人應該學習唱歌，唱歌
可以把你的心頭煩惱宣洩解除，同時也可以用來慶祝
你的歡愉，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以促進你的身心健康。

音樂是一種嗜好

我們並不要成爲一個精究音樂的專家，有許多業

餘的音樂師參加音樂集會，他們的旨趣是尋求快樂，可
是他們的藝術並不亞專門職業的音樂師。業餘音樂隊
往往也演奏着很好的音樂，像數年前（NEC）的音樂
嗜好團演奏，一時頗爲膾炙人口。那業餘團體的領導人
是李劫時西蒙（Richard Simon），是一位辦出版事
業的專家，這個團體後來雖人數日增，範圍擴大但是團
員中終沒有發現在以音樂爲職業的音樂家，那次大規
模的演習純爲鼓勵外界一般愛好音樂的人才加入該
團爲目的。

漢特烈凡龍（Henrik van Loon）是一位著
名的作家和批評家，有一次在無線電合作提琴獨奏的
廣播，他堅持着說這是一種有創造性的工作，雖爲簡單
表演，但是個人自動參加比較被動的稱譽來得更爲重
要。更有價值，可見得他對於音樂有十二分的嗜好了。

大科學家亞爾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博士的手提琴和他的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
同樣享着盛名，但是人家很少知道他也愛彈

奏鋼琴。

許多數學家說音樂是一種活動的數學，也是許多數學家視為第二生命最心愛的嗜好。

有很多人從音樂中可以得着不可告人的快樂，口琴是最普遍的樂器，所費代價也有限，確是一種省時省事的最好樂器。名人中愛吹奏口琴的有美國林肯（Lincoln）柯立芝（Coolidge）、胡佛（Hoover）等總統，歐文柏林（Irving Berlin）對於這件簡單樂器尤其歡喜，用不着費多少時間的練習，就可以熟悉吹奏任何曲譜而聲調也就鏗鏘了。音樂是人類內心情緒的表現，使你能用活潑的音樂來發洩你的感情，你決定無所憂慮，感到無限愉快，你可以隨時練習，不一定要等到把一支曲譜完全明白再奏，只要照你弄的意志行就可以了。

察言觀色

善於辭令者所需的第一才能不是「善言」而是「善聽」。但是「善聽」的人太少了。「善聽」不僅是閉着嘴，讓別人說話，等着你插嘴的機會，而是要特別注意那與你說話的人。他說完之後，等半分鐘再答覆他。注意聽他的聲調，注視着他的眼睛，觀察他如何用字，如何組句，持論的有力及無力，發言的巧妙及樸實。留心聽着好似你要把他所說的話一一地寫下去似的，那末你一定覺得你已得到一種新經驗。並且在你對面那人的面上，知道他也得到一種新經驗了。

譯了本書而不能成功者，包退這洋。

怎樣出人頭地

陳可一

書名：If You Want to Get Ahead

作者：Ray W. Sherman

出版：紐約 Cornwall Press Co.

接受他人的忠告

在我們的教科書中，常有各種格言，要是我們能依照這些格言做去的話，實在是幸福的。其中有一句格言，叫作：「認清目標，然後邁進。」

青年人聽了這種動人的名詞，自然樂於贊同的。然而，他一走進社會，卻做了若干錯誤，與教科書中所說的完全相反了。

一個人不走錯路，是因為他從前曾走過錯路。錯誤足以浪費時間和金錢。所以避免錯誤，是改善生活的良

好方法。

一般人喜歡自己的成見。他們不願採取他人的意見。爲的是恐怕遭人批評自己沒有決斷的能力。忠言逆耳，往往使他們背道而馳。這便是所謂「固執」。驕傲的人不認爲自己有不正確的觀念，有時甚至明知做錯了事，還要強辯，非爭得最後勝利不可。

他人的忠告，頗堪增高自己的地位。縱使自己先有了主張，也得聽聽他人的輿論。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州長福勒氏，在決定某類事情以前，先要參閱半打以上的報紙評論，然後方下決斷。福勒氏是富於常識的人，尙虛心

如此，何況凡夫俗子？他當初不過是個腳踏車修理店裏的小職員，後來居然成爲富翁，被選爲州長。常識告訴他：若要得到一件事物的完美結果，必須和他人作公開的討論。其實任何偉人的背後，至少都有一位顧問。

一意孤行的人，以爲不與朋友磋商，而能獨自成功，是件最榮耀的事。卻不知這真是失敗的主因。目標既然弄錯了，那末，越是努力，越是痛苦。人固然應當奮鬥，但必須認清奮鬥的目的，才有所成就。

有一營業機關，裏面組織了一個「顧問委員會」。在這會中，有個「掃興的人」。他認爲一切事情都是錯的。不論人家計劃出什麼事情，他總愛在這計劃上澆一盆冷水。但等到他不發言的時候，差不多便無錯誤可找了。所以頭腦冷靜的人，最能發見自己或他人的短處。他決不致於盲人騎瞎馬，但一看清目標，即能鼓起勇氣前進。

幾年以前，當我尙未聆此教訓時，我極少接受人家的忠告。我喜歡自己來決定一切。因此時常發生不幸的

事情。後來我改變了主張，凡是有些懷疑的事，總得和知交的朋友互相討論，採取他們最好的意見。

我老是這樣想：文章既寫在紙上，便不能再改變了。如果我寫了文章，那文章一定是不錯的。最後我忽然覺悟了，文章寫得對與不對，是以讀者的批評爲標準的。讀者若不愛讀，那末，便是錯誤了。今日的雜誌，很有這種不良的現象。在最近幾年，美國人民的思想大有變遷，然而一般雜誌的編輯，仍用主觀的態度來寫作，以致不能獲得若干人的歡迎。出版事業是隨着世界潮流的。

所以不論你是什麼人，站在何種地位，做任何事情，都應在人羣中接受他人的忠告。即使你腦中認爲毫無價值的事，也不妨和人家談談。接受忠告，足以增加你的成功的速度，並且可以避免浪費金錢與虛擲時間。

選擇相宜的職業

如果你的目的是爲賺錢，如果你現在已獲得滿意的薪金，那便可證明你已找到相宜的職業了——至少

是相宜的。如果你需要休養，不願辛苦地工作，那末，你做任何什麼事，都不會好。

一般人都希望增加收入，使生活更豐富。他們確有這種能力，可惜他們不願去做。所謂成功與失敗的人，不過是前者肯做，後者不肯做而已。這是很簡單的事，正因為簡單，所以被人忽視。

謀業的時候，要用下列幾個問題來問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做現在的工作呢？我把它當作終身的工作嗎？這種職業能使我的經濟寬裕嗎？我選擇這個職業，是因為我歡喜它嗎？這種工作於我是相宜的嗎？

然而，一般人決不會想到這些問題的。換句話說，一般人的擇業只是碰巧。在美國人中，大概父親做些什麼，兒子總是一樣。因為日常的耳濡目染，熟練生巧，時間長久了，便無意中對這工作發生好感，無法脫離了。

我的家庭有四弟兄，老大跟父親學機械工程。老二也是一樣學機械工程的，只是科目不同。他學的是電信科，後來在一升鋼廠裏當了經理。在他死以前，也曾研究

了法律。我是老三，還不會從事職業生活。有一天偶然有人找我去當新聞記者。這倒是消閒的良好工作。因為這是自由職業，並沒有固定的時間，而且我極歡喜它，所以我從學校畢業以後，就去做此項工作。這可說完全是偶然的。只有老四是選擇職業的。他覺得惟有選擇職業，將來才有良好的希望。他一向就在齒科大學唸書，畢業後自己就開辦牙科醫院。

我們四兄弟中，只有一個是找到相宜職業的。兩個跟隨父親學機械工程，一個是偶然當了新聞記者。

我想，任何家庭都有同樣的情形。一般人一次做了某種工作，便不歡喜再行變更，因為重新起首，總比固守原有者困難。

以父親的職業為自己的職業，確是一種良好的觀念。職業原無貴賤，假使能加發展，任何職業都能達到它的最優級的地位。況且，從小至大一直做那種工作，經驗格外豐富。父親的教訓，自然比他人更為確切。

有些人認為他們若做別的工作，一定較有成績。工

程師覺得他該做個商人，商人又覺得他應該成爲汽車業經理。這裏有兩點堪注意的地方：

一、任何職業都有同樣賺錢的機會。

二、你若真的覺得你適應於他種職業，便即改行，不必猶豫。

籬笆外面的草，看上去常比自己園內的爲青。事實上完全是一樣的。遠看的東西似乎分外動人。但一走近了，卻無甚差別。人們老是歡喜將自己的貨物用最高的價錢售給他人。

有些人時常改變職業。他們從甲業跳到乙業。這樣做，那樣做。也許他們是認爲很有趣的，可是他們決不能因此而賺錢。無目的地瞎撞，是愚蠢的人。但既知道走錯職業的途徑，仍固執不改者，也是一樣愚蠢的人。多數的人，操着原有的職業，能賺得最多的錢。少數的人，心中若有一定的目標，同時並能聰明地去改業，也一樣可以賺錢。

在美國的康城，有一全世界著名的羊毛商。他當初

是在齒科大學唸書的。後來他覺得他走錯職業的途徑了，才決定改業，做個商人。他是天生有才幹的商人。也許他從事牙醫，一樣可以成功，但他做了商人，是有更大的成功了。

我知道一個公共汽車賣票員，他後來成爲很大的雜貨商。

當我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時常看見帶了妻子兒女來上學的學生，他們讀書固然太遲了，然而他們確還知道開始。無論如何，能立即開始做某種事情，並不算遲的。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說了不做。

仔細研究一下你所從事的職業。說不定你現在的職業是最好的。你若覺得非改業不可，那末，越快越好。

有一個故事，講到一個農夫，持著鋤頭望著天上的白雲。他對他的鄰人說，他要放棄原有的職業，去宣傳基督教。他還說現已被人請去。

「已被人請去嗎？」他的鄰人問道。

「對啦。」農夫說。「我早已看清楚：這雲上形成兩個很大的 P C 兩字，豈不是叫我去傳教嗎？」（P C 即 Preach Christ 之縮寫）

「當然可以這樣解釋的。」鄰人說，「但也可以當作種田講呢。」（P C 亦即 Plant Corn 之縮寫）

人們應將這個故事牢記在心。

失業的時候

像「失業」這樣大的題目，實在不容易講的。因為在美國的歷史上，有數百萬失業的人，不能找到任何工作。那些失業者只是向各方呼籲求救，想永遠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有一般失業者，却在大城市的銀行中有相當的儲蓄，也許他是投機失敗了，也許發生其他的變故。

失業的境况固然很慘，但在另一方面却是一個測驗人的機會。有些人因失業而獲得更好的事業。在當初他們並不覺得，過了幾年才知道有意義。這正是一個改

善生活的好機會。我常替只有一技之長的人可惜，因為他失業了，便無其他工作可做。

在失業時，如果他覺得自己是個商人，他必須在職業市場上出賣他所能做的事。他或者受人僱用，或者獨立經營，結果他總可找到一些事的。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能力。在平時他決不會發現的。但一到了失業的時候，他便坐下靜思了。不喜思想的人，只是東奔西走，找尋他原來失去的職業，碰巧也許可以找到。否則，是毫無希望的。縱使找到，也不過和原來的一樣。要是他能善用思想，他可以回憶回憶他的既往的能力。他可以體味體味過去的經驗。他會想出各種他所能做的事情。如果他不失業，決不有這功夫去思考的。

既然有了計劃，他和從前是判若兩人了。就算他現在的職業的報酬不及過去，然而他却踏上新的途徑，因為他多一種新經歷了。

我認識一人，他在出版界失業之後，就來自己辦雜

我又認識一人，他一向是個店員，失業後從事廣告事業。

世界上充滿了這種情形。路是走不盡的，我自己便是一個好例子。有一汽車製造商，在星期六早上十一時半給我兩禮拜的工資，說是辭退了我。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現在回想起來，我真感謝不盡。

這實在是個嚴重的打擊。因為我是第一次失業。不到五個月功夫，我即在另一市鎮上找到工作。我怎能夢想得到呢？人家把我推到河裏，我只得游水了。

所以，失業雖然可怕，但正給我們一個磨練的機會。這是走上成功之途的開始。不然，即使再過數十年，他依舊沒有改變。因為生活太舒適，就毋須再用腦筋。

你若向一般人調查，便可知道他們的幸福是由逆境造成的。

自鳴不凡的人

史密斯是個聰明伶俐的青年。他在事業上有很大的發展。當初他只是經理的助手，但因勞苦功高，業已躍到營業部經理的地位了。於是他有點自鳴不凡起來。他想：昨天的他和今天的他完全判若兩人了。

他學習怎樣管理職員，怎樣發號施令，怎樣增加他的權威。他差不多要失去自己的意識，而成爲小說中被人描寫的人物。本來對離開幾呎路遠的同事，可以當面說話的，他則故意在揭示牌上發一通佈告，表示他的尊嚴。一向愛護他的同事們，在他將近陞職以前，覺得像史密斯這樣的青年，真是才得其用。所以大家都願竭力扶助，成全其美。然而，一看到他現在自鳴不凡的態度，那種熱情立刻冰冷了。

「他說：現在我是他們的首領。他們是我的職員。」於是公司中議論紛紛，羣起反對。

一天，這句「我的職員」却成了大家的笑話，因為那天剛才史密斯走到電梯口時，恰巧鐵門拉上，把他關在外面。在滿載乘客的電梯中，發出一種沈重的譏笑聲。

「史密斯，把你的職員推下去吧。」

史密斯的地位到底不能長久。他固然得到好的地位，但他却不能保守。一般職員當初歡迎他就職，現在更巴望他去職。

另有一青年，他被委為大磨坊的管理。一夕，在磨坊中他看見一個老工人含着煙斗經過。

「你不知道此地是禁止吸煙的嗎？」青年管理員問道。

當時沒有回答。

後來又再同樣問了一遍。

「你是誰？」老工人反問他道。

「我是新管理員。」

「青年，」老工人忠告他道，「這是個好職位——要是你保守的話。」

千萬的人有權威可以管理一般男女。但他們必須與部下共同工作，無分軒輊，他們的職位才能長久。不然，單是自鳴不凡，便難免被人打倒。

當領袖的人，必須負有領袖的責任，他得與同事發生密切的關係，但最後的決斷是屬於他的。如果別人有好的提議，他應當立刻接受。他好像是個足球隊的隊長。假使與人比賽輸了，那是他的錯處。假使贏了，那又是隊員的功勞。

最重要的是公正。不公正的人，便無資格當領袖。如果他不公正，他應悔改而承認自己的錯處。在公眾前認錯是件不容易辦到的事。但欲成大事業者，却非有此勇氣不可。

我們不可有像父親對待兒子的態度去對待職員。人類所以有價值，就在於做了人類。他們與領袖都是平等的，所以也必有同等的待遇。

領袖是個榜樣。他必須能做一切事情，至少也得知道一切事情。他不可吩咐人家去做他們不願意做的工作。他的脾氣必須溫和。在暴怒時切勿下最後的決斷。誠懇的微笑，足以平服發怒者的火氣。

不可忽略微小的事。我記得一個名叫傑克的人。他

在事業途徑上，起初是很順利的，但後來不能前進了。某一商人，有一次要聘一位經理，我就將傑克介紹給他，可是那位商人似乎並不贊同。

「爲什麼你不願意聘他呢？」我問。

「哼——我告訴你吧，」他說。「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我自己說了也未免覺得慚愧，然而我畢竟不能用他。事情是這樣的：當他在某公司當營業部經理時，有一天晚上我和他一同在進步飯店中。其時傑克躺在床上。我猜想他一定吃得太飽了，因爲他的肚子一起一伏，沒有停止，這並不算怎麼一回事。人人都有這種的經驗。可是後來他竟喚呼他的職員到他房內，說：「湯姆，你去給我拿薄荷油來。」這使我聽了有些刺耳，引起我很大的反感。因爲職員並非佣人，他不能用這命令式的口氣對待人的。」

傑克結果未謀得那個職位，也許他自己覺得不慚，但却沒有人向他說出原因來。

我會看見某著名雜誌的編輯，他的同事口述一故

事，由他親手打字。像這樣的人，我們是願意替他掃地的。最偉大的人，便是服務人類最多的人。越有地位的人，越是大眾的公僕。

謀業的心理

有些人相信他們在某場所是合用的，或者是他們歡喜做某種事情的，但他們却不知道如何去貢獻。謀業即是出售自己。出售自己是極簡單的一件事。關於這一類的書也有不少，便時不妨一讀。因爲這是害少益多的。要知道出售自己的方法，可以去參考「基利謀業法」一個最僥興味的故事。

一天，基利在街上遇着另一孩子。那孩子正被店主辭退。

「你爲什麼被店主辭退？」基利問。

「唉，」孩子說，「他說我在辦公室中吹噓，說我常常遲到，說我偷郵票。」

基利聽了，立刻拔起腳來，奔到那個孩子工作的地

方，闖入店主的辦公室，實行毛遂自薦。

「你能做什麼呢？」店主問他。

基利總括起他的出售自己的科學說：「我不吹噓，我不遲到，我不偷郵票。」

基利因懂得店主的心理，知道他最恨的是這三件事情，所以他一說出，即受店主歡迎。

經營無電線的商人，他並不單出賣機器。他還出賣消息，音樂，歌唱和名人的演講，經營汽車的商人，他出賣的是舒適，穩快，低價的修理。以及人家腦中所希望的事情等等。

因此，你若想謀業，必須先明瞭別人心中所需要的東西，然後再開始進行。如果有人需要一個能做買賣兼能奏鋼琴的人，你不可說：「我能做買賣，也能奏鋼琴。」你得說：「我能奏鋼琴，也能做買賣。」因為成干的人能做買賣，可是做買賣的人未必能奏鋼琴。先應說出重要的事情。

你若失了業，想一想你自己能做什麼事情。在你未

就職以前，先須澈底了解，你所找的職業是怎樣的，你向他求職的人是怎樣的。總之，務使你的資格相合爲宜。有一般很好的人常常找不到職業，因爲他不懂得方法。他往往只講到自己，想不到對方的需要。

凡是要僱用你的人，都要知道你替他做些什麼，你若能在見面之前，預先知道他的需要，那末，你便合格了。

你能不說話嗎？

一個不說話的人，他若非啞子，定必是智者。社會上的人，惟一知道人的方法，是要他開口，說出他是怎樣的人。一個人若能說話，又能長時間守沉默，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這話聽來似乎有點近乎幽默，事實上確是如此。老是話不停口的人，所說的一定是愚蠢的事。只有在應說的時候說話，才是有意識的人。「聽」這種科學是人類知識中最簡單而又最重要的一部分。

蒲拉斯 (William B. Burrous) 是著名的演說

家，有一次他說：

「從前有人對我說：『當我還在講故事時，我最恨人家面上的一種表情。』」

「是什麼表情呢？那表情是表示他未曾聽過這個故事嗎？」

「不，他的眼中的那種表情是說：他也有個故事，一待我講完了，要立刻講出來，但他不能等我講完。」

有一次我與一商人同上某汽車行去訪一位經理。這位經理已多次受商人的訪問了，但他被目為嚴肅的人，因為他一向就不歡喜說話。

我從未會過此人。我不知道他的一切。當我們進去時，彼此打了招呼。問過尊姓大名與談過天氣後，我問他一個問題——於是我靜待他的回答。我以為他決不肯回答的。可是，我們都是賓客，大家都很有禮貌，如果他不回答，簡直是種侮辱了。我想他也決不致如此。

最後他果然回答了。這時我才明白他的思想是很遲鈍的，他不說毫無意義的話，在他未說以前，他要確實

知道自己將說些什麼，所以他的回答必須遲延。任何人要同他談話，非接受這條件不可。

當我們出來時，同去的人說：「這真是件怪事！」

「什麼怪事？」我們。

「因為他說話了。」

「這有什麼稀奇呢？」我說。

「他是一向不願說話的啊！你怎能使他說話呢？」

「我只是保守靜默，給他一個回答的機會。」我道。

他是歡喜這樣的。別的人和他談話便不然了：他們往往問他一個問題，但他尚未及回答以前，就再問他另外一個問題。因此使他的腦中紛亂，索性連一句話都不說。

有些人以為：一個青年若要成大商家，必須不停地談話。這話固然不錯，但他若不學習閉默，他便是個極平凡的商人。

這是人人每天都能學習的事；不論在家中，在宴會上，或在任何地方，人必須與人交往。別人歡喜談話，而你我也是一樣。但至少也得待別人講完再講。世界上儘有

若干不懂禮貌的人，當人家正在說話時，就半途插嘴，結果受人憎惡。寡言的人便是最能說話的人。況且，你若能多聽少說，必大獲對方的歡迎。一個商人少說話，可以令顧客有考慮的機會，多出售他的貨物。不然，老是自吹不歇，即使有好的商品，反而因此無法推銷。

人人都應學習寡言。每當開會的時候，總是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有的說話固然合理，但大多數的說話都有錯誤而不重要的。你若肯留心，在會中至少，可以看見一個寡言的人，他單是用耳朵聽。等到最後才發表意見，而這意見大抵是最有價值的。

對於自己尚不甚確切明瞭的事，不可說：「我認爲這樣是對的。」但須說：「你覺得這個辦法可採取嗎？」如果你是毫無懷疑了，那末不妨直截了當地說：「我認爲這樣是對的。」

一個智者所以成爲智者，不在他的說話，乃在他的寡言。其餘的人說了很多，但不合用，他只說了一句，而這一句卻有百分之百的效力。

著名的新聞記者米印泰爾 (O. O. McIntyre) 對一個新入社會的青年說：「你若能長久保守閒默，你便勝利了。」他又說：「這是要用畢生之力去學習的。」

人生的座右銘

人生有許多座右銘。一個人如果能收集這些座右銘，永遠把它們記在心中，那末便可避免若干煩惱，並且還可節時省錢。

一天晚上，我與友人樵登談着關於座右銘一類的事。樵登劈頭就是一句座右銘。他說：「接受責備，放棄讚譽。」我永遠沒有忘記這句格言。記得我有一友人，他從未成功他的事業，原因是他把人家責備他的話，輕易地放棄了，同時卻將稱讚他的話牢記在心。結果他是失敗了。

當我在職業界時，我得到這樣一個教訓：一個男子在辦公室中只能和女子發生事業上的關係。一般人似乎都忘記了。不久以前，有一人向我求職。他是個好人。可

是他的名譽上未免有點污點，因為他不能記得這每座右銘。他實在太冒險了，所以我們無法容納他。

經驗豐富的雜誌老編輯皮克勞夫志（David Beecroft）會說過：「要分析任何事情，須從整個漸及於部分。」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你要分析任何事情，先須有全面的印象，然後漸次挨到微小的枝節。

你是否歡喜某人，是否對他發生好感，只要吩咐他替你做件事情，便可證實了。你如不信，不妨一試。

「要作個樂觀者，但不可成爲懶漢，」把這句話永遠記在心裏。

「懷疑的東西寧可割愛，」這是我歷年來編雜誌的經驗。我們時常辯論着：一件事情應當怎樣說法，或者有否說的必要。最後是根據這句座右銘，有了懷疑，寧可割愛，以免後患。這不但編雜誌如此，其他的事也是一樣。

「你若需要某人，切不可去追求他。」這個教訓，使我獲益不淺。他們說，求婚時也是用這方法的。我卻不知道。因爲這是很長久的事了，我記不清楚。

「最容易賺錢的方法是不去用錢。」譬如有一件貨物，買進是八百元，賣出一千元，那末所賺的是兩百元。但是，你若能在開支中再省下二十元，這二十元便是盈餘了。

「開始的方法就是開始。」任何問題都可由這句座右銘來回答的。能立刻開始的人，他的工作已一半成功了。

別想找完美的職業

沒有人不怨恨自己的職業。一般人放棄了原有的職業，是因爲對它發生厭倦。結果任何人都願意再僱用他了。

這般人是職業界的搗亂份子。他們只知道叫人家注意職業中的缺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是給他們惟一恰當的稱呼。

世間的事情沒有一件是完滿的。職業也是如此。要想找一種理想的職業，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但他可以找

到足夠完美兼能使人生活快樂的職業。

有一店員老是向我訴說他的職業。因為一來顧客不買他的商品，二來店的地位又不適宜。我便問他：「如果顧客很容易地買我們的商品，那末我們還用得着店員嗎？」我們只須郵售就行了。如果地位佳，生意好，那末我們單僱幾個僕歐就行了。你的職務便是叫你去做些不稱心的事情，店主給你工資。原屬如此，這是你的職業。」拿了鐵錘做工的苦力，並不像地位較高的人怨天尤人。這是我極清楚的，因為我曾就過各種高低不同的職業。地位越高，煩惱的事也越多。

記得有一個時期，我會同時當了七個雜誌的編輯。我自以為這是一種良好的職業了，除了坐下指揮職員工作，便無其他麻煩的事。

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我所做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是煩惱的。內外的職員向我訴苦。我彷彿是一個靶子，人人拋來的是碎石，不是花球。我自說道：「這工作多討厭！我連旅行的時間都沒有了。」後來我覺悟到重要的職業

後面必跟着更多的麻煩。但我既發見這原理後，我又泰然自若，儘量改善我的工作了。

成功者與失敗者

美國人是相信人類是生而平等的。成功者與失敗者一樣有手足，一樣有能力，一樣有機會，所不同的是：成功者曉得他應當做的事情，就去做了；他不應當做的事情，他就不做了。失敗者所以失敗，是因為不懂得這一點。人類彷彿是汽車。從任何汽車行中取出二輛汽車來，它們都有一樣的機器，構造，輪盤，彈簧，以及其他等等。但一經過稍許的調度，這一輛便比那一輛跑得快了。

從前我時常覺得成功是件極神祕的事。那些創造偉業的人，一定有天生的特才，和常人是絕對有區別的。事實上卻不是這樣：試問他們在學校裏唸書時有何不同呢？分數是差不多的，也許成功者的成績反而不及格。一般不能成功的人，看到人家飛黃騰達，而自己則一籌莫展，結果便信仰了宗教，把生前「注定的命運」

作爲終身的安慰。但是若能拆穿成功的所謂「祕訣」便可開始前進了。當然，他須耗費若干時間，不過他已走上成功的大道。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總羨慕一般生財有道的成功者。因爲我生在貧苦的家庭裏，時常受了經濟的壓迫。我開始研究爲什麼有些人賺了很多的錢，有些人卻一貧如洗呢？我是做過許多事情的人，例如教堂中的雜役，鉛桶店中的夥計，其時的工資，每小時僅一角七分。但我始終覺得這些報酬的榮耀，因爲金錢可以給我們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快樂，更充分的時間，更寶貴的健康。

後來我到了紐約，我的工資是從每星期十九元增到二十五元了。我的朋友們都以爲在紐約賺二十五元一星期是要挨餓的。但我的工資卻逐漸增加，再從二十五加到五十，又再從五十加到七十五，我連自己也懷疑起來。難道其中有訣竅嗎？於是我開始研究，爲何有的人經濟寬裕，有的人生活困難。

回到每小時一角七分工資的時代，我知道社會

分爲兩個階級：一個是富有階級，一個是貧窮階級。富有階級又分爲兩種：一種是依靠遺產的，一種是白手成家的。依靠遺產過活的人，不用讀書。他們是天生有好運道的人。惟有家境清寒的人，才用得着下苦工研究。

讀了本書成功的人可說不少，但你若問他們怎樣成功的，他們卻不能告訴你。有的說：「全賴克苦努力。」這話只有一半道理。因爲有許多，很辛苦地工作，仍一無所成。有的說：「爲僱主忠心服務。」這也是只有一半理由。因爲許多忠心的僕人，收入甚微。

末了，我才明白：成功者所以與人不同，就是他曉得去做他應做的事情，同時曉得不做他不應做的事情。大多數的人都是能成功的，但他們把自己估價得太低，只是自暴自棄。等到一旦成功了，才驚異自己的才能。

因此命運並非是要素。有時好像是真的。事實上卻不如此。教育也並非很重要的。你若讀了「美國的偉人」『Who is Who』這本書，即可知道那些成大功立大業者，大抵是未進過大學的，有的進了大學，但未畢

業就走出校門。

走出校門後

在前一節裏早已說過，成功的惟一方法，是做你知道你應做的事情，同時不做你不知道你不應做的事情。兩者比較起來，前者尤為重要，因為它是積極的。

然而，有的人要說：「這太幼稚了！人人都能做！人都知道！」不過，成功的方法確是很幼稚而簡單，在表面上看來，似乎並不重要。

一般人起初的確知道他應做的事，但結果仍舊失敗，因為他忘記了或者疏忽了。如果人人都有一位監督時常在他旁邊督促他，便能推進他的事業。

人的普通生活是這樣的：年幼的時候，他的父母代他思想，他們教他何時起身，何時入睡，吃些什麼，穿些什麼，何時上這裏，何時上那裏，他們代他思想一切，計劃一切。他的生活完全是受人支配的。

於是他進了學校。在這裏他的教師告訴他做些什

麼，與何時應做什麼。他的時間是一定的。他所讀的書也是一定的。如果他不及格，他的教師和父母會在後面鼓勵他。他當然應該工作，但他不知道以後做些什麼。他不領導別人。他所過的是快樂的日子，沒有憂愁，沒有煩惱，所以也不用思想。

現在他走出校門了。他到了沒有父母與教師一手代他包辦的年齡了。他走進社會，他嘗受新的經驗。沒有人代他思想，上司吩咐他工作。如果他能依照上司吩咐的去辦，他便可以生活。不然，就是被革職。

也沒有人告訴他，他所做的事情有否進步。因為他已離開父母和教師。他就是自己的主人和自己的思想者。他必須利用自己的腦筋。他必須策勵自己，去做他知道他所應做的事。

人人的袋裏應備一本日記簿和一枝鉛筆，記下每日必做的事，免得疏忽或遺忘。讀者也許覺得此事無關緊要，而且大家都知道，其實任何事業無不從小事着手。我的袋裏有很多的摘要：戲院的說明書，高爾夫球記

分卡，教堂的節目單，報紙的新聞雜要等等，務使各種印象活躍我的腦中。人家嘲笑我也罷，說我愚蠢也罷，但過了幾年，這些材料，都是供我的回憶和參考，使我改善我的生活。

在紐約有一位成功的攝影師。起初他只在街上替人拍照，但後來卻開了最大的照相館。當他背着鏡箱在街上走時，他的手指上和鈕釦中總是夾着些紙屑，不知者認他是個怪僻的人。事實上他並無精神病。那些紙屑便是他的監督，因為在這上面他記下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把它們放在袋裏，也許還有忘記的可能，現在夾在手指上和鈕釦中，便時常可以看見了。這是一個人忙碌中最好的辦法。

因循苟安，最足誤事。凡事等得明天去做的人，是永遠不能成功的人。如果真的能在明天去做，自然不成問題，但一到了明天，早已將昨日的事拋到九霄雲外了。

中國的新青年要有駱駝樣的精神，獅子樣的體力，猴子樣的敏捷。

人 格 自 衡 表

| 宗 教 | 國 家 | 社 會 | 家 庭 | 文 藝 | 才 智 | 心 境 | 財 產 | 事 功 | 體 質 | 要 十 大 人 生 項 |
|-----|-----|-----|-----|-----|-----|-----|-----|-----|-----|-------------|
| 救 贖 | 圖 強 | 博 愛 | 敬 愛 | 發 軔 | 超 卓 | 明 達 | 生 產 | 圖 新 | 活 潑 | (上) 創 造 |
| 傳 播 | 忠 愛 | 救 濟 | 憐 惜 | 工 巧 | 淵 博 | 助 人 | 致 富 | 忠 信 | 壯 健 | (上) 進 取 |
| 遵 守 | 服 務 | 和 洽 | 貢 攬 | 愛 好 | 穎 慧 | 知 足 | 自 足 | 勤 儉 | 無 恙 | 中) 保 持 |
| 迷 罔 | 淡 漠 | 私 利 | 疏 忽 | 淫 陋 | 愚 拙 | 憂 慮 | 支 細 | 怠 惰 | 虛 弱 | (中) 虧 缺 |
| 低 善 | 腐 化 | 驕 傲 | 邪 蕩 | 矯 揉 | 掩 蓋 | 浮 誇 | 負 債 | 虛 飾 | 放 縱 | (下) 過 謬 |
| 謗 毀 | 擾 亂 | 險 惡 | 恐 毒 | 毀 謗 | 欺 偽 | 詛 咒 | 偷 盜 | 耗 費 | 殘 害 | (下) 戕 害 |

新年做新人，自問復自省

粗線分上下，君在那一邊

孤獨不算孤獨，貧窮不算貧窮，軟弱不算軟弱，……如果您日夜用快樂去歡迎它們，生命便能放射出像花卉和芳草一樣的芬芳。

祖母的精神生活

徐培仁

書名：Grandma Called it Carnal

作者：Bertha Dano

出版：紐約 Simon & Schuster Inc.

格理斯伍祖母，是新英國文學中最可愛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她與二十世紀奮鬥，一手改革習俗——最後獲得勝利。

祖母不贊同你應該縱情聲色，過着奢侈的生活，甚至連必需品也得有個限制。她稱這爲肉慾。然而她的嚴肅的生活洋溢着非常的快樂。

這書是描寫她充滿幽默，憐憫，智慧，簡單的樸素生活。拉夫門 Amy Loveman 在「禮拜六文學評論」雜誌中說：「祖母」是美國人生活中典型的富有意味的人物。她該受大眾的認識。」

灰暗的早晨

我妹愛麗絲和我，是由祖母格理斯伍扶養大的，因為我們都是孤兒。

我從未忘記我的母親逝世的一日。她死在一間長而高的臥室裏。這是她最後活着的一夜——活着但也很痛苦。『爲什麼醫生還不來呢？』她呻吟道，於是我跑到人行道上，那兒是醫生在夏天所走的方向。穿上長統的襪，我發現我的足趾露出來了。可是我並未遇到任何醫生。在我回來時，我被隔壁的鄰人抱到牀上。

這似乎是絕望的一瞬間了。後來那個鄰人搖搖我說：『起來，佩莎，如果你要見你的活着的母親，快點起來吧。』在這時我看見東面的玻璃窗上射出一線曙光，穿着睡衣，我奔過黑暗的大廳，走進母親的房間。

是的，她確實活着。我親眼看見她的。但她已不像從前的母親了。她在絨毯上摸索，最後纔摸到我的小手。『啊，母親，』我說，『請你活着，不要離開我呀！』

忽然，她停止了掙扎；她的頭滾在枕頭上，最可怕的是，她不能再動了。有人——也許是我自己——嗚咽着。我便被人帶走，母親的房門在我背後關上。我聽得輪匙的轉動聲……

許多穿着黑衣服從康涅狄格來的親戚，到這裏來送喪，但祖母卻不在內，因為她有一種固執的成見。例如，她不願趁蒸氣火車，因為這是一種新發明。祖母也從不進任何人的房子，因為除了她自己的以外，其他的房子都裝有摩登的火爐，從那裏面時常發出煙味和煤氣，所以即使祖母來了，也不能走進母親的房間。祖母就是這樣的人。此外，祖母還有可述的地方，數星期前，當母親病危的時候，祖母先給她三個月的津貼金，爲的是幫助母親，使她早日恢復健康。祖母也是這樣的人。

固執的性恪

事情是安排妥當了：愛麗絲和我決定與祖母同住，於是我們被送到康涅狄格的北石村。這一家共包括着

四個人。祖母，她的未婚的女兒馬莎，馬莎的姑姑，愛麗絲和我。馬莎的姑姑是被祖母的堅強的意志和熱烈的興趣所同化了。好像覺得扶養我們成人的是祖母。由祖母扶養成人，並非是件容易的事。愛麗絲和我在當初不過是五六歲，但祖母已經近七十歲了。

雖然祖母沒有說起愛我們，而我們卻知道她確實是愛我們的，歡喜我們的。她看上去還是個很有趣的人。她雖長得似乎不高，但她的苗條的身段倒很挺直；當她坐下時，她從不攔起她的膝或腳踝。「在我的青年時代，少女們都受着這樣的教訓：凡是攔起兩腿的，是表示浪漫的態度，」她說。

祖母差不多時常穿着一套黑衣服，一條四邊有摺痕的白裙，一雙平凡的鞋子。她的雙手長而美，雖無特點但極優雅。我記得我會注意她紡紗；她的那種精緻優雅的舉動，彷彿是在玩弄七絃琴。

你一走進祖母的房間，預先就得受她的約束，坐在小橙上，合攏雙手圍在你的膝上。因為她不久便要視察

——也許是故意視察——然後纔開始談話。我常常替愛麗絲和我自己擔心，我們好像是小小的植物，想在有裂縫的牆壁找個立腳點。和祖母同住固然有趣，但確不易。

爐灶問題

鄰人們都把格理斯祖母稱為「怪僻的人」。她的怪僻在家裏即可看出。最令人駭異的，是祖母的治家法：無論一切器具，或一切事物，凡是接近二十世紀的都不用，她都採用十八世紀的制度。她不要拿「現代的文化」來佈置她的家庭，她相信：沈醉於新奇事物的人，不論在精神或肉體方面，都足以招禍。

祖母的鄰人認為越有意義的事情，祖母則認為越趨滅亡。祖母說：貪圖物質，藐視真理的人不能獲得永生的靈魂。祖母稱這些是肉體的快樂。當她周圍的人縱情聲色時，她卻鎮定地依照托洛(Henry Thoreau)的福音去生活，因為他的簡單的生活，在世界上足以發揚基督教的真光。她重複地讀托洛的聖書，覺得很高興；她

反對用物質來增加幸福的那種可悲的觀念。

就是到冬日的生火取暖，她也是採用老法的。她說：「火爐是魔鬼的另外一種新發明。鐵燒熱了再加上有毒的煤氣，很有礙衛生。」所以我們必須嚴格地利用爐灶的熱來保持健康，不論樓上或樓下。單是樓上生火，你就要害病了。

然而祖母畢竟是生火的現在火爐所生的火太商業化了，其中毫無豐盛的背景。祖母家裏所生的柴火，不能暖熱但卻有焦味，這實在叫我們可駭的。燒柴是祖傳的祕訣。要知歷史的變遷，單看人類所生的火便可知。回到冬天和祖母同行的時候，賞鑑那些樹上的丫枝，紅的玫瑰，白的紫羅蘭，都足以娛人眼目。在火旁邊祖母常放些薔草樹和香皮一類的東西，目的並非用作燃料，乃是增加香氣。祖母的爐灶每天要用一把雞毛帚打掃一百次。一個清潔的灶頭就等於一個清潔的房間。」她時常這樣說。

燒飯的時候，用鐵桿將那些有蓋的大鍋壺掛在火

上。炭火集中爐底。所以爐裏總是積存着灑焦的鬆脆的木炭。

至於水管等裝置，可說是沒有的。也許在這村裏，沒有一個浴室。廚房裏雖有抽水機，但不是給我們用的。舊式的汲水方法，是從外面井中取起的。因此我們也只得這樣汲水。要洗一個澡，是最困難的事。水必從井裏汲起。而一年中差不多有五個月是冬天。故第一先要將路上的雪鏟去。吊桶內全然是冰屑，鐵鏈條凍成奇形的冰塊。當這重的吊桶上升時，再把水盛在木桶裏。於是再攜到廚房。要汲幾次纔能裝滿浴盆。我對於那「老橡樹的木桶」的歌，始終沒有好感。

其次是將水倒入掛在鐵桿上的鍋裏。在房內燒起柴火，獨自離開家人去洗澡。這是一個大的洋鐵浴盆，好像是一柵用梨木製成的棺材。浴巾，踏席，及土製的肥皂，一切具備。取下鐵桿上的鍋子，把水倒進浴盆，闔上房門，洗澡開始了。在水未冷卻和爐火未熄滅之前，你可以儘量享受沐浴的樂趣。洗完了澡，仍將水倒入木桶，拿到外

面出清。洗澡一事，雖然如此麻煩，可是我們從未疏忽過。也許洗澡是獲得和表現新英國特徵的一種方法。

冬夜睡覺也是一個困難問題。到了九點鐘，即須將許多的肥皂石和長頸瓶用熱灰烘暖。入睡時，將衣服披在熱的肥皂石上，長頸瓶沖滿沸水，用軟木塞塞住。拿它們放入被內同睡。但有時軟木塞從瓶口跳出，棉牀裏有起大水結冰的危險了。

至於說到牀，可說是一種先苦後甜的冒險。鑽在鋪過的被中，冷得發抖，幸有溫和的肥皂石和長頸瓶；慢慢地把寒冷驅出體外，一點暖意一部一部地通過全身。在牀上你會聽得外面的風聲，冰片的碎裂聲。本來玻璃窗上還有冰天雪地的畫片——但這種藝術品現在已看不出了。你一面看，一面聽，緊抱着熱的長頸瓶，甜蜜地睡着。空氣中充滿了蠟燭熄滅的氣息。從那小枕頭上，祖母還在你的頭下常貯藏若干乾燥的蜜味。

高雅的貧窮

很久以前，還有一位格理斯伍祖父。他的刀斜掛在起坐室的牆上。當他年輕的時候，會到北石村來傳教，遇見伊米利，就同她結婚，並且生了四個女兒。內戰發生後，祖父的名字列在陣亡表上，於是孀居的祖母，只得依靠養老金過活了。

祖母很運氣，在那時代正是新英國崇拜貧窮的時代。信仰的人有伊美生、愛爾柯志、托洛。尤其是托洛。他們認為高尚的思想只能生長在清寒的生活裏。托洛對於祖母的生活，增加了不少勇氣、嚴肅和幸福。他像她一樣是新英國的國民，他所寫的是田園作品。他讚譽貧窮，有時一星期只靠二角七分錢生活，但他為這儉約而感到榮耀。

祖母的生活雖不及托洛儉約，但也够儉約了。實在的，她有一間良好而巨大的屋子，周圍還有十畝地，並且種滿了樹木。她不用付捐，因為她是內戰時期軍官的寡婦。她歡喜和鄰舍做買賣，可是她的惟一的維持費只是三個月領一次的養老金。但無論如何還得供養一家四

口。在她的收入中，又要提出宗教的『什一捐』去供獻上帝，教堂，家庭和外國教會等等，此外尚須幫助救濟事業，如節制會，女子選舉會，黑人學校，貧苦的鄰人等等。

祖母用這點有限的收入，要分配自己的用途，家庭的負擔，救濟窮鄰舍，並且還付從美洲到亞洲的捐款。像這樣的收入，她怎麼不知道要貧窮呢？在每月中她要用去二十元。

我的學校

我讀書的學校叫作中區學校。在第一年全校只有一位教師。我在那邊住了幾個月，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在恐怖的狀況中。我被他們取了個『瘦皮猴』的綽號，我怕見那樣大的女學生。她們看見我的衣服，連下巴都要笑落了。我也怕見那些大的男學生。我從未享過眼福，連動物園都沒有去過，我只覺得其中的野獸像男學生一樣大而野蠻的。在昏黑的地方，他們迫我，歡喜聽我們叫呼。在學校裏，他們向我做鬼臉，一到夜裏，我又彷彿在黑

暗的小臥室看見這些影子了。

我非常懼怕我的教師——霍勃小姐。霍勃小姐倒不在乎你讀書與否。她一貫的主張是要你保持肅靜。爲了想獲得良好的效果，她的手裏總拿着一條烏木的戒尺，那種肅靜是不自然的。有一次有個名叫傑卜生的學生，他的門牙掉落了，引得滿堂大笑；於是他便被喚去嘗戒尺的滋味。還有一次，我衣服上掉下一顆鈕釦，很響地滾在地板上。我在紛亂而帶恐怖中連忙拾起，一不留心，把凳子推倒了。於是我也被叫到洋台上去。我的脚步因此痛苦不能移動了，可是那烏木的戒尺，卻無情地打在我的手背的骨頭上，青腫的傷痕，幾天沒有退去。

我情願死，不想過這樣的生活。當我執着那第三冊讀本時，我的眼睛花了，我的精神和肉體受了無限的苦楚。我所希望的是避免在大庭廣衆前受辱啊！我不歡喜拘禁在課堂裏。整個村莊若看見我痛哭流涕地回去，他們一定要看輕我的呢。

然而，終於有一天，我像犯人一樣從中區學校釋放

出來了。一天我在霍勃小姐眼中認爲犯了很大的罪。她所給我的刑罰，我至今仍莫明其妙。爲了犯罪，我被霍勃小姐判決在寫字檯旁站立三天。等到我疲倦時，准許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不過以後要加一倍站立的時間。

在兩天中，我痛苦地坐立立，覺得這對於馬淑姑母和祖母是一種羞辱。在第二天的早上，在極度的疲倦中，我躺在地板上，於是我便被帶回家裏。結果我走出那個學校，在這半年內我在家由祖母教讀。

這便是我在北石村學校的回憶。我記不起南美的校長了。

祖母的花園

祖母是村中惟一種花的人。其他的北石村人都有種固執不種花的怪習氣。可是祖母卻愛看一切生長的東西，其實野草她也歡喜。「這種蒲公英長得很茂盛呢！」她會這樣高興地說。甚至見了光滑的有毒的常春藤，一樣使她高興。她自己找不到一株植物，她的花草都

是從最怪異的地方長出來的。

祖母在花園中耗費了許多時間；但這並不能算是工作。她常希望在生活中有點閒暇。所以她並不到一天到晚作花園的奴隸。關於修剪接枝等事也不常有，同時野草也不多見。灌溉自然是一種工作，每一滴寶貴的水從家裏使用過後，再用來澆花。但是，若不灌溉，這些花草便不能生長了。祖母的花園始終是個可以遊憩散步，坐下思想的地方。她的富於種花的個性很使我受感動，我想假使有人問我現在的節季裏是開什麼花的，我都能一一地說出。

祖母並不想死——畢竟沒有，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她過分愛她的花園，她想不到有比這更好的天堂了。一個女子坐在琵琶桶板製成的吊牀上，欣賞玫瑰花旁的泊泊的泉水，丁香色的地毯鋪在她的腳跟，靜聽鳥兒歌唱，蜂兒嗡嗡——就是有真珠的門和黃金的狗，也何常想再去呢？祖母相信上帝還要替她預備更好的地方。但這是天的力量。

我們的鄰人

「鄰人們說些什麼呢？」這是北石村居人行爲的總檢討。他們的話很多。他們在我們村中，好似希臘劇本裏的合唱隊。我們並沒有看見他們注意一切，然而他們一下了台，卻能原原本本背出事實來，並且還加上一些自己的見解。但在祖母家裏，倒沒有這樣的事。

「照我的經驗看來，」托洛說，「當我們開始討論私人事務時，宇宙彷彿就立刻破產了。我們的談話都是誹謗，我們的範圍越談越狹。」

「上帝的律法是，」祖母時常勸人道，「談論物件，談論思想，但切勿談論人類。」

往訪祖母的人，反對她那種出人意料之外的良好主張。有的歡喜這種改變作風的談話，有的卻不歡喜，但在祖母看來是一樣的；如果話不投機，她便中止不說了。

時常拜訪祖母的人是莎麗太太。她說話時很響亮，而有自鳴得意的樣子，還有一個溫柔的心腸，和一個永

遠留心別人生活的腦筋。

每當夕陽西斜時，莎麗太太的脚步便可在我們的門口聽見了。

「晚安，格理斯伍太太。我又來了，我剛纔打過了約翰，對他說：『乖些吧，我現在上格理斯伍太太家裏去，消遣一個黃昏。』」

「晚安，莎麗太太。」祖母很歡迎地吶道，「你可拿這把扇嗎？」

「這裏多安靜啊，格理斯伍太太。我告訴你這村上發生了一件事情，如果你聽了，一定會駭得連頭髮都會從頭上掉下的。」

祖母探出它的危險性。「我今天早上有種極爽快的散步，」是她的回答。「我在本季裏第一次聽得白冠麻雀的叫聲，在哈弗氏的叢林中，我發見……」

「格理斯伍太太，現在我要告訴你些事情。你知道年輕的赫金太太剛從永樂村遷到此地嗎？哼，他們說，她在禮拜五的夜會裏，並沒有她的丈夫陪著，到了閉會時

「這是，」祖母打叉着道，「這是最著名的紅花，莎麗太太，你知道它的名目嗎？」

「我不知道，格理斯太太，它叫什麼花呢？」莎麗反問祖母。

「這是蘭科植物的一種，」祖母說，抓住她的談話機會。

「你會聽見嗎？」莎麗太太打斷她的話頭，不願意她講植物學上的事情。又繼續前題道：「到了閉會時，有個名叫珍史的青年，摘下他的帽向他稱安——」

「愛麗絲，」祖母大聲呼喊道，「把但丁遊歷白格吐萊 (Purgatory) 的書拿來，我想莎麗太太一定歡喜讀的。將我們未讀完的地方唸下去吧。」

經過了這樣相反的談話，莎麗和祖母都很願意地分開，她的每種思想都使別人心地裏增加了一線光明。

燒飯是女人的職人

「燒飯」——祖母對於這個名詞認為是「家庭惟一敵人」。她覺得像北石村人一樣，是足縮短生命的。因為燒飯是使人做奴隸；女子勞苦地一輩子站在灶邊，很難以消化，結果成了消化不良症。實在的，在任何家庭中，做別種事情的時間很少，所有的光陰都耗費在燒飯一件事上。吃完洗滌以後，又要燒第二餐了。她同意托洛的主張，像這種家庭內的工作，為害是無窮的。

我們的村鎮周圍，有黎明，落日，星夜各種景緻。在初春，在秋天，那光明的太陽，彷彿是執了旌旗的軍隊，然而沒有人停下脚步看一看。本來儘可有動人的書可讀，但他們讀的卻是農民的歷本。本來的思想是用作奮鬥的，現在忙於思想。

托洛懷疑着：為什麼家中的器具不像印度人一樣簡單，偏要精製，同時雜亂地堆着呢？祖母受了托洛思想的影響，把家中的器具減少到最低的限度，就是食物也只有必需的幾種，因此我們都很空閒。我們所做的事情都以為是最有價值的。祖母不能常犧牲時間去做些無

關緊要的事，她很樂於回憶耶穌譴責多憂愁多煩惱的馬薩（祖母覺得這是因為馬薩有了燒飯的觀念）而去稱讚無所事事的馬利亞。

因此祖母的家裏器具用品甚少。只有幾張舊式的硬椅子，一張堆滿書籍的桌子，一張破的地毯，光亮的牆壁，冬日生火用的爐灶，幾只插有花的花瓶，以及蠟燭等等——我記得這些東西是擺在祖母會客室裏的。

「拓洛會說過，」祖母總是得意地開始說她的話，但我的心很不安，我奇怪她為什麼不說別種的話，因為下一餐我們除了豈以外，並無其他吃的東西呢。然而，她認為不然：「朱門酒肉臭，路有露屍骨。」我們無話可說了，祖母和我，肚裏只吃了些冷點心，但也許還快樂地欣賞池邊正在融化的雪景呢。

愛上帝所許可的東西

孩子們是愛好和動物親近的。我像瘋狂一樣注意毛色黃黃的小雞，神秘地成爲母雞，那些躲在巢裏的小

鳥或是去搔搔善跳的賴娘，摸背上的疣。

我早就想要一種心愛的動物了，但祖母不贊同。她說了許多理由。小貓自然要捉小鳥；小雞又要殘害花草；小羊又很吵鬧，其他不問可知了。

有一次惠靈叔叔可憐我，送我一隻高貴的老母雞。我給她取了個「史本克女士」的名字，並教她當我走路時，落在我的肩膀上。在幾星期內史本克女士使我增加生活的趣味。

但有一天，我從中區學校回來時，我卻不見她從雞欄裏跑出來，叫出哈咯的歡迎聲。我找遍整個天井，又尋到屋內。祖母說着平常的話，並不提起母雞。可是，啊呀，當我走進伙食房想拿麵包和奶油時，只見在那個大盤子裏，史本克女士是冷冰冰地死了，而且被烤成黃色，一半已經吃掉。這是千真萬確的。

賓客已來到，而那成爲葬禮的烤雞作爲冷盤陳設在酒席上。我不但失去情投意合的朋友。我甚至對祖母也失去了信仰。

在悲傷中我想出一個失望以後的計劃。假使我自己去磨一隻小雞，也許祖母可以答應我吧。我祕密地選出一只褐色的蛋，像母雞一樣慈愛地去孵它，到了夜裏，我可在蛋旁邊小心地睡覺。可是白天怎麼辦呢？雖然這是五月的天氣，而我卻故意穿上法蘭絨的椅子，並且精製了一只溫暖的小袋，在一隻腿旁邊安放著那只雞蛋。我整日不使自己跳跑；我的態度未免有些遲滯，然而我心裏倒很快樂，希望小雞快點孵出。

可是，等到第六日，我被叫去取柴。我慢慢地踱着方步，存着母親一樣的希望，取了四株樅木，很神氣地走進會客室。可是當我把柴堆在一旁時，其中有一株滑了下來。噯，我的快樂的希望喪失了！其時——我有什麼話可說呢？——袋裏的蛋白竟流出來，使祖母驚駭了一下，他以為我受了傷，要把我送到海爾醫生那邊去。「不，不，祖母，太遲了——我意思說——」我嗚咽着，只得說明事實。

過了若干時，惠靈叔叔又送我一隻小狗——一隻

活潑的小狗，有一雙伶俐的眼睛。他既不狡詐，又不作惡。我給他取了個「快樂」的名字，因為我和他是一樣天真的。

我和快樂的事，真是講不盡的。我們相處五個月，他很高興有我這樣慈愛的主人；同時我也不再是個孤兒了，我在宇宙間似乎佔了重要的地位。我睡着時並不寂寞，因為他也伏在地上當警衛；我走路時他老是作了我的伴侶——老是追在背後，愉快地撲起他的美麗的腳爪。

快樂的品性是毫無缺點的，雖然他有一種意向。即犬這動物有時不免要追鳥的。這並非快樂的心殘忍，是在他的高興與本性衝動的表示。唱歌的小鳥不覺得快樂會害牠們。可是牠們在我們的後門逐漸少下去了。不幸，有一天，在那版石外面的潮溼的草地上，死去了一隻青鳥。

次日午後我照常從學校回來，走到會客室的窗口去看快樂，向來他一聽了我的偷行的脚步，總把鼻子壓

在門縫裏有趣地搖搖他的尾巴。他常是這樣歡樂的。但那天午後我卻不見快樂了。於是走進會客室。「祖母，快樂在那裏？」她放下編織物，舉起頭來。她的手揮動着。「佩莎，」她說，「我要告訴你些事情。上帝的律法是不許你養心愛動物的。你卻違背了律法，養了這隻——」祖母連快樂的名字都不說——「這隻小狗。因為他是惡靈叔叔送給你的，我只好勉強答應。但他現在將要成爲大狗了，他所作的是罪惡的事。（我感到痛苦地蠕動着）他殘害生命，他是個劊子手。因此快樂是放掉了。你知道凡是做錯事情的人都須受罰。」

我立刻顛蹶而出。毫無目的地走進莫樹園。我的喉嚨裏充滿了痛苦，差不多要迸裂了。我哭不出。我把臉伏在地上，想找一些理智的安慰。這痛苦是無法忍耐的，然而也必須嘗受。我站起，在四邊行走。「快樂！快樂！沒有換速的脚步聲。永遠沒有了。我絕望地覺得我的生活又將趨於孤單了。在這世界上，我似乎感到失去溫柔的愛，同時我的愛也無處寄托。我坐在一株大橡樹下，這株橡

樹是我母親生下來，祖母爲她而種的。牠作瑟縮聲，但又好像十分平靜。我膽去地碰碰牠。忽然我將我的兩臂抱住樹幹，我的面頰壓着有皺紋的樹皮。

「我很愛你，橡樹呀！」我說。「啊，給我一些愛吧。」

世俗與肉體

祖母一向就是宗教改革者。我知道他竭力反對世界上一切的罪惡。

爲了幫助約翰·卡爾夫（John Calvin）（法國神學家——譯者註）向異教徒宣傳教義，她一生反抗她自己所需要的東西。爲了向南部的殖民灌輸廢止販賣奴隸制度，她別離她的丈夫。她苦悶着在女子中先爭取婦女選舉權，同時策勵本鄉的酒徒禁止飲酒。她穿着女子最合衛生的衣服，解放婦人的緊身馬甲，與那荒謬的使女子步履不自然的高跟皮鞋。她一生的飲食也是合於衛生的，在心理學家未提倡以前，她就先主張廢除心裏的煩惱。例如，黃昏收到了信，她必等到早上纔拆開來，

因恐擾亂她安靜的睡眠，她絕不贊同世俗的吃藥進補。祖母既成爲宗教改革者，她自然不遺餘力去改造世俗了。她認爲自己已有兩大敵人：一是世俗，一是肉體。祖母是不相信肉體的，尤其看輕自己的肉體，使她肉體放棄快活，在她似乎覺得是最高尙的職務。她說，她若容許自己餽賤，便等於成爲兩種人了，這兩種人是永遠相反的。

肉體非但不該有滿足的慾望，而且連增加慾望也得禁止。祖母不穿戴超過保護身體範圍以外的鞋帽。她說：「除了節制會的勳章外，別的可不用憂心。」衣服的颜色是道德的問題，凡女子年過十五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那是巴比倫妓女的裝飾。

在肉體之敵的知覺，視覺，嗅覺，味覺，觸覺五覺中，祖母認觸覺最須嚴重防範。一切溫柔的東西，不論精神方面或物質方面，在祖母看來，都是屬於肉慾的：在食物中她不吃糖，不吃有脂肪的東西；在用具中，她不懂彈簧，墊子，或羽毛的裝飾。接觸別人是非常危險的事，它會使你

受了引誘。就是在家屬中，最好也不要擁抱。祖母有一次告訴我，當祖父動身參加內戰時，她和她的孩子把他趕到車站。於是祖父跳了起來，喊道：「我連和任何人接吻的機會都沒有了，」說罷便走。

祖母每日也和味覺相搏鬥。她很怕我們的蔬菜中有美味的東西。她除了准我們放鹽以外，其他一切是禁止的。有一個時期，我們愛將蘭香精(Vanilla)摻入玉蜀黍的羹中，後來祖母查了字典，纔研究出來，蘭香精是一種春藥，於是在格理斯伍的聖潔的家中，從此便嚴厲拒絕蘭香精進門了。

然而，祖母卻有一次喝過酒呢！食櫥裏的蒸煮過的葡萄乾，已經有點壞了。祖母走到葡萄乾旁邊，就把它們吃掉。「這種糖漬果物似乎有點臭味，但這是最好的，」她說。

於是她穿上下午穿的白裙，坐在有陽光的窗口編織。過了一會兒，她放下了編織物，擦擦她的鼻尖，好像覺得上面有蜘蛛網。「我現在想睡一息，」她忽然說。

這真是駭人的事。因為祖母認「薑葭」是近於犯罪的。當她走到房間的搖椅旁邊，她躊躇了。我將搖椅指給她看，她躺了下去。這的確是白晝，她睡了一兩點鐘。當我對她表示同情時，她只說道：「滾開不要多嘴。」

過了幾天，祖母說了令我驚異的話：「佩莎，你不以為我上禮拜喝過酒嗎？」我只是喘息着：「我覺得非常羞辱呢；太污穢了。佩莎，這是一生洗不清的污穢。但我認為我確實喝醉了酒。那些葡萄酒一定是——壞了。我所能說的話是：如果一個人喝了酒後，我斷定他必日趨墮落。」

祖母試浴

從琅島的北石村到松樹的海邊，有十二哩路，在那邊祖母為她自己造了一所夏日避暑的房子。每年的五月，祖母同她的家屬從北石村出發，上海濱去旅行。

那帳幕是理想的：用布很少，茅舍本身就不作庇護所；只有一塊厚的板。有五間舒適的房間，後面的走廊對

着小花園，前面的走廊種有灌木，面對着海。

有人說過，格理斯伍家中的吃飯是像朝夕一樣的。「二十四小時內吃兩次，每天遲一小時。」但這是可咒咀的事情。

祖母嚴格地取消蔬菜的食品，我們煮的有龍蝦，文蛤，殼菜，牡蠣，在節期還有大蟹和異樣的尾食品，像魚膠，涼粉，海草等等。

祖母很歡喜每天洗浴。當她走到海邊，就是沒有人的地方，她也覺得在露天洗浴很是羞恥，她下身穿着貼身衣。外面又罩着法蘭絨的長褲，腳踝有個大皺邊，好像長毛的西班牙犬，把可以誘人的腳背都遮沒了。上身披上一件長的寬衣，遮住了整個胸部，腰上又打了一個大結，結的末端拖到膝下，看上去是一種運動裝的模樣。一頂大草帽，一雙長統襪，用橡皮籐着。

從走廊到海濱，祖母穿着一件黑而大的斗篷，把一切都遮沒了。她走下海濱時，規矩得彷彿上教堂。在第一個浪頭，她脫去了斗篷。慢慢地踏入水及腰身的深處。於

是她屈着她的膝，把水浸沒頭頸。作了幾次這樣的舉動，就從水裏出來，仍舊從容把地斗篷披上，表示高尚尊嚴的態度，走進她的茅舍。沒有人見了不笑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從未打聽過底蘊，可是祖母和姨母却利最近從中國和異教徒的國家回來後，大家都有一種趨向：造一所雙連屋。屋造成時困難的事情發生了。却利時常譴責祖母，她的半面的屋要佔却利的地皮六英吋半。祖母起初老是不服。後來她又說却利有理，這件事應當公正地解決。當祖母說公正的話時，大約總要發生一些事故吧。

到了秋天，却利離開家裏，其時祖母就趁機會喊個木匠，把却利的一半房子鏟開，從屋脊到屋基，卻正鏟到東面的六英吋半的地方，祖母真是個有良好計劃的人，她取了中間的一半，其餘在門外的一半交還却利。

祖母並不告訴任何人。到了春天姨母却利回來了，大家議論紛紛，却利同她的朋友談論，祖母也同她的朋友談論，其中說話最多的，當然要算姨母和祖母兩人了。

祖母知道理屈，越加講得響而快，幾年來還講着。直到她自己獲得公正纔罷手。但近年來她嘆息着，覺得自己的舉動有些不聰明。

肉體是會暗的

祖母時時在奮鬥，想把自己從北石村的習俗解放出來。她想在村裏遵奉教規，然而她失敗了——榮耀地失敗了。爲了想避免肉體的快樂，祖母努力去做一個比長爾夫教徒更嚴格的人；但結果毫無成績。她發見美麗和快樂的根基，比節慾主義打得更牢固。

我從未見過像格理斯伍祖母一樣快樂的女子。她的快樂是有權威的，因爲這是聖潔的。從這聖潔的特性中，她驅除了肉體上的所有憂慮，錯綜的習慣。這裏所遺下的只是縱情聲色。祖母常因此而受到麻醉。她沒有辦法；這世界雖然在滅亡與罪惡中，她還是愉快地努力去改革。

她熱愛在曠野和樹林中散步，她感到鄉村有無限

的美麗和興趣。尤其歡喜的，是從北石村步行到海濱的茅舍，但這有些困難，因為兩地相差有十二哩路，而且在我們的村上，長途步行是不適合於女子的。她只想克服這種困難，走過這十二哩路下山時就奔跑，在牧場上遇着阻礙時她打滾——於是差強人意地說，「我已走過一半路程了。」這話確是不錯，祖母的良心始終得到安慰。

祖母每日黎明即起，所以她不會誤事。她會幾次看見太陽上昇，我想她和上帝一定有親密的來往。她研究建築，儀式，顏色，花草，冰雪。她的環繞處於交響樂中，因此她很愛音樂。她歡喜聽雨落在樹梢和屋頂的聲音；聽活潑小鳥的歌唱；聽爐火熒熒的微音。

她的味覺很靈敏，就是最簡單的食物，也都使她受刺激。有一個寒冷的晚上，她對我說：「佩莎，我害怕我今天被物質所克服了。我走上寒氣刺骨的山路，忘記帶些點心。等到回家時，肚子覺得很餓，便在伙食房裏找到一盤冷的青甜菜，當時把它們吃光。佩莎，我爲這甜菜而墮

落了，我感到肉體是暫時的。」

我最後一次看見祖母是一個春天，那時她的年紀已經九十六歲了。愛麗絲與我都已長成，借了學費去讀書，在幾年裏只見她一次。去年是個嚴冬，馬莎姑母告訴我那些饑荒的日子，食物在伙食房裏冰了幾禮拜，深厚的雪使我們斷絕郵政和鄰舍的消息。

因此我說：「祖母，你多麼快樂啊，現在是春天了。」

「我自然，」祖母說，「但我很可惜冬天去得這樣快。這是個可愛的冬天——有特殊的冰雪，有空閒的讀書時間，還有鳥兒可作良好的伴侶。」

「佩莎，你知道，」她接下去說，「我希望我的話不致於不近人情，但單是生活已够快樂了，即使世界上只剩了我一人，我還是要快樂的。」於是她的臉上變成了憂愁。「有一點事情我想對你說，這是幾年前的事，但我又不能——」

什麼事呢？有什麼不能看啊，眼淚從祖母的臉上掛下來了。

「我時常想着——你記得嗎，佩莎？——關於那隻小狗的事。」

「記得的，祖母，我記得的。」

「啊，我非常抱歉，非常抱歉。」祖母大聲地說，「這是我違背兒童的罪惡，我實在太苛刻了。我從小到大就認為苛刻是最好的。上帝知道——也許只有上帝知道——我意思是指望你良善啊！」

「不，祖母，我知道你的意思要我良善的。」

「謝謝你說那樣的話，」祖母說，「你釋放我心中的重負了。雖然我扶養你成人——然而我始終認錯。我願那隻小狗仍舊活着。」

「讓我們不再去想他，」我說，「談談你我之間的事吧。」

「你使我感到快樂呢，」祖母微笑道，「我們也有許多好的回憶，是不是？」她靜默了一會兒，然後慢慢地接着說：「你知道，我的一生所受的痛苦是爲了意志薄弱。」

我立刻抬起了頭，不，她並不談諧。我仔細看看她。穿的是件三次修補過的黑色服裝的是一頂三角便帽，她的筆直的身體，似乎在一世紀以前就沒有彎屈過，她的面部從容，她的方形的下顎，堅實得像花崗石。

「是爲了意志薄弱，」祖母重說了一遍。「除了這個弱點以外，我可享受一切。」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祖母也跟着逝世了。當她臨終的時候，醫生寫了這樣的證書：「死因：只是停止了生活。」

爲欲使我對她發生更清晰的回憶，我讀了托洛的著作，現在有一節可以把它寫出來，作爲她的相宜的墓誌銘：

他總括起他的適應的生活……孤獨不算孤獨，貧窮不算貧窮，軟弱不算軟弱……如果你日夜用快樂去歡迎它們，生命便能放射出像花卉和香草一樣的芬芳——使它更豐富，更燦爛，更不朽了——這便是你的成功。

預 告

仲淵才

續處世教育

即將出版

大 國 書 店

#1
= 12942

縮小了的鉅著

譯者 徐培仁等
出版者 大國書店
經售處 各大書局

4 一九四六年九月初版